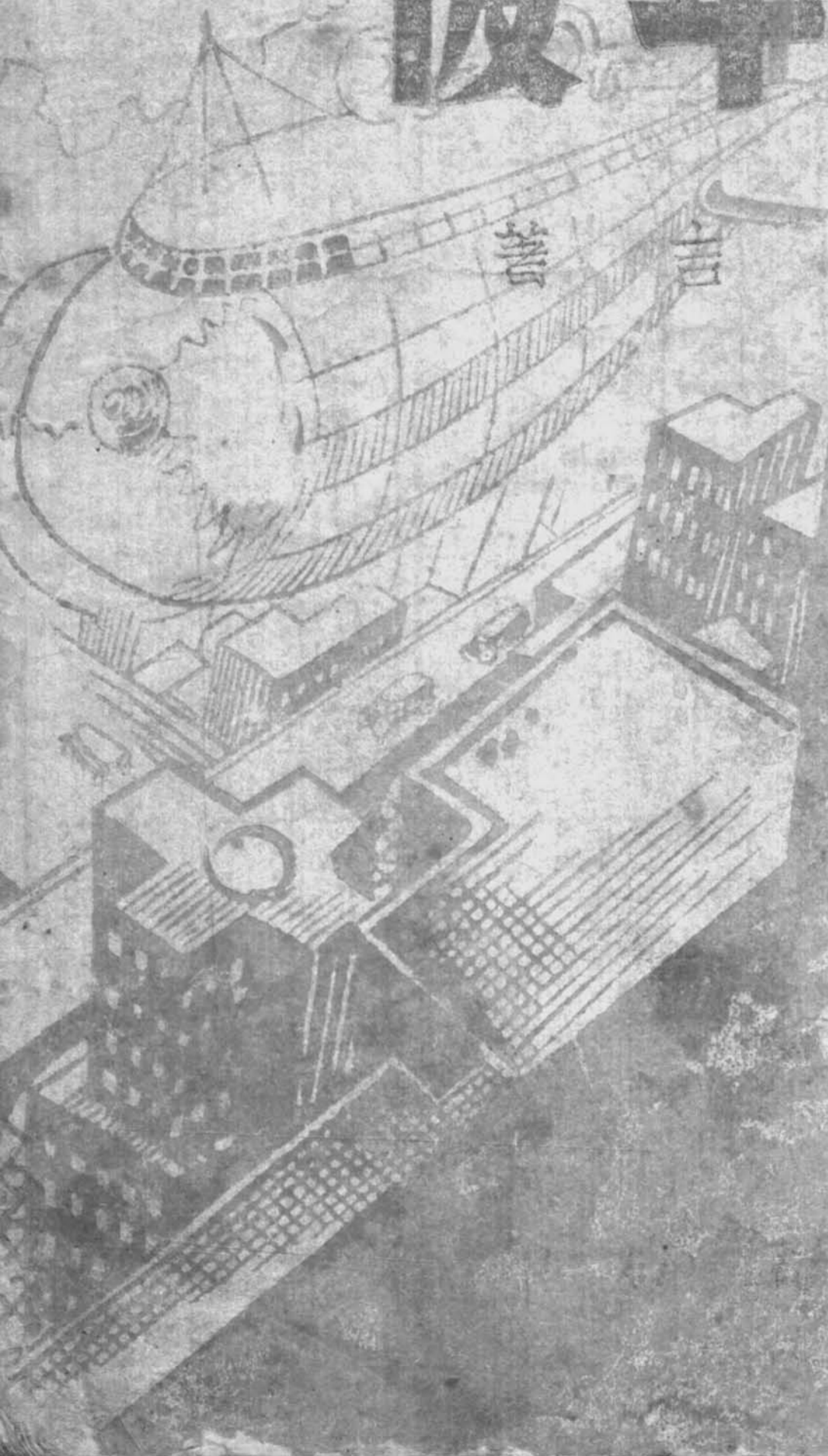


長篇教科小說

後年



善言

龍
吉
著

長篇科
學小說

千
年
後

成都復興書局印行

卷頭語

千年後學堂是千夫所指，大抵這首詩是說完全不問。文法學院的學生忙透了，因為學說太多。譬如經濟學中「資本的流動」，就有一百多頁的講義。可是理，工，醫三學院的學生，非常鬆閒，原因是儀器精巧。一國不無類的機械書，只要兩分鐘就畫好了；再繁的定量分析，最多五分鐘就可把圖畫出來；幾道很難的計算題，把那奇巧的計算尺一拉，十分鐘內便告終。所以文法學院的學生，整天在圖書館裏苦讀；理工學院的學生，卻整天在俱樂部閒談。

這篇小說，前兩六節，是談以內的學校生活；從第七節，卻是滿載鮮血的大時代生活。全篇有很多的科學資料，所以可當小說看，也儘可當科學常識看。

我從前除課本外還買了很多參考書，後來就請教東部院學去服務，把書都丟了。現在手邊關於醫學的，只有湯發凡博士口授的生理學筆記，谷鏡村博士口授的病理學筆記，劉紹光博士口授的生理學筆記，王正珩博士口授的歷代學講義；手邊有書可查的，只

本經濟學，水產學，天文學，地質學，政治學，偽科學，癡漢學；其餘的卻全憑我的記憶。因為這樣，這篇小說中就難免沒有差錯。但很抱歉知道這篇小說中的毛病，我現在正在寫另外的一篇小說，希望讀者們，尤其是空想家們指教。若蒙賜教，請寄：樂山 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

節 題

- 一 茶舞會……………一
- 二 甜茶美夢……………二五
- 三 追……………九六
- 四 巧巷……………一三八
- 五 火星裏的風光……………一七九
- 六 機綿淚……………二二二
- 七 雙分解……………二三七
- 八 倦動……………二六三
- 九 道反應……………二八三
- 十 熱血奔流……………三一
- 十一 韶華極勝……………三三一

- 十二 烽烟縮影……………三五四
- 十三 烽火光芒裏的奇才傑作……………三六七
- 十四 重吻……………三八九
- 十五 繚繞……………三九六

一 茶舞會

歸騎飛樓不定，紅霞映着院牆，一座玻璃質的宿舍，亮晶晶地聳立在湖畔。斯美倪着一輛玻璃質的小轎車，沿着湖岸向那宿舍開去。開到門前，就接近另外的一輛小轎車停下，掀起手剎車，又把馬遼鎖了，再向宿舍裏來。走到會客室門邊，向裏一看。正遇着吳媽朝門邊走來，見了斯美就笑道：

「你自己去罷！蕭小姐正在房裏讀書哩。」

斯美聽了這話，就笑着微微地點點頭，一逕走上樓來。這房子雖然全是玻璃質的，可是靠裏邊都挂滿了綢幃幔，或擺着幾扇畫屏。斯美走近左邊的一間房，敲敲門。裏面就應聲問「誰」？他忙答道：

「是我。」

「還不快些進來哩！我等了你半天。」茜玉在裏面笑着。

斯美推門進來，見茜玉正在看兩本很大的書，旁邊又擺了一本英文古字字典，就笑道：

「有時閒何不多看些現代的書籍。」

「你那裏知道古書的妙處！這是兩本二十世紀的病理學。雖然有許多差錯，倒也有些很值得參考的哩。」茜玉一面說，一面拉過一張玻璃橙子來，讓斯美坐了。

「參考一本也就夠了，何必多費心思！」斯美隨手翻一翻近邊的一本書說着。

「誰認真參考這古書？不過是閒着沒事，翻來頑頑，高興就多翻上幾本。其實這兩本書，都是二十世紀的名著。這本是波羅的病理學，描述最簡明，不過是以器官爲單位來分章節。那本是麥可郎的病理學，描述很詳盡，愛用長句子，卻是以病爲單位來分章節。」

「火星上有一個複生養育院的人造子宮內，發生突變；你知道嗎？」

「聽見說，詳細的情形卻不知道。」

「人工複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人工複生，是根據雙生的原理研究出來的，雙生有兩種：一種是健壯的婦女，有時一月產兩個卵子，同時受精，成雙生；還有一種，卻是卵子在受精後，發生分裂，再

後 年 千

茶 各自滋長，成雙生；這種雙生，因爲是同一個細胞裏分裂出來的，染色體相同，所以這

各自滋長，成雙生；這種雙生，因為是同一個細胞裏分裂出來的，染色體相同，所以這兩位小孩子的面龐，性情，血型，指紋，幾乎完全相同。人工複生，是把卵子和精子，拿出人的體外來，行人工受精。以移殖用化學藥品去處理它，使它分裂成六十四個單位，分別在人造子宮裏培養。經過二百八十天後，就長成了六十四個面龐，性情，體態，血型，指紋都相似的嬰兒。」茜玉一面說，一面收拾檢棹上的書箱。

電話鈴忽然響了。茜玉忙放下書，到房角上去接電話。那電話機上，有一片光幕，映有電視畫面。那對方打電話的，人的像影，就映在畫面上，和當面對話一樣的，可看到對方的表情。茜玉朝光幕裏一看，見是李先農，就笑道：

「你要和藍倩說話嗎？她剛都在房裏呢！這恐怕又是到隔壁去了，你等着罷，我替你去喊。」

「費心！費心！這又要勞你的駕了！」

「犯不着這麼客氣，只要你平時少罵我兩句就夠了！」茜玉說着轉身就往門外去。

「先農！我們正在等你呢！怎麼還不來！」斯美走到電話機邊，對光幕上說着。

「就來！就來！什麼都弄好了，就只問藍倩一句話。」

藍倩推門進來，忙往電話櫃邊跑。朝光幕上一望，笑道：

「什麼事啦？」

「你昨天教我帶本書來，我忘了是什麼書。」李先農凝神帶笑地望着藍倩。

「生理學。」

「哦，是了！」那光幕上的影像，應聲不見了。

藍倩見先農去了，就回頭問斯美道：

「你幾時來的？」

「來了不久。我正要向你請教：你看過人工復生的人沒有？」

「人工復生還是最近五年試驗成功的！這五年來，我就沒回到火星上去過。」

「寒暑假你不是回家去了嗎？」

「我爸爸媽媽，近年在水星上做事。每到寒暑假，我就到水星上去。」

「火星上去了，這寒暑假中，我偶爾到老李去看看。」藍倩說着，雙手端過一面大鏡。

「水屋裏到底是怎樣個樣子？」

「水屋裏的文化很古舊。大部分的屋子，都是古時候遺留下來的，那些鋼骨水泥的建築物，玻璃質的房屋很少。」

「那我倒要到水屋上去玩玩！我還沒有看過鋼骨水泥的房子哩！」茜玉微笑地插進一句。

「你何知道嗎？本魯的教授是到火屋上去當配婚院的院長哩！」藍倩一面梳頭髮，一面隨意地說着。

「配婚院對人到底有什麼好處？」茜玉也過來弄梳子。

「還說好處哩！火屋的青年男女，最惱恨這配婚院。不過在賴族上的貢獻，確實不小。無論是誰，一到成年，就要受配婚院的檢查和測驗。許多優生學家，心理學家，醫學家一流的人，費很長的時間，去研究那些檢查和測驗的記錄。去看這個男子，應當配那個女子，就會生出瀟瀟的兒女，成更和諧的夫婦。一配就了，就絕對不許離婚。比從

前的帝王還專制些。所以那些青衿們，聽見地球上的自由婚姻制度，沒有一個不羨慕的！

「那配合的標準，大概怎樣？」斯美站過來問着。

「這話很難說。最主要的，是看兩人的遺傳因子相配，能不能達到優生的目的。有時因為這個條件，竟犧牲其餘的一切。大約兩人的容貌差不多。年齡卻是女子結婚時的歲數，等於男子結婚時的歲數的二分之一。加五到八——譬如男子結婚時三十歲，他的妻子那時至少是二十歲，最多二十三歲。性情，大概是一個急躁的，就配一個和緩的。這樣，兩人在一塊兒做事，就不會太急，也不會太遲緩。習慣卻兩人完全相同——男的愛辣味，女的也愛辣味；男的愛遊山水，女的也愛遊山水。這樣，兩人的生活就很有諸。知識技藝要兩人所長不同，卻相恰——譬如男的會做詩，女的就會作曲。以詩配上曲，兩人的生活更調和。還有許多瑣瑣屑屑的條件，都是由婚姻專家配定。自己決不能參加意見！」

「好倒也好，只是太專制了些！」

「專制！還有那天才統制局，比這更專制哩！每個學生到了高中三年級時，就由天才統制局，檢驗他的天才，興趣，和讀書的情形，本身的性格。以務就決定，要他進那個大學，讀那一系。不像地球上，可以自己立志願。愛那個大學，就進那個大學。學經濟，學工，學醫，都由自己的高興。」

「藍小姐在裏面嗎？」吳媽敲了門問着。

「什麼？」藍倩忙向門邊走。

「李先生來了！」吳媽半開的門外伸進頭來說。

藍倩忙拉開門，讓先生進來。先生笑着對斯美道：

「你來也不邀我一道。」

「誰耐煩等你那樣慢慢兒地打扮！」斯美笑着答。

「人家早來有早來的事！」藍倩一面整理頭髮，一面格周弄眼地望着斯

玉說。

「別只是瘋狂！時候不早了吧！」茜玉微笑着瞪了藍倩一眼。

「真的要請你們倆快些！」斯美忙催着。

「她不說時候不早了，你也不催快些！」藍倩說了，就跑向和這房連通的臥廂裏去。

茜玉也忙跑進去了。過了一會兒，她們倆都換上了簇新的衣服，從裏面出來。先農斯美站起來就往外走。茜玉，藍倩忙對着穿衣鏡，拉拉衣角，摸摸頭髮，再同着走。四人一面說笑，一面下樓。遠遠地見一位女同學，倚門站着。從背影就可認出是歐陽片。近了時，斯美就笑道：

「好狗不攔路。」

「那邊還空着那麼多，過午過馬都過得；那裏就過不得你們？」歐陽片回過頭來笑着。

「哦，我沒惹你吧？怎麼連我也罵了？」茜玉上前拉着歐陽片的手。

「我罵錯了，現在不就攔你們的工夫，回來陪禮就是了。又說道：「呀！你們都穿得這麼整整齊齊上那兒去呢？」

「高魯明教授明天回火星上去，今晚我們上他家去餞行。」

「你們的遺傳學，以後誰教呢？」

「盧翰人教授暫代着。」

聽說你們班上今天考了英文，你考得好啦！」藍倩對歐陽片笑掃一句。

再別提考英文的事！全是英文改錯。出的題目本來只有些小錯，讓我一改，倒成了大錯哩。哦，你們回來時，要早就替我買一個熱水瓶回來。就買你們房裏那種樣式的。

「好的。」茜玉，藍倩同聲應着，就向門外走。

「哦，你來！我還和你說句話。」藍倩獨自回身，拉了歐陽片向旁邊遠走了幾步。又低聲問道：「你下午到君麗姐家去了沒有？」

「去了，考完英文就到她那兒玩來。」

「我那改國籍的事，有消息沒有？」

「大概不成問題。她已經找到內政部的幾位官兒說過了。不過國籍法上，要繼續五

在以上，在中國居住所。可是竟也沒什麼問題，她自有辦法！」

「星期天的時候她怎麼說？」

「她說等星期天，到她家裏去再商量。」

「回來再談罷！」藍倩又轉身向茜玉，斯美，先讓走去。

「哦——顯見得你們倆是老朋友了，說什麼私房話？你們就聽不得一句！」茜玉見藍倩回來了，就說笑着。藍倩也笑了。

大家又忙忙的上車。先讓，藍倩同一輛車，由先讓駕駛，藍倩挨在旁邊坐着。斯美，茜玉同一車，茜玉爭着要駕駛，斯美只好讓她坐駕駛座上，自己卻挨在她左邊坐了。摸出鑰匙來，把馬達的鎖開了，又放下油去。茜玉伸過腳，將馬達板一踏，那馬達就響了；接着又慢慢地扳起手剎車來，這車就緩緩地前進。先讓的車也跟着來了。

「我從前學汽車起步的時候，有次很快地把手剎車一扳，那車就忽然往前一衝，嚇了我一大跳。」茜玉一面說，一面踏加油板，又換過四檔牌來在平路上直衝。

轉一個大彎後，茜玉正忙着回方向盤，前面就來了一輛灑水車。茜玉，先讓都遠遠

地讓過了。這路上雖沒有大灰塵，可一灑過水就更清涼些。這灑的是香水，所以一路都聞着濃香。不久就穿進一條長街。這雖然是校內的一條街，可是因為這學校裏有幾千學生，消費很大，所以這條街倒十分熱鬧。兩排玻璃質的房屋，有紅色的，有淺綠色的，有藍色的，密擠擠地，夾着寬暢的街道。還裝有許多霓虹燈，探射燈，汞光燈，螢光燈。各色燦輝，交織成一片光錦。收音機的伏聲，更增了幾分繁華。各鋪家，用水槍把香水射到屋上去。人行道邊，堆了一些吸收熱氣的大冰塊。茜玉緊跟着方向盤，慢慢前進。見前面來了幾個賣報的，有的胸前挂着霓虹燈扭成的「黃昏小報」四字，就停下車買了一份再走。先農也買了一份，出了校內街，再走不久，就是教授住宅區。繞過教授子弟中學校，就是高魯明教授的家了。門前擺滿了小轎車。這一帶來往的小轎車很多，行人也多。這些行人頭上都戴了夜行帽。這帽子的前額上，有一盞很亮的電燈。只要把頭一低，這燈就照着自己的脚下；假使抬起頭來望遠，這燈也就照得很遠。在這帽子的後面，還吊着一盞小的紅電燈。夜間駕汽車的人，看見正前方有這種紅燈，就減低汽車的速度。茜玉把車開到這裏，見前面正有許多這種小的紅電燈，就只好把車開得更慢。

了。開了半天，纔把車停好了。

他們四人一下車，就遇着劉明，張學洪一夥人。大家同着走進高魯明教授屋內。見了高魯明教授，先談笑一陣，再又說了許多感哀的話。來送別的人很多，有的是教授，講師，助教，同學；有的是太太，小姐。認識的都互相招呼着，還有些新介紹的，正在作初次的攀談。苗玉和高魯明教授的女公子高朗露小姐，一向很要好。她們倆現在更談得難分難捨。斯美卻很感新奇地，打量那些玻璃門壁，玻璃書案，和玻璃沙發。

「哦，密斯特于斯美，你還是初次到我家裏來啦！」高郎露對斯美笑着。

「正是哩！我覺得你這房子裏，似乎和別處不同些。」

「你的感覺倒很靈敏哩。蓋這房子的玻璃，都是特製的。這玻璃名『失毛勒克斯』。這失毛勒克斯的壁內，有一部份真空。冬暖夏涼。可以透過百分之七十五的日光，紫線也可透進來。還可把外面的風景，反射進來，白天裏就好像坐在野外。透進來的光線，很適眼，照在物體上，沒有陽光環照的現象，使人有一種美麗神祕的感覺。晚上倒見不到它的妙處哩。」

「那茶怎麼紅得特別好看？」

「那是加了黃金的關係。普通玻璃，加了氧化錫，所以透明無色。加氧化鉛，就成青色；加鉛化物，就成綠色；加氫化亞銅，就是紅色；加黃金，就成寶石紅色；加鐵，就成琥珀色。我們火屋上，有一種範性樹膠，顏色更有趣。」

「範性樹膠也是透明的嗎？」茜玉從旁插問一句。

「範性樹膠和玻璃一樣的哩。用來做房子，也可減少聲浪，舒適耳目，不傳熱，光線調劑又適度。不但有這同樣的妙處，並且可和木料一樣地，用鋸子鋸斷，用斧頭砍開，削平，刨光，竟比玻璃還妙。」

大家正談時，餐廳裏的招待來催列席。許多人三三五五地談笑着向餐廳裏來。大家推讓了一番，纔坐定。一張很長的餐桌，密擠擠地坐了一圈人。桌上擺了、張玻璃絲的繡花桌布，中央擺着幾瓶鮮花。每人前面放着幾個玻璃盤子，筷子，調羹，叉子，刀，酒杯。這席酒，是這些送行的人，預先在外面定好的。特選了許多高魯明教授愛吃的菜。大家傳杯遞盞，隨意談笑，倒忘了離別的悲哀。高朗露挨着高魯明夫婦左邊坐着

，茜玉挨在高朗露左邊坐着。高魯明教授忽然想起來問茜玉道：

「你弟弟今天怎麼沒來？」

「他病了，醫生不讓他出來。」

「什麼病，幾時起的？幾時可以好？」

「膽汁性瘧疾。昨天上午十點鐘起病；醫生說要等明天下午四點三十二分鐘時，纔會完全好。」

「一個瘧疾都要醫這麼久，這醫生太不行了。」高魯明教授說着，又問道：「他也是學醫的吧？」

「不，他是航海系的。」

「我老記不起他的名字」高魯明夫人仰着頭，疑思地說着。

「蕭若錦。」高朗露答着。

「哦！我說好像是什麼「錦」哩！」

正說時，忽見賽麗克斯雙手捧着臉，哈哈大笑。大家忙問她什麼事來。她忍住笑說

道：「……」

「白郎琳斯，在這裏講高魯明教授初來地球時的笑話。」

「什麼笑話？講來大家聽聽！」高魯明教授含笑說着。接着，大家都催白郎琳斯講。
白郎琳斯只得笑道：

「我講是講了，真呢假呢我却不曉得。他們說高魯明教授初學中國話時，攆着一把椅子問一個校工怎麼說。那校工就答說「一把椅子；」後又指着剪刀，那校工說「一把剪刀；」後又指着桌上的梳子，那校工說「一把梳子。」等校工走了，高魯明教授就獨自坐在房裏，和讀英文生字似的，不停口地唸着「一把椅子，二一把剪刀，三一把梳子。」後來越思越一會兒，就喊了一個校工進房來，給那校工一張一元的鈔票說道：

「你去替我買一把鉛筆來。」

那校工聽說「買一把鉛筆，」心想大概是讓一塊錢買，也就不再問了。跑到書店裏一塊錢買了九支，走回來，高魯明教授就問道：

「我教你買一把鉛筆，你怎麼買九把鉛筆來了？」

還沒說完，大家就一齊笑了。又忙問高魯明教授自己，是真的還是假的。高魯明教授笑着說，是有這麼一回事，接着又笑道：

「你們提起這個，我又想到一個笑話了。去年回戰神長子星去的卡塞爾斯教授初來時每次講書，同學都忍不住笑。他講書愛用譬喻。有次對同學說：「關於這點，我有兩個比方：一個比方在中國，一個比方在外國——。」可是那時他的發音不準，把「比方」兩個字，說成了「屁放。」所以在同學聽來，就成了：「關於這點我有兩個屁放：一個屁放在中國，一個屁放在外國——。」」

大家說笑了不久，就終席了。廚役們忙着收拾碗盞，又擺上茶和水菓來，大家就原位坐着，仍舊談笑。後來同學們說要于斯美和和蕭荷玉合唱一個歌。斯美和和蕭玉就唱了一個二部合唱的卜夜曲。接着大家說自由貢獻節目。這一來，就有獨唱的，有輪唱的，有四部合唱的，有三部合唱的；也有幾個說笑話講故事的。後來劉明笑道：

「我打一個謎語大家猜，誰先猜着，我就請他吃這兩個香蕉。謎文是：「臨去時秋波一轉。」會意的打一個古書名字。」

大家聽了，就靜着聲思索起來。一會兒有人說是一「辭源」，又有人說是一「辭海」，提了好幾個答案，劉明都搖頭說不是。茜玉在那兒手撐着頭，尋思了半天，忽然想着了。就輕輕地在斯美耳朵邊說道：

「我猜着了。」

「是什麼？」斯美也輕輕地問着。

「離騷。」

「哦！茜玉猜着了，她說是離騷。」斯美對劉明說着。

劉明點點頭說（是），又忙把那兩隻香焦遞給茜玉。茜玉剛剛接到手，不防劉明倩一手來，就搶了去。大家一笑。後有人來請上舞廳去。大家就一路談着出了餐廳，向舞廳裏來。特請來的一隊管弦樂隊，正在舞廳內等着。大家稍微說笑了一會兒，就集在那光滑的地板上了。開始的舞步，跟着遲緩且低微的樂聲，漸漸加快了。服色都很調和，光彩耀煌，更使人愉快。跳舞的節目很多，要滿足許多人的愛好；所以各星球的舞，東方舞，西方舞，舞之舞，舞之舞，甚至於早已空靈了帕拉舞都有了。最後的樂聲，

狂熱時，舞侶就漸漸稀少了。

大家擠着高魯明，投出了繩梯，直向大門外來。高魯明和苗玉這屋子的上空停着。高魯明夫婦和苗玉都攀着繩梯上飛機去。後來大家又推于苗玉和苗玉爲代表，直送高魯明教授到火箭站去。苗玉，斯美也就攀着繩梯上飛機來，行李早已擺好了。下面許多人揮着手，飛機師收起繩梯來，就駕着飛機直向上昇。這飛機的馬達上有縮聲管的裝置，所以馬達雖很快地推動着，却一點聲音都沒有。這是一架夜行飛機，裏面設有七個鋪位。

「我們今晚可每人睡一張床。」高魯明教授見下面人影模糊了，就從窗外縮進頭來說着。

「誰要睡的，就睡罷！我今晚倒要和苗玉談談。」高朝露也笑着縮進頭來。

飛機越飛越高了。本來想要飛到三萬呎以上，裏面的人，必須穿熱電衣，戴氧氣面罩的。可是這飛機上裝有壓氣機，把空氣壓縮時，發生高熱，經過翼部的減熱器後，再充進艙來。所以外面的空氣儘管稀薄，溫度儘管低，這艙內總是充滿着溫暖的空氣。自地

面到距地十一公里的空間，是「對流層」；再上去，直到距地面七十五公里的空間，便是一「同溫層」。天已經亮了，美麗的朝霞，點在天邊。飛機斜斜地還在上升。距地面八公里時，空中帶青色。飛機又自對流層，飛進了同溫層。在距地面十三公里的空間，是暗青色；上到二十一公里，是紫色；二十二公里，是黑紫色；再上升，便是黑灰色了。當飛機飛到二萬四千呎的時候，太陽就出來了。可是，這光輝卻是銀白色的。射到六分儀的小鏡子上，指示着飛機所到的經緯度。下面的雲，和雪堆似的向後瀉瀉。飛機上升一公里，溫度就降低攝氏六度。這是窗外的寒暑表，已經是零下六十九度了；艙內仍舊是和暖如春。在這同溫層裏飛行，不受暴風和天氣的威脅，所以比在對流層裏飛行要安全得多。並且飛機在同溫層裏飛的速度，可以增到和來富槍的槍彈一樣快。滿玉和高朗露同坐在一張床上談着，一會兒又躺下來談。後竟不自覺地慢慢睡着了，高魯明夫見她們一窩也不響了，就爬起來悄悄地替她們蓋上一床絨毯子，再又回到了床上躺下。

飛機達到火箭站的時候，已是早晨七點鐘了。許多飛機在空中停着，高魯明教乘

的飛機，在距地面五十呎的空中停住。茜玉，斯美，高朗露都跟在高魯明夫婦後面，同時踏着那自動繩梯，由飛機上下降。一到地面上，大家就忙忙的向火箭艙裏走去。斯美，茜玉去代買了三張票。回到火箭艙內，高魯明教授一家人都坐好了。已經到了火箭開頭的時候，茜玉，斯美忙又出了槍，站到月台上來，對窗內的高魯明，高朗露說話。心中非常難過，淚已充滿了眼眶。許多的話，又不知說那一句好。這火箭放射管的管筒很長，和加農炮似的向着空隙。忽然一聲響，火箭就射了出去，光燦燦地，和流星一般，直向空隙飛着。不久，就成了一顆隱約的星兒似的，再一閃，就不見了。斯美雖然有滿腹的感慨話要說，却因茜玉已是滿眶淚盈盈地，就忙強笑問道：

「你上午有課沒有？」

「沒有。可是有臨床實習。」茜玉也強笑了。

「你現在實習的是什麼病？」

「小兒科。」

兩人一面談，一面向月台附近的一家餐館走來。在這餐館裏吃了一些牛奶和白麵包

，就一路談笑着出來。仍舊踏着那自動繩梯，上了原先乘的飛機。那飛機師正在裏面看報紙。見了他們就忙笑問吃了早飯沒有。斯美點點頭說吃了，又忙笑道：

「我們走吧？」

那飛機師說了一聲「好」，就駕着飛機上升。斯美忙收起繩梯來。

「你怎麼老是和小孩子似的，咬着手指？」斯美坐下來就對茜玉笑着。

「人家是小孩子，你又有幾大呢？」茜玉從嘴邊拿下手來也笑了。

「我當然比你大呀！我的鬍子刮了幾十次，你還一根鬍子都沒有！」

「呸，你姐姐有鬍子嗎？你姐姐的年紀比你還小嗎？好厚的臉！」

「男子的臉皮無論怎麼厚，總沒有女子的臉皮厚。」

「誰說的？解剖學的時候，看過許多的屍體。我親眼看見那從男屍體上剝下來的臉皮，都比那從女屍體上剝下來的要厚好幾倍。」

「胡說！胡說。女的臉皮比男的厚，我是有根據的。」

「你根據什麼，不妨說來聽聽。」

「唐 武則天做了皇帝，魏 美中不足的，就是自己沒有鬍子。有天晚上，夢遊鄴 都城，閻 王請她吃硬飯。她就頓口問道：

（爲什麼世界上的男子有鬍子，女子卻沒得鬍子呢？）

閻 王聽了，忙問旁邊那鬍子司的詞優。那司長卻說世界上的男女都是舊鬍子的，又忙從皮包裏摸出鬍子登記簿來，翻給武則天看。武則天查了一遍，果然世界上的女子也都有鬍子。並且男的鬍子只有八寸長，女的鬍子卻有一尺。大家都覺得奇怪，就忙查各種登記簿。後來還是皮膚司的司長，查出原因來了。原來世界上的女子，有一尺二寸厚的臉皮；所以就是有一尺長的鬍子，也長不出來。

這纔真是鬼話連篇哩！

兩人說笑了一會兒，又看看下面的流雲。斯美忽然問道：

「先 農和藍 倩的事情怎樣了？」

「暑假以前，火星上的配婚院就派了人來，檢驗了他們的性情體格。他們很害怕，現在想脫離原來的星籍，改成中國籍。」

「改成了嗎？」

「不知道。他們倆在託細菌學的助教劉君麗幫忙，劉的丈夫在內政部做學哩。」茜笑笑地說着，接着又說道：「你有這替人家管閒事的工夫，何不也替自己打算打算？」

斯美聽了這話，就一聲不響地低了頭。茜玉見他懷悶不語地坐着就說道

「到底怎樣打算？你覺得黃曉如這人怎樣？」

「我倒不在意。我覺得一個人只要過得快樂，就不結婚也沒什麼關係！」

「什麼？」茜玉很驚訝地問着，又低了頭，沉思地敬道：「這都是我的罪」

「我有我的想頭，這又和你有什麼關係？」

他們倆談到這裏，就各自低頭不語。一會兒茜玉竟是淚滿香腮，斯美也長歎不已。

這悲愴千重的情景中，我慢慢地飛着。白雲漸漸地流着，雲霧漸漸地千頭萬緒的愁結。過了不久，飛機漸漸下降。茜玉，斯美忙起身拾東西，飛機正停在茜玉宿舍前街上空。斯美扶着茜玉，從白雲窠梯上下來。

「你還想去上課吧？」茜玉兩腳着了地時，就回頭問斯美。

「不，我想去睡一覺哩。」

「也好，茜玉微微地點點頭。」

「你進去罷。」斯美說着，就別了茜玉向男宿舍走來。

二 甜茶美夢

斯美一覺醒來，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肚子很餓，忙找校工老王，到合作社去端了兩碗蟹黃麵來。獨自坐在房裏，一頓吃了。洗了臉，就邀着少華，一同到燒鑊室裏來看若錦。這時若錦，正和另外的一位同學在下棋，見了他們，就忙笑着站起來讓坐。若錦又介紹着道：

「這位是新聞系三年級，王慶誠同學，也是患瘧疾。」接着又指了指斯美和少華道：「這位是我表哥于斯美，公路管理系四年級，這位是我表弟梅少華，汽車機械系四年級。」

大家談笑了一下午，直到晚餐時，斯美，少華纔別了若錦回來。

過了兩天，便是星期六了。下午沒課，大家故意慢慢談慢笑地吃這頓中飯。劉明吃完了，就從那張桌邊，走到這桌旁來笑道：

「呀！你們桌上，真是有頭有尾哩。」

這裏上的人聽了，就互相一望。原來坐成了烏龜席，不禁都笑了。少華對劉明笑道：

「偏是你眼睛尖，你那知道動物的壽年，烏龜最長哩。」

「又信口亂說啦！」先農對少華笑了。接着又說道：（鮭魚的壽纔算最長哩，它可以活五百歲。烏龜只可活三百歲。鯉魚和象可以活二百歲。鱈魚和鷹可活一百五十歲。普通人以為鶴的壽年長，其實鶴只可活到四十歲。獅子只有三十五歲。馬三十歲。牛二十五歲。貓二十二歲。雞二十歲。鵝和鴨四十歲。老鼠只可活到六歲。蚤可活九十天。蠅活八天。蝴蝶活十天。蜉蝣只可活五小時。」

「豈得真熟。」斯美笑了。

「昨天纔放過。」先農也對斯美笑着。

「劉明，你們四川叫這個，叫什麼名字？」王換清指着一碗菜。「四季豆。」

「你們那兒整年間，都有這種扁豆嗎？」

「不，就只夏季裏有。」

「那喚做四季豆，就不通了。」

「有什麼通不通，不過是這麼個名字罷了。你們的蠶豆，蛾眉豆，珍珠豆那裏又通
「我們喚的名字通得很哩，蠶豆正因它在養蠶的時節成熟，又因它的形狀像一個蠶
繭；蛾眉豆，普通人都叫它做扁豆，我們這兒人，卻偏叫成蛾眉豆，正因這豆子像一雙
蛾眉哩；豌豆則滾滾地，和珍珠似的，所以我們叫珍珠豆。比你們的四季豆，該合理些
吧？」

「劉明，你們四川同學說話，怎麼愛自稱「老子」？」先農又插問一句。

「那是我們在家鄉說話時的開口腔調，並不是有心自稱。」

「聽你近來說話，倒比以前好些。」

「我現在說話時，要留心的話，可以一個「老子」都沒有；要不留心，也還有三四
個「老子」哩！」

大家聽了，都哈哈大笑。劉明見大家笑，纔想到自己話裏有病，也不禁笑了。斯美

又加上一句道：

「我在四川旅行時，看見兩父子相罵。那兒子走上前去，左手揪住他父親的胸襟，右手揚起大拳來大叫道：『老子不看你你是老子的老子，老子兩拳打死你！』」

大家談笑了一會兒，就各自回房來。下午斯美就和茜玉打了半天網球，晚飯後，獨自橫在床上看小說。少華忙忙的來邀斯美去看茜玉。斯美說太疲倦，不願走。少華只好一人向女宿舍來。茜玉正在房裏寫畢業論文，見少華來了，就擱下筆來閒談。藍倩只是略略地招呼了少華幾句，就笑道：

「請多坐一會兒罷，我卻要少陪了。」

「那裏去？」茜玉望着藍倩。

「上歐陽序那兒去。」藍倩說着，就抽身走了。

少華茜玉談笑了一會兒。茜玉又低聲問道：

「黃琬如這幾天去找美哥沒有？」

「去了。可是美哥總是意思懶懶地，不大理會。」

「我們明天還是到我們家裏去玩。」

「好的！就怕她不肯去。」

「肯的！我們就到她房裏去和她說罷。」

「好。」少華說着，站起來就去。

恰巧藍倩拉着歐陽芹的手走進房來，見茜玉少華起身要走，歐陽芹就笑道：

「哦！我來了你們就要走，該不是我來壞了吧！」

「我還有事，沒開工夫和你說嘴。」茜玉說着，就和少華出去了。

「這兩個人，一定是商量什麼去了。」歐陽芹對藍倩笑着。又低聲問道：「茜玉和

風歡喜于斯美，還是歡喜少華？」

「你怎麼知道這些的事！梅少華是茜玉舅母家的表兄弟。于斯美是茜玉姨媽家的表兄弟。可是茜玉的父母死得很早，她和她的弟弟寶、錦，是在外祖母家長大的。自小經梅少華的母親，一手撫養成成人，所以她很愛她這位舅母，這位舅母也把她當做自己的女兒一樣疼愛。因為她們的恩情深厚，她舅母不願她離開自己，就把她配給自己的兒子少華。她

是自小和少華在一起的兒，大的，又因為兒與母有一番恩情，所以對這事倒也很願意。不過自進高中後，她就和斯美非常要好。在高中畢業的那年，她又和少華訂了婚。可是她總拋不下斯美。現在，她的理智和情感，時常起衝突。我都替她流過不少的淚！」

「若論人品，茜玉和于斯美，真是上好的一對兒哩！像于斯美這般貌雅情濃，才華年少的人兒，這學校裏的女同學，還就只有茜玉配得上哩。不說別的，就他那溫和仁厚的脾氣，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

「茜玉那種脾氣，那裏又不難得？尤其是她那不怨不恨的心境。無論對誰，都是一片慈愛似的心腸。她也就是這點，更逗人愛；也就是這點，更苦了自己的心情。」

兩人歎息了一會兒，又拿起幾本畫報來隨意翻閱着。一會兒茜玉推門進來，道：

「梅少華呢？」

「回去了。」

「什麼時候啦？我也該回去了。」茜玉說着就站起身來要走。

「你不用問我，那邊的人，我已經知道了。」

「真的嗎？」

「不信你自己去看。」

「這可就麻煩了。」

「我的床讓給你睡，我和茜玉共睡一張床。」

「那怎麼辦呢？」

「這有什麼不好，我們常常共睡一床哩。」

「我來打個電話給先農，教他明天同到君臣姐家裏去玩。」

邊去。

後來大家談笑了一會兒，茜玉伸了一伸腰道：

「今天早些睡罷。」

「今天早些睡罷，我明天還有約會哩。」藍倩說着又一笑。

「人家打了一下午網球，要早些睡，你也有許多話說。」

「這真是做賊的心虛哩！我說我自己明天有約會，她就以為是說她。」

「睡罷！睡罷！」歐陽片嚷着向臥廂裏走。

「今天晚上要穿睡衣，就不能蓋線毯；要蓋線毯，就不能穿睡衣。你怎麼穿睡衣呢？還是蓋線毯？」藍倩倚着床欄問茜玉。

「一個人睡就穿睡衣，兩個人共睡倒是不穿睡衣更好些哩。」茜玉說着就抖開線毯來。

「兩人共睡不穿睡衣更好，我又不是你的美哥！」藍倩說了又望着歐陽片笑。

「我今天非撕你的嘴不可！總是這麼沒輕沒重地亂說！」茜玉說着，就向藍倩跑

藍倩抽身就繞着床逃竄。茜玉追了一個圈兒，就停住了。藍倩忙站着，喘吁吁地笑

道：

「好姐姐！饒我這一次罷！以後再不敢亂說了。」

「我也沒許多精神來和你鬧，你好好鋪好床。我家招徠歐陽片睡下。」

「面說，一面聽下。」

（雖不是客，在生地方睡到底要受些委屈。）茜玉說着，替歐陽片蓋好線毯，放下。又噴了一些香水在帳子上，再走到這床邊來，也噴上些香水。

「歐陽片你和王慶幾時請我們吃糖？一藍倩鋪好了床，回過頭來問歐陽片。

（別只是亂說！你看我和他的情景，也像有什麼意思的不像？）

「那怎麼看得出來呢？真心之愛，不在乎表面，雖然相對無言，可是心中體貼入微。玉也笑揮一句。

「可惜王慶誠是新聞系的！」藍倩隨口地說着。

「你這話也怪了，新聞系難道就不好？」茜玉忙問藍倩。

「將來在報館裏時，深更半夜還在辦公，當然不好。」

「他晚上做事，白天裏睡覺，還不是一樣的。況且也並不整天當班！」

「那可就不一樣了，他自己忙着做事，還不覺得什麼；他的太太卻孤冷冷清清，夜來

「翻滾過去，多麼淒清呀！」

「在報館裏，不一定要做晚上的事，白天寫寫社論，也還不是和普通的工作一樣，

「那有那麼容易得到這巧宗兒做。要資格很老的人，纔有寫社論的份兒。所以年輕的人，在報館裏，都只是編輯新聞。等到有了寫社論的份兒時，歐陽序的青春，豈不早已消逝了。真是花一般的美眷，空對着水一般的流年。藍倩曉得大家都笑了。」

說到這裏，壁上的掛鐘叮噠叮噠的響了十一下。大家都說不許再談了，就各自躺下；熄了電燈，黑漆漆地，也就漸漸

第二天清早，黃正先醒來，見斜宿的陽光，映得滿房通亮。就翻身坐起，忙睜醒歐陽序，又推了藍倩幾把說道：

「就這麼要睡！我這麼大的聲音叫歐陽序，她都醒了，你靠在旁邊，倒反動都不動」

「你叫她關我什麼事呢？你坐起來時，我就醒了，只是不願抬身。藍倩說着叫藍起

「你睡了一覺。」

「你們倆昨晚好睡嗎？」歐陽芹含笑下床。

「這麼寬的床，怎麼不好睡呢？」茜玉也笑着拉開東邊的幃幔。

「太陽的光輝，透過玻璃的牆壁，映得房裏香澄澄地，份外明亮。歐陽芹梳洗了，就忙忙地回第二宿舍去。茜玉驚慌地拖着鞋子，到餐廳裏來吃稀飯。飯後西玉換上衣裝，整理齊齊地，到第二宿舍來找黃婉如。黃婉如正已穿裝好了，兩人就出了女宿舍，沿着金碧湖畔，慢慢走着。這湖中央有一座奶白色的玻璃亭子，名「玉觀亭」，旁邊有一曲紅玻璃橋，與湖岸相連，名「胭脂橋。」

「我們到亭子上去坐坐，也許他們還沒這麼快來。」茜玉拉了黃婉如的手說着。

「好的。」

兩人說着，拐過彎，過了胭脂橋，來到玉觀亭上，坐着閒談。形形色色的小輪車，在湖畔的馬路上來來去去。不久來了一輛車，在胭脂橋頭邊停着。新美，若錦，少華，松車裏出來。茜玉，黃婉如忙迎着跑到橋上來。大家站在橋上談笑了一會兒，五人卻難重

來坐下。若錦挑着方向盤，掉轉車就走。穿過棧內街，不久就出了校門。橫過王陽明路，出長巷，淮關，再走不久，就到了梅少華家門前。停好車子，大家進了院門，穿過花園走來。梅太太站在樓廊上的欄杆邊，朝下面笑道：

「你們都回來啦！」

「舅母了客來了。」茜玉忙抬起頭來說着。

「快請客上來！」

大家忙忙的上樓。梅太太跑到樓梯口邊來了。少華上前去介紹着道：

「這是我媽媽。」又說：「這位是密斯實婉如。」

實婉如忙上前鞠了一個躬，又喊了一聲「伯母。」忽然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從門跑了出來。少華又介紹着道：

「這是黃婉如姐姐。」

那女孩子鞠着躬喊了一聲「黃婉如姐姐。」少華再對實婉如說道：

「這是我妹妹。」

黃琬如忙拉着若華的手問了幾歲，在那裏唸書。

「十三歲。在葆靈女校讀初中三。」若華一面跟了大家往書房裏走，一面笑着對黃琬如說。

「好一個聰明相貌。」黃琬如撫着若華的臉兒。

「她本來在省立二中。因為省立二中的功課太逼緊了她，天天晚上睡得太晏，我怕把小孩子逼出病來，就要她轉到葆靈去。」梅太太走進書房，一面對黃琬如說，一面拉過一把椅子來，請黃琬如坐。自己也走到一張椅子邊坐下。又教王媽倒茶來。

「能考得省立二中取，成績就算很好的了。葆靈也不壞裏面的英文恐怕比省立二中還要強。」

「賓斯黃府上是那裏？」梅太太說着吃了一口茶。

「我的家住在月球上。」

「我年輕的時候，聽說月球離地球近，交通方便，以後總有機會去玩玩，一天難有一天，那曉得現在年紀來了，又不願走動。月球上到底是個怎樣的樣子，我還不知道。」

「其實月球上還沒有地球上好玩。那月球本來是個沒有城市，沒有田野森林，沒有活火山和空氣的一個死去了的世界，一片盡是巖峯和沙漠的大地。它的一晝夜，等於地球上一個月。白天裏太陽繼續映射十四天，表面熱度可達到沸點以上。所以從前月球上，沒有水分。夜期又有十四天，接連着看不見太陽。因為沒有空氣和水分，所以熱很容易散掉。夜間溫度爲攝氏負二百度，到負三百度，所以從前不能住人。後來經許多工程隊去改造，把向日面的陽光和熱聚集起來，用曲折的膠質玻璃柱，外面塗水銀，和傳電和流水似的，把光和熱傳到背日面去。所以現在的月球上，無論那一區，都是整年地耀着光輝，沒有黑暗的時候。各處都不冷不熱，有人造空氣的對流層，有水圈。又栽培了許多森林，開墾了許多田野，倒比地球上舒服些。只是吃的是麥一般的青稞粉，用油鹽拌來吃。初去的人，卻這不慣。」

「起初到月球上去探險的人，不知道月球上沒有空氣，豈不要送掉性命？」

「那從前在地球上，就可看出月球上是沒有空氣的。因為從前從望遠鏡裏看月球時

的既，決看不到那樣清楚。並且當恆星被月球半掩的時候，那恆星的顏色，形狀都沒有改變，假使那時月球上有空氣的話，必定使星光屈折發生變態。」

「在月亮上看地球，是個怎樣的情景？」

「在月亮裏看見地球。固定在天空中，沒有升降；也是圓的，卻比在地球上所見到的月亮，要大四五十倍，光度也要強十來倍。月亮上，有一半兒地方，永遠看不見地球，另一半兒地方，卻永遠看得見地球。因為月球公轉一週，恰好等於自轉一週的時間，所以有一半永遠向着地球，有一半永遠背向着地球。正和人繞着一個圓圈賽跑似的，當他跑了半個圓圈時，他的方向，和他出發時的方向相反；正如同在原地，來了一個向後轉；這時他自轉了半週，又繞着跑道公轉了半週。這樣地跑，他的左肩就永遠向着跑道的圓心，他的右肩就永遠背向着跑道的圓心。」

「暑假中月亮裏發生事變，你在那裏沒有？」

「我連暑假，只在家裏住了一個星期。事變的時候，我到水星上玩去了。因為我父

「在水星上服務。」

「在什麼機關服務呢？」

「在鋁河管理局當科長。」

「他們說水星上有許多金屬河，是怎樣的情形？」

「水星繞着太陽轉，正和月亮繞着地球轉一樣地，一自轉和一公轉的時間相等。居民都住在背面；向正面的溫度極高，所有的金屬都熔成了流體，在河裏流着。我父親局裏的鋁河，我倒去遊過。一片銀色的鎔鋁，在河裏流着。我們穿着避熱衣，蕩着一隻石綿船，非常有趣。那河裏有很多種的金屬，因為鋁的比重小，浮在面上的都是鋁，所以喚做「鋁河。」其實還有銀子，白金，黃金。」

「藍倩和李先農，是水星上人吧？」梅太太問茜玉。

「不是。他們都是火星上人。」

「怎麼不像火星上的人呢？」

「藍倩的父親母親都是中國人，因為在火星裏住久了，就入了火星的皇籍。李先農

音。

「太太，老張問，那雞是切丁子呢？還是切塊子？」王媽走到梅太太身邊，低聲問

「等我自己去罷。」梅太太抬起身來，又笑道：「你們好好陪着密斯黃談談，我卻要少陪了！」

「伯母有事，儘管自便。要客氣，我倒不好意思了。」黃珣如笑着。

「我一向不講客氣，你這麼說，我倒反不好意思了。」梅太太笑着，一面說一面走了。

「玉姐，我們學校裏要同學們，注射傷寒霍亂混合液的預防針。我見有的同學，針後就發熱，我又不敢去打了。說你是去打針好呢？還是不打針好呢？」若華倚着若的肩膀問着。

「當然是去打針好。人體正和一個國家似的，身上的白血球，正如同一個國家養兵。一有病菌侵入，白血球就去和病菌搏鬥。和戰爭一樣地非常激烈，兩方的死傷都

大。要選很多材料到那戰場上去用。各血球的工作都特別忙，全身血球總動員，血液的速度加快，養料的氧化作用也加快，所以體溫增高。人病一次，身體上的損失極大，縱使病好了，也和一個國家大戰後的慘狀差不多。所以有預防針可打的病，最好是先打預防針，免得發病時，演成巨大的犧牲。」

「打預防針後，爲什麼也會發熱呢？」

「這也不一定個個都會發熱。原來的抵抗力強的人，就不會發熱。人身上的白血球，分很多種。裏面有名喚：「淋巴細胞，」「大單核細胞，」「嗜好中性色素白血球，」「嗜好紅色素白血球，」「嗜好鹽基性白血球；」還有含「酸性色素白血球，」「伊阿遜，」名字連我一時都說不清。有的病菌，要這幾種白血球，和這一類的抗毒體去抵抗；有的病菌，又要那幾種白血球，和那一類的抗毒體去抵抗；這都是有一定的。所以當傷寒桿菌侵入人身時，抵抗傷寒桿菌的白血球，和抗毒體，就急忙大量增加；當霍亂弧菌侵入人體時，抵抗霍亂弧菌的白血球，和抗毒體，就急忙大量增加。我們有方法，把細菌的毒力減弱。譬如天花的毒體，注射到小牛身上去，發生牛痘，這種牛痘的毒力

得病，那是這毒體一侵入人體時，抵擋天花毒的白血球和抗毒體，就急忙大量產生。以後再有外邪的天花毒體來侵時，這人體上已有了大量的抵抗力，所以毒體侵不進來，人也就不會病了。又有的細菌，只要一經殺死，毒力就減弱了。把這殺死了的細菌，注射到人體中去，也可發生大量抗毒體。有的抗毒體一發生後，就永遠存在人身上。譬如天花，傷寒，照理論，只要經過一次預防注射後，就終生不患這病了。霍亂預防注射，也可保七個月。先天抵抗力強的人注射這減弱了毒力的細菌，不會發生什麼症狀；先天抵抗力弱的人，會發一點微熱，這並沒有什麼關係。」

「注射血清，是怎麼一回事？」若錦聽得入神，見姐姐的話完了，就忙問一句。

「血清有很多種。譬如把毒力很強的白喉桿菌，注射到馬身上去。這馬的血內，就發生對白喉桿菌的抗毒體，人們從這馬的血裏，取出這白喉抗毒體來，名爲「血清」。人患了白喉症，正是因爲這人身上的抵抗力弱，就把這血清，從他胸壁前方，乳房橫線下，胸骨上；或大腿內側的蜂窩組織處，注射到他身上去。這血清內的白喉抗毒體，就

替他去攻擊那侵入體內的白喉桿菌。這正和一個國家兵力弱，跑到外國去借兵來打仗一樣的。吃藥是借藥的化學力量去殺病菌，或中和病菌所產的毒物。生筋子是集中許多白血球，在皮下圍攻一些自外侵入的細菌，所以那一塊兒就腫了起來。膿是戰死的細菌和白血球，混着一些戰場裏的破壞品。」

「這東西倒很有趣。」若錦不禁笑了。

「假使你感覺興趣的話，可把我書箱裏的，一本薄些的免疫學拿去看看。裏面只有艾律施的側鏈說雖懂些，你看到那章時，就來問我。」

「我上次在那邊房裏找書時，隨手在你書箱內，抽了一本紅封面的書出來；亂翻着看了兩頁，裏面講什麼內胚層，中胚層，外胚層，倒也還有趣。」

「紅封面的？哦！那是本脊椎動物胚胎學哩。」茜玉抬着頭出了一會兒神，再一笑對若錦說着。

「後來我又抽了一本書，亂看了幾頁。裏面講什麼灰體，白體，多角形細胞，命字塔形細胞，樹枝形細胞；又是什麼反射弧。我一點也不懂。」

博學。」

「看那本免疫學，要不要先看些旁的書？」

「不必，那本書很淺。假使要看深些的免疫學，那可就難了。得先讀細菌學，過濾性毒學，立克次體學，黴菌學，寄生蟲學。」

王媽端了六碗蓮子來，擺在書案上；先把托盤兒抽開，再一碗碗地送到若華，斯美他們身邊。大家談着笑着，慢慢兒吃。

「黃碗如，我們來舍夥和美哥下盤棋。」茜玉疑視着黃碗如。

「好的。」

「你們兩個對我一個，可就不能讓九穎子了。」斯美放下碗來笑着。

「那怎麼行？」茜玉一面說一面拿出棋子棋盤來了，一面又叫王媽來收碗。

「最多只可讓五穎。你不會走，難道她也不會走嗎？太看小了人了。」斯美笑着對

茜玉說。

「好，就讓五顆。」茜玉說着又對黃琬笑了笑。

「不！不！不！我不會走哩！」黃琬如急忙說着。

「我來找書去。」若錦說着就走了。

「哥哥跟我來，我給攪好東西你看看。」若華拉了少華的手就走。

茜玉攤開棋盤，先擺下五顆黑子。斯美拿過白子去。黃琬如爭說要斯美讓十三顆。

斯美笑道：

「九顆都讓不下來，你還要我讓十三顆，安心要殺得我一個角都站不住了。」

「還是讓九顆罷。」茜玉說着，又加了四顆黑子。

兩邊思索地下起子來。斯美想處處把黑子殺斷。茜玉和黃琬如卻想把黑子連成一勢

，往四角上圍。斯美見自己左角上有了黑子下來，就忙頂住。兩邊在這角裏搶了一會。

斯美見黑子得了勢，白子無法站腳，就犧牲這一角，在右邊的角裏來下了一顆子。

和黃琬如，又忙和斯美搶那右角。正在那右角上擺佈了一團黑子，抬眼一看，外面卻

上了一個白子。茜玉想替這團黑子做下兩個活眼，在包圍圈裏獨霸一方。算來算去，總

道：「姐姐，舅母喊你。」

「姐姐，舅母喊你。」
茜玉應聲去了。剩下斯美和黃婉如對下。再下了一會兒，這盤棋就完了。斯美數了一數，連讓的九顆，共贏三十一顆。笑道：

「再來一盤吧。」

「不來了。」又笑道：「我這裏帶了一頁法文講義來。你來替我講一段法文兒好嗎？」

「不成！不好！我的法文兒是一知半解的。」斯美忙笑了。

「誰又懂得好多？都不是一知半解的。也許你能懂得那些，正是我不懂的；我已懂了的那些，正是你解不來的。兩下裏一湊，豈不四角俱全了。」

「好罷，權且試一試。」

斯美笑着把那頁法文講義拿過來，仔細看了一遍，再很詳細地對黃婉如講解着。一頁

兒，講完了。黃曉如就笑道：

「倒比說河那文三講得清楚得多。以後我可就時常領教了。」

「罷了！罷了！別尋我開心罷！」又問道：「洋齋三是誰？」

「洋齋三就是哈希達教授。我們文學院最有名的飯桶。」

「老古董又是誰呢？」

「老古董是汪冠棟。也是我們文學院的飯桶。」

「哦！非怪有扇廁所的門上，一副對聯寫着：『洋齋三教授無方；老古董催眠有。』一定是你們文學院的同學寫的。」又說道：「前幾天歐陽片說你們考了英文，你行好？」

「不好，勉強及了格罷了。」

「聽歐陽片的口氣，倒好像考得很難哩。」

「可不是，題目怪得很，分數又打得緊。可是後來加分數，加得很多：三十六分加及格，不知他是怎麼個加油。」

「這個加分數的方法我知道。是把原來的分數，開平方，再乘十。三十六分開平方得六，再乘十就是六十分了。這法子很好，及格的人最多，原來分數高的人，又不會加得太高了。譬如一百分，開平方得十，再乘上一個十，還是一百分。」

「這倒妙得很。」

「美哥，你看見一串紅繩子穿的鑰匙沒有？」茜玉一面問，一面自外邊走來。

「沒留心到。」斯美搖搖頭。

「我記得好像在那張書案的抽屜裏似的。」茜玉說着，把書案的抽屜，一張張地拉開來找。又笑道：「那鑰匙你贏了多少？」

「三十一顆。」又問：「舅母叫你做什麼？」

「她要開箱子拿東西，偏偏鑰匙又不見了，要找我個差不多的鑰匙去試一試。」又笑道：「哦，在這裏！」茜玉拿着一串鑰匙，就忙往外走，直向舅母房裏去。遠遠地聽見舅母在生氣。

「阿華，這箱子是你翻的罷。教去找尋東西，就弄得這箇亂。」十二歲了！還是

這麼副毛毛焦焦的性子。你做得什麼事？」梅太太沉着臉對少華說着。

「箱裏沒有，說了找不着，你又一定要我來找。這樣做又不好，那樣做又不好，你要我怎樣呢？」少華說了，堵起嘴巴望着窗外。

「誰要你怎樣來？教你找找看，箱裏沒有我又不問你要！教你找東西，你也應當好好地把衣服一疊疊地拿出來，就覺得滿箱凌亂。我不怪你，你倒反怪起我來了。還沒說你三句，你就跳起來了，這麼躁的脾氣，將來怎麼得了！還是你自己的衣箱，你都不好好整理！誰有那麼多工夫，天天來看管你？」梅太太說着，噓了一口氣，回頭見茜玉拿着一串鑰匙，在開一隻紅箱，就上前兩步道：「找着了那鑰匙嗎？行不行？」

「試試看。」茜玉點點頭再說着又將一把鑰匙，往鎖眼裏套。看看套不進去，就換了一把小些的。恰巧剛合式，塞進去一頂，鎖就開了；忙笑道：「開了！開了！」

「阿錦，你去教阿若不要找。鎖已開了囉。」梅太太對阿錦說着。

「好的。」若錦應了一聲去了。一會兒，又同着若華進房來。

「存單在這箱裏嗎？」若華走到茜玉來旁邊問了。

「阿若替你哥哥把那隻箱子整理好。」梅太太指一指門邊的箱子。

「在這裏！在這裏！」茜玉舉起那中國銀行的存單來笑着。忙又從那存單封套裏抽出存單，展開一看。領着眉兒道：「怎麼只十二萬元？我記得是十四萬元哩！」

「這存單是只有十二萬元；十四萬元是那張交通銀行的存單。」梅太太說着，又問道：「日子對不對？」

「對的。八月二十七滿期。」茜玉把存單遞給舅母。

「後天二十七，是星期二。你有空沒有？」梅太太問茜玉。

「沒有，星期二我整天都是有課的。」茜玉又慢慢整理箱子。

「阿錦和阿美呢？」

「也都沒空，只有阿華下午沒課。」若錦對舅母說了，又望望少華。

「他做得到什麼？還是我自己去一趟罷。」梅太太眉兒一鎖。

「星期三下午我沒課。遲一兩天也沒關係，就等星期三我去換罷。」茜玉把箱子鎖

好，站過來說着。

「也好。只要換張新存單，把息錢撥到那個活期存摺上去。費不了多少時候。」

「哥哥，這箱子的鎖呢？」若華回頭問少華。

「在這裏！我來鎖！」茜玉答應着，就從沙發椅上，拿起一把鎖，走到若華身邊來。把箱子關好，把兩端的皮帶都扣緊了又笑道：「這箱子用了三四年，還和新的一樣哩！」茜玉鎖好了，就在箱子上摸撫着。

「三四年，整整的六年了哩！還是你舅舅死的。那年買的。」梅太太也來摸一摸這箱子。又回頭對若華道：「喊王媽和柳媽來把箱子抬好。」

大家正看着王媽和柳媽抬箱子，李媽過來對茜玉道：

「大小姐！壽保險公司請你接電話。」

茜玉去了一會兒就來了。大家忙問什麼事。

「翠花街昨天晚上失火，燒死了一個人。這人在一月前，就到人壽保險公司去保了險的。現在公司裏要王遠明帶去屍屍。王遠明不帶去，帶去我法。公司裏來電話，就

甜 茶 美 夢

我即刻讓翠花帶去。你們吃飯。不必等我罷。」

「你快些去，快些來。我們一定要等你回來再吃飯。我的汽車快些，就坐我的汽車去，讓老李開車，不必自己動手。走鹽子巷瓦子角那條路去。」

茜玉答應了幾聲「好」，就忙匆匆地去了。大家談了半天閒話，又一齊到書房裏來。斯美和黃婉如正在看今天的報。

「有什麼好消息嗎？」梅太太隨意地坐了下來。

「沒什麼好消息，倒有一段怪事：公墓被盜，一個女屍失了踪。」斯美說着，就遞了一張報給舅母。

「這也就怪了，偷一個女屍去，有什麼用呢？」說了就低頭看報。

「太太，飯已好了。就開呢？還是等一會兒？」王媽在房門口問着。

「還早呢！等大小姐回來再開。」梅太太面向着門邊說着。

「大小姐快到門前了。我是看見那汽車遠遠地來了，纔上樓來的。」王媽說着又笑

「那兒開飯罷。」梅太太看了一看錶，又對若錦，靳美們道：「我的錶停了，你們別看什麼時候。」

「十二點還差兩分。」

「告訴你們一件奇案。」茜玉一面說，一面進房來。

「什麼奇案？」梅太太忙笑問茜玉。

「今天報上登着女屍失蹤的消息，你們見了沒有？」

「原來是這件奇案。我以為另外又有什麼奇案不成？」

「就是因為這件奇案，又惹起一件奇案來了哩。我一到那火場邊，正有幾位人壽保險公司裏的職員在等我。我先把保險單一看，被保險人是梁君山，受益人是梁劉月娥，保險金額是兩萬元，已經繳了一個月的保險費。又見受益人梁劉月娥，向保險公司請求保險金兩萬元的表格，理由是被保人梁君山，已被火燒死了。我拿着梁君山的體格檢查表去驗屍。那屍體除掉一副骨盆骨外，都已燒去了。我仔細一看，卻是一個女骨盆。梁君山是個男的。問他們一共燒死了幾個人，他們又說就只燒死這一個。我當時就輕輕

報告訴公司裏的職員們，說這副是女子的骨盆骨。有一個職員也輕輕說道：「非怪今天報上登着八墓被盜，女屍一個失蹤。說不定就是這個屍體了。」我一聽說報上有這麼個消息，就更有把握了。忙把驗屍的情形和結果，一齊記錄下來。後來劉大美醫師又趕了來，也覺得非常驚訝。有一位公司裏的職員，在離火場十來丈遠的地上，拾着了兩團黃泥，裏面還混夾着一些潮濕的石灰，很像墳墓裏的泥土。就忙打發一個人，駕着一輛小三輪卡，飛快地跑到公墓山去，從那被盜的墳墓內，包了一包泥土來。果然和拾着的泥團，是一色一樣的。公司裏的法律顧問張執中律師，當時就教那些法律工作人員，把劉月娥帶去押起，等送了梁君山來再歸案。」

「竟有這麼大膽的人，虧他那屍體怎麼個偷去！」梅太太驚歎着，又說道：「不知這兩個，該判怎樣的罪？」

「張執中律師說，這兩個，人犯了幾重罪哩。向人壽保險公司索保險金。犯了詐欺未遂的罪。本不詐欺罪，照處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因為是未遂犯，倒可按既遂犯的刑減輕。發掘墳墓，損壞屍體，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放火燒燬現供人用的

住宅，到處無非徒刑，或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你怎麼看得出，那是個女骨盆呢？」黃琬如很覺稀奇地問着。

「這倒很容易。女骨盆的解剖直徑，婦科直徑，斜徑都較男骨盆的大。男骨盆進口處，是雞心形，女的卻較圓。男子恥骨的合銜處，呈角狀，女的呈弓狀。女子的腸骨板，傾向兩側，且較平坦。」

「玉姐，你來看這裏還有件奇事哩！」若華指着報紙對茜玉笑。茜玉，斯美他們都走到若華身邊來看。原來是段本市新聞。說書院街有位少奶奶，丈夫出門多年，她養了一隻很美麗的狗，時常帶進帶出，白天裏親自餵飯給狗吃，晚上又把這狗關在自己房裏睡覺。後來不知怎樣，這位少奶奶懷了孕，生下一個孩子來，竟一半兒像人，一半兒像狗。茜玉還沒看完，就笑着大聲說道：

「胡說！胡說！這是報館裏擔任外勤的人，訪不着什麼消息，就坐在家裏捏造。只要稍學有些遺傳學常識的人，都不會說這種幼稚的謊話哩。兩種不同的生物雜交，因為它們生殖細胞中染色體的數目不同，就不會生殖。譬如有一種美國棉花，和中國棉花雜

然都是棉花，可是這美國棉的染色體，比中國棉的要多一倍以上，所以這兩種同類的東西雜交，都沒有生殖了。現在對這條規律，還只找到一個例外。就是馬和驢子雜交，生下騾子來。可是世界上的騾子，都是不能傳種的。想不到文化這機昌盛的時代裏，還有這沒常識的人們當記者當編輯，真玷污了現代的文明。將來的歷史學家，看到這張報紙時，一定會對現在的文化水準，發生懷疑哩！」

「太太飯開好了！」

「吃飯！吃飯！」黃玉說着，趕着黃婉如走前頭。

黃婉如要梅太太走前頭。黃玉就把黃婉如往前一推。黃婉如扭了幾扭，沒奈何，只得先走一步。大家來到餐室裏，挨桌坐下。梅太太和黃婉如兩人，說了幾句客氣話。大家笑着，端起碗來吃飯。滿桌人說笑不已，又教黃婉如不必客氣。

「阿玉愛吃雞肝，這不正有一塊？」梅太太說着，夾了一塊雞肝，放在黃玉碗裏。

「這麼大了！又不易夾不到！」黃玉說了望着梅太太笑。引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飯錢，大家繞了半圈。斯美，茜玉五人，就起身告別了梅太太。黃琬如又道謝。梅太太囑咐着，教黃琬如有空多來玩玩，又教茜玉別忘了存單的事，又說天氣漸漸轉涼了，晚上把被毯蓋嚴些。黃琬如，茜玉，少華，若錦，斯美一一答應着，坐上車子，離開着車往學校裏來。走到校內街，茜玉買香皂，就把車停下。大家同到鋪子裏來，斯美買了兩條毛巾，一瓶牙膏；茜玉買了半打手帕，兩塊香皂。茜玉笑斯美的牙膏買貴了。那店員聽了就笑道：

「這種牙膏，買五角銀一打，真是一張飛賣鐵斧」哩！你還說貴了。」

「張飛賣鐵斧」是什麼意思？我不懂。」黃琬如一面走，一面悄悄地问茜玉。

「狗臉抹桌布」你懂不懂？「歪嘴吹喇叭」你懂不懂？」茜玉一面笑着上車，一面反問黃琬如。

「不懂這樣的怪話！」

「張飛賣鐵斧」是人硬貨也硬，「狗臉抹桌布」是餓得發慌，「歪嘴吹喇叭」是一股邪氣。」

「……，可惜。可惜！一服雅集，不是歪斜的「斜」字。」

斯美，考錦，少華送番琬和茜玉到了尊湖畔，就駕着車子回男宿舍來。

日子很快地過去。遠樹漸漸稀了，青天也似乎漸漸高了。秋風帶着雁聲，從湖面掠過，藍倩先農兩人，划着小船，在東湖裏遊着，繞長堤，穿過橋洞，船曳着影兒，來到湖中央。只見天水同清，四境空闊，加上雙槳弄波，微風戲浪，更使人痴醉了。

「我們將來，就住在這湖邊上。你說好不好？」藍倩把頭倚在先農約肩上說着。

「只要你歡喜，任憑住在那裏，我都覺得好。」

「我覺得這裏的空氣都是甜的！」

兩個人沉默了很久，藍倩忽然抬起頭來問道：

「怎麼這許久，我都沒有看見彭悉斯哥？」

「他請假回去結婚去了。」

「你怎麼知道他是結婚呢？」

「他向訓導處請假的時候，就在旁邊哩。他不好意思說自己回去結婚，起初只說要

請一個月的假。汪訓導員問他什麼原因請假。他說他的岳母要嫁女兒。汪訓導員忙問。岳母嫁女，爲什麼竟要請一個月的假。他紅了臉道：「我岳母只有一個女兒！」汪訓導員沈思了一會兒，又笑着點點頭，准了他一個月假。」

「這樣倒很巧，你將來請假，也可這樣說。」藍倩捧着臉笑了。

「你請假倒真要這樣說哩！我是堂堂大丈夫，向來不怕誰，是什麼就說什麼，決不畏畏縮縮地！」

「原來大丈夫就是你嘍！我聽見人家說，有一個人很怕太太，有次他太太要打他，他嚇得往床底下一躲。他太太數他出來。他就高聲說道：「大丈夫，說不出來就出不出來！」」

「肚子有些餓，別只是說笑罷，時候不早了哩！」

「肚子也該餓了哩！就到湖邊上，找一家酒館吃點東西罷！」

「濱湖酒家好不好？」

「那就到先得月去！」

「好的。」

兩人說着，把船撐過頭來，往岸邊划。攏了岸時，那管船的工人，就把這船纜起。先農，離倩村過船頭，就往先得月來。在樓上揀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好看湖上的景致。點好了菜，就倚着窗兒閒眺。

「你看那馬路邊走的是誰？」先農指給麗倩看了，又問：「看見了沒有？」

「哦，劉大美！她已經升了講師哩。」

「教什麼課？」

「教我們的血力學。前天小考，她出些好容易的題目。」

「考多少？」

「只考一章。血力學與水力學的關係。」麗倩手撐着頭，倚在窗檻上。

「我覺得，不但你們學醫的人要讀血力學；就是我們動物學系的人，也應當讀一讀血力學纔好哩。前幾時，我讀顯微鏡裏，看蛙膜上的血管。見那旁邊的血，流得很慢。」

中央的血，流得特別快，總想不出個理由來。還有那血液流力怎樣形成，也是我心頭的謎。」

「血流有快慢，是跟摩擦力的關係。血液流動，完全是心臟的力量。心臟就是一個唧筒的裝置，和普通的抽水機，抽氣機一樣的。心臟連動靜脈的開口處，都有瓣膜。這瓣膜正和唧筒上的活門一樣，只能向一個方向張開。心臟是一伸一縮的，當心臟緊縮的時候，裏面充飽了血液，靜脈口的瓣膜閉嚴了，血液就把動脈口邊的瓣膜衝開，由心臟的壓力，把血液一齊壓到動脈中去；當心臟伸開的時候，動脈血管邊的瓣膜閉緊了，血液不能從動脈中回到心臟裏來，靜脈邊的瓣膜卻張開了，因為內面是空的，一伸開就發生一個負壓力，把靜脈中的血液，吸了進來。這樣地由心臟把血液經這邊吸進來，由那邊壓出去，血液就循環不已。當血液在血管裏流的時候，和管壁發生摩擦。靠近血管壁的血，受了很大的摩擦阻力，所以中央流着的血液很快，旁邊流着的卻很慢。正和河流一樣，旁邊的水受了河岸的摩擦阻力，比河中央的水流得慢。所以上水船，都走河邊上；下水船，都走河中央。一

「會兒菜飯都來了，兩人一面吃一面談。吃完了飯，便先往月門前等了一會兒。日來了一輛二十座的客車，正是自己學校裏的公共汽車，兩人就走上車來。裏面很擠，還有幾位是認識的同學，都招呼了，車子走了一段環湖路，拐過彎來，橫過王陽明路，直向校內開。再轉一個彎，在校內街下車。先慶和藍倩挽着手，出了校內街向金碧湖走來。兩人站在胭脂橋上，咕咕噥噥地談着。右邊是翠黛山和農場，左邊是垂柳密繞的運動場，唐草河穿過農場，直向翠黛山後面流去。玉貌亭的影兒，倒浸在金碧湖裏，隨着波浪微微搖動。湖畔開了許多金銀菊，一片淡黃映在水裏，格外鮮豔。兩人談了半天，藍倩忽然高聲說道：

「你急難道我就不急嗎？那幾次對劉君麗說，你都在旁邊。你爲什麼一聲都不響？」

「和她那麼說就行嗎？她事多健忘，你不催着些兒，還不知道那年辦得成哩！」

先慶也不自禁地轉了臉色。

「還要怎麼催來？我時常打電話和她商量這件事。你那裏知道一個人改國籍，要經

過多少平寶。反怪起我來了。你也是認識她的，既這樣爲什麼你自己不去催她呢？」

「原是因爲你好說話些，纔去和她談。誰知和你一提起來，你就生氣。這又不
是我一個人的事，我總以爲你和我是一樣的心，那曉得你又有了你的想頭！」

「誰有什麼想頭？人家爲了這事，牽腸挂肚地不知費了多少心血，你還說我心裏不
着急！偏是我這心裏多愁多慮的人，偏又沒得人體貼！」藍倩說到這裏，不禁滾下淚來
。將一塊手帕掩着臉，回頭就走。下了四指橋，直向女宿舍來。

她以爲先農會喊住她。後來回頭看看，誰知先農竟也賭氣走了。因此更覺氣憤，獨
自站在宿舍門前發了半天痴。電燈猛然亮了。她也就揚着頭走上樓來。推開房門，見
斯美，若錦，黃玉三人坐着在閒談，就勉強笑着和斯美，若錦打了招呼再坐下，忽見
歐陽芹打扮得很妖嬈地，也推門進來了。

「你今天打網球擦了一交吧？」斯美笑着問歐陽芹。

「你問誰？」歐陽芹忙問斯美。

「問你！」

「那你兩邊臉上，爲什麼要搽紅藥水呢？」

「呸！茜玉難道從來不點胭脂嗎？」歐陽芹也笑了。

「我點胭脂，總不和你這樣的塗得滿臉通紅。」茜玉笑迷迷地說着，又定睛望着

藍倩。

大家都笑了。茜玉笑問藍倩道：

「你怎麼和生了氣似的？眼睛也好像哭過的，該不是和誰拌了嘴來吧？」

「好好的誰拌嘴來！你真是沒得什麼話說。我剛纔在路上，風吹了砂到眼睛裏來了，藍倩，揉了幾擦，不想就擦出眼淚來了。」

「一定是和先農拌了嘴。纔不久，我還見她和先農站在胭脂橋上玩。這麼早怎麼

先農不來這裏坐坐就去了？」歐陽芹笑着問藍倩。

「等我來打個電話去問問先農。」茜玉說着，就站起來了。

藍倩聽了，就忙說沒爲什麼事。不過是口頭上，幾句話說岔了。茜玉笑道：

「真是小燕子脾氣。等我先飛來諮詢！」茜玉果真去打電話。

「蕭若錦，我聽到你一段好消息。」歐陽芹笑迷迷地望著若錦。

「我沒得什麼好消息，倒要聽你談談。」

「人家說你和陸芸清，很有了一番心意。」

「她這樣的人，我真不希望哩！」

「別把眼光抬得太高了，許多人打着燈籠滿處找都不找到手哩！你還說不希望！我可不是陸芸清，就是錢彩蘭。怎麼你對她們那一夥人特別好？」

「我對女同學們都是一樣的。比我大的，我就當作自己的姐姐，比我小的，我就當作自己的妹妹。并沒有存那種心思。」

「比你大的，你就當作姐姐，比你小的，你就當作妹妹，那麼比你不大不小的，你又當作什麼呢？」

「這又沒什麼關係？何必隱瞞呢？說出來大家還可幫幫忙！」藍倩也笑着對若錦說

「你們替誰幫什麼忙？」茜玉走來，一面說一面坐下。

「你這懶得懶的，沒一個好弟弟燒鬼。別只是替自己打主意，就不問弟弟的事。」歐陽片一面笑一面說。

「今天又不知和王慶誠在那裏逛了一天來？快樂的餘波還在心裏蕩漾着。別高興早了！高興得太早將來會失望的！」

大家談笑了一會兒先農就推門進來。笑着對藍倩道：

「你怎麼一去就不回頭了。」

「我回頭的時候，你已走了很遠哩！」藍倩也笑了。

「兩個人都有不是，一個回頭太遲，一個走得太早。現在應當對陪不是。」茜玉說了，就要拉藍倩站起來。

「來了就是一樣！何必拘禮套？」藍倩笑着把茜玉的手一推。大家一齊笑了。先農也含笑坐下。斯美說道：

「提起拌嘴來，誰都賽不過張傑人和白琳那一對兒！」

「那一對人是學校出了名的。一個是『小玩童』，到處開竅；一個是『小彈蛋』，

事糊塗。兩人真是一對配就了的拌嘴冤家。聽說他們的故事倒多哩。在初交的時候，白琳因為從來沒和男朋友通過信，接着了張傑人幾封信，她一封信都不回。後在一個假期裏，她回到上海去了。張傑人就匯一百塊錢給她，教她代買絨繩。那信上也不說買什麼顏色的，什麼牌子的，幾股頭的，要多少。她接着一百塊錢，決不能說不寫封信來問問清楚，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兩個人就通起信來了。「歐陽芹說罷，大家都笑了。

「還有更有趣的故事哩。張傑人自己對我說，白琳是一位東方彩色十足的小姐，帶有古代那種醇禮之家，書香門第的風味。他有什麼事情要徵求白琳的同意時，白琳口裏總是緊咬着一個「不」字；可是有時，他不等白琳同意，就勉強做了。事儘白琳也并不怪他。總而言之，他有什麼要求，白琳總是答應的時候少，默認的時候多。」先農笑着，接着又說：「哦，還有次，張傑人說，他和白琳做了那麼久的朋友，他還連白琳的手都沒握過。他覺得牽握白琳的手不可。假使連手都握不到，那感情就很難有進步了。他又說，女孩子們，都有一種怕第一次的心理。稍微不平常的事情，在一個女孩子初次做來，總有些害怕害羞的心理。所以他覺得，第一次要和白琳握手，是件很困難的事。

必定得想一個巧辦法。並且要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因為有人看見，那個鏡頭就更難弄了。他躺在被窩裏想了三四點鐘，纔有了一個辦法。第二天下午，就邀白琳去玩，他把白琳領到翠黛山後面去了。那邊青草河上，不是有一根獨木橋嗎？因為走過這獨木橋，就可省去很遠一段路程，他就走過橋去。可是白琳見那橋只有圓滾滾的一根木頭，就不敢走。他就回轉身來牽。他的手伸得很長，白琳卻羞答答地，微微抬起手來。他說自這次過獨木橋後，兩人的感情，果然大有進步。」

大家聽了，一齊哈哈大笑。茜玉道：

「提起白琳，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今天下午，她和賽麗克斯駕着小船，從青草河放鴨子回來。我在農場裏摘菊花，見了她們，就教她們當心走失了鴨子。白琳就說，在她畜牧實習的時候，我要偷着了農學院半隻鴨子，她都做東請我。我不服氣，就和她打賭。限三天內，只耍偷着了她那新種鴨，無論大的，小的，死的活的，她都做東請我；要偷不到，我就做東請她。我當時沒有仔細想，就和她一口講定了。後來想到鴨子到底法偷到，可又不好反悔了。現在只好安心做東！」

「我倒有法子偷到。不知你拿什麼辦法？」先德法說着若玉。

「我和白琳議定了，無論誰做東，都是到郊外去野餐的。雙方儘量請客，你就不替我偷鴨子來，我也是要請你的。」

「既這樣，明天我包管替你偷兩隻新種鴨子來！」

「你怎麼偷法呢？」

「我用一條兩尺來長的細麻繩，繫上一個大約魚鈎，勾着一尾小魚；那一頭就綁着一塊大石頭，這繫釣魚勾的一頭，還加上兩個浮標。弄好了，就丟到青草河裏去。河水有三四尺深，那小魚就浮在水底和水面的中央。那些新種鴨子，一到青草河裏，就往水底下鑽着找小魚吃。一吞了我的小魚，就上了勾。幾百隻新種鴨子，又都是一樣的顏色，她們那裏會留心這個。河水是黃的，鴨子上了勾又看不見。」

「這法子倒很好。」

大家再談了不久，就到了睡覺的時候。先農，若錦，斯美，歐陽片那回房去了。茜玉和藍倩就着床睡覺。初躺下時，還談笑了幾句，後來就漸漸睡着了。

真信一覺醒來，天已亮了。睜着眼睛睜了一會兒，聽見青玉在起身，也就起來了。早餐後，各人去上課。這天上午，青玉只有兩堂課，回來得早，就獨自坐在房裏看書。正在有些煩倦時，來了電話。青玉忙去接。見是若錦就笑道：

「你沒課嗎？」

「王教授請了假。」若錦說着，又說道：「阿華和人拌了嘴，你來邀他出去玩玩罷。」

「什麼事？和誰鬧來？」

「鄒劍榮他們逗他玩。有段筆記，寫着一個「十」字，劉明說是個「千」字，他不服氣，忙教鄒劍榮來看。鄒劍榮也故意說是個「千字」。當時他就急得罵起人來了。起初大家和他罵來玩，後來卻真個拌起嘴來了。」

「鬧完了沒有？」

「鬧完了。」

「既鬧完了就讓他去。他雖然愛發氣，可是事後他心中就什麼都沒有了。」

「恐怕人家又來着能哩。」

「好的，我就來。」茜玉說着就來換鞋子。

自女宿舍到男宿舍去，有兩條路。一條大路，是沿着金碧湖，穿過校內街，再右彎。一條小路，是斜穿農場，沿着一條小溪，直到松林坡。男宿舍都在松林坡上。由小路走，比大路近得多。茜玉出了女宿舍，沿着小溪，直向松林坡來。進了男宿舍，達上樓喊下少華來。

「你沒課嗎？」茜玉見了少華就笑問着。

「沒課。」少華搖搖頭。

「我想到你們的實習工廠裏去玩玩，在宿舍裏悶得慌哩。」

「好的。」

兩人談着下了松林坡，向實習工廠裏來。遠遠地就見很高的煙囪，聳入雲際。茜玉就笑道：

「一個煙囪，何必這麼高呢？」

「煙囪越高越好哩。因為越到上空，空氣越稀薄，煙囪裏的空氣，就因為壓，向上流得越快。」

一會兒，兩人走進廠內。茜玉見那蒸汽機旁的飛輪，就問有什麼用。

「因為這飛輪一轉起慣性來了，一時就不會停止。汽缸裏推動活塞的力，是推一下停一下的。活塞和偏心輪相連，偏心輪和飛輪安在同一根軸上。假使沒有飛輪，活塞被蒸汽壓到汽缸的極端後，就退不回去了。有了飛輪，活塞受到蒸汽壓力時，偏心輪就帶動飛輪；活塞沒有受到蒸汽壓力時，飛輪就帶動偏心輪，那偏心輪就把活塞推回去。這樣機器纔不會停止。」

「汽車怎麼沒有飛輪呢？」

「有的。因為汽車引擎的汽缸多，有的八個汽缸，有的十二個汽缸，也有十六個汽缸的。所以飛輪小，可以藏在裏面。」

兩人談着，在熟工室看了一會兒，又到鍛工室來。茜玉見許多同學，在揚着鐵鎚打鐵，一個個弄得滿頭大汗，就不禁好笑。

「這鐵不容易打哩！擺在爐裏燒久了，它熔化了，再也找不着；燒少了一會兒，打不了三鎚就冷了。」少華說着，又向裏面走。

忽見李運鈞也夾着一塊鐵，揚起鎚來打。少華就走過去笑道：

「哦，用這麼大的勁。打什麼？」

「咦！嚇我一跳！我以為是劉教授站在我前面。」李運鈞猛然把頭一抬，也就笑了。又說道：「打騎馬螺釘哩！手都打酸了。」說着又把鐵往爐一擺。

「既然打酸了手，爲什麼不找個工人來替你打呢？」

「工人忙得很，架子又大，有找他們的工夫，不如自己打幾下還省些事！」

「我來替你找個工人來。」少華說着，回轉頭來見了張老五就喊道：「張老五！來

把這個騎馬螺釘打一打。」

「好的。」張老五見少華是四年級的同学，脾氣又躁，也就不敢違拗了。

「騎馬螺釘做什麼用的？」茜玉悄悄地问少華。

「汽車上用來綑鋼板的。」

茜玉走上前，指着一輛車下的傳動軸問道：

「這麼粗一根鐵桿，做什麼用？」

「這是傳動軸，把引擎的動力，傳到後面的輪軸上。後面的輪子，得到這個力，就轉動起來。因為後面的輪子轉動，前面的輪子也就跟着轉動了。」少華說着，又揭開引擎蓋來，指着化油器道：「汽油自油箱裏，經過油管，到這裏面來化成氣體，再射到汽缸裏去。和着經過壓縮後的空氣，因為放電冒出一朵火花，汽缸裏就發生爆炸。」又打開一個盛滿了鐵屑的圓盒子來說道：「因為汽車走的時候灰很大，這是空氣過濾的裝置。空氣經過這裏，再到汽缸裏去。」

「這最前面一塊，為什麼大家都不漆呢？」茜玉走到汽車的最前端，指着那一大片銀光閃閃，和蜂窩格子似的車壁問着。

「這是水箱。因為引擎發熱，要用冷水沖過。這水是循環地流着的。沖了一次，水的溫度就增高了，要經過水箱纔會變冷。這水箱表面看來，是許多鐵條子編成的格子，

其實這許多鐵條子，都是扁平的水管。因為這水管又多又都是扁平的，和外面冷空氣接觸的面積也就很大了。汽車走時，兜面的冷風，向水箱吹來，裏面的熱水就吹冷了。是不傳熱的，水箱外面假使髹了漆，那裏面的熱就難得發散了。從前外面還有水箱

「翡翠嚼了一會兒，又要少華陪她吃飯去。兩人就向校內街來，進了鮮味樓。點好一菜，等了一會兒，就一面閒談，一面吃飯。

「這鋪子裏的冰淇淋真好，熱天裏我在這裏吃了飯後，總要吃兩三杯冰淇淋。」少華說着，就喝了一調羹湯。

「冰淇淋是吃不得的東西，飯後吃了更傷胃。我們胃中有許多種的消化酵素。生物化學中的酵素，和無機化學中的觸媒劑一樣。若缺了它，許多化學變化都很難進行。這些消化酵素，在攝氏三十七度時，活動力最強。我們的體溫，正是攝氏三十七度。冰淇淋一到胃中，胃中的溫度就即刻降低，消化酵素失去活動力，胃部的工作就發生障礙了。所以冰淇淋不宜多吃，最好是不吃。」

飯罷，少華就同着茜玉向金碧湖這邊來。在胭脂橋上談了一會兒，就繞過湖來看菊花。後來茜玉說，下午還要到門診部去實習，就回女宿舍去了。少華獨自向農場這邊來，沿着小溪邊的小路回去。不想脚下一滑，摔了一交，竟跌到小溪中去了。溪水雖淺，兩脚卻已燙得透濕。少華氣憤憤地從溪裏爬上岸來，仍舊沿着小路走着。不想接着又推一交，竟又跌到溪裏去了。少華不再爬上岸來，就在溪裏走着，直向松林坡去。

這天傍晚，茜玉自門診部回來，在床上躺了一會，就吃晚飯。飯後正在房裏洗臉，李文美提了一小籃南豐橘子來送茜玉。又說這是改良種的，和普通的南豐橘子不同。街上所能買到的南豐橘子，都不及這個香甜。茜玉非常歡喜，忙道謝了幾聲，又留李文美坐。李文美說還有事，改日再來，就忙着去了。茜玉打開橘籃子來嘗了一個，味道果然不同，當時就滿心高興。因為斯美最愛吃南豐橘子。見了這種橘子，更不知道歡喜得什麼似的呢！茜玉把這橘子，留了二三十個下來，剩下的大半籃，就提了來找斯美。走到男宿舍裏，那斯美上樓去看了一遍，下來說斯美不在家。茜玉又找若錦，說若錦也不在家。問鎖了門沒有，傳達說沒有鎖門。茜玉就提着橘子，上樓來，推開寢室門一看，果

然斯美，若錦都出去了。就把橘子連箋擺在斯美的五斗櫃裏。又寫了一張條子，說這孩子怎麼好，教他分給若錦和少華，寫好了就拉開那九斗書案的大抽屜子來，把這條子夾在斯美的日記簿中，再獨自回來。走到半路上，就遇着斯美向這邊來。斯美見了茜玉遠處地就高聲問道：

「你從那裏來？我正找你呢！」

「我也正是找你來。你剛纔走那條路？我怎麼沒碰見你？」

「我剛纔走那邊哩。」又說道：「我們到河邊上去走走好嗎？今天晚上好月亮哩。」

「好的。」茜玉說着，就和斯美向青草河去。

晚霞映在河裏一片通紅，微風吹得河邊的草兒輕輕擺動。斯美見一隻烏龜，伏在水邊石頭上，伸長了頸向對河望着，就笑道：

「這烏龜爬上岸來曬殼，曬得不願回去哩。」

「這烏龜是在抱蛋哩。」

「蛋在那裏呢？」

「烏龜是隔河抱蛋你都不知道嗎？牠把蛋埋在沙灘上，藉太陽的熱力替牠孵抱。假使牠守在蛋旁邊，旁的動物就會知道那沙裏埋了烏龜蛋，有來吃掉的危險。所以烏龜抱蛋，都是隔河守望著。」

「我們到河那邊去找找牠的蛋罷。」

「找牠的蛋看看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弄壞了牠的。」

「那當然。」斯美說着，就拉了茜玉向河那邊去。

「我來找，你看着那烏龜，見牠往水裏一跳，你就即刻告訴我。」茜玉過了橋，說着就彎了腰向沙裏找。

「我就在這裏望着牠罷。」

「這件事不容易做哩。我從前找過幾次，都沒找到。」茜玉說着，就在那烏龜正對面一叢草邊的沙裏扒着。忽聽得斯美叫道：

「烏龜跳下水了。」

「那牠的蛋一定在這草邊的沙裏了。牠見我扒着了牠埋蛋的地方，就急得往水裏跳

哩。你也來幫着尋找罷！」

兩人在那草邊的沙裏扒了一會兒，果然扒着了小小的一顆圓滾滾的蛋來了。

「這就是烏龜蛋嗎，怎麼只一個呢？」斯美仔細看着那蛋。

「牠那裏會把許多蛋埋在一塊兒呢？」

「還找找看！斯美說着，又在沙裏扒着，竟找着了兩片半球形的蛋殼。忙對茜玉笑道：「這是烏龜蛋的殼嗎？」

「當然是。」

「爲什麼比那個蛋的殼要軟許多呢？」

「抱過兒的蛋殼，當然是軟的。雞蛋殼也是這樣哩。因爲蛋殼中含有許多鈣質，這鈣質是動物骨骼中的重要成分。抱過小雞的蛋殼中的鈣質，都被那小雞吸收去了，所以剩下的蛋殼又軟又薄。假使那蛋殼不變得又軟又薄的話，那小雞還不得出來哩。」茜玉說着又笑道：「替牠仍舊把這蛋埋好罷。我們走了，牠還要來探望哩。」

兩人把烏龜蛋埋好，就沿着河岸要向翠黛山去。茜玉忽然想起來問道：

「先農的翻轉鴨子，偷到了沒有？」

「真是，我倒忘記了。先農一天沒回來吃飯，現在總該在房裏吧。我們去看看。」

茜玉跟着斯美回轉身來，向松林坡走。先農的寢室在樓下，斯美走來推開門一看，裏面卻一個人都沒有。

「找找鴨子看。」茜玉催斯美進去。

斯美和茜玉在廚房裏找遍了，廚裏找遍了，都不見鴨子。卻有兩隻雞蛋，擺在廚裏。

「我們在湯蛋殼上，用針鑽兩個極小的孔，把裏面的蛋白蛋黃都吃掉去，再灌些水進去，用膠和白蠟將小孔封起來，照原樣擺好。讓想明天常做奇事告訴人去。」斯美說着，找出一枚大頭針來，很小心地在蛋殼上戳孔。

「又不是小孩子，還這麼淘氣！」茜玉也不禁笑了。

「到這裏來了，不吃兩個蛋去，起不白跑一趟。」斯美說着，已在蛋的兩端戳好了兩個極小的孔。伸進針去，把蛋黃挑破了，再用嘴唇含着一個小孔，挺起脖子來盡力吸

說。

「我來替你在這頭吹。」茜玉說着就伸過嘴唇去，含着蛋這端的一個小孔，吹一會兒又笑一會兒。斯美卻在蛋那一端吸着。

「合作不好，還是讓一個人來方便些。你吃這個蛋，我去吃那個蛋。」斯美說了，把自己手裏的蛋給了茜玉，又去拿出那隻蛋來。

一會兒兩隻都吃空了。茜玉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開水，把蛋殼按到水裏，那小孔裏就冒出一串小氣泡來，不久蛋殼裏盛滿了水。兩人把它拿起來，揩乾了殼外的水，再用水膠和膠來封塗。因為戳的孔極小，所以就很容易地封牢了。又塗上一點灰，照原擺好，再也看不出破綻來。兩人走出寢室來，把門帶上。下了松林坡，向青草河，翠黛山那邊去。

一輪明月，倚着碧霄的白雲，悄悄上升；兩三隻流螢，趁着輕風，默默地飛過河去，那青蛙和紡織娘的交響伴奏裏，間或地粧點着三兩個音節的蟋蟀聲，嬌柔的柳絲垂在水面，真夠使人癡醉了。茜玉和斯美在河邊慢慢走着。

「你這黑髮裏真的黑影子，像不像一個人在砍樹？」茜玉口裏對斯美說話，眼睛卻望着月亮。

「有一些像。」

「我小時候，外婆對我說，那砍樹的人是張果老。因為他見何仙姑生得美麗，就想追求何仙姑。玉皇大帝見他動了凡心，就生氣，即刻罰他到月宮裏來砍這桂樹。說砍倒了這桂樹，纔准他恢復自由。他在月宮裏一斧頭砍下去，這桂樹就有一個很深的創口。可是等他把斧頭一拿起來，那創口即刻愈合了。因為這樣，張果老在月宮裏砍了幾千年的桂樹，現在還在砍哩。」

茜玉和斯美走到一座獨木橋頭邊，找了一塊大石頭坐下。

「我今天在附屬醫院，看見一個剛生下來的胎兒，沒有肛門。劉醫生在替他開刀。茜玉說着，拾了一個小石子，往水裏一拋。」

「假使不替他開刀的話，將來還沒法子排泄哩。」

「那當然。」茜玉說着，又笑說：「你這話說錯了。排泄是在細胞中，經過了代謝

作用所產生的廢物。譬如汗，尿和肺中呼出來的二氧化碳，是排泄物。排除這些東西，纔叫做排泄。大便，是沒有到細胞中去參加代謝作用的東西，是消化後剩下來渣滓。並沒有和我們的身體發生生活關係；只不過是我們消化系統中，一位借路經過的客人罷了。所以不是我們身體中的排泄物。假使一個人吃得多，腸子卻吸收得很少。吃下去的東西，大都從肛門出去。那就和把那些東西，用袋子裝着，放在他肩上，教他揹一會兒再丟掉去是一樣的結果。」

「誰知道這些，我又沒有學醫，就說錯了，人家也會原諒哩。」

「最好不要說錯了。人家見我們常在一塊兒，不是說你言辭太不留意，就說我平常和你談話的時候太粗心理。」

「這倒也很是。」斯美說着，又道：我告訴你一件事，謝明德家裏新開了一家食品商店你知道嗎？」

「哦，我倒沒聽說。」苗玉把眉兒一鎖，又說道：「我最討厭商人。」

「他們這些人，不事生產，坐享漁利。太對不起社會。」

「哈哈，我也捉着你一個錯處了。」

「什麼錯處？」茜玉也笑了。

「亞丹斯密都承認商人是生產的，你倒說商人不事生產。凡是增加物體的效用，都是生產。效用是有地方性的。譬如扇子在冷的地方沒有用，一運到熱的地方去就有用了。商人正是把物件，運到效用更大的地方去。這一來就增加了物體的效用。所以商人是生產的。有的人對生產的觀念就不清楚。根本生產只能增加物體的效用，決不能增加物質，天地間物質是有一定的。木匠只不過把樹木改造成桌子，決不能憑空造出一張桌子來。重農學派的許多經濟學家，就有這樣的錯誤觀念。他們以為生產是增加物質的。只有農人可使地上憑空生出五穀來，所以只有農業活動是生產的。其實農人只不過把空中的二氧化碳，太陽的放射能，地下的礦物，肥料，水分，改造成五穀罷了。農業活動，也並沒有使天地間的物質增加。」

「原來是這樣，真是「同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

「人家好好告訴你，你倒挖苦起人來了。」

「誰是挖苦你？我對這方面的常識實在太少了，很想看些這方面的雜誌。前幾天我君了一本政治雜誌，有一篇談國家起源的。裏面那伯倫知理的有機體說，和斯賓塞的有機體說，都非常有趣。後來看到社會契約說，就提不起勁兒來了。」

「那是因爲你學了醫，對有機體特別明白，其實社會契約說，也很有趣味哩。在浩布思的契約說中，認爲沒有國家以前，人類彼此爭奪，互相殘殺，沒有一刻安寧的時候。所以那時人類生活只有痛苦，沒有快樂。後來到了不堪忍受的時候，大家就彼此訂約，成立一種國家的組織。在洛克的契約說中，認爲沒有國家以前，人們都知道保護自己的權利，不敢侵犯他人的權利。不過後來大家都覺得時時都由自己來保護，又要裁判自己的行爲，太不方便，也並不十分安全。於是就彼此訂約，成立一種國家的組織。在盧梭的契約說裏，認爲沒有國家以前，人們的生活極快樂，極自由，不受法律的限制。後來人漸漸多了，那種快樂和自由，受到威脅。人們就彼此訂約，來保護快樂和自由，成立一種國家的組織。其實這三個人的學說，都是憑空設想的，和事實不符合。因爲

在沒有國家形式以前，就有一種社會習慣，來約束人的行爲。法律是由習慣發達而成的。

茜玉和斯美談一會兒，又抬起頭來看一會兒月亮，又相望地笑一會兒。

「怪得很，爲什麼袁芳從前和謝明德那樣要好，現在她卻忽然撇下了謝明德，去和李運鈞好起來了。」茜玉笑笑地對斯美說着。

「俗話說得好：「人情似紙張張薄，世事如棋局局新」。這又有什麼可怪！」

「袁芳那麼矮，李運鈞那麼長，竟也愛上了，還不可怪麼？」

「一矮一長又有什麼關係呢？愛是不受這些限制的！」

「回來跳舞時，長子抱着矮子的頸，矮子抱着長子的腰，成了一幅漫畫。那你纔真覺得可怪哩！」茜玉撲嗤一笑。

斯美也笑得前傾後倒。兩人靜靜地看著河裏的影子。斯美拋了兩個小石子到水中去，月影兒隨着一圈圈的波紋彈彈地跳蕩着。茜玉悄悄問道：

「你覺得黃斑如有些什麼缺點？」

「怎麼你老愛談她呢？你別擔心，我已經交上了一份好的。又美麗又聰明，也許她還比你先結婚哩。」

「真的嗎？是誰？」黃玉忙偏過頭來望着斯美。

「你不認得她，告訴你你又不知道。」

「明天帶我去看看她。」

「不敢勞駕！不敢勞駕！」斯美忙含笑搖頭。

「那你就帶她來看我。」

「不！回來她見了我們一對這樣相稱的表哥表妹，豈不會動疑心了？」

「那麼你就帶她到舅母家裏去玩。」

「忙什麼？以後和你見面的機會多着哩！」

「我明天告訴舅母去，舅母一定要你帶她去那裏玩玩。」

「這可不行，恐怕見生人哩。我以後總有機會帶她來看你！你好歹別告訴舅母！」

「你甚麼是十麼？」

「我哄你，就是白天裏啼的小公雞。」

「我知道你是哄我的。沒得工夫來聽你這些鬼話，我不睬你了。」茜玉說着起身就走。

「你不睬我，我卻要睬你。」弗美笑着跟了來。

茜玉走到一塊草坪上來坐下，斯美就挨着茜玉坐下。

「你真不睬我了嗎？」斯美說着伸起一個手指來，在茜玉臉上撥了一撥道：「笑一個！」停了一停又說道：「我來講個笑話你聽聽；假使你聽了還是不笑，那我就服了你。」茜玉登時撲嗤一笑，又偏過頭來對斯美說道：

「我覺得黃碗的那種脾氣，真是和善難得，度量又大，假使你將來要和她結婚的話，那我們仍舊可以隨便些。」

斯美聽了，就抱住茜玉接了一個吻，再笑道：

「怎麼我從來沒見你打過壞主意，對這宗事卻又安下這麼個心了？」

「旁的事我從來不打壞主意，這件事我卻非打一個壞主意不可！」茜玉倚在斯美懷

裏說着。

快當頂的月亮，分外皎潔。一片蟲聲，更增添了夜境的清幽。在這詩情畫景裏的兒，怎麼不會陶醉呢？

「他們都說你前天做的那首詩最好，我覺得還不及上次的那首。」斯美蘭看着茜玉的面龐說着。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覺。」

「現在這麼好的月景，快做一首來。」

「誰有思想這個？」茜玉說着，又問道：「你在想什麼？」

「我想着了從前人幾句好文章。」

「唸給我聽聽。」

「樓上看山，城頭看雪，燈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

「呸！那裏找來這些鄙俗的話，還說是好文章，把我都說俗了。」茜玉說了，抽身就走。

斯美追上前一把拉住。茜玉抬起左手來望着錶說道：

「快十點鐘了哩！」

「噢！就已十點鐘了！」斯美看看自己的錶，也就同着走了。

兩人走過翠黛山這邊，就聽見一片孩子們的歌聲。仔細一聽，只聞唱道：

「大姐兒年已長，

低頭細思量：

有錢多是輕薄子，

有勢多是強幹郎。

千倉穀只吃得兩碗飯，

萬串錢只睡得半張床。

寧吃淡飯和粗茶，

也不嫁輕薄強幹的郎！」

「你聽聽這旋律，比那些大音樂家的傑作還幽美哩。」茜玉一面走，一面對斯美

。又使那些小孩子說道：「這是王或明教授他們家裏的小朋友哩！怎麼玩到現在還不回去？」

「小孩子們都特別愛月亮。」斯美微微地笑着。接着那些孩子們又唱了起來：

「小白菜兒臉頭黃，

兩三歲上死了娘；

只好跟着爸爸過，

就怕爸爸娶後娘。

娶了後娘三年半，

有個弟弟比我強。

弟弟吃麵我喝湯，

端起碗來淚汪汪；

弟弟怪我爲何哭，

我說碗底兒裏沒得糖。

正唱完了，就有兩個小孩子往這邊跑着。一個在前面逃，一個在後面追。那在前面的口裏唱着：

「大頭！大頭！

下雨不愁，

人家有傘，

我有大頭。」

斯美，茜玉定睛一看，果然那在後面追的孩子，頭特別大，就不禁笑了。後來斯美送茜玉走到女宿舍前，就回松林坡去。茜玉獨自惻惻遲遲地回房來。見藍倩躺在床上還沒有睡着，就拿出幾個南豐橘子來笑道：

「怎麼睡得這樣早？我請你吃樣好東西！」

「我也給你一樣好東西。你自己到我床底下來拿罷，報紙包着的。」藍倩一面笑，一面在被窩裏剝橘子。

茜玉打開那報紙包來一看，原來是許多新鮮鴨子，登時就喜得跳了起來。正說要找

白琳去，不想白琳就推門進來了。見茜玉手裏提着兩隻新種鴨子，忙笑道：

「好厲害的賊！虧你怎麼個偷法？」

茜玉把偷鴨子的方法說了，又請吃橘子。兩人就商量明天請那些客，辦些什麼菜。一會兒白琳說倦得很，要倦去。茜玉笑着送到門邊，再來牽床。正在脫衣服時，來了電話。她忙去接。見是斯美就問道：

「怎麼還不睡？」

「你已經睡了嗎？」

「在脫衣服。」

「那隻橘子你什麼時候拿來的？」

「我在農場邊遇着你時，就是往你那裏送橘子回來。」

「那你當時爲什麼一個字都不提呢？」

「原是說要讓你猛然見了那些橘子時，發生意外的快樂。」茜玉笑着又問道：「吃了沒有？」

「吃了兩個。味道真好！」

「吃了這麼好的橘子，該怎麼謝我？」

「你要我怎麼謝，就怎麼謝。」

「唱個歌來我聽。」

「好的，你要聽那個歌？」

「你唱那個，我就聽那個。你只管在這裏唱，我解了衣服嗎，讓我在電話椅上躺上一個擴音器，躺在床上去聽你唱。」茜玉說着就把擴音器的線接上。

「好的。」斯美點頭。

茜玉躺下來，捻熄電燈，靜了一會兒，就聽見一縷歌聲，自擴音器裏傳來。唱的卻是雷蒙娜。辭句纏綿，旋律圓轉，哀婉逼人。茜玉正覺心中冷熱在交流，歌就唱完了，靜寂寂地，再也聽不見什麼。忽然想起電影中的雷蒙娜和律賓那種纏綿的交情，雷蒙娜和亞歷山得結婚後的情景；又想到斯美對自己的一番鍾情，舅母和自己的一段恩義，一時悲感雲集，不禁潛潛淚落。

三 追

清早白琳就過來和茜玉商量野餐的事。說定了到青雲處去，自己動手做菜。開了一菜單叫吳媽和老三到街上去趕辦，又說買好了，就連同碗，盤，鍋，爐等一併挑到青雲的紀忠塔邊下等着。又開了一張客單，說照着名字打電話請客。白琳，茜玉在電話機邊等了半天。一則今天放假，二則天氣晴和，青雲請的桂花又正開了，客人們都很高興地答應去。大家約定在俱樂部等伴同去。後來，茜玉正說坐一會兒靜靜心，只見尤農推門進來，手裏拿着一個玻璃杯子，裏面盛了半杯兒水。藍倩忙問是什麼。

「怪事！怪事！我今天一早吃雞蛋，誰知蛋黃，蛋白都變成了這樣透明無色的液體了。」尤農說着，就舉起玻璃杯來給藍倩看。

茜玉忙走到一邊去躲着笑。藍倩接過玻璃杯子來，仔細一看，聞了一聞，又用手指露了一些，照在舌頭上嘗嘗。試着冒兒道：

「我在生物化學裏，聽了那麼久的蛋白質。可是沒有見過這樣的……」

含了些什麼東西？」

「我們試化化看。」

「我這裏有酒精燈，還有試管。」

藍倩打開廚櫃，拿兩支試管和酒精燈，把那玻璃杯中的東西，倒了一些在試管裏。又加幾滴硝酸，搖了搖。見它變化，就移到酒精燈上去燒。一會兒高興得大叫道：

「你們看，不是有了氯化汞的白色沈澱嗎？一定含有氯化物！」

萬玉聽了，眼裏發亮，這正是「含汞」的仔細一看。那裏是氯化銀的白色沈澱呢？卻是沒小一團呢？

「既是氯化銀的白色沈澱，那一定是含銀就會變成紫色呢。放酒精燈邊去擺一會兒就可以證明了。」

藍倩倚着窗兒等了一會兒，見沒有轉變，把着試管伸到窗外太陽裏去曬。那知還是沒有轉變。藍倩就把轉慢一齊拉開，把兩支試管，對着太陽擺下。又回頭笑道：

「茜玉，你只管笑做什麼？你說說它不變色，還要拉開幔子來曬就太假了吧？那知道，蓋世英雄，當有三分糊塗；大發明家，必帶七分糊氣！」

「那裏會停！比那馬戲團裏花圈的主角還伶俐得多哩！」

「罵多了人，當心你的嘴巴發炎！」

「我的嘴巴都會發炎？那你的嘴巴就該潰瘍了！」茜玉一面笑一面梳頭。

「我們還是拿去問問柳教授罷！別耽擱了工夫又弄不出結果來。」先農笑笑地對藍倩說着。

「也好。」藍倩把那玻璃杯子仍舊給先農端着，自己拿了那兩支試管向外去。

茜玉見他們說去問教授也不做聲，獨自笑着到臥廂裏來換衣服。先農，藍倩還沒去一會兒，就和看斯美，若錦，少華，蟻蟻呱呱地說笑着回來了。藍倩忙跑進臥廂，拉往茜玉笑道：

「真會捉弄人！怎麼把蛋裏弄那麼些水進去？」

「誰弄了水到蛋裏去了？白琳說了要吃蕃茄炒蛋哩！怎麼就把蛋打開了？」

「還只是裝裝哩！于斯美自己說的你們昨天偷吃了人家的雞蛋，還要捉弄人哩！你自己說說該怎麼處罰。」

「好，好，好，就算是我闖的牆，回來請你們多吃些罷！」

大家在房裏談笑了一會兒，就請到俱樂部來。打了一會兒彈子，就會齊了伴。都乘着腳踏車，到青雲譜來。在紀忠塔邊我看了吳媽和老王，就教他們把東西挑到這邊小山上來。生了火，先教吳媽煮飯。大家又一齊動手，洗的洗，切的切，事少人多，倒像很忙。說說笑笑，真是熱鬧非常，大家都覺得有趣。

「讓我來切這些牛肉。」若錦，說着，就把牛肉提了過來。

「切牛肉刀口要和牛肉的肌紋垂直，還要切得細哩。不然的話，回來炒不爛！還是擺我來切罷。」李文美說着，就從若錦手裏提過牛肉來。

「我什麼都不會做，這又沒骨頭又沒筋的豬肝，讓我來切切罷。」少華一手拿着豬肝和刀，一手拿着砧板，尋塊草厚的地上就坐了下來。

「豬肝是很難切的東西，你還是打雞蛋去，這個等我們來！」梁玉笑着對少華說。

豬肝。……就開始切

刀，……少華拿看

下去，……刀這寶

……沒得一個定路。夾

……幾個人皆在旁邊

……感切不好；心裏

……就忙替少華把手辦乾

……白琳兒只有抄來給

……大起都說沒人會喝酒，不要

……王慶誠，歐陽芹，下程是

……走。

……

「打半斤酒要買許多人來。個個後都很愛酒倒的哩？」黃陽笑着對眾人大家，引得大家都笑了。

許多人走到一傢酒店裏來。黃陽向夥計問要什麼酒。一夥大漢正在喝着酒，我望着你，半天答不出話來。後來還是黃陽問道：

「把你店裏最好的酒打半斤來！」

「酒瓶呢？」

「你賣一個給我們。」

「好的。」那夥計拿過一個空酒瓶來，又說道：「這瓶子是今天剛消過毒的。把蓋子一蓋緊，裏面盛滿了酒是一斤。」夥計把漏斗往瓶裏一插，拿着一隻碗，隨便舀了一些酒，往瓶裏一倒，就說是半斤酒了。

「這有半斤酒嗎？」先向拿過瓶子來看看。

「還不止半斤哩！」那夥計臉只笑應着。

「我們量量看。可是又差得量筒，又沒得稱。真沒辦法！」大家悄悄地說着。

「沒得量筒，我也有辦法量哩。先要把瓶口邊的瓶塞子塞緊了，再放在櫃臺上。出一支水筆來，在那瓶外，齊酒面畫了一個跡；再把酒瓶子倒轉來，見酒面沒有淹着纔所畫的跡，就對那夥計說：「這酒沒有半斤！」

「那你怎麼知道呢？」

「你這瓶子是剛好裝一斤的，現在是半斤，那就剛剛佔了這瓶內一半的容積。我這酒面畫的跡，就恰恰把這酒瓶內的容積分爲二等分了。把這酒瓶倒轉來時，酒面也應當淹着這條跡。現在淹不着，所以你這酒沒有半斤！」

那夥計聽了，無話可說，就舀了些酒添上。歐陽芹提過瓶子來說道：

「少些酒是小事，你的生意不尋常麼做法！知道的人，就說你這店子裏太不規矩。不知道的人，倒以爲是我們不氣哩！」

那店裏的老板，坐過來陪不是。他纔付過錢，大家說說笑笑地回到小山上來。茜玉正在炒牛肉，口裏嚷着：

「豆粉！豆粉！快些搗豆粉來！」

打的？」

「來了！來了！李文美端了一碗用水化開了的豆粉。茜玉。又問道：「這雞蛋是誰

「是我打的。」斯美忙護着。

「把鹽沒有？」

「當然是炒的時候把鹽！」

「打雞蛋都不知道把鹽，回來還白誇能幹哩！」李文美笑着放了些鹽在蛋裏。又拿起筷子來，在蛋裏攪了幾攪。再拿起一隻筷子來，在自己舌頭上點了一點，再又加了些鹽。

一會兒，菜都好了。大家在一塊草坪內，圍圈兒地坐在草上。中央攤開一張白布，擺當桌子。杯，盞，菜盤，都擺在白布上。開宴時，大家說要茜玉唱一個歌提提酒興。茜玉起初很謙讓，說請白琳唱。後來大家都勸她不必客氣，她就笑道：

「唱什麼歌呢？」

「我們的要求很寬鬆，就請唱個落磯山之春罷！」張傑人笑着。

「這個歌大家都會唱。不如大家同聲齊唱還更有趣哩！」茜玉說了，又笑迷迷地望看大家。

「衆星朗朗，不如孤月獨明！」不必客氣嗎！」藍倩推茜玉一把。

茜玉只好站起來獨唱。歌聲悠揚開暢，大家應聲靜聽，只覺歌後餘韻隱隱不絕。茜玉唱罷，大家推李之美和若錦爲代表，向茜玉敬酒一杯。茜玉笑着微微地喝了一口。一時滿席舉杯歡笑，振箸談話。酒香笑韻交騰着。上空餘飛鳥盤旋相望，對席中人非常羨慕。這青空碧野裏，彷彿有一些秋日裏的鴉黃。雖然不及春日裏那樣富麗，卻俱有一種別致的情調。

滿席人，雖然都不會喝酒，鬧酒的聲浪倒很嘹亮。少華和若錦在猜拳。少華總是輸，可是他輸了又要來。茜玉就對少華說道：

「酒又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喝一些助助興。你就那麼放量儘喝做什麼？」少華聽了茜玉的話，就一滿杯不再喝了。歐陽青見了，就悄悄地对黃婉知道：

「少華和少華都是酒肉朋友，倒不如對茜玉？見了茜玉話都不敢多說。真怪得很

「你還沒見他這模樣嗎？他這模樣，你這六親，何身兼着玉說什麼，他就做什麼哩！」黃琬知其情，替他說着。

「我們去把他帶來看！」黃琬笑着。

「何苦來！人家又沒招惹你！」黃琬如笑着勸陽片。

「我們兩人去！」黃琬笑着，陽片說。

「我先去，你等一會兒再去。」陽片說了，端起一杯酒來就走。

歌陽片來到錦身旁，先和若錦猜了一會兒拳，再來找少華。少華執意不肯。趙玉不知歌陽片是故意要來帶少華的。見了倒不過意。明知是因自己坐在旁邊的緣故，卻又不好教少華喝酒，就託錦身看湯去，抽身向煮菜的山地邊來，教吳媽拿飯去。兩會兒李文美也來了。趙玉和李文美吃飯去。李文美說已經吃飽了，不想吃飯。後又見幾個人離了席。忽聽得有人叫吳媽人聲出來了，忙過來問爲了什麼事。先豐笑道：

「別談！別談！今天是我鬧的禍。」

茜玉見白琳和張傑人兩人又默默地在一邊坐着。不禁笑問道：

「這樣相對無言地，到底是因什麼鬧起來的？」

「先農教他們表演一段獨木橋上拉手的表情。他們當時一聲不響，後來離了席，白琳就怪張傑人把什麼事情都告訴人去。兩人還沒談幾句，就拌起嘴來了！」斯美一面說一面笑了。

「哦！原來是爲這個！這也沒什麼關係。不過以後張傑人倒要少和人說些，不要把你們那更祕密的情節都洩漏了！」

說得大家一齊笑了。一會兒梁玉來說少華喝醉了。茜玉就離開這裏，向席上走來。見少華也沒什麼，只是臉紅紅地坐在那裏。席上人有的在吃飯，有的不吃，有的已經吃完了。茜玉也吃不下飯。坐下來喝了兩碗羹湯。又問少華道：

「你吃不吃飯？」

「吃，吃，吃，你教吳媽添一碗來。」

「你面前不是有了一碗飯嗎？」

「哦！少華端起那碗飯來，扒了兩口，又問道：『還有菜沒有？』」

「湯都上來了，哪裏還有菜呢？這滿桌子的菜還不夠你吃嗎？」歐陽芹一面吃飯，一面笑着說。

「怎麼綁條手帕在我手指上？是你綁的嗎？」少華放下飯碗，舉起左手來問茜玉。

「這個人真醉了！你自己切豬肝割了手，我替你綁上一塊手帕，你就忘了！」藍倩也笑了。又把切豬肝的事告訴茜玉。

「沒有忘！沒有忘！」少華說着，又端起碗來吃飯。

「不要再吃了，到那邊草坪上去躺躺，喝些開水去罷！」茜玉對少華說着。又對若錦道：「你扶他去。」

「不要扶！不要扶！」又沒有醉！少華說着，放下碗，站起來就往那邊走。

還沒走兩步，身子就向左一歪，撲通一交，正跌在歐陽芹身上。歐陽芹端着碗在吃飯，飯裏淘了半碗湯，就打了一身的湯和飯。當時歐陽芹忽然尖着喉嚨，盡力一叫，大家一齊笑了。若錦忙上前扶了少華去。茜玉拿過一條毛巾來，替歐陽芹揩抹。歐陽芹笑

着說等百三兩，沒有添多少，一會兒就會乾的。苗玉也就走那邊去了。黃琬笑着對歐陽芹說道：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

一會兒藍倩，歐陽芹，黃琬也圍着草坪上來坐了。藍倩見少華閉着眼睛躺在那裏，就悄悄地對黃琬說道：

「你看梅少華多麼像他的母親！」

「真的。尤其是那眼睛和鼻子。」黃琬也悄悄地笑着。又說道：「他母親恐怕有六十多歲了吧！」

「六十多歲了嗎？」藍倩想了一想，又說道：「不！最多五十九歲哩！」

「你怎麼能斷定呢？」

「這是可以算得到的。中國女子四十五歲月經就停止。所以四十五歲以後，不會懷孕。梅少華的母親今年十三歲，加上懷孕期是十四個年頭。就算是四十五歲時候的孕，四五十加十四，也只有五十九哩。」

「懷孕到臨有多長？」

「……」梅梅做一做苦臉，「……」

一天，胎兒就要生下來了。

梅梅道：「……」黃婉如問道：「黃玉！黃玉！黃婉如問梅少華的……」

「黃玉！黃玉！」

「我沒有鬧！她自己翻個倒……」黃婉如忙笑着。

「五斤五錢呢。」黃玉道：「好厲害的酒，這許多人吃半斤酒，還……」

醉倒了大灘人呢！」

坐了不久，黃玉於……

首……

「何必一定……」

八十二毫米的時候，大……

有關就有一百多……

……

……

「我天天做消毒工作的人，當然一看情形就會明白！」

「那我就去催吳媽端水來喝」。梁玉說着就去了。

「醫生們，天天說喝沒有開的水，是沒知識的人。自己卻又喝起沒開的水來了！」
李文美說着就笑了。

「當然！旁的人喝了沒開的水，是不對的，是無知識的；我們喝了，卻是對的，是有學問的！」藍倩也插上一句。

大家喝過開水，賞過桂花，少華的酒也醒了，白琳和張傑人也就回去叮囑了吳媽和老王一番話。大家仍舊坐着腳踏車，和一串銀箭似的回校來。

光陰總是這麼年拉着年，月拉着月地過去，轉眼又交殘秋。有天下午，斯美和若錦從外面回校來。走到離校門不遠的地方，見一位穿紅捷克的女郎，在公共汽車站上等車，就仔細看了她一看。見她是個瓜子臉兒。那小小的嘴巴裏，滿口又整齊又潔白的牙齒。鼻子不高不低，鼻背很直。眼睛非常清秀，好像含了水似的。蛾眉彎彎地，睫毛很長。皮色潔白。尤其是耳朵邊，白得比粉還要光潔些，一對奶兒竟和兩朵蝶簧似的彈跳着。

禁止嬌嬈，姿態嫵媚，就是無情，也夠動人哩！若錦一而走，一面對斯美說道：

「我時常在王陽明路遇見這位穿紅捷克的！」

「他們時常談的密斯「紅捷克」，就是這位吧？」斯美也笑笑地。

「正是哩！」

「她不是我們學校裏的同學嗎？」

不是！正是因為沒得人認識她，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就稱她為密斯「紅捷克」哩！

兩人談着慢慢進宿舍來。一到房裏，若錦就往床上一躺。心裏時時記着那位密斯

「紅捷克。」晚飯也沒好生吃。飯後，又躺在床上。斯美去找茜玉，也就沒注意這件
事。若錦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所苦的，就是沒得人認識這位密斯「紅捷克」。找不到人
介紹，就是有情，也只好讓它錯過！這一夜，若錦只睡昏了三個鐘頭。早晨起來，梳洗
了，就懶慵慵地去吃稀飯。後來又夾着書，到教室裏去混了幾點鐘。斯美見若錦這天，
一會兒梳梳頭，一會兒又照照鏡子，做起事來沒心情，老是有心思地默坐着，就料

若錦則外面法多。若錦便直上樓，腳不由

來到王陽明路，

隨着法多，法多便直上樓，腳不由

若錦自不轉睛地望着她，

她也望着法多。法多便直上樓，腳不由

定。忽然法多直上樓，腳不由

「天下沒有美事。」法多直上樓，腳不由

玩賞；天下沒有美事，法多直上樓，腳不由

有天下午，法多直上樓，腳不由

那面去。若錦就直上樓，腳不由

直衝來了。若錦就直上樓，腳不由

旁邊一倒。若錦就直上樓，腳不由

眼淚任流，坐在地上，腳不由

打個電話給法多，法多直上樓，腳不由

就來了。跳下樓，若錦直上樓，腳不由

。她替她把身上的灰揩乾淨了，再抬過車去。若錦忙把自己的腳踏車交給那警員，交給學校裏的校警去，自己就到救護車裏來坐了。見密斯「紅捷克」沒有叫「哎喲！」了，精神也很清白了，就上前笑着說道：

「今天我太粗心了，真對不起！」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請問先生尊姓大名？密斯「紅捷克」微笑着低聲說着。

「敝姓蕭名若錦。請問你這位小姐尊姓大名？」

「敝姓林，名雙韻。」密斯「紅捷克」笑着。又說道：「密斯特蕭請坐！」

若錦就坐下來，和林雙韻相笑地談着。一會兒車子就開了。不久，到了省立醫院。雙韻跟着擔架，抬林雙韻到手術室裏來。

林雙韻躺在手術臺上。外科醫生檢查過後，說沒有關係。只是皮膚受了些傷，在醫院住三四天就好了。若錦說要住超等病房。起初醫生說這點小病，犯不着住那麼高價的病房；後來見說一定要超等病房，醫生也就答應了。若錦又到會計室去預繳了兩百元。

醫藥費。林雙韻在手術室裏搽了藥，就由看護抬到病房裏來睡了。若錦把那預繳醫藥費的收據交給林雙韻。林雙韻見了，忙道：

「這太不成話了！無論如何不能這樣！剛剛認識你，就叫你破費，那我怎麼過得重呢？」

「你也替我想，弄得你受了傷，還要你自己出醫藥費，那叫我又怎麼過得意呢？況且我已付了錢，假使由你給還我，那就更不成話了！」

林雙韻聽了，也只好這樣算了。若錦坐下來，又慢慢談着。兩人笑迷迷地，各把自己的身世，環境，近况，細細說了。直到傍晚，若錦纔起身笑道：

「你好好保養罷！我明天再來看你。」

「你有課不處來，等我好了，我到你學校裏去看你也是一樣的！」林雙韻望着若錦笑了。

「我明天沒有什麼課哩。」若錦笑着出了病房。請心高興地回校去。

第二天上午，若錦拿了一束鮮花來看林雙韻。林雙韻笑道：

「你今天一上午都沒課嗎？」

「有倒有兩堂歷史，可以上，可以不上。」

「那是怎麼說呢？」

「我們的歷史，在相定的課表上，是每星期四堂；可是註冊規定出來，極課表上只有三堂；教授每星期只來上兩堂，同學每星期只去上一堂。這個星期，我已經上過了一堂歷史，所以今天的歷史課，不關我的事！」

林雙韻聽了，不禁大笑地說道：

「大學生到底不調皮！」

兩人正在談笑，又走進一位身穿紅綉女郎來。雖然不及林雙韻嬌媚，容貌，姿態，卻不相上下。更別有一種風流的情調。像林雙韻這樣一個，就很難找了，竟又走出這麼一位上帝的傑作來！真教人以為是在做夢哩！若錦正驚疑不定，林雙韻就介紹着道：

「這位是我表姐妹新樂麗紅君。」又說：「這位是密斯特蕭若錦。」

若錦和樂麗紅君互相招呼地談了幾句，大家就說笑起來。樂麗紅君坐了一小時的光景就要走。林雙韻也不留，笑着對若錦道：

「密斯特蕭替我送送！」

若錦笑着同了樂麗紅君出來，邊走邊談，直送到醫院門口又獨自回病房來。心想，這兩個人不像一對表姊妹。青年姊妹們見了面，應當非常親熱。怎麼林雙韻和樂麗紅君倒隔得那麼遠遠地談着，言語中還有客氣話，可是這種想念，只在若錦腦筋中，和閃電似的現了一下就消逝了。若錦一坐下來，林雙韻就笑道：

「告訴你一件稀奇事。剛纔這位樂麗紅君，還有一個妹妹叫做樂麗碧君。她們是一對雙生，兩人一模一樣。小時候她們家裏人都辨不出誰是紅君，誰是碧君。後來就規定，紅君永遠遍身穿紅的，碧君永遠遍身穿綠的。可是有次，剛好把她們的衣服弄錯了；整整的有一個月，家裏人都把碧君當作紅君，把紅君當作碧君。她們自己年紀又小，名字又是新取的，家裏人一叫混了，她們就不知自己到底是叫做紅君還是碧君，所以人家一叫，她們亂答應。一家人，就被她們兩個弄得糊裏糊塗。後來還是她母親……」

紅君愛吃太妃糖。碧君愛吃蛋糕；紅君吃奶粉蒸雞蛋時要放糖，碧君卻要放鹽；碧君愛玩火。她家裏人常這樣考驗了好幾天，總把錯誤糾正了。等她們長大了，她們又常常換旁的顏色的衣服，更使人鬧個不清。她母親對人家說了許多她們的不同點，說妹妹比姐姐長一些，可是那裏兩個人在一塊兒時，總比較得出來；又說妹妹左耳邊有一個很小的痣，那卻一定要走近她左邊仔細看，纔找得着；又說妹妹走路時，因是抬起來的，姐姐走路時，頭微微地低着一些兒，可是當她們坐着的時候，又沒法子看出來。還有許多的異點，我一時也記不清。可是都細微難察。」

「有趣！有趣！我倒希望將來能看見她們兩姊妹在一塊兒的情景哩。」

林雙韻躺着，把紅君家中的情形，個人的性格，說了一大篇。直到中午，若錦纔回校去。

兩星期後，先農，斯美，歐陽序，藍倩都知道了若錦有這麼一回事，就時常帶說帶笑地問若錦。若錦總不肯痛痛快快地告訴大家。這天下午，先農就邀了斯美，說同去問茜玉。走到茜玉房裏談起來，茜玉對這事也弄不明白。笑道：

「等我打個電話去，叫他來這裏談談看。」

「你是說教若錦來嗎？他上課去了，等下了課再打電話去。」斯美說着，又看看

「要他來這裏吃晚飯！」露倩笑笑地望着茜玉。

「你請他吃什麼嗎？」斯美忙問露倩。

「她今天請你們吃一樣好東西哩！」茜玉對斯美說着。

「吃什麼啦？」

「你自己到那邊房裏去看。」茜玉對着臥廂努一努嘴。

斯美就掀起臥廂的門簾，向裏去看。見電爐上一隻鋁鍋，正在開始冒汽。斯美上前揭開蓋來看看，卻是在燉雞。又見桌上有許多麵，猜想是請吃雞湯下麵了。忽又見許多鮮活的銀魚，在臉盆裏遊來遊去，忙高聲問道：

「呀！這是什麼魚呀？」

「這是一樣非常高貴的珍品！」露倩跑進這臥廂裏來，又笑道：「你難道連這種魚

「都沒見過嗎？真是黑魚哩。」

「？」

「我只看見過鮫魚，誰見過這活鱗鱗的？」又問道：「怎麼這銀魚的眼睛是紅的？」

「就是這對眼睛珍貴哩！從前帝王政制的時候，人民吃的銀魚，都是黑眼睛的；這紅眼睛的銀魚，一齊都留着進貢給皇帝吃去。」

「留幾尾下來我攪着玩玩去。」新華笑着。

「好的。」新華笑着，又拿過一隻玻璃杯子來，舀了幾尾銀魚放在一邊，說道：「回來叫李媽或吳媽替你送去。」

「謝謝你！」

兩人笑着，又到這邊房裏來。只見先與對苗玉笑道：

「苦已經喫到口裏來了，吞下去也是苦，吐掉去也是苦，你為什麼不幹到底呢？俗話說得好：「用心計較般般易，退步思量事事難！」」

「誰不是這麼說？現在沒有記錄，怎麼寫得成呢？本來畢業論文，是不許改換題目

的，我這是特別情形。」

「那你現在怎麼寫呢？」

「原來有兩隻狗的，只跑掉一隻，我現在只討論剩下的這隻。」

「難道兩隻是一樣的嗎？」

「當然兩樣！那隻逃掉了的，是把胰臟完全割去了；這隻卻只割除十分之一。那完全沒得胰臟的狗，已發生過糖血，糖尿，多尿症，多食症，基礎代謝，和蛋白質代謝都增加了，身體也漸漸瘦了。這把胰臟割去了十分之一的狗，症狀雖然相同，卻是慢性的。」

「那跑掉的狗，豈不帶了病去？」

「可不是！我看過不了幾時牠就會死哩。在這裏，我天天替牠注射因秀林，不然的早就死了！」

「我倒要看看你那隻沒有跑的狗去。」

「好的。」西王又對我說道：「你跟我來。」

「我有事。」藍倩笑着。

先農，茜玉，斯美，同到醫院，茜玉開了實驗室門，大家進來了，又很小心地關上。轉到裏面一間房，幾隻母雞在那裏。茜玉上前仔細看了一會兒，茜玉又講解了一篇。又見了一隻毛長得亂蓬蓬的羊，腳很矮，一副怪模樣，茜玉說是割去了魚甲狀腺的。後又見了許多畸形的動物，不是給了不正常東西牠喫，就是割去了牠的這根，割去了牠的那樣。出來時，見了一隻怪雞，斯美就問道：

「這到底是一隻公雞，還是一隻母雞呢？」

「這隻雞怪得很哩。本來是公雞，孵化後三個月時，就去掉了睪丸。一年時，又進行了兩個卵巢的同樣手術。現在，連蛋也答不出這是公雞還是母雞哩！」茜玉說說又笑了。

「牠的頭頸像隻公雞，尾部卻是母雞。真怪得很！」先農也驚訝地說着。

「這學醫的人真損德，把些好好的動物，弄得這樣奇形怪狀！」斯美又不禁笑了。

這三個人一路談着，回到茜玉房裏來。斯美打電話叫若錦來，說藍倩請喫很珍貴的東

西。一會兒若錦來了，走進門就聞到燻雞香，忙問喫些什麼東西。藍倩一面叫吳媽去請歐陽片來，一面催若錦到臥廂裏去煮魚。歐陽片一會兒也來了。正要和茜玉、斯美談話，忽見若錦從臥廂裏走出來，就笑道：

「蕭若錦怎麼一個人來啦！也不帶密斯「紅克」來逛逛！」

大家一齊笑了。茜玉笑着問若錦。若錦就說坐腳踏車一時不小心，撞倒了林雙韻。後來怎麼又常常和樂麗紅君在一塊兒，又替她們補習國文，感情又怎麼好了。大家聽了，都笑着說是奇緣，茜玉要若錦帶她們來玩玩。若錦就答應說，明天一定帶她們來。一會兒，先聽說肚子餓得很。藍倩就拿出一瓶餅乾來大家喫，又說雞已經爛了，即刻就下麵。茜玉，歐陽片都到臥廂。帮忙。月亮已經照到窗檯上來了，藍倩捻亮了電燈。茜玉把麵一束束地放到鍋裏去，又用筷子在鍋裏不斷地攪動。藍倩用湯杓從臉盆裏舀起銀魚來倒在鍋裏。不久就弄好了。熄了電爐，把鍋端到這邊房裏來。藍倩問怎麼沒有叫少華來，茜玉叫若錦打電話叫少華一聲。若錦就對茜玉笑道：

「我們恐怕請他不動，還得叫他纔好哩！」

「他已經喫了飯哩！」荷玉忽又猶豫地說着。

「已經喫了飯也叫他來玩玩。」藍倩一面檢桌桌上的鏡子東西，一面說。

黃玉打了一個電話給少華，又拿着拿了碗出來，把麵一碗一碗添上，再擺下筷子。藍倩又端出一盤香腸，一盤五香黃魚和乾牛肉，一盤皮蛋，一盤韭菜炒醬豆腐乾。歐陽芹，若錦，如美，先也都動手擺凳子，擺盤盞。大家正忙着，少華推門進來，先見少華身上穿了雨衣，腳下又換了膠鞋，就忙問道：

「外面那麼大的月亮，難道還在下雨嗎？」

「沒有下雨。」我因為剛纔在看小說，正看到一段描寫大雨的情景，排水溝都一齊了，有一個人被雨淋得全身透濕，衝過身的汽車又濺了他一臉的爛泥，忽然一聲雷響嚇得他跌一交，滑了兩丈多遠。我正看得入神，玉打電話叫我快來。我就忙匆匆地上雨衣，換了膠鞋，往樓下走。一到樓下，騎着腳踏車就向外衝。走到宿舍門外，見天星月，自己一時又想不起來為什麼要穿雨衣。等想着了，腳踏車又已離宿舍很遠了也就懶得回去換掉雨衣。」

「大家一齊哈哈大笑。」歐陽芹還說道：

「假使那段是描寫失火，燒了許多木頭屋子，你也許會描『一盆冰來哩！』」大家笑着喫了麵，再談了不久，就各自睡覺去。

過了一個多月，若錦見歐陽芹對他冷淡冷淡，紅君倒很有一番情義，就和紅君非常要好，時常邀紅君到歐陽家裏去玩。若玉見紅君為人可愛，倒很願和他交談，也就漸漸成了知己。並且若玉，紅君兩人，容貌都特別美麗，輪廓又約略相似。兩人同在外面走動時，不認識的人，都把她們看做兩姊妹。這很使她們覺得有趣，因此她們很歡喜在一起。紅君家雖然是中國血統，論籍貫她倒是火星上人。現在她家裏人，都還住在火星裏，和戰神長子星裏。只有她的祖父和姨媽，住在本市的大橋花園。紅君就住在叔父家裏，天天到女中去上課。因為路近，倒也方便。

這天傍晚，若錦替紅君寫了一篇國文，就對紅君笑道：

「怎麼我幾天都沒見紅君？國文她也不寫再寫了。『紅君』」

「聽說她到叔父家裏去了。」紅君微微地笑着。

「真的嗎？你聽見誰說？」若錦瞪大了眼睛，驚訝地問着。

「我們就到她那裏去問問她自己，也許她正在收檢東西哩！」

「她怎麼忽然又想回去呢？」若錦一面往外走，一面鎖着眉兒說。

「也許我聽錯了。上午我叔叔出去時，說有個人回長子星去，倒好像是說她，紅君

說着，又同了着錦往門外走。

錦，紅兩人出了大桃花巷，向雙韻家裏來。偏偏雙韻又不在家裏。雙韻是一個人住

家裏除了自己外，只有一個女僕趙媽。若錦就問趙媽道：

「林小姐要回長子星去你知道嗎？」

「哦，我倒沒聽說。」

「她還是到那裏去了呢？」

「不知道。只見她和一位男朋友，匆匆地出去。也不和我說幾時回來，也不說到那

裏去。我做好的晚飯，還擺在那裏沒人喫哩！你兩位請到她房子裏坐坐罷，我看現在她

也該回來哩！」

「一位怎麼樣的男朋友，你認識嗎？」

「不認識，我還是最一次見面哩。中等身材，白白而廂，頭髮向後梳着，大概二三十歲，穿着一件輕飄飄的藍長衫。」

「你認得這麼個人嗎？」若錦回過頭來問紅君。又一面往雙韻房裏走。

「不認得。」紅君也搖搖頭，跟着若錦走。

若錦走進房來，見床上堆着一些男子的衣物，就很覺奇怪。走上前去，一樣樣地拿起來看。紅君也站在旁邊看着。兩人驚訝了一番，就坐下來閒談。

「你叔叔的面貌，我好像很熟似的，卻又配不起以前在那裏見過來。」若錦疑霧着紅君說着。

「我叔叔有個筆名叫『化人』，」很多人都知道哩！」

「哦對了！化人是我們學校裏的教授。原來就是你這位叔叔，你怎麼早不告訴我呢？」

「是你們學校裏的教授嗎？」紅君懷疑地舉着若錦，忽然又笑道：「我是了，」

媽說不聽，這後我親家子過來得說幾句。這劇本座。」

「對了！對了！有次我姐姐扮演時，你叔叔在場導演！」

「幾時的事？」

「前年春天。」

紅，鐘兩人談到九點多鐘，還不見雙韻回來，就不願再等了。緩步兒出來，若錦送紅君到家後，再獨自回校來。

第二二天上午，若錦上課回來，新美叫接電話。若錦走到電話機邊，對電視畫面上一看，見是雙韻，就笑道：

「雙韻！我昨天晚上和紅君到你家裏找你，你上那兒去了！」

「真對不起！我和一位朋友商量一件緊要的事情去了哩。你現在得閒嗎？」

「六號房請客。人都到齊了，現在專等你！」

「請些什麼人？我認得他們嗎？」

「認得的，都是和你很要好的朋友。你快些來罷！」

「好，好，好，就來了！勞你們等待！」

一著錦駕着一輛小轎車直向先得月來。不久就到了。跨下車就見雙韻穿着一件很華麗的衫，卻沒有穿那件紅提兜。打扮得比平時更妖豔。倚着樓廊外的欄杆，在等著錦。

一見了若錦就笑着說：

「錦上樓來了！」

雙韻只著錦進了樓裏隨着雙韻走進六號餐室，見擺好了一桌酒，卻沒見客人，就很驚訝地問道：

「發孫也他情人呢？你不聽說都到齊了。」

「人都在邊幕上我這酒是專請你一個人。剛纔的話，不過是敷衍，怕你不肯來

請請我一個大爲什麼要這樣隆重呢？」

「你坐下來，讓我們慢慢談。雙韻笑着，自己先坐下來。又說道：「我有件事很對不起，這裏我特治一席酒來向你道歉！」

「噢！你沒什麼對我不起的地方呀！你說給我聽聽，到底是那一件事？」若錦也隨身坐下來，兩眼目不轉睛地望着雙韻。

「這倒不便說，以後你自然會知道。」

「那麼這件事是未來的事了。」

「不，早已過去了！」

「奇怪！我一點都不覺得，你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呢？」

「以後會知道的，何必忙在這一會兒呢？」雙韻說着，又舉起杯子來說：「請隨便喫一些罷！」

「謝謝！」若錦說着，端起杯子來，沉思默默地喝了一口。

「你對我這人有什麼稀奇的感覺嗎？」雙韻說笑着，拿起筷子來，叫喫菜。

「我覺得你特別大方特別爽快，很有丈夫氣概。」若錦一面喫，一面笑着說。

「你還覺得我和別人有什麼不同嗎？」

「我覺得你非常神祕！起初倒沒什麼，近來和你相處越久，越覺得你神祕！」

「還送你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在那茶几上的紙包裹，你自己去打開看。」

若錦忙放下筷子，拿過那紙包來，打開一看，卻是雙韻常穿的那件紅提克。忙問

「你怎麼把這個送給我呢？」

「還是最愛穿的一件衣服，贈給你，作我們友誼的一樣紀念品罷！」雙韻說着，

不禁眼圈兒就紅了。

「哦，說你要回戰神長子星去，可是真的？」

「正是歸！」

「幾時動身？」

「下午就走！」

「怎麼這樣倉卒？回來我到真茹火箭站去送行。」

「不要感！你去睡覺，并不能使事情變到方便，反使我心中更加悲痛！不如就在這裏分別。還是決意！」雙頰不禁流下淚來了。

「那我以後到戰神長子星裏去看你！」

「不，你以後永遠看不到我這個人了！」

「爲什麼呢？你是回去結婚嗎？」

「不是結婚！你以後自然會知道的。」

「回去隱居？」

「也不是。」

「你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呢？平時那麼爽快，今天怎麼又這樣拘謹了！你這人太神祕」

「也沒什麼？天下的神祕事，都只是人認爲神祕的時候，就神祕；事後看透了，也就很平凡。」雙頰說着，又舉起杯子來道：「今天是我們最後的約會，最後的談話，痛

快地喫兩杯罷！」

「我們就在這裏分別嗎？以後永遠不能再見嗎？」

「人生不過是演戲一般！俗語說得好：『父母恩深終有別，夫妻義重也分離！』何必這樣留戀？」

雙韻說着忽然又笑了。又說道：「像你這樣勇敢的青年，將來必定有一番值得人敬佩的事業。希望你努力！同時希望你和紅君的情感，一天進步一天！」

雙韻對着錦哭一陣又笑一陣的談着，更使若錦覺得神祕。飯罷，若錦要送雙韻回家，雙韻不肯，兩人就在先得月門前握別。若錦愁默默地，駕着車子回校來。

這天下午，若錦課也不上了。想找紅君去，可是紅君又有課，只好一個人在房裏呆着。心中總不得安靜，坐也不是，睡也不是，有種說不出的難過。真是腳板心裏生乾瘡，搔又癢，不搔又癢。好不容易等到傍晚，匆匆地到紅君家裏來。紅君一見了若錦就問道：

「雙韻走了你知道嗎？」

「怎麼不知道呢！她這人真神祕！今天中午她在先得月和我道歉，說有件事對不起

我，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事。她又不肯說明白。真怪得很！」

「她是有件事對你不起哩！連我都有對你不起的地方！」紅君一頭說，一面領着若錦往自己房裏走。又忽覺好笑地望着若錦。

「到底是什麼事？」若錦很急地逼問着。

「我很對你不起！我欺瞞了你這許久了！現在告訴你罷！世界上並沒有林雙韻這麼個女子，她是由一個男子裝扮成的。這個男子名「弗萊西尼」，是火星東北溫帶區戲劇專科學校的畢業生。曾經拜過我叔叔的門，跟着我叔叔學扮演。因為他體態，舉動，宜乎裝扮女角，所以他就扮這一角。又因為天才關係，他裝扮得比真正的女子還更有神氣些。我們火星扮演大規模的戲劇時，非常慎重。扮演那一角的人，要預先過幾個月那一流的實際生活。最近火星上東北溫區大劇社，想演出一齣重要的戲劇，這位弗萊西尼是主角。劇社裏花了很多錢，派他到地球上來過扮演的實際生活，又要我叔叔指導他。不想又遇着了你這位冤家！」

「怎麼他的聲音那麼像女的？」

「那是他口裏佩了轉音器。」

「不，我不相信她是男的！」

「我這裏有一本北溫帶區戲劇專科學校的同學錄。你來看看他的照片和自傳就知道了。」紅君拿出一本冊子來，翻給若錦看。

「哇！真是個男的哩！」

「他曾經追求過我。我這裏還有許多他的照片，也可給你看看。」紅君說着，又拿出一大堆相片來。

若錦一面看照片，一面問紅君的話。後來又談笑了一會兒再回校來

這幾天，若錦很不爽快，總以為紅君也是個男子扮成的，越想越像。就悶悶的在宿舍裏，除上課以外就不出去。斯美見若錦悶悶不快，這天下午，就邀若錦同去看荷玉。荷玉一見了若錦就說道：

「紅君這兩天身體不爽快你知道嗎？」

「不知道，你去看了她嗎？」

「她今天到附屬醫院來，要我替她檢查體格。看看又沒什麼毛病！」

「你替她檢查了體格嗎？」若錦口裏這麼說，心裏卻很想問是檢查了什麼地方，到底是不是女的。可是真這麼一問，豈不成了笑話。只好兩眼瞪着姐姐，默脫下句，却又說不出來。

「你這幾天爲什麼不去看看她？」茜玉又笑着。

「我這幾天都難過得很，什麼地方都不願去！」

「什麼事情這樣難過？」

若錦見姐姐問，就把在先得月別墅韻，和紅君說明雙韻的情形細細說了一遍。斯美、藍倩，茜玉一齊哈哈大笑。藍倩又笑道：

「紅君該不也是男子裝扮的吧？」

「那我可以担保！她是一個很健全的女性！她那體格檢查表的存根，還在附屬醫院哩。」茜玉說着也就笑了。

若錦聽了這話，心中一時就高興起來了。卻又不好表示出來。仍舊很鎮靜地和大家

談笑。後來又和斯美同回宿舍來喫晚飯。飯後，癡忙忙的到紅君家裏來看紅君。走進紅君房裏，見紅君閉着眼睛躺在牀上，齊胸蓋了一床絨毯。就伸過手去摸摸紅君的頭。見也並不發熱，就在牀邊的椅子上坐了。一會兒，紅君睜開眼睛來，見了若錦，就道：

「久違！久違！怎麼這幾天都不來？」

「這幾天我功課緊得很哩！抽不出時間來，所以沒有來看你。今天特來道歉！」

「看見了。」

「什麼時候看見的？」

「下午。」

「說了我什麼？」

「她說你身體不大爽快。」

「還說了什麼呢？」

「還配替你檢查了體格。」

「她沒有告訴你我是女的，還是男的嗎？」紅君撲嗤一笑。

這句話正碰在若錦的心病上，若錦登時就羞得滿臉通紅。忙含笑道：

「你到底怎麼不爽快？」

「就是因為你這幾天沒來，我心裏就不大爽快，現在你來了，我心裏倒怪舒服哩。今天晚上你得開嗎？我請你看電影去。」紅君一面說，一面起床。

「得開！雖然有幾個實習報告要做，可是都是有彈性的。今天做也可以，明天做可以。」

「那麼你願不願意去看電影呢？」紅君微笑着。

「願意！願意！今天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我就陪你到什麼地方去！」

「紅，錦兩人在房裏談了」一會兒。紅君整理好了衣衾，就一同出來。出了大桃花就向三道橋那邊走。

四 巧 眷

月邊的翠峯上，露出了一線明月的銀邊，放出半輪淺青色的光芒。晚風送來陣陣涼意。青草河面的微波，捲浪，漩渦，瀑布，都是銀光燦燦的。兩岸樹枝交錯，藤蘿相繫，密葉穠影，籠在河面，似乎不大像冬天的景色。先農，藍倩兩人，蕩着一隻小船，穿進這段碧陰的隧道。靜悄悄地，隨水繞彎，一景勝過一景。月色鮮媚，水光淡潔。多麼清麗！多麼幽雅呵！這段使人醉戀的景色，逗惹農，倩兩人，時時停漿盼顧。

這青草河兩岸，是大片的農場。農田劃分得很大一塊。幾部耕種的機器，和汽車似的停在一邊。先農見一架飛機在農場的上空播種，就笑道：

「農學院這些懶傢伙，今天又不知喫了什麼這般高興，晚上還駕着飛機來播種！」

「他們這播的什麼種？」藍倩望着那飛機說着。

「大概是小麥。小麥是鬚根，須要碎土。你看那田裏的土都耕得很碎了。」

「小麥是這個時候播種嗎？」

「這也沒什麼十分正確的標準。最好是冰凍以前四五十天的時候。種早了，它的葉出來得早，易受寒凍。天一轉暖，它就抽穗。種遲了，根還沒有長穩，它就抽出穗來了。」

「我好像沒見過他們用飛機來播稻種哩！」

「稻子怎麼可以用飛機播種呢？不過從前也有人試過，可是成績太壞。」

「農，情兩人，划着船兒，繞過了翠黛山；又掉過頭來，向金碧湖這一頭划。」

「昨天晚上，生物系有兩位同學打架，你知道嗎？」藍倩笑笑地問先農。

「怎麼不知道呢？幾當時還站在旁邊看他們打哩！」

「爲了什麼事打起來？」

「滑稽得很。一位密斯特張，和一位密斯特劉坐在電燈下走棋，旁邊一位近視眼戴了眼鏡坐着觀局。不知怎麼，這位觀局的近視眼竟在旁邊睡着了。當時密斯特張丟下棋不走，去找過一張紅紙來，撕成眼鏡圈那麼大兩塊圓紙片，用水一齊打濕，再往那近視

「眼的眼鏡玻璃片上一貼；又把那電燈換上一個一百支光的大燈泡再大叫『失了火！失了火！』」那位近視眼從夢中驚醒，睜開眼來，只見四圍紅光，就以爲自己受了火焰的包圍，嚇得忙喊「救命！」許多人跑來看，都不禁哈哈大笑。半天，那近視眼纔知道取下眼鏡來，氣得揪住密斯特劉就要打。因爲這種事密斯特劉並沒有動手，平白地遭人扭着喝「打！」氣憤得很，就和那位看近不看遠的先生打了起來。」

「真是黑狗咬肉白狗當災，那位密斯特劉呢？」

「早溜了。旁邊看打架的，又多半是些女同學，也沒得人去勸解。」

「那你爲什麼不上去勸解呢？」

「我又不認識他們。」

「人家打架，你既不上前去勸解，那應該走遠些。打架的人，有一種賭狠的旁邊人看的心理。假使一個看打架的都沒有，那就有許多的架打不起來。看的人越多，打的人就越有勁。」

「就是那些女同學看壞了；他們見有女同學在旁邊看，就打得格外起勁。很多甲黨

，都是因女子而起。我想世界上假使沒有女子的話，豈安靜得多哩！」

「世界上的野蠻事情，多半是男子做出來的。假使世界上都是男子的話，更不知道要野蠻到那步田地哩！」蔭倩說着又笑了。停了一會兒，又問先農道：「今天下午，教授子弟中學和二中賽足球，聽說結果是零比零。你去看了沒有？」

「沒有去。蕭若錦他們去了。」

「到底是幾比幾呢？」

「雞蛋比鴨蛋哩！後來我們有些同學，寫了一封慰勞信給教授子弟中學的足球隊。還給了一隻綑得很緊的大橘子，教那送信的校工帶去。他們那足球隊長，以為是一隻橘子，忙打開來，抽掉稻草一看，卻是一隻小飯桶，裏面還放了一個雞蛋。他們當時氣極了，就來和寫慰勞信的老同學們大鬧一場。」

農，倩兩人談了一會兒，就到了農學院門前。兩人把船兒擺擺岸邊，再把船繫在一棵樹上。走下船來，先農就向蔭倩道：

「聽說你們解剖室那透景模型，現在可讓參觀的人擠去了哩。」

「無所謂！本校的同學要去，本來也就不大干涉。你不是看過的嗎？」

「那個小的倒見過，大的卻沒看過。」

「那我們就去看看。」

傭，農兩人穿過農學院，直向醫學院來。走進解剖室，過了幾重門，就看見一個極

大的人體透景模型。這原是為學解剖的人特備的。全是玻璃造成，神經是黃玻璃的，靜脈血管是藍玻璃的，動脈血管是紅玻璃的，肌肉是一種顏色很淺的肉紅玻璃，皮膚是透明無色的玻璃。所以在這人體透景模型邊，可以看出人體全身血管神經的走向，位置，以及它和肌肉，骨節相繞相交的情景。因為這模型極大，所以它的腸子竟有隧道那麼粗。

。學解剖學的人，可在它腸子裏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當時藍傭拉開一個廚櫃，拿出兩雙軟軟皮底鞋來，和先農兩人都換了鞋，再從這人體透景模型的口裏進去。先到氣管和肺支氣管裏走了一遍。藍傭一面走一面講給先農聽。說道氣管內壁的許多纖毛，咳嗽時怎樣向上搖動，把氣管中的痰，或自口腔裏落下來東西掃出去。傭，農從腸裏回到口腔裏後，又走進了食道，來到胃臟內。裏面有一張很大的皮，裏面，有些人正在那裏打。

葉。藍倩走到十二指腸裏，又指着教先農看輸膽管的開口處。見腸內壁許多乳頭狀突起和纖毛物，又說這腸壁怎樣吸收養料，大腸是專吸收水分的。這腸子長得很，他們不顧一送走走肛門口出去。藍倩就推開旁邊一扇門出了腸子。這扇門在真正的人體上是沒有的，這模型上卻是爲了學生們方便，在這裏加開一扇門。藍倩出了這門，就指着上面說，那蓋在腸外的是腹膜，連着腸子的是腸膜，是儲藏脂肪的地方，豬油就是豬的腹膜和腸膜。走到肝邊，又說是儲藏糖的，分泌膽汁的。先農見那肝動脈，肝靜脈，輸膽管。在肝內總是三條管子相並走着，形影不離，很覺有趣。這模型腰邊有個門，農，倩兩人就從這門出到模型外來。先農見那些神經，血管，器管，每一處都寫了幾個名字，就搖搖頭笑道：

「非怪人體解剖難學，竟有這麼多又長又怪的拉丁名字！」

「從前大說解剖學難學得很，要鑽到屍體裏面去纔學得好。現在我們真的鑽到屍體裏面，可是還是學不好！」藍倩笑着，一面換鞋子，一面又說：「你們的比較解剖學，

那裏又不難？」

「那許多動物解剖的比較，當然只學一個粗枝大葉。那裏像這個，這麼精微奧妙地
去研究！」

兩人換了鞋子，就笑着到屍體室來。那知母林池子裏，浸了許多的死人。還有天花板的橫梁上，挂着許許多大的，小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排排地盡是屍體。那解剖臺子下面，都安了四個輪子，可以推來推去。同學們，穿着雪白的手術衣，和搖搖籃似的，推着一張解剖臺進來；臺上躺着一個屍體，推到池子邊，兩個工人就抬起屍體，往池裏一浸。有的同學推一張空解剖臺，從那邊門進來，再站在臺上，由那橫梁邊抱下一個屍體來放在臺上；又和推搖籃似的，口裏唱着歌，推着屍體去解剖去了。

情，農兩人又走到這房裏來。見每張解剖臺邊，都站了兩三位同學，正在解剖。有的破開了屍體的肚子，有的破開了屍體的胸腔，有的在剖生殖系統，有的拿着大鋼鋸要鏟開那死人的腦蓋，有的在剝那又厚又硬的死人皮。幾位助教，神氣抖抖地在那裏走來走去。藍倩又領着先農到幻燈室裏來，裏面和演電影似的，許多同學坐那裏。後面幻燈箱裏，放出這室內惟一的一束光芒，映在前面銀幕上，是一張張的解剖圖。一位很胖的

教授，站在講臺上，左手摸着自己的大肚皮，右手揚起教鞭，指着銀幕上的解剖圖講着。說那條運動神經分幾支，管理那些肌肉，那塊肌肉又控制那些動作；那支感覺神經管理那些區域；那條血管分幾支，那兩條血管在什麼地方又有支管通連，又說將來替人開刀止血的時候，怎樣利用這些相連通的小支。倩、農兩人，看了一會兒，又談笑了一會兒。藍倩說時候不早了，要回去；兩人就同出了醫學院。

飄了一夜大雪，青山都換上了白玉的峯尖。沒有光芒的太陽，在雲邊時現時隱。學校裏已經停了課，讓同學好準備大考。先農，若錦，斯美，少華四人，都躲到療養室來看書。整整有兩個多鐘頭沒得人談一句話，後來先農忽然回過頭來說道：

「這乘腳踏車是誰的？我來騎出去玩玩。」

「我們也同出去走走罷！斯美說着，就站起來伸伸腰。」

美，錦，農，華四人，一同出來，輪流地騎着腳踏車，在那療養室邊，曬乾了的洋泥坪上兜圈子。一會兒歐陽序手裏拿着一件剛脫下來的大紅絨衫，打這邊經過。見若錦任騎車子，就走過來笑道：

「這是誰的車子？這麼漂亮！讓我騎一會兒罷！」

「別騎出校門去！若錦說謊，就跳下車來，把車送到歐陽片手裏。」

歐陽片把紅絨衫往洋泥坪上一丟，接過車子來，騎着繞過松林坡，向校內街那一路去。斯美見歐陽片的絨衫丟在地上，就撿起廢到療養室裏來。錦、美、華三人都躲起來了，只剩下先農笑着站在洋泥坪上，等歐陽片送腳踏車回來。先農等了一會兒，還不見來，就知道歐陽片要穿過校內街，由金碧湖，女宿舍，繞過農場的小路上回松林坡，就打農場裏的小路上走來。劈面就遇着了歐陽片。歐陽片下來把車子遞給先農，又忙忙的向男生癡養室那邊去。先農就掉轉車頭，騎着車繞過女宿舍，金碧湖，打校內街回松林坡來。走到療養室邊，歐陽片就兜頭攔住大叫道：

「還不快些拿來！」

「我以為你走了誰知你還在這兒等着！」先農即刻跳下車來，把車子遞給歐陽片

「誰要你這個？我教你拿絨衫來！」

著涼！

「你是說借我的絨衫做樣子，打件送王慶誠嗎？我正穿在裏面哩，風口裏脫衣服會
著涼！」

「誰要你的絨衫？我自己的那件大紅鑲黑的絨衫，擺在洋泥坪上，被你拿去了，還
真是難整哩！你今天不給還我，我就不讓你走！」

「我又不是女娃娃，拿那麼一件紅豔豔的衣服做什麼呢？不信的話，可以讓你搜。
紅的，不但即刻讓你拿去；還外賠你一件綠的哩！至於說不讓我走，那你能在這
一天一夜，我那裏還不能奉陪！」

「剛纔是誰最後離開這洋泥坪呢？」

「是我最後離開。」

「他們走的時候，拿了絨衫沒有？」

「沒有，他們都是空着手走的。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走的時候，絨衫在不在這裏呢？」

「在這裏。可是我沒十分留意。」

「那是誰拿了呢？」

「那我怎麼知道呢？」

「我回來教校警去查，查着了非做賊辦不可！」

你向來是講理的人，這一著可就做差了！假使你的絨衫在房子裏，在箱子裏，被

拿去了，纔可當賊辦哩。現在你的絨衫擺在大路邊，也許人家是好心替你檢起來了。

家給還你，你還得領人家的情；就不給還你，你也不能把人家當賊！說人行偷！」

「我現在承認那件絨衫是遺失了的！你檢着了沒有呢？」

「也虧了你問！我要檢到了，那裏還等你來問我，那我早就送到貴宿舍裏去了！不

過雖然沒有看到，我想總是這療養室裏的人拿了，回來我替你問問去，好在只有這麼

幾間房。」

「那可就費你的心了！找着了我真得領你的情理！」

「不！不！不！這是同學們應盡的義務！」

農，芹兩人正談着，只聽見後面有人叫道：

「歐陽片！歐陽片！你伙食會也不去調，些裏搵我吃苦頭！」

「哦！文美，實不起！實不起！攞待我才疏學淺，幹不來事罷！」

「你都才疏學淺幹不來事，那我們更幹不來了。哦！你來了一封掛號信，你知道嗎？」文美停住了脚步，站在那邊說着。

「真的嗎？別哄我呵！我這人老實，你說我有信，我就去拿去。你要曉得欺騙老實人，是作孽的事哩！」歐陽片笑着，提起腳來就走。

「你還老實！你老實得連飯都不會吃，就只會在王慶誠懷裏撒嬌哩！」文美望着歐陽片說了又大笑。

「呀！別叫我罵出你一句好話來了！」歐陽片說着，就向信箱房那邊去了。

「李文美！我見你自上任以來，就東奔西跑，馬不停蹄，這樣熱心替大家服務，真叫人欽佩！」先對文美笑着。

「別只是說些罵人的話！真的，你從前辦過這事情的，我倒要向你請教哩！剛纔我去買米，廚工做一種湯麵，一碟乾三，雲絲分辨不出來哩。」

「那只是把舊糯米放到這裏一晾就知道。乾的發些，比白米大脆。現在糯米便宜，米貴，還要當心挑揀糯米哩！」

「呀！這道糯米都不認得！」

「糯米比粘米的顏色大些，顏色也要白些。沒有那種透明有油似的光澤。」

「我們現在覺得最煩惱的，是廚工太難管理。真沒奈何！」

「這些廚工也實在有些討厭。只見你管得差些，他們就遇事大意；管得太嚴他們當面不敢怎樣，等你一失手，他就趁機會害你一下。最好是很嚴厲地防止毛病發生，真正不得已發生了毛病，也就稍微寬恕他們一些，讓他以後好感恩盡職。這廚房裏的刀手老劉，是個很可靠的人，遇有動銀錢的地方，可以叫他去幹。假使找得到人的話，最好是把那煮飯的紅鼻子老劉換掉去！」

「真的！以後有什麼困難時，我倒要求麻煩你了！」

「沒有關係，只要是該知道的，總盡力幫你的忙。」先農笑着，又說道：「你這到宿舍裏去費時你倒還信一聲，那本道理你倒還要不要。假使不要的話，就打發人送來，

我好遞給人去；免得這要討的時候，還有書擺在那裏空着。假使她要旁的藥埋爲考，我也還可以借得。這更何況這封信呢？她說一聲，她寫給于斯美的一封信，被于斯美一丁，還沒有折開。于斯美已經答應了請我吃糖，問她肯不肯請我吃糖。她要不肯的話，也就連于斯美的糖也不吃了，拿着那封信到壁報編輯室去翻版！」

文美眼睛凝視着地下，睜着眼睛，櫻桃似的小嘴巴，幹着神在聽先農說話。聽到這了，就把那又細又長的眉兒伸了一伸，一對兒眼睛往先農這邊一轉，笑窩兒一凹，那顆櫻桃就嘻嘻一聲地破了。接着就是「好的」二字，從那顆破櫻桃裏透了出來。先農見文美把身體一扭，就和蛇一般地去了，也就扶着腳踏車回潤療養室裏來。

「談得怎麼樣？」斯美見了先農就問了。

「有辦法！有辦法！她已經承認，那件大紅鑲黑的絨衫是遺失了！我倒趕快寫幾張遺失啓事去貼吧！」

一會兒若錦磨好了一碗油墨，少華睜開一張很大的紅紙來；斯美面帶笑容，托起一支大字筆來，故意拿腔做勢，一會兒說着錦的墨沒有磨細，一會兒又說先農擦亮了，大

家都拿着信筒便送到。你想了半天，就寫下了。空頭紙大一個的字。大標題是：「癸亥
室三書招領」內文是：

「嗚呼！

失主不幸，禍延紅衣；

雲丁孤苦，桑榆曠地！

忽逢雪使，改寫詩經。

大考時期，編製誰的！

茲特通告，失主認取。

原璧歸還，恕不取費！

條件不妥分！恕不取費！」

新美一連寫了五張，每張四行的，一共六張。後又揚着筆笑道：

「還加上一個日子罷！今天十點鐘？」

「我只知道昨天十七，明天十九，今天什麼日子我卻不曉得！」
新美笑着又稱讚

斯美寫的字。

「全都寫好了，每頁了結，若會到圖書館發卷室一個工人來又囑咐道：

「這是校共出的六張張三張的佈告，你拿去好好貼起。一張貼在女生第二宿舍門前，一張貼在圖書館，一張貼在俱樂部，一張貼在圖書館，一張貼在文學院，一張貼在校內街。」

那工人點點頭，又對於轉把貼的地方再了厘端，就很小心地把那六張招領文拿去了

考完了的這天，同學們正忙着整理行裝。也有許多同學因為假期太短，不願跑來跑去的，就請人代為代辦，這就因為這事鬧得沒弄妥貼，還不敢回火車去。斯美檢好了東西，就到少爺家裏來辭別母親，臨別回桂林去，梅太太再三相留地說：

「你回到桂林去，也就只有一個叔叔一個嬸媽。在我這兒住着還不是一樣的，何苦跑來跑去。難道我這嬸媽，就沒有那叔叔嬸媽好不成？」

「真世說那裏話！我並沒這般的意思。只因裕華公司幾次來催說，今年開股東會請

「一定要去。不然的話，在事情做不通。……」他應了兩聲，就匆匆地走了。

「……」

「……」

「……」

若錦答應了一聲「好！」就回過頭來打電話。他又坐在書房裏等待。不久胡醫生就

「……」

「……」

「……」

「……」

談了一會兒，若錦就領着胡醫生到花園裏來看那株綠梅。胡醫生看了半天，蹲在那一節枯了的小枝上，擰了一個小孔，灌了一些硫酸銨和生油混合液進去；又注射了兩針硫酸銨和磷酸鈣。再開了一個藥方，說把這藥配成，用五磅水溶解，每天早晨澆一磅在那株綠梅根邊。若錦問道：

「這到底是什麼病？」

「不要緊的小毛病兒！這薔薇科植物，冬天不會有什麼大病哩！」

若錦等胡醫生走了，就來告訴茜玉道：

「姐姐，真有趣哩！他藥方子都開好了，可是還問他那綠梅是什麼病，他總不肯說。」

「你那知道醫生的神處。診斷病是件極難的事哩！那裏隨便看一次，就可斷定是什麼病！從前有的病人，見醫生把聽診器一拿開，就忙問是什麼病，那病人怎麼答得出呢？還有些醫生，病人這不過，就隨口亂說。一點小病兒，他也說是傷寒症。後來不到一個星期，他就病醫好了。從前人家，請他來醫病家，要一個多月；這位醫生卻只要一個

星期，還做那飯了不得哩。」

正談着，王媽進來，紅君小聲說了。大家便出去，一看見又隨着紅君進來。大家談了半天，錦麗和紅君同上街去一趟。梅太太問道：

「回來吃晚飯嗎？」

「回來的。」若錦點頭。

「不一定！不一定！」紅君忙笑着搖搖頭。

「紅君既說了不一定，那阿錦就不會回來吃了！」梅太太對若玉悄悄的笑說着。

「晚上記得回來送美哥上車站哩！」若玉忙說着。

「好！」若錦應了一聲，就笑着和紅君一同走了。

過了兩天，若玉到學校裏來，走到寢室，見先藍藍，藍藍，歐陽片三人在談笑，也就坐下來談着。藍藍笑向若玉道：

「我知道你是來做什麼的！你是來借這錢已經辦好了。」

「那不行！無論怎樣，非到那那去過半年不可！我和你說了幾次，你又不是早不知

道：「茜玉假學生了氣。」

「那我們辦了許多東西怎麼辦呢？」

「你可留下這一兩天吃。這樣大年大節就在學校裏，倒不到我那裏去，看來我們倒不是老朋友了！」

「他不肯去！」藍倩笑笑地指了先農說着。

「只要你答應去；他，我自然有辦法！穿着牛鼻套，那還怕牛不跟我走？」茜玉也笑了。

「去，去，去，我也去！」先農忙笑着。

「歐陽姐姐當然是賞光的！」茜玉兩眼朝歐陽轉來。

「你不請她，得罪了她是小事；請了她，就攔了她的好事，倒是大事哩！」藍倩笑迷迷地對茜玉說。

「哦，我倒忘了她要到王慶家裏去哩！」茜玉說着，又望着歐陽笑。見歐陽要打藍倩，就更禁不住笑了。

「什麼好寫大事？」歐陽序兩手揪住藍倩笑問着。

序，藍倩人扭做一團，在沙發上笑着滾來滾去。後來茜玉又去邀了文美，璇如來，就同着先覺，藍倩乘着車子到少華家裏來過年。藍倩一夥人一到書房裏，梅太太就笑着招呼了。又對茜玉道：

「剛纔叫阿若打電話去，要紅君來這裏過年，紅君說媽媽不讓她來，她自己也不好來哩！」

「等阿錦也來了，我和阿錦到她那裏去，死活的拉了她來就是了。」茜玉說着，又忙忙地招待大家。

這天晚上，爆竹喧天，綿綿不絕。這裏人過年，除了放大小爆竹外，還要拚命地打大鑼。滿街燈火，家家綺筵，這邊餐廳裏，擺了一張大圓桌。在席的有梅太太，茜玉，若錦，先覺，藍倩，少華，璇如，紅君，文美，若華。大家不分賓主地，擠在一塊兒坐着。酒杯遞盪，笑語喧騰。一會談，一面吃。各人談自己的家鄉風俗，和除夕的勝景。各有不同的情趣，熱氣騰騰的菜，噴着它所特有的香氣，一盤盤地換上來。後來各人都

有幾分醉意，肚子也飽了。

宴罷，大家到廳外來洗臉，少學洗過臉，手巾放在臺上忘了戴眼鏡去了。若華見了，就笑道：

「這個人真粗心！鏡也不要了，我來替他戴起。」說罷，把鏡往自己左手上一戴，就往書房裏來。

本來這裝了蒸氣管的房子，也並不冷。今晚卻生了一個火盆，大家圍了火盆坐着呷茶，書錦對書王道：

「這爐，那綠梅的病好哩！」

「什麼病？」書王問書道：

「這病是……這病生都不曉得，書錦說這病好哩。」

「植物的病原，和動物的病原差不多吧？」書王問書道：

「不同，植物的患病，多半是細菌寄生在它們的寄生；動物的患病，多半是細菌寄生。不過動物的皮膚病也是由細菌而起。譬如癬，癩頭，都是細菌關係。」書王說着，拿起火

鉗，把火盆裏的炭一塊塊地攪好。

「哦！我的錢還在洗臉臺上！」少華說着，就忙出去了。

「媽，你看！」若華揚起左手，把錢給母親看。

「你又和他鬧！當心他生你的氣哩！」梅太太把眉兒一鎖

「他生我的氣，我那裏不會生他的氣？」

「噢！我記得清清楚楚放在洗臉臺上，怎麼竟不見了。」少華一面說，一面又走進

房來。

「哥哥，你的錢會不會走！」若華笑着問少華。

「當然會走！」

「既會走，也許它走到旁的地方去了哩！」

「人家心裏着急，你還來尋開心哩！」

「那又何必着急呢？明天要媽替你買一隻新的去！」

「我那隻昨夜光鑽，針盤上的數字和指針，都塗上了溴化銀和硫化鉍的，帶地方那

「看得出幾點鐘來。這地方一時買不出這樣好的夜光鐘！」

「買一隻送你！」若華笑着，把左手對少華一揚。

「嘿！原來是你拿了，搗得我四處找！還不快些給還我！」少華笑着，就向若華這邊走來。

「要拿錢來買！要拿錢來買！」若華笑着，連忙往母親懷裏躲。

少華上前拉着若華，若華笑着兩手就亂攪亂掀，兩人扭做一團。後來梅太太捉住若華的手，把鑰解了下來給少華。又說道：

「別拉破了衣服！一天到晚總是打做一團，過年也斯文些！」

「這件衣服我穿厭了，明年破也好，不破也好，也總是不穿的了！」若華一面坐過原位來，整理着頭髮，一面還是笑。

「人家一件衣服要穿九年哩！你一件衣服還沒穿到一年就厭了！」梅太太望着若華微笑着說着。

「穿九年！又不是烏龜殼！」若華往椅子裏縮了一縮笑着。

大家聽見若華這麼說，都不禁笑了。文美正在喝茶，撲嗤一笑，茶就從鼻孔裏噴了出來，大家百禁不住笑。梅太太笑着向若華道：

你差聽見那些窮家子說嗎？「新三年，舊三年，補補縫縫還要穿三年！」

一會兒王媽，柳媽抬一大簍南豐橘子來。大家就一面談笑一面吃橘子。黃玉剝好了一片，往自己口裏一放，不自覺地低下頭來，把眉兒一鎖。其實這橘子並不酸，一年的時光就這樣地完結了，也並不可悲，也並不是嚼得吃得不舒服。半天，藍倩見茜玉芳思滿懷地，抬不起愁臉兒來，就知道是這箇學橘子，勾起了黃玉的心事。忙笑道：

「我們今天晚上，也做個什麼東西玩玩，黃玉你做孔明燈嗎？」

「孔明燈是怎麼樣的東西？」黃玉忙抬起頭來問藍倩。

「你沒見過嗎？是把極細的鐵絲，做成碗口來大一個圈兒，再把這一個圈兒做甚麼，在上面豎起三條同樣的鐵絲來，綁成一圈圓柱形的鐵架。又用紙糊成一團很大的，空紙盒似的東西。上下兩底是正方形，四面是長方形，不用幾骨，越糊越好。上面不漏氣，只是下底中央開一個碗口來大的圓孔。把那鐵架架在圈兒上，

團兒沿着圓孔用漿糊貼牢。把一束浸了油的紙，中央攢個孔，套在那個孔裏的」，就成了孔明燈了。油紙一點上火，這孔明燈就升到空中去，和一顆星似的。」

「那怎麼會上升呢？」

「會的！我玩過來。那燈一點着了，裏面的空氣受熱，體積膨脹，密度就變小。和氫氣球上升的理由差不多。」

「那我們就做一隻看看！」

「一會兒，少華到那邊房裏去拿了一細紙來。紅的，綠的，很大一張。柳媽泡了一碗漿糊來，又找了許多很細的鐵絲來。大家都來看信和青玉做孔明燈。」

「既有這麼些材料，就多做幾隻還有趣哩！」錦笑着說。又說道：「我們做七隻，用線聯成北斗星一樣的形勢，同時放上去，或者就做一個整個的小熊星座。人家看來豈不更有趣？」

「小熊星座沒有雙星座好做，不如做個雙星座放上去，人家豈不更有趣哩！」

去屋裏看，就學來那驚情的忙。

「做雙星座妙極了！你們男的各做個牽牛星，我們各做個女星。」蕪倩一面做一

面蕪倩！茜玉笑着放下剪刀，叫這聲一聲兒，又伸起一個手指兒在臉上畫羞。

蕪倩說那話時，並沒留心。經茜玉一提破，就羞紅滿臉地低下頭去了。大家一笑，

又忙忙地都來動手做孔明燈。裁紙的，扭鐵絲的忙得團團轉。梅太太見大家那麼高興，

也就快樂得一會兒站在這邊看看，一會兒又問那個是做什麼用的。不久，做起了九隻

孔明燈。大家就說還做四隻，湊起來恰好六隻聯成雙星座，七隻聯成北斗星。再忙了一

會兒，就把十三隻孔明燈完全做好了。一齊拿到花園裏來。若錦，紅君，文美，琬如四

個人聯北斗先用四根線，把四隻孔明燈聯成四邊形，就是斗魁了，再用線把那三隻聯

成斗柄，把斗柄和斗魁聯起，就成了北斗。後又說再加聯一道線更平穩些，免得上升時

歪倒了。寫好後，又仔細看過一遍。紅君問若錦道：

「怎麼七個星一個名字？」

若錦道，還是各有各的名字哩！這第一個是天樞，第二是旋，第三是機，第四是宿，

第五是衛，第六是晴陽，第七是搖光。

這邊茜玉，藍倩，先農在雙星座。先用一根長線，把三隻孔明燈聯成一直線，就是牽牛星了。再把剩下的聯成一個三角形，就是織女星了。又用一根很長很長的線，把牽牛和織女聯起。好像隔着天河，兩相遙對似的。正說聯好了，若錦跑來一看，拍手大笑道：

「錯了！錯了！織女在天河東邊，牽牛在天河西邊哩！你們這正弄反了。」

「搬一搬就是了。」茜玉說着，就和藍倩，文美，若華，把牽牛織女的方向調換過來。

「不行！不行！還是要折開來聯過。織女星聯得太不像了！」若錦指了指聯成織女星的燈笑着。

「你怎麼早不過來看看？聯好了你又來說不行！」茜玉一面說，一面將織女星的聯線折開。

「誰知道你們連天文書都沒有？」

「我們又不是學航海的！」

● 後來把許多孔明燈一隻隻地點着來，起初大家把這些已點着的孔明燈按住，不讓它升起來，直等十三隻燈一齊點着了，並且裏面的空氣都熱了，再同時放手，許多燈就一齊上升。大家歡喜得跳的跳，叫的叫。那孔明燈都升得很高，真和北斗同着雙星似的，在天空遊動。可是北斗的這七隻燈常常擠在一團兒，不像北斗了，倒是那牽牛拉着織女，很平穩地向那邊去了。一時大家都說到曬樓上去看。只有若錦和紅君留在花園裏，一面仰着頭看孔明燈，一面低聲細語地談着。

「假使你們倆同在一個學校裏唸書，那纔有趣哩！」

「可不是！小學的時候，我們又同學又同班。有次，我不知爲什麼，竟偷偷地穿了一件綠衣服。兩個雨人都穿綠衣服的這天，她就在學校裏和一個小孩子打架。那小孩子就告訴教師去。後來教師罵處罰她，走到她身旁；她說：「我是紅君，碧君打架關我什麼事？」教師走到我這邊來問我，我又說我是紅君。那教師沒奈何，就說要扣碧君的操行分數。我們就都說自己沒有打那個小孩子，要教師把那小孩子叫來，問清楚到底是誰

打了他。可是那孩子自己也不知是碧君打了，還是紅君打了。後來那教師只好一笑，案。」

到後來紅，錦兩人越談越甜蜜，也就沒得心思看孔明燈了。隨身往那薔薇架旁，紙籐板上一坐，互相緊握着雙手，一面笑一面談。醉人的微風，拂面吹來；紅若有幾絲長髮，飄到若錦臉上來了。穿窗的燈光，把綠梅的疏影映在兩人身上。一會兒柳媽捧了小托盤兒，端了兩碗年糕來了。若錦就問道：

「他們呢？」

⊕

「他們在樓上吃。」柳媽把嘴往樓上一努。

「在書房裏，還是在餐室裏？」

「在書房裏。」

「那他們也上樓去，你把這個端到書房裏去。」

「好，好。」柳媽擱了兩聲，就捧着托盤和年糕去了。

一會兒，錦，紅兩人就挽着手上樓來。一進書房，若錦就問道：

「舅母呢？」

「睡穩去了。」茜玉一面吃年糕，一面說。

紅，錦兩人也就坐下來。大家一面談笑一面吃。後來又說省得年糕纏在肚裏就去睡，所以又打起撲克來。直到兩盞多鐘纔睡覺。當夜若華和母親同睡一床，自己的床讓給宛如和文美睡。茜玉，藍倩，紅君在一房；藍倩，茜玉同床，紅君獨睡一床，先農，若錦，少華在一房；先農，若錦同床，少華獨睡一床。大家都很累倦，這夜睡得特別甜。

第二天，梅太太仍舊起得早，正站在樓廊上刷牙齒，老李就去開大門。那知推門一打開，一個叫化子挑了一擔柴就向裏面走來。對着梅太太這邊說道：

「太太！恭喜發財！元寶滾進來！」

本來這麼一擔柴，值不了幾個錢，卻因今天是大年初一，梅太太叫王媽下樓去對老李說，給那叫化子二十塊錢。那叫化子接了二十塊錢，就歡天喜地謝了幾聲去了。

早晨後，先農，藍倩，文美，宛如一同回到臥房裏來。這天下午，先農正說找藍倩

去，傳達室的信差就送過一個電報來。先慌忙拆開見是母親病危，速回家。」
藍倩見了電報，把眉兒一鎖，半天纔說道：

「既是你母親病了，當然要去一趟。假使託劉君麗辦的事弄好了，那我真不願就在這兒。」

「這倒不用擔心，配婚院那有這麼快就替我把婚事辦妥呢！」

「萬一有這麼快怎麼辦呢？」

「託劉君麗的事總有一天可以辦好，脫離了火星的星籍，就可以離婚了。我們決沒得什麼問題，只要意志堅定！」

「最好是不要和旁人商量，等還要和人離婚，總是討厭的事！」

「火星上也怪得很，一定要在地球上取得確實後，纔許脫離火星籍。真不知是什麼意思？」

藍倩兩人鎖着眉兒，越談話越多。

過了幾天，黃玉勳先生回家去了，就來找藍倩。藍倩在看書。

「你今天跑到學校裏來做什麼？」藍倩放下手裏的診斷學來問着。

「我說你一個人住在學校裏寂寞，今天特來接你到我那裏去住。我們兩個正好看書，解解悶兒哩！」

「不成！不成！」我明天也要回去哩！剛纔正說要和你辭行。」

「那是怎麼說？」

「今天上午接到家裏來的快信，說要搬家，搬到地球上來，教我去收檢自己的東西哩。我早就知道會搬到地球上來的，我父親母親都是在這邊生長的人，當然不會忘記這裏！」

「那可就有趣了！你的婚姻也可不受配婚院的支配了！」苗玉笑着又說：「怎麼你父親從前來信，對這事一個字都不提？」

「他寫信，老是糊裏糊塗的。早告訴我，不知要省多少事哩！」

「你幾時走？」

「明天。」

「那我今天就不回家去了，明天好送你上火箭站去。」

「不必！不必！」

「有什麼「必」和「不必？」我歡喜這麼做，就這麼做哩。」

茜玉打了一個電話給舅母，再幫着藍倩整理行裝。

第二天，藍倩在鳳茹火箭站別了茜玉，文美，琬如，歐陽芹，搭着火箭匆匆地回到火星上來，後又改乘汽車，傍晚纔到家。她母親藍老太太，一見了她，就笑得眼眶幾乎合了縫。朝她臉上望了半天纔說道：

「我的兒！你怎麼比以前瘦了些？」又絮絮答答地，邊走邊問着旁的事情。

「媽，爸爸呢？」藍倩同着母親進內廳來坐了，再笑問着。

「他這幾時忙得很！因為替你選辦東西，上街還沒回來哩。」

「噢！替我辦什麼？」

「我的兒！」「男大當娶，女大當嫁。」配婚院已經替你訂好了婚，後天就是你出閣

的好日子哩！」

「怎麼啦？怎麼早不告訴我？」

「這配婚辦事太遲緩，我們都只是前幾天纔知道哩！」

「配個什麼人呢？」

「配婚院規矩是不宣佈人名的，連我們都還不知道。這倒不必担心，這配婚院一向配得得適當！」

「我不依！」藍倩說着，竟伏在桌上哭了起來。

「噢！你這孩子！怎麼倒反哭了這最政府的法令，那由得你不依呢？」

藍倩伏在桌上索性大哭起來，藍老太太忙在旁安慰她。她從前就會經患過神經錯亂的病症，這時心裏一急，又想起和先農的盟約來，不知怎麼竟起了自殺的念頭。這天深夜，大家都睡了，她偷偷地出了臥房，悄悄地來到後院的池邊，哽咽地哭着，喊了幾聲「先農！」就往池裏一跳。

大家聽見池裏撲通一聲，就忙叫劉老四起來探望。一聲說藍倩跳下池了，全家都慌忙起床。幾個男僕，忙忙地打撈，好容易纔把藍倩撈了起來。看看還有一絲氣。好在隔

「這就是醫院，幾個相熟的醫生，趕忙來替藍倩行手術，打針，一會兒也就說沒關係了。」

「這麼冷的天，不死也要大病一場哩！」藍老太太又氣又急地說着。

「你還要說！你還要罵！事前你怎麼不說？事前你怎麼不罵？」藍老爺氣狠狠地對

藍老太太說着。

「事前我怎麼知道呢？你又不是沒得嘴！你又不是不會說！事前你又怎麼一聲都不響呢？」

「近水知魚性，近山識鳥音。」你做媽媽的人天天靠在女兒身邊，怎麼不知道女兒的事呢？」

「誰天天靠在她身邊來？她在地球上讀書，還是今天纔回來。就只怪得你，要她去讀大學！把性子都讀變了！我幾次和你說，女孩兒家不必讀那麼多書，你總不聽！」

藍老太太見藍老爺不做聲了，就接着說道：「女兒經上說得好：『倘是女，嚴閉門；訓誨，教孝經。能針黹，方成人。』何必硬讀大學呢？」

天亮後，大家纔漸漸靜下心來。下午，藍倩身上有些發熱。醫生說沒有什麼關係，好好保養，一兩天就好了。

在那配婚院的大禮堂上，有一百對新夫婦，參加集團結婚。一百位新郎，從右邊儀門裏出來，站成一列；一百位新婦，從左邊儀門裏出來，也站成一列；兩兩相對，相距倒還遠。新婦都戴了鳳冠，垂絲籠在臉上，披紗拖在肩頭。在這鼓樂喧騰中，這兩列人忽然又向左右分開，繞行成兩個相切的圓圈兒，不停地轉動着。這裏新郎，新婦，連同男女賓相共有六百人。花團圓錦簇簇地旋繞起來，非常熱鬧。藍倩一半因身上不舒服，一半因心裏不舒服，迷迷糊糊地，任憑賓相擺佈。笙簧響處，忽傳來一片婚禮進行曲。

藍倩這時纔猛然想到這結婚。大吃一驚，出了一身汗，病也沒得了，神志也清楚了。見自己是一個新婦打扮，不知自己和誰結婚，就着了慌。兩邊賓相挽住，哭不得，笑不得，真沒奈何！向那邊人圈兒裏一望，卻見了先農。更吃一驚，又不知先農是和誰結婚。心想也許自己看錯了，也許自己的神經又已錯亂了。一會兒新郎新婦仍舊排成兩列，相對行禮。藍倩張眼向那邊仔細一看，見那人果真是先農，和自己左邊的一位新婦相對。

地站着。卻不向這邊這位新婦姓什麼，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一時悲痛萬分，熱淚暗流！後來，新夫婦交換戒指，卻又是先農的和自己的對換，不禁一陣喜上心來。也許是在做夢！這明明又不是夢！看看換過來的戒指，並不是先農那當戴的戒指。心想這人決不是先農那有這麼巧的事。自己臉上又有垂絲籠罩着，不然的話，假使那人真是先農，那一定見了自己必定有驚訝的表示。藍倩正在悲喜不定的時候，債相就挽着她的手向左邊一轉，新郎，新婦又相並地向前走。走到那一段，雙方都向裏面拐彎，又相並地走回來。本來兩方的距離還大，因為一向裏面拐彎，就擠攏來了。藍倩仔細打量那個男的，見他愁着臉，低着頭走着。的確是先農，那走的姿態，外表的儀容，一點也不差。就快樂得要喊先農，可是又怕錯了大禮，鬧成笑話。先農忽然也看出這邊是藍倩了，兩人相對驚疑地一笑。債相們都很覺奇怪地相望着。當時正是鼓香清脆嘹亮，鑼鼓宛轉悠揚，恰便是一段賞心樂事，恰便是有情人的新婚時節！

在這新婚大禮堂後面，就是新婚宮，裏面很華麗，新人兒行過婚禮後，要住在這裏面受一個星期的夫婦教育。在這兒住一星期後，就組織蜜月旅行團，新夫婦可自由參加

。不願參加這蜜月旅行團的，就由配婚院派飛機，或汽車，或專艇送到新郎家裏去。

結婚的這天晚上，藍倩，先與兩人非常高興，幾乎要發狂了。相並地坐着，絮絮答答談個不休。先與忽然想起來一件事，順口就道：

「今天那主婚人好像是高魯明教授。」

「那是你看錯了，高魯明教授是西南溫帶區配婚院的院長，怎麼會到這裏來呢？」

「也許調差調到這裏來了哩！」

「不會，在大考前不久，茜玉還接到高朗露的信：說高魯明教授，正在西南溫帶區主持一個三百對新夫婦的集團婚禮。」

「兩人正談着，外面有人敲門。藍倩忙問：

「誰？」

「王媽。」王媽在外面答應着。

只見王媽端了一盆剋水，應聲進來，又一直端到後面廂房裏去。王媽從廂房裏出來，又把廂房邊的門簾放下。藍倩起身順口問王媽道：

「今天主婚的是誰？」

「主婚的嗎？高魯明院長哩！」王媽站在廂房門邊說着。

「噢！真是高魯明教授哩！」藍倩狂喜地對先農笑了。

「那我們幾時去看看他！」先農也特別高興地笑了。

「高魯明院長住在那裏？」藍倩回過頭來問王媽。

「就在這新婚宮後面的院長住老裏。」

「那我們馬上就去一趟罷！」藍倩向先農說着。

「也好！」

藍倩笑着忙忙地掀簾進後面廂房裏去了。不久，又從裏面出來。王媽就挂起門簾再進去端水。藍倩彎着腰拉好了衣服，又把長袍下襞的鈕扣仍舊扣好。對着鏡子梳梳頭髮，再和先農挽着手兒出來。走到院長住宅前，敲開了門，正要向那開門的僕人問話，只

見高朗露從房裏跑出來大笑道：

「啊！原來是一對新人兒來了！恭喜！恭喜！」

這句話剛說完，就見高魯明教授大搖大擺地，也從房裏出來。笑着高聲說道：

「李先農！藍倩！你們這場婚事，該怎麼謝我？」

先農，藍倩兩人一個在左，一個在右，狂歡地將高魯明教授緊緊抱住。後來三個人挽着手到內廳裏來，高朗露又去把母親喊來了。大家坐下，歡笑地談着。直到九點多鐘，先農，藍倩纔辭別了，回新房裏來。

五 火星裡的風光

這天茜玉見上了一個多星期的課，曉倩還不來，又不寫信來請假，就很覺奇怪。並且先農也是這樣人不來信也不來，下了課，茜玉就懷着疑問來找斯美。兩人正在育草河的小橋上遇着。一談起來，斯美就笑道：

「你不是說她回去搬家嗎？」

「我看不是搬家，也許是驅她回去結婚哩。」

「那可就不得了。她和先農的那段難捨難分的恩愛，生生的被人割開。也許會鬧出悲劇來哩！」斯美說着，往橋欄杆上一坐。

「說不定先農也是被家裏騙去結婚去了。這一對人，真是命裏多災！」茜玉倚在橋欄杆邊說着。

「怎麼兩個人都沒得信來？真教人着急！」

「別管他們的事罷！就有不幸我們也沒奈何。」茜玉微微一笑，又說道：「我今天

不想吃飯，倒要吃吃麵去。

「那我們就到鮮味樓去。」

「忙什麼？等太陽下了山去也不遲。」茜玉說着，又從荷包裏摸出一張相片來笑道：「我給樣東西你看。只許在我手裏看，不許給！」

「噢！這相片照得真好！非給我一張不可！」

「給你」張是可以的。可是要好好收着，不能讓人家看見了！」茜玉笑着，就把手裏的相片給了斯美。

「當然不讓人家看見！」

兩人談笑了一會兒，就回到鮮味樓來。點了幾樣菜說吃麵。正在說笑着，忽見先農私情走了進來。茜玉忙又驚又喜地，上前拉住私情問好。大家坐下，私情就邊說邊笑着，把假期中結婚的情形，很詳細地談了一遍。大家都非常高興。茜玉笑道：

「這麼巧的事，也不寫信來讓我們高興高興！搞得我替你們牽腸挂肚地白擔心！」

「明天我要補送婚禮，可不知那一天吃喜酒！」

「罷了！罷了！你這一鬧起來，我又要頭昏了！婚禮從免，酒照例請。只是別鬧得大家暖了起來，就只我們幾個知己的，悄悄地高樂一場，豈不更清雅？」藍倩笑迷迷地說着。

「做新嫂嫂的那能圖清雅。酒，我倒可不吃，新房卻非痛鬧一場不可！斯美望着藍倩笑了。」

不久，黝的菜都到了，四人就一面吃一面說笑。後來又同向女宿舍去。

明媚的春光，水一般地流，這又是桃李的看花時節。同學們都在商量怎樣度過這可愛的春假。畢業班的同學組織了許多的春假旅行團。有的是到月亮上去，有的是到水星上去，有的到木星上去，有的到金星上去。斯美，黃玉這夥人，商量着說到火星上去玩玩。藍倩，若錦，婉如，歐陽芹都不是畢業班的，春假期比較短，不能去旅行。決定先到火星上去的，只有黃玉，斯美，少華，文美，陸芷清，凌彭，張傑人，白琳等人。還有幾個人說去，「去」字下面卻又帶了一個問號。後來大家一定要先去做響導，先設法奈何，也只好答應了。大家說妥了，就趕辦旅行的用品，和護照：又有人去辦團

體火箭票的手續。

這天下午，文美忽然想到琬如有一隻極輕巧的小皮箱，到火星上去旅行倒很合用，就來向琬如借。琬如拉着文美坐下，自己一面把皮箱裏的東西檢出來，一面和文美說笑。文美悄悄地說道：

「李先農和藍倩結了婚後的感情，反沒有以前好哩！你覺得嗎？」

「正是哩！我也有這樣的感覺！像這樣的情形下去，我很替他們擔心。李先農倒沒什麼，我就是藍倩有的地方太不對！」琬如也悄悄地說着。

學了醫的人，多半只有理智沒得情感！假使我是男子，我決不娶學醫的太太；假使要我嫁一個醫生，那我寧可不結婚！」

「這也不能一概而論！你看茜玉情感多麼豐富？」

「茜玉在沒學醫以前，情感還更豐富哩！一個人初學醫的時候，連割兔子，殺蝦蟆都不忍心下手，覺得那些小動物太可憐。後來殺多了，解剖多了，刀下那將死的呼聲，也並不可憐。割病人的肉，好像割木塊一樣。因為看慣了，聽慣了，那病人的苦臉和呻

吟，並不足引起醫生的同情心。人家總以為看護很富有情感。其實那全是假的。看護工作，和演戲一般。心裏雖不同情，口裏卻和話劇演員背誦臺辭似的，說出許多安慰病人的甜言蜜語。可是在頭等病房裏，真的是頭等戲；在二等病房裏，演的是二等戲。有幾個真能為他人灑淚？」

「你這話也太刻薄了！」

「我不過是就那一端來說！當然醫生中也有情感很豐富的藝術家和詩人，就有再多的理智也掩埋不了他的美感和敏感！」

「一會兒，文美就提着那小皮箱回房去。」

四月一日，是春假的第一天。先農，斯美一大夥人，乘着火箭離開地球。穿過對流層和同溫層。茜玉是第一次離開地球，倚着窗檻兒，不停地向玻璃板外打量。見空間暗下來了，就問張傑人道：

「怎麼漸漸暗下來了？」

「你在地球上的時候，有許多物體，把太陽的光線反射到你眼睛中來，當然很亮；

現在你要直接把眼睛向着太陽，纔可看得見陽光。你的眼睛既不向着太陽，那當然只有一片黑暗。」

茜玉點點頭，又拿起曲線望遠鏡來，對空中望着。從這曲線望遠鏡中看東西，視線是彎曲的，可以看見普通觀界以外很遠的景物。當時茜玉見那閃爍的星光下，似乎有固體，就回過頭來問張傑人張傑人笑道：

「這是第一赫維賽德層哩，是氮氣的結晶體。能折回無定向無線電波，普通所發的無線電，是靠這第一赫維賽德層折回地面，我們纔能接收。」

火箭穿過第一赫維賽德層後，茜玉見了極光，就發出驚奇的一聲叫喊。大家一舉一動，起曲線望遠鏡來看，只見那幕狀極光，和垂懸的彩幕一樣。又像許多翻動的彩旗，形狀各不同，顏色也隨伴着形狀起變化。上面是藍色，白色，淡綠色，黃色，下面漸漸現出紅色。那壯麗的彩輝，和奇怪的形狀變化極快。幕狀極光，前有雲朵一般的帶狀極光，顏色是白的和綠的；最後面又有一彎弧狀極光，頂上還有光冠。大家都說太美麗，又忙問張傑人這是什麼原因。

「這是因爲太陽現黑點時，飛出了帶電微粒，來到地球上，被地球兩極的磁場所阻，逼成彎曲線；有些電子在近磁極的大氣上層，撞擊氣體的原子，把這原子的電子打出去，就發生極光。其餘的電子，和上層空氣的原子相碰，就放出光子，而成宇宙線。這種光子就是能彈，也即是能的質點。」

「哎呀呀！什麼光子，瞎子，宇宙線，電子撞原子，瞎子打光子。我一點也不懂！

」白琳望着張傑人笑了。

「連我自己也沒懂透哩！不知我說錯了沒有，還是等我回去翻一翻密利坎教授的論文再告訴你們罷。」

正說着，火箭已穿過第二赫維賽德層。後來文美見了那網似的白色太陽，就問道

：「太陽怎麼變白了？」

「太陽的光本來就是白的，射到地球上，因爲大氣把它折散了，所以成了紅色或黃色。早晚的太陽特別紅也就是因爲經過了更多的大氣折射。」張傑人正說時，火箭炸藥

轟轟，一聲爆響，這火箭就繞了一個大彎。

「咳！怎麼在這兒拐彎了？」茜玉不禁地問先農。

「因為太陽，水星，金星都在地球的軌道圈兒裏面；火星，木星，土星卻在地球的軌道圈兒外面。火箭白天裏離開地球，那正是向着金星，太陽那邊射去，離開氣層後，當然要拐過彎來，纔好向火星，木星這邊飛。」

「那戰們搭晚班的火箭到火星或木星上去，就犯不着轉彎了喲！」

「那當然！不過有時星球位置變動，也有要拐彎的時候。」

「咳！怎麼火箭現在走得這麼快了？」斯美也不禁地問了。

「在空氣裏，它是不敢走快哩！因為一個物體，在空氣中移動的速度，要超過了每秒鐘十哩的話，那它的溫度就和氫氣焰一樣高。」茲悉斯哥隨口地答着。

「呀！那邊來了一隻大火箭。你們看見沒有？還有一片淺藍色的光芒阿這邊一閃哩

！」錢彩指着前面說着

「那是那邊人向這邊開電槍，閃出來的陰極光哩。」王煥清說着又坐了下來。

「向這邊開電槍，那豈不會打死這邊的人？」賽麗克斯很驚訝地說着。

「在真空裏怎麼會打死人呢？電槍是比倫琴線還要強的死光，可使空氣游離成爲導體，導電殺人哩！」

在達到火星的軌道前，又遇着一羣雲集的小遊星。不久，就在火星西熱帶區火箭站下火箭。在星際大旅館住下來。

火星上的熱帶。也並不熱。這次箭站附近，有條小街。傍晚，大家就說到街上邊看。茜玉一出大門，就抬起頭來說道：

「呀！月亮出來了！」

「這兒那能夠看見月亮呢？這是戰神長子星。火星有兩個衛星，一個是戰神長子星，一個是戰神次子星。長子星距火星五千八百英里，次子星距火星一萬四千六百英里。

長子星在西邊上升，東邊降落；次子星恰相反。」先農笑着，又說道：「不管你幾聰明！到這火星上來了，也要請做幾次傻瓜哩！」

「次子星呢？」茜玉一面隨着大家走，一面望望天

「那和金星似的，不就是次子星嗎？」

大家來到街上，一片很整齊的玻璃房屋，街道雖小，鋪家倒還精緻。探射燈，汞光燈，螢光燈，霓虹燈，映得滿街通亮。茜玉正和斯美，少華一夥人，在東瞧西望地走着，忽聽得後面有人緊緊地跟着說道：

「小姐！這串珍珠是你失落的嗎？」

茜玉回過頭來一看，見是一個叫化子，拿着一串珍珠在問自己。茜玉學過火星語，只聽得懂，卻說不出來。所以只好搖搖頭，意思是對那拾珍珠的叫化子說，這串珍珠不是自己的。那叫化子會意，卻上前一步，對茜玉說道：

「你仔細看看罷！是你的呢！我見它從你身上掉下來。」

茜玉答不出話來，就忙喊先農。先農回過來，問明了緣故，就聽那叫化子大聲道

「你是那裏來的騙子？我送你到公安局去！」

那叫化子嚇得慌忙在地上舞着先農翻了一個筋斗就跑了。滿玉很覺奇怪地問先農道

「你怎麼說他是騙子呢？」

「他這串珍珠，是自己買的一串假真珠哩！有的人不識得這東西的真假，又貪小利，許騙子趁其不備，接下來，再賣他幾十塊錢。其實他這串假珍珠，只花幾角錢買的呢！」

「這也真會騙人了！」

「俗語說得好，「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他走的時候，慌忙翻一個筋斗，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裏的軍人行軍內鞠躬禮，也是上身前傾十五度；普通人行鞠躬禮，是上身前傾四十五度；禮則送大顧客，送到大門口，行鞠躬禮，是上身前傾九十度。還有一種最恭敬的鞠躬禮，是上身前傾三百六十度；這三百六十度鞠躬禮的行法，就是翻一個筋斗。」

大家聽了，不禁哈哈大笑。再走不久，就到了街的盡頭。忽見許多人圍着一張很長的桌子，在高聲呼喊。文美忙問：

「這是幹什麼事？這許多人擠在這兒！」

「押寶哩！你們女同學看不懂，讓我們擠進去看看罷。」斯美說着，就向裏去。

「我們也要看哩！不懂你講給我們聽聽就是了！」茜玉忙追着斯美說着。

「這裏押寶也和我們那裏不同，還是叫李先農來講講罷！」斯美笑着，又對先農喊道：「李先農！來！來！來！替她們講講這寶是怎麼個押法？」

「這道理兒我也只知道一個大概哩！他們有一個醬油碟子一般的盤子，叫做「寶盤」，上面罩着一個茶杯子似的「寶蓋」，合起來叫「寶盒」。裏面有四顆骰子，這裏人叫「骰子」。把寶盒一搖，就讓大家來押。那四顆骰子的點數，加起來爲四，就是「青龍」，五點是一「歸升」，六點是「百歲」，七點是「財旺」，八點又是「青龍」，九點又是「歸升」。這樣輪流搖下去，最多只有二十四點。」

「誰搖那寶盒呢？」文美凝神地望着先農。

「個一片官，」管收錢賂錢，他們數錢記帳「打片」哩。」

「怎麼知道人家要押什麼賈呢？」

「那是有一定的。」把錢橫的擺成一條，後面加擺一點，是押歸升；假使這一點加在橫條前頭，就是押出門；把錢縱的擺成一直條，右邊加擺一點，是押青龍；這一點倘若加擺在左邊，就是押白虎。花樣還多哩！還有紅拐，黑拐，碎拐，大拐，丁注兒，我一時也說不清！你們自己看去罷。」

先農說罷，就領着大家向裏面來。許多人排成一個楔形，女同學裹在中間，外圍都是男同學。和斧頭劈柴似的，利用機械利益，尖起來向人叢裏擠；好在人也不多，一會兒就擠到裏面來了。只見那令官高聲說道：

「快要開賽了呀！沒有押的快押！已押好了的快把手擺開！別只是伸伸縮縮拿不定主意！」過了一會兒，又有叫一聲：「開賽了呀！喂！猴兒裏把戲，出門求財呀！」

那令官說罷，就把寶蓋一揭，果然是個出門。接着片官口裏一面唱錢數，一面先把

輸家的錢收了過去。再回轉頭來賠贏家的錢。一會兒帳算清了，停了一停，寶官就舉起寶盒來搖幾搖，又放下來歇一會兒，又舉起來搖幾搖。這樣搖了三次，就放定了，讓大家押。那些押寶的，有的穿得很闊氣，有的穿得很寒酸，都把手伸到荷包裏，摸得錢窸窸窣窣響。一會兒，有的人押白虎，有的人押青龍，有的是紅拐，有的是丁注兒，桌子上擺滿了錢。一個紅鼻子的人，閉着眼睛出了一會兒神，又把自己押好了歸升的一堆錢拿了起來，回頭問一個麻子道：

「先前一寶是白虎吧？」

「是的。」麻子點點頭。

那紅鼻子又閉着眼睛出了一會兒神，仍舊擲了一個歸升，再回過頭來問那

「你怎麼還不押呢？」

「我還要看一寶再押哩！」

茜玉見押一寶歇等這許久，就有些不耐煩，低頭和文美，先農說想走大家就同出來

。看看時候不早，肚子有些餓，一路談笑回去。斯美一面走，一面問先農道：

「你們這火星上有搖會的风俗沒有？」

「怎麼搖會？」

「搖會是人家的想借一筆款，就去邀許多親戚朋友來一個會。譬如搖會的金額約定了一百元，期間是十個月，每月搖一次，十個人來會；那到每次搖會的那天，每個會員拿出十元來，大家湊起來就是一百元了。每把六顆骰子，擺在寶盒裏和搖寶似的，大家輪流搖，誰搖得的點數最多，誰就得這一百元。可是得過一次錢的，以後就不能再搖了。所以每人每月都出十元，在這十個月中，每人都有一次拿到一百元的機會，只有先後的不同這一來，大家都不吃虧。可是第一次湊攏的那一百元，要讓邀會的會員得。因為他邀會，是正等這筆錢用，參加這會的人，是來幫他的忙。每次搖會時，邀會的人都備有很好的酒席招待大家，表示感謝。」

「哦，這種風俗，故鄉也有！」先農抬起頭來，出神地說着。

「可惜這兒離你府上太遠了，不然的話，你又可以在家去一趟哩。」文美對先農笑着說着。

「可不是！」

「噢，我來買個口琴。」文美見一家鋪子的貨架上，擺了許多口琴，就又驚又喜地向那鋪家去。

「傻瓜！傻瓜！」口琴是地球上來的，何必還在這裏買呢？」先農不禁笑了。

「我那個口琴有了沙音，已經不能吹了。就在這兒買也肯不了多少！」

「文美我也買一個。趁這每天晚上沒事，你教我吹吹口琴也好！」茜玉忙追在文美後面來說着。

「好的！我教你吹口琴，你教我唱歌！」

大家都在鋪門外等着，文美，茜玉，先農三人就進來買口琴。看了許多，雖然牌子不同，可是都是和來口琴公司的出品。文美就揀了兩個二十一孔的，輕輕試吹了一吹，付過錢就出來。

「唉，怎麼少了一個人？」茜玉走出鋪門望着大家笑了。

「真的！梅少華那裏去了？糊我我們怎麼都沒留心到他。」文美也笑了。

「糟糕！他又不會說火星語！」先農也不禁好笑。

「殺關係，總只有這麼大的街，那還怕他找不回去？說不定他還在那裏押寶哩！」
 茜玉說着笑，就同大家向回旅館的路上來。

一到旅館中，就要茶房把房門開了。斯美走進房，就見那挂在衣架上，自己的一件皮襖竟和一件秋大衣不見了。忙問茶房，茶房說不知道，斯美也就算了。還笑笑地對茜玉說道：

「這事大概是急着要錢用，就把那兩件衣服偷去買了。我想這人一定很可憐哩！」

一會兒，先農知道了，就跑到帳房裏拍着桌子向那管帳的英國人要求賠償。那管帳的只得答應說負責找回來，又把那管鑰匙的茶房送到公安局去。斯美倒有些不過意，笑道：

「就讓他拿去也只這麼大的事，何必又押起一個人來！假使並不是他偷了，豈不叫人家冤枉受罪！」

「你逢事總是不用一點理智去想想！國家的法律，不見得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到場上殺的人，有許有不應該死的，就冤屈一團兒又有什麼關係！何況他還有管鑰匙的責，當然有責任！就受處罰也並不算冤枉！」茜玉鎖着眉兒對斯美說着。

大家正談着，就聽見白琳和張傑人在那邊房裏拌起嘴來。

「這兩個，針尖兒那麼大的事也要鬧一場！又是爲了什麼嘍？」賽麗克斯說着，含笑起身向那邊房裏去。

「會兒，有人來請吃飯，大家就向餐廳裏來。正坐下，就有個茶房把斯美失去的那皮搥克和秋大衣送了來，說正是那管鑰匙的茶房偷了。斯美叫把衣服送到自己房裏去，大家就吃飯。忽見少爺夾着個大紙包，笑着走進來。又舉起那紙包說道：

「我們猜測看這是幾磅雞蛋糕？」

斯美笑着，望着少華手裏的蛋糕。

「我猜有三磅。」文美含笑說着。

「你們都猜錯了，那只有二磅雞蛋糕！」先邊笑迷迷地望着少華。

「噫！一磅怎麼有這許多？我第一就懷疑，以爲是他稱錯了罷！」少華忙問先嚴

「這裏的重力加速度，和地球上的重力加速度不同。三十八磅重的東西，移到地球上就有一百磅重哩！」

「快來吃飯罷！回來冷了。」苗玉對少華說着。

「我已經吃過了。剛纔連喝八碗湯，肚子都脹痛了，那裏還吃得下去！」

「你在那裏吃的？怎麼連喝八碗湯？」

「我走錯了路，肚子餓得很，見了一家飯館，就不問三七二十一，往裏面一坐。茶房拿過菜單來要我點菜；我本來就不認識幾個火星文，加上那菜單上又盡是草字；我就亂指了三個菜名給那茶房看了。心想這三個菜中，要有一個湯就好；不然的話，乾硬硬的飯，就有些難吃了。誰知後來端來的三碗都是湯！我還以爲那張菜單是專寫湯的，看看旁邊兩個人吃飯，四碗菜一碗湯，也都是那張菜單上點的。因爲沒得下飯的菜，我就再點三個菜，誰知又是三碗湯！當時我氣極了，沒奈何，就再點三個菜。後來端來的是

兩碗湯，一碗菜筍炒羊肉。我吃了飯，怕人家笑，忙忙地付過錢就出來了。

「那蛋糕又是怎樣買着的呢？」茜玉一面喘喘地笑着，一面問。

「那是後來在一家美國人開的鋪子裏問路，見他的蛋糕還好，就買了一磅。」

飯後，歇了一會兒，茜玉就拉着文美，與文美教她吹口琴。

「你先吹會新式單音來，再學伴奏。」文美笑着對茜玉說。

「我以前學過新式單音的。」

「伴奏會不會？」

「會的！普通伴奏，高音伴奏，八度和音，五度和音，三度和音，震音，琶音，裝

飾音，我都學過來。」

「那你的口琴就吹得很好了！」

「不好，譜子不熟哩！又不知吹那個曲譜好！」

「那你先去把香絲影，板橋道情，燕子門，聖夜這幾個曲譜練熟來再說。」

「你常吹的是什麼曲？倒很好聽哩！」

「我常吹的嗎？那纔是女神舞，愛麗絲，龍翔鳳舞，雙鷹進行曲，這都不容易吹。你把香絲影這幾個曲吹會了，再吹比翼鳥，卡爾王進行曲，然後慢慢學女神舞，愛麗絲。那以後許多的伴奏，和音，也就可運用得很熟了。我們再來練二重奏。」

「交響伴奏，怎麼吹法？」

「那各人的吹法不同。我總是用一個八度和音，一個三度和音并起來吹。」

「會兒，茜玉獨自坐在旁邊，慢慢地吹香絲影。」

不久，茜玉覺得口琴把嘴角磨痛了，不願再吹下去，就和文美坐在一塊兒，聽文美吹。後來，文美也不吹了，就要茜玉教唱歌。起初，茜玉找出來的一張歌譜，是快樂的家庭。文美不歡喜這個歌。茜玉笑道：

「在樂理上講，這個歌是最合理的哩！譬如雷蒙娜雖然好聽，可是開頭就是「花」「花」「花」，這就不合理了。「多」，「迷」，「梭」是安定音；「西」「來」，「花」，「拉」是不安定音。曲譜的起首，應當用安定音纔合理。樂尾的圓滿靜止，半靜止，也都有一定的音哩！」

「我要學那個小夜曲」

「小夜曲是男子唱的哩！是晚上，情郎在情婦窗下唱的夜曲。」

「那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旋律好，何必問它女唱男唱！」

「好的，等我來找那份歌譜。」茜玉說着，就把小夜曲找了出來。又指着那五線譜

對文美說道：「這是四分之三的拍子，有一種沉靜柔和的情調。這高音部配號邊一個嬰配號，是「噯」調，第二線唱「多」。第一個是附點二分音符，在第三線上，是三拍的「迷。」」

茜玉，文美一面談一面唱，不覺就已到了深夜。白琳，賽麗克斯，錢彩，陸芸清都已睡了，她們兩人也只好脫衣睡下。

第二天清早，大家忙忙地起來，各人把行裝收檢好。吃過飯，就上汽車來。這汽車的形狀怪得很，竟和一隻船似的搖搖擺擺從露露大旅館直往河邊上走來。前面的路是很長一段斜坡，伸入水中。車上男女同學正在談笑，忽見這汽車，往河裏一衝，就嚇了一大跳。女同學都慌忙拉着男同學。後來看看這汽車並不下沉，竟如輪船似的，在河裏很

快地走着。大家又相對一笑，都怪先農早不說明。轉問纔知道這東西不是汽車，卻是久聞大名的「雙棲艇」。文美見這雙棲艇的輪子，都是一個橡膠胎輪，和一個鐵輪相并在一起，就問先農爲什麼要這樣的輪子。

茜玉倚着窗子看風景，見河邊樹林排列很整齊，一些雙棲艇在兩岸隨時上下。又覺得這河流特別直，就問先農什麼緣故。

「這是人工造成的運河哩！這火星上沒有海，河流卻和蛛網一般。河的寬度有幾十公里的，還有幾百公里的。千年前，都用了很大的人工去修直。現在地球上，都還做不出這麼偉大的河海工程哩！」

「地球上人真該慙愧哩！」文美笑着，又說道：「天然的河流在平地上爲什麼轉彎呢？」

「那是因爲兩岸岩層鬆緊不相等，水向岩層鬆的那面衝時，崩潰更容易。所以河床，就在那崩潰的地方拐起彎來了。」張傑人說着就站到窗子邊望望。

先農把這艇上的駕駛員走到這邊來了，就問道：

「在蓬若門上岸。」

「到卡力普爾去上岸，不是更省些路程嗎？」

「水淺了，雙槳艇不能上去哩！」

「昨天我在旅館裏還聽說，許多雙槳艇從卡力普爾下來。難道這漲水天，水退倒退了不成？」

「他們走下水船，那當然可以的。因為他們是在河中央走。可是中央的水流很急，走上水取中央的航線，那雙槳艇的馬力決打不上去。所以一定要走河邊上，可是河邊上的水比中央淺得多哩！」

「假使河底是平的就好了！」陸芸微笑着說着。

「那也還有差別，不過差別很小就是了。因為河中央的水流得快，靠近兩岸的水流得慢；所以水漲的時候，中央的水來得快，兩旁的水來得慢，河面就成了凸形；退水的時候，中央的水退得快，兩旁的水退得慢，河面就成了凹形。」張傑人說着又笑了。

「張傑人說着又笑了。」張傑人說着又笑了。

「爲什麼中央的水流得快些呢？」護影甯忙問張傑人。

「那原因很多哩！最淺顯的就是旁邊的水，對河岸有附着力，水本身又有凝聚力。因爲這兩個力，河岸就有拉住水流的傾向。可是中央的水流，所受到附着力的影響小；並且旁邊的水，和河岸間還有摩擦力，所以中央的水流比兩旁快。」

下午，這艘樓艇就到了吉弄根打。因爲這地方有一個很出名的吉弄根打複生養育院，大家就上去參觀。當時這艘樓艇又從河裏爬上岸來，和汽車似的在街上走着。這街市很整齊，雖不繁華倒也熱鬧，一看就知道是個農產饒富的村鎮。一會兒就到了複生院。因爲先農的表姐羅麗娜，在這複生院裏擔任保育主任的職務。當時先農進去，找了表姐出來，和大家介紹過，再進去參觀。先看培養室，只見裏面擺着許多人造子宮。每個人造子宮內，培養了一個胎兒。苗玉見了一個保溫箱，就忙問裏面有什麼東西。

「裏面藏了沒有交配的精蟲哩。羅麗娜滿口很流利的中國話對苗玉說着。

「溫度幾高？可以活多少天？」

「大約是攝氏四十度到五十度，可以活十多天哩。用的時候，還要加緩衝液來調整

酸度

「這培養出來的嬰兒天才性格是怎樣控制呢？」

「這類事情，還在研究中哩！現在都是從遺傳着手；有時也由人工改變生殖細胞的染色體，不過沒有十分的把握。所以天才這方面，還是一半由人力，一半聽天命哩！在胚胎初期，我們使胚胎發生複生分裂時，有時分裂不均，所以同一胎出來的，才藝也還有差別，不過相差不遠。至於性格方面，那倒很好控制。因為人的性格，是雌雄性腺分泌腺在身上操持，就是胎兒長成了，我們也還可施行移植，來改變他的性格。」

「我看將來地球上也要設複生養育院哩！」

「地球上倒犯不着哩！火星上因為溫度低些，所以生殖力弱，雖設複生院來補救。地球上的熱帶人，恐怕繁殖得比複生院還要快哩。」

「我去年，聽說有個複生院的人造子宮裏發生突變，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拜力環力複生院鬧出來的笑話哩！因為一時觀察錯誤，就購贖起來。其實，那有突變的事！」

一舞後，大家又隨着羅麗娜到嬰兒室裏來。遠遠地見那些嬰兒都睡着了，大家就說不用過去，免得驚醒了他們。茜玉見那些孩子，面貌完全一樣，又胖又白，就開羅麗娜道：「這些孩子，真像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吃的可都是人奶。」

「人奶也有，可是大部分的是驢奶。因為驢奶的成分和人奶差不多，驢子產奶的產量卻比人本幾倍哩！」

一會兒，大家走到一個遊戲場裏，見許多五六歲的小孩子，在那場裏玩着。臉龐，身材，都完全相同；衣服也是一樣的，每人衣服上都有一個號碼。又活潑，相貌又很美麗，最有趣的就是大家的相貌竟沒一點分別。

「他們的指紋都很相似哩！」羅麗娜含笑說着。

茜玉和文美聽了，就笑着走上前拉過兩個孩子來，一個衣服上是八號，一個是四十九號。文美忙握着他們的手，來看指紋。見八號在手指上的指紋是斗，四十九號也是斗。仔細一看，又稍有不同。又看食指，個是橫紋，個是縱紋。無名指是斗紋，小指

是騎紋再掩過行手來，拇指又同是斗紋，食指是弧紋，中指是箕紋，無名指是橫紋，小指是統紋。黃玉文羞死了，就抱住這兩個孩子又是笑，卻又說不出話來。後來還先農走過來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納命八。」

「你呢？」先農又問那一個。

「納命四九。」

「納命？」

「六歲。」納命八和納命四九同聲說着。

大鐵聽到納命裏面又見許多三四歲的小孩子在一塊兒玩，看來更有趣。後來又參觀孩子們的教室，寢室，餐廳，都非常整齊。看完了，羅麗娜就邀大家到自己房裏來坐，房裏已擺好了茶點。一會兒，有個女僕帶了三個更有趣，更可愛的小孩子來，三人一樓一鏡。羅麗娜對大鐵說：

「這是我們這裏，最聰明一胎孩子中的三個。他們會讀地球上的法語和英蘭，將來要一齊派到地球上去學哲學或數學哩！」

大家聽了，就忙來和這三個孩子談話。又給他們吃。問起名字來，那衣服上九號的，名喚「喬治九」，二十七號的，名喚「喬治二七」，還有一個名喚「喬治六三。」都是五歲。舉動活潑，答話特別聰明，先農偶然看見旁邊。那玻璃櫥裏，擺了許多紅帽子，黃帽子，就笑道：

「我來考考看這三個孩子誰最聰明。」先農從那玻璃廚裏，拿出三頂紅帽子和三頂黃帽子來，又對這三個孩子說道：「我從這六頂帽子中，拿出三頂來，戴在你們頭上，你們都不停地拍掌。」假使你們知道了自己頭上，戴的是紅帽子，那你就即刻停止拍掌！假使你看見另外的兩個孩子頭上，戴的都是黃帽子，那你也停止拍掌！」好好記牢這兩個停止拍掌的條件哩！」

先農說了，又把那兩個停止拍掌的條件，再三再四地說幾遍，使他們有一點復活的印象；再偷偷地把三頂紅帽子，戴在這三個孩子頭上。三個孩子就連忙拍起掌來，都看

見其他兩個孩子，戴了紅帽子，卻不知道自己戴的也是紅帽子。一會兒，喬治六三忽然停止拍掌。先農忙問他爲什麼停止拍掌。

「我已知道我頭上戴的是紅帽子哩！」喬治六三很堅決地指着自己的頭。

「你怎麼知道你頭上戴的是紅帽子呢？」

「假使我頭上戴的是黃帽子，那麼喬治二七見我戴了黃帽子，喬治九也見我戴黃帽子，同時喬治二七見我戴了黃帽子，喬治九也見我戴黃帽子，同時喬治二七又看見喬治九不停止拍掌，喬治九所以不停止拍掌，就表示沒有看見兩個戴黃帽子的，那麼喬治二七就可斷定自己頭上戴的是紅帽子。現在喬治二七不能斷定自己頭上的是紅帽子，足見不是我頭上不是黃帽子了！」

「真聰明！真聰明！」

大家談笑了半天。羅麗娜說要請大家吃飯，起初大家不肯，後來也只好答應了。

同出了這禮拜院，穿過街巷，走到一家最大的酒樓上，向一間餐廳來。少華一腳踏進餐

同出了這禮拜院，穿過街巷，走到一家最大的酒樓上，向一間餐廳來。

完全是玻璃磚的鏡子的。四鏡互映，就和理髮店裏相對的大鏡子似的，一望無際。這些裏的天花板和地板相對映着，忽然一看，下面好像高文深淵，所以少華嚇得腳不敢落地。大家仔細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茶房們見嚇着了少華，就忙把那茶桌在門檻外邊的一小塊氈墊子，移到門檻裏面來，免得生人猛然進來時，腳不敢着地。這餐廳很小，可是四面的鏡子對映着，倒像一間極大的餐廳，擺了許多桌子，幾百人在這兒會餐。上下又相映着，真饒有別趣。大家三三兩兩地進來，正在談論這廳內的趣味。忽見文美拉着茜玉走了進來，文美猛然一望，就很驚訝地說道：

「呀！好大的餐廳！」

大家又不禁撲嗤一聲，接着就大笑起來。文美羞得雙手捧着臉兒，也自笑個不住。大家坐定了，羅麗娜說要請大家吃個猩猩席。先農含笑搖頭，說這些人都是沒福氣的，恐怕吃不慣這樣珍貴的酒席。茜玉，文美忙問什麼猩猩席。先農笑着告訴大家，說猩猩席中的主要菜，是把一隻活猴子，用酒灌醉來；有項特備的桌子，桌面和一個木枷

似的，兩邊豎開，正中央有個猴頭那麼大的圓孔，把猴子的頸和犯人上枷鎖的，夾在這桌面的圓孔中，猴頭在桌面上，猴身在桌下，那橫的一刀，把猴子的腦蓋削回來；旁邊有一碗很熱的雞湯，把這雞湯倒進那圓孔裏，煮熟湯裏的雞肉吃。大家聽了，先農的話，都鎖眉搖頭笑說吃不來，又叫先農打發茶替大家煎一席。後來就鎖定了飲香團魚席。不久菜就一盤盤地上來，大家向先農道過謝，就慢慢笑笑地吃了起來。菜味都非常美妙，最後的紅燒鱸肉，味兒更不同。大家就問是怎樣燒法。羅麗娜笑道：

「這是把一隻活鱸，放在冷鍋裏，加些冷水，再在下面燒着火來。把鍋蓋蓋上，水就慢慢熱了。那鍋蓋上面，有一個圓孔，那鱸魚的腦蓋大的圓孔，因為鍋裏熱起來了，那鱸魚就把頭從圓孔中伸了出來，一半是頭伸出來，一半是尾伸出來，把口張得很大。廚子就趁勢把醬油、麻油、香料，往那鱸魚口裏灌。那鱸魚見了冰涼的東西，就拚命往肚子裏吞。後來就把那鱸魚割成小塊與紅燒。」

「人心真古怪！竟會想出這樣怪的事來！」斯美琪了羅麗娜的話，就不自覺地笑了。

「這酒館裏出菜多麼好，竟和文藝家寫散文似的。」文美自言自語地笑了。

「文藝家的散文是怎麼寫法呢？」白琳忙問文美。

「文藝家的散文嗎？第一句和最後的一句，寫得真美麗。因為第一句，要引起人家讀這篇文章的興趣；最後一句，要心頭上說，給讀者的印象最深刻。所以要使人感動的文章，那些可惡可歎的辭，一定要留一兩句擺在最後面。因此有很多刊物的編輯看文稿，先把頭段一看，再將末段一看，不用讀中間往來，便裏一擲。」

飯後，大家談笑了一陣，就回到吉里根打宿營地來。空麗瑪娜房裏坐了半天，再一齊告辭，上了原來的雙桅艇。大家各自回寢，向麗娜握手作別。這雙桅艇又穿過大街小巷，從岸上回到河裏來，船尾的吉里根打繼續前進。天已黑了，河邊的燈塔，都放射着千萬條光芒，照着閃閃的河面。兩天，文美兩人倚着窗棂兒，唱一會兒歌，又吹一陣口琴。夜，漸漸深了，這雙桅艇內有幾張小床鋪，大家就靜靜地睡下。

四月三日中午，船到了達魯。河岸的達魯，斜斜的延長到水裏來了。茜玉，先與一夥人乘的雙桅艇，滑着鐵軌橋上岸來。前面有許多同樣的雙桅艇，和火車的車廂似的

，聯成一串。這隻雙棲艇，也被艇站上的人聯上去了。一會兒，後面又來了幾隻雙棲艇，也都和這些雙棲艇聯起來了。斯美，茜玉，先農一夥人同下去吃過飯，回到艇上來坐了不久，就來了一個火車頭，把這串雙棲艇拖着就跑。

傍晚，茜玉一夥人就到了邦賓埠找到中國人開的安樂旅館住下，吃過晚飯，大家就上街來逛。這邦賓埠是西熱帶區最榮華的街市。許多鋪家門前，放出極長的光芒，把廣告映在天上。很美的音樂聲和奇香，傳遍了街巷。行人都隨着這音樂的拍子，一步步地走着。閃電器射出的高壓電弧，時時變顏色，杏黃的，碧綠的，霞紅的，寶石藍的，也是隨着這音樂的節拍，伴配着這音樂的旋律，在空中飛舞。這街道有四層，第一層是人行道，竟和電動梯似的人只要站在上面路會帶着人走，第二層是走汽車的，第三層是走電車的，第四層是走火車的。街上隨處都有自動電梯，隨時都可從這層到那層街。街道的路面全是玻璃的，從上層可以望見下層的汽車，火車，鋪家，人物；下層也可望見上層的行人，店鋪。茜玉，斯美一夥人，走着談着，走到一個大公園中來了。見許多人坐在一處，正在看教育電影。茜玉，文美一夥人也就坐過來看。這銀幕是半透明的一塊

大正時體，形像及於上野，而實物一樣成立體。右聲有色，竟和真正的本人，在真地方，做真事一樣。這道理，從來大意又走了幾段街，再搭着電車回安樂旅館。

碧玉，交與許多人。在國語講完了兩天，又跑去盧馬爾玩一天，明準玩一天，然後到國語。這國語是國語大學。農村的幾位老同學，非常好客，招待特別懇切，又領着大家到校中各部分去參觀。這校中的合作社，有農牧場，有工廠，範圍極大。營業處和百貨公司似的。碧玉見這一開闊的鋪面裏，多半沒得店員，就問先農道：

「這裏商店員都沒有，怎麼賣東西呢？」

「這些貨物上，都標明一價錢。要買東西的人，照着標價，把錢付在那錢盒裏，就登記簿上寫一筆。再自己拿着貨物走就是了。晚上，有人來把賣了的貨物添補起來。又把錢盒中的錢取去。」

◎「假如有八分十的貨物，付錢怎麼呢？」

「這裏買賣的人，都是受了大學教育的哩！怎麼會不付錢呢？」

大家參觀了一道，當夜就在這普魯斯大學裏面住下。

緊靠在普得爾大瀑布，有一座大山，名喚「塔山」。山上有很多野獸。凡是旅行的人，到了這裏，都馬上往塔山跑。因為這山有各種野獸，所以非常危險。這山不管理局的林務隊，而獵人好，這些都因為。這天清早，曹玉、文雅一夥人，高高兴兴地爬山車，上山來找木管林務隊。這座山草心，雖有幾升油，皮膚沒有前備的經驗，所以這爬山車還可隨時飛來。少時，前面的人，忽舉，爬山車在長河而跑，也不管後面的人在什麼地方。山上風景極好，涼涼涼涼的風吹來，口裏也夾雜着一兩聲清脆的鳥聲。少華正覺得那種愉快，忽然，他又覺得那樹的枝葉，一陣一陣地搖動。正在驚疑不定，就跳出一隻有角的山怪來了。少華見了，嚇得趕緊回頭。忙跳上爬山車，掉轉頭就跑。慌慌張張，一氣向山下來。在路上，遇到曹玉，文雅三個人，忽舉三輛爬山車上來。曹玉見了少華，忙問：「什麼跑回來？」

「一驚怪獸，我在路上要吃人哩！」

「什麼樣子？」

「樣子凶惡得很，一身紅毛，一對亮閃閃的紅眼睛，兩隻很大的角，口裏吐出火。」

麼東西。又把少華受驚的事說了。先農拿起望遠鏡一看，就大笑道：

「這是兇牛嗎？是一種兇獸嗎？」

一會兒，大家撲撲了兩聲麻醉槍。又借着了幾支麻醉槍。坐了一會兒，就由兩個林警領着進了猛獸區。一陣猛獸虎嘯，怪聲滿谷。遠遠地看見幾隻豺狼和金錢豹在林中奔跑，嚇得茜玉一夥人不敢前進。林警忙叫大家不要怕，拿好麻醉槍就沒關係。大家擠成一團，提心吊膽慢慢地走着。這火星上的植物動物，都比地球上的高大。一到這古木深林中，植物更高大。地球上的毛氈苔，豬籠草，只不過啾小蟲。這裏的食肉植物，卻可以喫人，喫野獸，喫鴉鳥。當時大家見一棵大芭蕉似的樹，葉叢中裹着一隻鹿，鹿的四脚都被藤纏緊了。忽然來了兩隻獅，把那鹿從葉叢中救了出來。那鹿雖然還沒受傷，可是已經醉了。那獅把鹿救下來，就擺在地上，不久那鹿就自己醒了過來。大家正覺有趣，忽聽得山澗裏大吼一聲。回頭一看，卻是兩隻獅子在打架。正要打攏來，就跳出幾隻獅來了。那些獅把帶電的棒一揚，兩隻獅子就嚇得慌忙跑開了。茜玉、斯美一夥人，看了一會兒，照了幾張相片。膽也大了許多。大家就一面談笑，一百

上了一座滿佈長草的山峯。忽見一隻黑猩猩和醉漢似的，一走一掃地追打一隻警猴。那警猴尖着喉嚨一叫，就跳出許多警猴來了，那黑猩猩嚇得慌忙逃走。斯美正端着照相機在替兩隻沒見過的野獸照相，忽聽得林中一陣樹響，接着大吼幾聲，跳出一大羣黃毛黑紋的猛虎來，見人就撲。許多麻醉槍向虎羣射擊。當時就有七隻很大的老虎受了麻醉，躺在地上，其餘的一齊被警猴打跑了。因為許多警猴，纏着帶電的棒，在虎羣裏亂打，這些人又多半是沒受過訓練的，揚起麻醉槍來也不精準，所以倒有五隻警猴也受了麻醉，躺在老虎一塊兒。文美的麻醉槍嚇掉了，在草裏找了半天纔找到手。那七隻老虎醒過來時，見同伴都跑了，就一聲不響地去了。那五隻警猴醒來，也揚着帶電的棒各自去了。茜玉一夥人，見天色不早，也就兜過山後回來。

茜玉一班人離開了亞登爾，就回卡羅來。這西熱帶區，除了邦賓埠外，就算卡羅斯繁華。因為亞登爾完了，大家就說在這卡羅斯玩兩天，就回去。所以趕着看博物館，逛遊藝場，又聽音樂演奏，看戲，買帶回去送朋友的東西，倒忙得很。大家忙了兩天，這天下午，坐在旅館裏商量明天回地球去的事。先農笑道：

「我們明天，也找幾個人來送送行吧？」

「真的！我們也太可憐了，明天走那麼遠的路，都沒得一個人來送我們！」文美也微微地笑了。

「你真想人送行嗎？」曉暉又含笑問文美。

「難道你有親戚朋友在這裏不成？」

「何必一定要親戚朋友呢？聽說這裏有個交際所，沒有朋友的人，只要繳一筆費就可得到朋友。假使你要人送行的話，也只要繳一筆費，交際所就會派人來送你上火箭，就好像很親熱的朋友親戚來送行一樣。」

「也真有這麼怪的事嗎？倒是有趣，可是這筆錢就花得沒什麼意思。」

「怎麼沒意思呢？火箭上的旅客，都有人送行，假使你沒得人送，那麼多可憐呢！假使有了他們來送你，那些同船的旅伴們，見還有這麼好的親戚朋友來送行，也就特別看得你起，就是火箭上的茶房們，對你也更尊敬；那你在旅途中，就可得到更多的方便。並且他們這些以送行為職業的人，特別會表演送行，你可從中得到許多的快樂！」

大家聽了先農的話，都覺得有趣，說花幾個錢也是長見識，就真個學生農到交際所去找人來送行。當時先農拉着斯美，張德人同到交際所裏，付過錢。那交際所裏人說，明天一早就有九個送行的，到旅館裏來，同坐飛機上火箭站去。

第二天清早，果然有五個女的，四個男的來送行。他們的服裝很美麗，有的像銀行家，有的像實業家，有的像偉人的太太。女的有三個是法國人，一個英國人，一個中國人；男的有兩個美國人，兩個中國人。大家坐在飛機裏談起來，纔知道他們從前在地球上，做過多年的電影明星和戲劇演員一類的工作。對大家談不到幾分鐘，就和多年的知己似的非常親熱。他們請斯美一家，官德說替他們人勞動。一時書寫，斯美一影人，就真和見了多年不見的親兄弟一般，彼此熱熱親親。不久飛機就到了火箭站，大家又坐到火箭所裏去送行。這班人說了許多互相誇獎的話，非常歡熱。旁邊的旅客聽了，都非常感動，就是真正農親人來送行，有時也說不出這樣動情的話來。普通一班人送行時，常常覺得找不到什麼好話來說，總是重復地說着那麼幾句現成的話，來避為難。

靜，夾雜着無可奈何的哀怨。這九位送行的人，卻表情熱烈，言語纏綿，真勾起了無限的情緒。大家說了許多互相安慰互相體貼的話。不久，到了火箭開頭的時候。那九位送行的人，紛紛開火槍筒。向月台上去。茜玉悄悄地對斯美說道：

「你見了沒有了？那個穿藍長衫的女子，是一對假乳房哩！」

「你怎麼知道呢？」

「她本來兩隻乳房都挺起很高，剛纔她替文美抱了一抱箱子，那箱子壓在她的左乳房上，竟把那乳房壓扁了！」

斯美向月台上一看，見那穿藍長衫的女子，左邊的乳房果然扁下去了，右邊的乳房卻仍挺起很高，就禁不住要笑，卻又不好笑出來。那九位送行的，都站在月台上，隔看窗兒和先農白淋一班人，說些更纏綿更動情的話，幾位女的都落下淚來了。茜玉正感悲傷時，穿紅衣的女子，含着淚對茜玉遙遙地說道：

「路上自己好好招呼！」

茜玉含淚點頭。那紅衣的女子又說道：

「到了就寫信來！」

茜玉仍舊點點頭。那紅衣女子接着又說道：

「沒有事就早些回來！」

茜玉不懂這句話的意思。不知怎麼竟也點點頭。可是旁邊那些不明白底細的人，聽了這話，更覺得茜玉這班人已到了難捨難分，離愁萬種的時候。忽然一聲響，這火箭就離開了火星。

六
纏綿淚

天氣炎熱的夏季裏，同學們穿 雪白的，淡黃，或淺綠的，薄薄紗兒，在樹陰裏走着。槐樹上懸滿了一串串的小白花，陣陣的清香，薰得人兒心曠神怡。蒲公英的種子，曳着一朵鬆鬆的白茸毛，在小溪邊遊着。下午的微風帶著熱氣，直吹得人醉軟軟地，提不起勁兒來。文美下了課，想起印同學錄的事來，就說到合記印刷所去看看。獨自出了女宿舍，打農場這邊的小路上走來。在青草河的小橋上遇着琬如；兩人對面一笑。琬如問道：

「上那兒去？」

「我找李先農，同去看看我們的同學錄印得怎樣了。」

「李先農嗎？他剛纔和藍倩拌了嘴哩！現在悶了一肚子氣，我看你還是不找他爲好。」
「于斯，梅少華都在房裏呢，隨便找誰同去——這就是了！」

「李先農和藍倩怎麼現在時常吵鬧？真怪得很！」

美說。

「誰說的？」文美很驚訝。

「歐陽序告訴我的。你別和旁人說哩！春假中，文先不是和你們同到火屋上去了嗎？那幾天，寔情就天天在細菌學助教劉君家裏去玩。那黃志讓教授也天天在劉君家裏！」

「這可不得了！」

文美和婉如談了半天，又獨自到男宿舍來找斯美和少華。見面談起來，文美就問男同學對這次辦同學錄有什麼議論。

「他們有人說，要擴大為全校的同學錄更有興趣哩！」少華說着又望望文美。

「擴大為全校的同學錄，就失去『價值』哩！並且我們發起時，是說辦畢業班同學錄；開大會時，是說辦畢業班同學錄；籌備時，是說辦畢業班同學錄；募款時，也是說辦畢業班同學錄；結果辦出一本全校的同學錄來了，豈不成了一個精采的笑話？」文美說

着，又問還有什麼議論。

「文美，斯美，少華一路談着，走下松林坡來，再駕了一輛小轎車，穿過大街小巷，到合記印刷所來。一進門王老板就慌忙招呼坐了，又教人倒茶，又教人拿烟，自己又親手移過電扇來。文美和王老板談了幾句閒話，就要王老板把印好了的同學錄拿幾頁來看，看等了不久，就有人拿了幾頁來。文美，斯美，少華三人就同翻開來察看。前面的倒都還好，只有最後看的一頁是宋體字的。本來說定是印一律的長仿宋。少華見裏面夾着一張宋體印字的，就氣極了：拿出那一頁來，往桌上一擲說道：

「這像什麼東西？說了一律的長仿宋，裏面卻夾一張宋體字，成什麼話？」

「這，這，這也有個緣故，……」王老板陪着笑，對少華文美，斯美說。可是文美不等他接下去，就說道：

「誰有工夫天天來聽你的「扁故」，「圓故」？這一頁你非從翻過不可！不然的話，成什麼樣子？」

「這是因為你們說要快些印，我就加了幾個工人。誰知他們新來的電弄錯了。好在

只這麼一頁，夾在後面，大家等這些也就沒事！」

「這一頁的事情雖小，關係卻大哩！明白的人就覺你們印錯了！不明白的人倒怪我們經手的不會說計哩！」靳美氣地說。

「這一頁已經印好了，你應該原諒！」王老板歪着頭說。

「原諒」只能做情講，不能當理說！什麼「應該原諒？」我們是替大家辦事！他們人衆口雜，誰好話誰少，說反話的多。要我原諒你是件極容易的事，要他們原諒我，那可就難了！你應該替設想想！」文美很生氣地說。

說了半天，文美見王老板筋玩固；靳美只會說話，不會生氣；少華又只會生氣，不會說話；料自己沒奈何，王老板何就想等回來，先農，茜玉等人再來交涉。也就不坐了，和靳美，少華一同回棧來。一到女宿舍裏，就忙來找茜玉。見茜玉，賈倩，歐陽片正在閒談，也盤坐下來談笑了幾句，再把看同學錄的事，告訴了茜玉。茜玉說吃了晚飯，洗過澡再去交涉。大家正談笑着，劉君麗就抱着小麗推門進來。靳倩拉着劉君麗就坐了。

。歐陽片牽着小麗的手說道：

「阿麗！唱個歌聽聽。」

「我不願意唱歌。」小麗聳起小嘴巴來說着。

「你願意做什麼？」

「我願意講故事。」

「那你就講個故事我聽聽。」

「我來講呵！有一個驢子，一個啞巴，一個跛子，一個瞎子同房睡覺。半夜裏有個賊在隔壁房裏偷垃圾，並沒有一點聲音，驢子就聽見了，啞巴大叫：「捉賊！捉賊！」跛子跳下床就去追；瞎了忙的跛子說道：「這晚上沒有月亮，你又看不見賊，還是讓我
去追罷！」

「講得好！講得好！阿麗真聰明！」歐陽芹撫着小麗的臉兒笑着。又問道：「你爸爸這幾時回了家沒有？」

「回了家！坐飛機來的。」

「這幾時誰帶你睡覺？」

「白天裏是媽媽帶我睡覺，晚上是奶媽帶我睡覺。」

「晚上你媽媽爲什麼不帶你睡呢？」

「晚上媽媽帶爸爸睡哩！」

大家聽了，一齊哈哈大笑。劉君麗和大家談笑了一會兒，就起身說有事。辭了茜玉藍倩，文美，韓雪芹，出了女宿舍，帶着小麗坐着車子，向教授住宅區來找黃志霞教授。趙團長正和黃志霞教授談天。劉君麗見了趙團長就笑道：

「哦，趙團長也有工夫到這裏來！我昨天打電話請你打牌，怎麼說不在家？」

「真的不在家呢！又不信，聽說席上有牌打，豈有躲着不去的？」

「你太太要耽誤你。那也就由不得你打牌打哩！」

「太太那裏管得我呢！我雖有太太，其實也和黃教授差不多哩！」趙團長說着，又望望黃志霞教授。

「黃教授也快要有太太了哩！」劉君麗笑着說。

「哦，就是那位藍倩女士嗎？」趙團長也笑了。

「瞎說！她已經結了婚哩！」黃忠霞教授自己也笑了。

「結了婚怕什麼？她和李先。後來天天吵鬧哩！」劉晉麗含笑望着黃忠霞教授。

「總之婚怕什麼？孫子兵法，說得好：『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現在他們兩

日子天天吵鬧，正是『其所不守』的時候，你去進攻，必定順利！」善戰者求之於勢。

「這種形勢，對你非常有利，趁這時機進攻，必有奇勝！」趙團長邊說邊笑。

「追求異性，好比智將用兵，『攻心爲上，攻城次之。』你已經得着了藍倩的心理

！那還怕攻不下城來？」劉君又望着黃忠霞教授不住地笑着。

饒笑了半天，趙團長起身說要走，劉君也說回去沒有事。趙、劉二人就同時辭別

了黃教授，各自回去。

地球很快地自轉着，日和夜很快地交遞着，這個學期似乎過得特別快。苗玉獨自回

閩地，坐在屋中準備畢業考試。普通學院畢業，只有學士學位，醫學院因爲要讀六年，

所以一畢業就有碩士學位；可是醫學院的畢業考試，比理工學院要難得多。苗玉正翻着

一本內科學，心焦地鎖着眉兒看着。先農殿門進來，笑問苗玉道：

「誰信呢！」

「剛纔都在這兒呢！大概是到那個寢室去玩去了。你坐一會兒罷，我來教吳媽替你找去。」茜玉笑着，就接了一按壁上的電鈴。

「你的功課準備好了麼！」她坐下來笑了。

「差得遠哩！這個學期，也許畢業不成！」茜玉一面笑，一面搖頭。

「那我可以保險！只收你一百元的保險費，你真不得畢業的話，我就賠你兩千元的保險金。」

「可是真話？那我回來又不得讀書，又有銀錢了！」茜玉大笑了。

「蕭小姐喊你做什麼？」吳媽問他這頭來問茜玉。

「你到這些寢室裏去找找蕭小姐看。」

「蕭小姐嗎？我剛纔在校內呀！我難道沒有看見。她騎着腳踏車，向教授住宅區那條路去了。」

「那我就等晚上再來找她罷！」先農說着，就低頭轉身地走了。

蘇玉忙教沈慶遠坐一會兒。沈慶遠似笑非笑地搖搖頭，一溜煙地去了。蘇玉後退幾步，望着沈慶遠的背影，不禁喜淚沾腮，心裏想：這沈慶遠不見了，吳媽也去了，蘇玉纔回身坐下，想思了一會兒，正想看書，紅君忽然進來了。

「噢！你怎麼這時候這裏來了？」蘇玉忙含笑讓坐。

「我有件事，要即刻回火星上去哩！」紅君鎖了眉兒說着。

「什麼事？」

「配婚陪把的年齡弄錯了，登記的年齡竟比真實的年齡大了兩歲。我打電報去要父親更正，可是我父親又不把這個當做一回事。本來還有兩年，我對自己的婚姻問題，當然可以慢慢想辦法解決。現在這一來，就有辦法也來不及哩！所以我非自一回去一趟不可！」

「幾時走呢？」

「今天晚上就走。」

「阿錦知道嗎？」

「不知道。」

「那打個電話教他來一趟！」

茜玉打過電話，就坐下來問紅君的話。不久，若錦就來了。紅君就把詳細的情形告訴若錦。若錦聽了，忙鎖着眉兒道：

「你學校中不是也快考試考期了嗎？」

「我已經請了假，回來再補考哩！」

「何必這麼急呢？等考過了，我陪你同去。若錦望着紅君。

「等不及哩！」

「那我就去請假，等下學期再來補考。省得你一個人在路上寂寞！」

「那又何必就問你自期考呢？我是不得已哩！」

茜玉聽了，紅三人談了半天，後來茜玉，錦兩人又同着紅君到叔父家裏去。晚上，又送紅君上火船去。

日子一天天地和水一般流着。茜玉畢業後，就要準備和少華結婚了。梅太太怕家

裏忙不開，就把少華的三伯伯和五叔叔兩人請來幫忙。茜玉見斯美太愁苦，就要斯美趁這時到月亭上去旅行，又要阿錦陪斯美去。阿錦答應了，就到桂林去陪斯美整理行裝。海太太一整天不見若錦，就問茜玉道：

「阿錦怎麼不見了呢？該不是紅君回來了吧？」

「哦，我先都帶到^來告訴你，許多事一混就忘了。因為美哥在桂林病得很厲害，我要他看美哥去了。他坐着起車，你又上街沒回來，我就說讓我担一分兒過失罷，就由他急急忙忙地去了。」

「阿美病了嗎？這孩子前幾天都好地，怎麼一回去就病了啦？」

第二天清早，茜玉接到阿錦的電報，說滿天下午就舉和斯美離開地球。茜玉看了，就忙忙地去找真母，鎖着眉兒說道：

「真母！我剛纔接到電報，說美哥病得危險，我想坐飛機去看他一趟，下午就回來。」

「既然病危險了，你也該去一趟哩！路上小心些就是了！就說阿華太忙，沒法子抽

身，不然的話也要去看看他！」

茜玉答應了幾聲「是！」就忙坐着汽車趕航空站來。等了一會兒，就坐上了飛機。心裏急得狠，恨不得閃電一般地即刻到了桂林。心裏越急，飛機越慢，也只好耐着心兒，凝息地看白雲流瀉。飛機在桂林航空站降落後，茜玉就乘着汽車到斯美家裏來，一見了斯美，就抱住痛哭。哭了半天，纔慢慢地揩去了眼淚問道：

「阿錦呢？」

「阿錦在我房裏替我檢箱子。」

茜，美兩人一路談着來找若錦。若錦一見了姐姐，就忙問道：

「姐姐！藍倩和李先農離了婚哩！你知道嗎？」

「誰說的？」

「我昨天聽見王慶誠說，我還不相信哩！誰知今天報上又登出藍倩和李先農的離婚

啓事來了！」

「報在那裏？給我看看！」

「這不就是嗎？」若錦從棹上拿過報來，又指給姐姐看。

止看報時，朱媽來說有人在家裏裏說要會若錦，若錦就忙向客廳裏來。走進門一看，原來是紅君。紅君見了若錦，即刻撲入若錦懷中，抱住就哭。若錦忙問什麼事傷心。紅君一時卻哭得哽噎無言。半天纔哽咽咽地說道：

「我一回去他們逼着要我結婚。我趁家裏人沒防備，在結婚前三天的晚上就逃了出來。現在，我正是一個在逃的罪人哩！」說罷又嗚咽咽地哭了起來。

「既逃到這裏來了，還怕什麼呢？」又說道：「可不知你家裏要受什麼處分？」

「家裏的處分倒沒什麼關係！只不過處一兩千元的罰金罷了！可是我們還得想辦法哩！」

「這一時那裏去想辦法呢？」

「現在有一年的時間了哩！我們可慢慢設法了！」

「既這樣也就沒什麼問題了。這事你別告訴我姐姐，她要結婚了，心裏正不舒服哩。我下午就要陪美哥到月球上去。你和我姐姐，同送我和美哥上了火箭就乘飛機回舅母

家裏去。那邊正忙着呢！身母雖見我不在那邊，有你在那邊也許比我還強些哩！」

「你到月亮上去幹什麼？自己的事不管，去管人家的事！我正急着要你到火星上去替我打聽家裏的情形哩！」

「我這假使不陪着哥哥一週，黃姐姐更不知道要怎樣傷心哩！到月球上找着了黃瑞如，就要黃瑞如同美哥哥去遊歷，我先回來就是了。也許趕回來看看我姐姐行結婚禮呢！」

錦，紅兩人談着，又回到斯美房裏來。茜玉伏在桌上哭，斯美坐在旁邊，見了紅，就問了幾句話。茜玉也抬起頭來和紅君說話。茜，美，錦，紅四人談了半天，有人來請吃飯，就到餐廳裏來。飯後休息了一會兒，就同乘着飛機向衛陽火箭站來。在飛機上，茜玉拉着茜錦到一邊來，含淚輕輕地說道：

「你到月球上，先找到蘭蘭，哥哥陪着美哥哥玩幾時，只當疼愛我一場！」

若錦點點頭，又教姐姐放心。茜玉又叮囑了許多話。若錦一一答應。到了火箭站上，錦，紅，茜四人就同到火箭船裏。談了半天，茜，紅兩人就出了火箭船，回到月亮上。

站着，和錦，美香人圍着窈窕兒淚眼相對。悲苦對言。只聽見轟轟一聲響，那火箭就曳着幾絲柔情向空中飛去。在紅，滿兩人淚眼的凝視中，漸漸小成了一點，漸漸不見了。

七 雙分

火箭越去越快，若錦起初在看報，後就在輪椅裏睡着了。斯美對着窗外發了一會兒，又從荷包裏拍出一會極精美的冊子來。外面是紅色的軟皮封面，印有金字和彩色圖案，裏面一頁頁地是各色的厚布紋紙。邊緣切得極平齊，還沿邊漆了金漆。這冊子前半本貼滿了詩玉的照片，半身的，全身的，坐的，站的，笑的，端莊的，媚着眼睛的，也有和斯美相倚地照的；這冊子的後半本，是詩玉做的五十多首熱情的詩，一個個的字都是詩玉親手寫的。所以這本冊子從來沒給旁人看過。這時斯美隨意地翻着。起初看看照片，後又看後面的詩。隨手翻來，卻是：

古 藤

今天看見藤纏着樹；

明年看見樹上纏了藤。

春花時節同賞雨；

霜雪之夜其哀憐。

樹死了，

藤活着，

藤要纏到死：

樹活着，

藤死了，

死了也要纏！

啊！美哥！

你是樹！

我是藤！

——茜玉——

萬花一齊紅，

萬花一齊空；

春光來也匆匆；

春光去也匆匆。

醉軟軟的柳條兒，想勾住情脈脈的流水；

笑嘻嘻的桃瓣兒，添着酒一般的寒風。

嬌媚的鳥聲，在勸我們接吻；

雙雙的燕子，對我們說的是「佳景難逢。」

美哥！

您怎麼這樣沒勇氣呢？

啊！人生如夢，

轉眼便是夕陽紅！

——茜玉——

心靈的淨化

我們正在醒哩，

風流是我們的權利！

浪漫是我們的自由！

我們歡喜怎麼就怎麼，

何必管人家的閒話！

我愛醉，

我醉在你的懷裏；

我愛吻，

我吻在你的唇邊。

哈哈！

哈哈！

我並沒有風，

我並不是發狂。

美哥！

我愛您！

我愛您！

我愛您！

——茜玉——

斯美大概看了二十幾首詩就有些疲倦，不自覺地在躺椅裏睡着了。祇等火箭到了月球上，纔被若錦喊醒了。兩人正說不知那個旅館好，忽聽得月臺上有人喊。斯美抬頭一看，見是文美，就忙笑道：

「咦！你怎麼到這裏來了？」

「我剛纔接到婉如的電報，說茜玉給了她一個電報，告訴她你們來了。她就要我來接你們。」

「你家住在這裏嗎？」若錦也忙笑問着。

，就領着斯美，若錦向廳內來。有一位男的，一位女的正在下圍棋。見了斯美，若錦就忙笑着站了起來。文美上前介紹道：

「這兩位是密司特和密司太的兩位同學。這位是密司特于斯美；這位是密司太若錦。」又轉過身來對若錦，斯美笑道：「這位是我姐夫王健民，這位是我姐姐文英。」

大家坐下來笑談着。文英，王健民都很謙和。一會兒大家就在一塊兒吃飯。文美又笑對斯美道：

「你們飯昨晚在火箭上沒睡好吧？要不要還睡一覺去？」

「不要！不要！我們昨晚睡得特別舒服。在躺椅裏睡着了，也沒上床去，就那樣睡了一夜！」斯美說得大家都笑了。

「那你們吃過飯就見見嫦娥去。」王健民笑笑地說着。

「見嫦娥嗎？我倒不敢有這樣的奢望！」斯美笑了。

「怎麼是奢望呢？這在任的嫦娥，早璇如的嫂嫂的表妹。等璇如來了，嫦娥還要陪

氣氣地，俯首稱臣，宮裏去，文美一面吃飯一面對斯美，若錦說。

「哦！原來這斯美是這般情形！」斯美說着又問道：「一國的政府，和地球上的政府到底是有什麼的分別？斯美的地位是怎樣的？」

「這月球和地球的關係並不密切，倒是經濟上的關係更重要。政治方面只是每十年由地球上選一位嫦娥，來擔任月球中政治上的形式元首。這位嫦娥不但沒有大權，並且一被選後，就和地球的政治勢力完全脫離關係。這月球上的政府，是故意保持古風的議會政府制。操實權的人是內閣總理。內閣是由議會中占有多數議席的黨派組織的。內閣官員須兼任議會議員，須對議會負責連帶責任。假使內閣失去了議會中多數黨的信任，那不是嫦娥解散議會的下院而改選，就是內閣總辭職。所以行政部和立法部表面上雖然是兩個機關，事實上不但不能分離，並且是相依為命的。」王建民一面吃飯，一面對斯美說。

「嫦娥是怎樣的人？」

「嫦娥是極美麗極聰明的一位少女，對政治很有研究很有天才，並且體格品行都

好。多半是地球上，著名大學政治系的高才生。」

飯罷，談笑了一會兒。文美，文英，王健民就領着苦錦，斯美來逛街。苦錦就便打了輛租電報回去。經過青宮，只見牌坊上寫着「廣寒清虛之府」，看看街市民風，竟和地球上差不多。只是糧食鋪子裏的米很少，價也特別貴，大量的糧食是青稞粉。看了幾條熱鬧的街文美看看，就說同到航空站去迎接疏如。王健民在公共電話室打了一個電話，教自己的司機快把轎車開來。等了不久，車就來了。斯美一夥人就同乘着車向航空站來，在航空站等着。只見幾百架飛機，來往上下。空中的交通警察，站在氣球崗位上，用紅線信號指揮飛機來往。一會兒文英，斯美一夥人，又乘着氣球到上空來。只見滿天許多飛機，一隊一隊：有的排成三角形小隊，有的是小隊單位縱隊。有的是縱橫隊。有的是右旋梯隊中隊，也有橫線隊形，縱線隊形，有的飛機是海獺式，有刀魚式，有洛克式。有庫亞式。形形色色，披頭掛空中熱鬧。這些飛機行動都很有規律，出場的都直飛五百呎後，再向這面斜方向轉彎；無論怎的飛的，都在機場上空繞飛一週半。大家正遇有變時，文英忽然放下望遠鏡，指著左邊笑道：

「你們見了沒有？那邊來的」隊飛機中不是有架五四五七號嗎？」
「真的。問問琬如在裏面沒有？」文美也很高興地放下望遠鏡來。

後來，大家從無線電話中聽見琬如回話，就一齊笑了。這氣球先降落，一會兒飛機也降落了。大家跑攆來，琬如笑着從飛機裏出來。談了幾句話，就一同到文英家裏來。

這天，水星獨立黨在這邊開成立週年紀念會。這個會表面上雖然是秘密的，事實上卻是公開的，所以還有遊藝節目。文英，王健民都是黨員。琬如的哥哥黃鐵如，又是水星獨立黨的領袖。大家都邀斯美，若錦去參加這紀念會。斯美，若錦也就很高興地答應了。後來文美，琬如就領着斯美，若錦同到會場上來。黃鐵如，王健民，文英都很忙，只和斯美，若錦說了幾句話，就幹各人的事去了。斯美一夥人在臺前坐了不久，就開幕了。站着行過開會儀式，坐下來就先聽黃鐵如講演。黃鐵如一站上臺，斯美就覺得他似乎在和琬如介紹的時候有些不同，心想大概是介紹時沒留意，現在纔覺得他的眉目和琬如的極相似。身材高大，儀容威嚴，很有領袖風度。斯美正在目不轉眼地打量着，忽

猶得愜開口說道：

「各位來賓！各位同志！

今天是我們水星獨立黨成立的週年紀念日。今年今天，我們在這月球上開會；明年今天，我們卻要到水星上去開會了。所以，以往的一年，是我們流汗的一年；今後的一年，卻是我們流血的一年了！

大家都知道，水星上的土人很懶惰，不願做工；外星的僑民怕熱，又不能做工。所以開關水星，完全是我們地球上僑胞的功勞！現在享受福利的，卻是火星上的僑民。他們用政治力量來壓迫我們的僑胞，來榨取我們僑胞的脂血，近來還驅逐我們的僑胞，一個月前，我在地球上，親眼看見幾千整萬的英，美，中，歐僑胞們，自水星裏逃回來。一路背馱肩挑，老弱哭喊，揆者饑餓，忍着燥痛，在那烈火一般的太陽下，一面流汗，一面流淚。他們那樣愛護地球上的祖國，我們受過國家的恩惠！我們有知識！有能力！應當去推動水星上僑胞們本身的力量，來救他們自己！我們有血！我們有頭！我們的血可以流！我們

的頭可以斷！我們決不能和那些冷血動物似的，眼望着自己的骨肉被人摧殘。現在，正有許多我們的親人，在水星上等待我們去救他！同志們！快前進！同志們！前進！

斯美見黃鐵如語辭流利，聲調洪亮，氣勢逼人，就非常欽佩。後來又有幾個人上去講演，意思都差不多。遊藝節目第一個是歌詠。四部合唱時，文美在上面指揮。所唱的幾個都是豪壯的硬性歌，只有最後一個極古舊的鋤頭歌是軟性的。這節日後，就演話劇。幕內忙着佈景，幕外又臨時插上一個提琴獨奏。爾多進行曲。爾如的鋼琴伴奏。文美下來坐在斯美旁邊休息。臺上奏過一曲後，文美趁空問斯美道：

「你覺得我指揮的那歌詠隊怎樣？」

「還可以。男音唱得很好了，尤其是低音！」

「女音呢？」

「女音也很可以造觀！」

「你覺得女音有些什麼毛病？」

「女音毛病倒沒有，只是高音有的地方似乎還不夠高。次高音一提高了，就唱不潤。」

「男音中的中音呢？」

「中音很好，可是還沒有低音那樣滑潤。」

「你覺得今天的幾個歌怎樣？」

「硬性的歌太多！」

「軟性歌難練好哩。譬如今天這鋤頭歌吧，變調的地方太多，假使沒有鋼琴伴奏的話，簡直沒法子唱！」

「今天這鋤頭歌唱得很好哩！」

正說着，臺上就開了幕。演的是山河淚，是一齣熱血，熱淚，爲羣衆壯烈犧牲的悲劇。

話劇演完後，斯美，若錦，曉如，文美不等開完會，就同回到文英家裏來。若錦說：「倦得很，大家說笑了幾句就各自睡覺。斯美躺在床上，總睡不着。想來想去，覺得一個」

人不能爲羣犧牲，就失去了人的價值；一個人不能爲羣奮鬥，不能爲羣犧牲，不能在歷史上留下不朽的偉蹟，就枉爲丈夫！又覺得自己太渺小，太自私。想起那些水是獨立黨黨員犧牲的靈神，自己更覺慚愧。越想越興奮，越睡不着。後來太疲倦，也就睡着了。

有天下午，斯美，宛如一夥人自廣寒宮赴宴回來，王健民就笑着告訴大家說，介紹斯美加入水星獨立黨的手續已經辦妥了。大家就高聲笑賀。文英拿過兩個電報來給了若錦又回身對斯美笑道：

「啊，你還有封快信在我房裏。」文英說着就教人到房裏去拿。

「那裏來的？」

「愛神星上一位于雙美寄來的。于雙美是誰？」

「于雙美嗎？是我姐姐哩。」

「有趣！有趣！紅君本來教我早些回去，現在又來電報教我不忙回去，她不久就到

「還說了什麼？」斯美一面拆愛神星上來的快信，一面說。

「姐姐教你去遊幾處山水，別在房子裏悶坐！」

「你教她放心！我準備在月球上住下來，遊山水的日子以後多着呢！現在忙着在辦幾件正經事，那還有閒工夫在房裏悶坐？」

斯美說得滿屋子的人都笑了。大家等斯美看完了信，又忙問什麼事。

「沒什麼事。我姐姐生了一個男孩，她非常高興，要我到愛神星上去玩玩。」

過了幾天，紅君果然來了。帶了許許多大大小小的箱子來，大家都覺得奇怪，忙開箱子裏有些什麼東西，紅君只是笑着，卻不答人家的話。大家談了半天茜玉結婚的事兒，也就散去了。紅君就和若錦談起家事。若錦問道：

「舅母罵了我沒有？」

「沒有。我們說你陪着美哥到月球上來養病。她說你太對不起自己的姐姐。其餘也沒說什麼。」

「你近來得到你家裏的信沒有？」

「來了幾次信哩。我逃婚後，就由碧君代嫁。嫁給一位名喚拜賓的。我媽以為我已經和你結了婚，要我和你同到火星上去看她，並且替我弄到了一張證書，說我有精神病不能結婚。說醫院裏有熟人幫忙，所以也沒出岔子。你舅母知道了這事，就要我到月球上來和你結婚。結了婚再同到火星上去走一趟。」

若錦本來不願在月球上結婚，可是紅君的脾氣非常固執，也就只得同意了。就去和大家商量，斯美，王健民一夥人都說很好，王健民家裏的房子很多，並且有很多大廳堂。大家一齊幫忙，一連佈置了幾天。因為熟人多，雖是客居，婚禮倒很華麗堂皇哩。

若錦和紅君達到火星上的時候，正是上午八點鐘。坐了一天汽車，就到了紅君家裏。還沒進門，紅君的父親，母親，哥哥，嫂嫂，小姪子一齊笑着迎了出來。若錦倒有些不好意思，紅君拉着若錦上前去一一介紹。大家又同到內廳裏來。紅君家裏人見若錦那樣俊秀溫和，就非常歡喜。談了不久，紅君見碧君不在家，就問母親道：

「媽，碧君還沒回門嗎？」

「她們那一對兒參加了蜜月旅行團，現在又同拜賓回到那邊家裏去了，大概不久就

「蜜月旅行區到了些什麼地方？」

「到了藍山和白玲湖。」

「哦，媽我上次寄給你和爸爸的兩件狐皮料收到了沒有？」

「收到了。你怎麼想到要買兩件狐皮呢？」

母女兩人，越談話越多了。

若錦在紅君家裏住了兩天，就漸漸慣熟了。倒覺得這邊饒有別趣。這天下午，紅君領着若錦同去看長尾雞。走進後院，就見一個兩丈來高的籠室。裏面的棲架上，有一對銀色長尾雞。雄的頭大嘴小，鞍羽，頸羽，篋羽都很豐滿，尾羽有一丈四五尺長，頭上有一朵很大的鮮紅單片冠。雌的身體小些。都很有趣。後來兩人又同到花庭中去看花。正遇着花匠老李在那裏剪大蕪黃楊。紅君回頭喊道：

「老李，你來教我們認認這些花兒。」

紅君指着問一樣，老李就笑着說一樣。只見那一盆枝垂松，幹曲枝垂；一盆姬小松

，小巧雅致，那叢平竹，葉子中央和邊緣處有淡黃的細線；虎斑竹，雲紋竹，湘妃竹都有雲一般的斑紋；另外還有幾盆孟宗竹和淡竹。後次老李又指着幾棵梅樹說道：

「這兩棵是黃香梅，是白梅中最美麗的，花爲八重大輪瓣。那池子邊的幾棵都是鶴頂梅，開八重瓣的淡紅花，鮮紅的花蕾非常可愛。那最外邊的一棵，是鴛鴦梅，花都是並蒂雙開的。那盆兒栽的，是黃金梅，非常珍貴。」

「這地下種的是什麼？」紅君挽着若錦一面走一面問。

「這一片都是菊。這回是雛菊，翠菊；那回是文字菊，天真菊，山菊。」

「這盆淡紅色的石榴似乎和普通的不同。」若錦一面仔細看一面說。

「這盆是錦榴，是很稀少的品種。」

「金魚池那邊的門開了沒有？」紅君隨口問老李。

「沒有。不過端匙就上我身上，你要去的話，我這就可去開。」

「我們去看看。」紅君一面向金魚池那邊去，一面和若錦談笑，

這一路開滿了紫茉莉，壽星花，向日葵，金盞花，美人蕉。

老李開了門，又同着紅錦兩人來到小橋上。池裏許多大紅金魚，搖着衣襟一幫的胸鳍和尾巴，很活潑地開游着。有的是和合，有的是龍金，有的是朝天眼，有的是鳳尾。老錦忽見一尾金魚，滿身鱗片毛刺地豎立起來了，忙指着問老李。

「那是得了松皮病哩，只要用水揚酸洗幾次就會好的。」

「這些魚吃什麼？」

「剛剛孵化出來的魚兒，有麩蟲自給，不必給東西它吃。過了兩三天，就給粉碎的熟蛋黃它吃。漸漸大了，就吃微塵子，砂蟲，和一些小甲殼類，葉腳類，搗腳類的小蟲。」

「那隔開了的池角兒有什麼用？」老錦問紅君。

「那是產卵的。那淹在水面下的金魚藻，一生有卵就要拿到孵卵缸中去。產卵的魚，是這池中最好的品種你過去看看。」又說：魚類是體外受精。產卵時，一條雌魚在前面跑，兩三條雄魚在後面追着，很有趣。」

「雄的雌的可以分得出來嗎？」

「可以的，不過金魚不容易分。大概雄金魚的色彩更美，身體小，腹部不膨大，且較硬實，生殖孔小四五月間，胸鱗上現出幾顆白色小點，喚做「追星」；雌的腹部圓滿，稍軟，生殖孔大，胸鱗不現白點。」

紅，錦兩人談着看了一會兒，又同出了後院向田壩上來沿着小溪，慢談慢走着。只見前面山色滴翠，湖水凝碧。兩人就在湖畔坐下。湖那邊是一片菰林，幾隻鳥兒站在牛背上叫着。若錦見旁邊有一片血紅的苜蓿，就說道：

「我小時候最愛吃紅苜蓿湯淘飯。」

「那我回來叫他們替你做一碗紅苜蓿湯。」紅君笑了。

「我現在又不是小孩子。」

「別輕了紅苜蓿湯，裏面含了很多鐵質哩。」

「苜蓿中沒有鐵，就有也沒用。我姐姐說，菠菜和人體自來血中，的確含有豐富的鐵質，可是我們人體不能把這鐵質吸收。所吃下的這些鐵質，仍舊由大便中拉去了。所以吃了等於沒吃，就有鐵質也等於沒有鐵質。」

「你知道莧菜爲什麼有清涼有利尿呢？」

「不知道。」

「我知道！我告訴你！」紅君笑了。

「你說！」

「後前的莧菜都是青的。後來有一家人，婆婆對一個童養媳非常惡狠。那童養媳懷了孕，肚子很大了，婆婆還要她鋤田地上去做苦工。有天，她正在莧菜田裏鋤草，忽然肚子痛起來了，就在田塲上生了一個小孩子。流了許多的血，把田裏的青莧菜一染紅了。自這以後，纔有紅莧菜。」

「將來也許還有紅韭菜，紅大蒜，紅葱哩！」

「你看我哥哥回來了哩！」

若錦向那邊小山上一望，果然見紅君的哥哥千祥揹着獵槍，帶着獵狗，從山上下來。錦，和兩人一跑上前去。若錦替千祥提了獵槍，帶着獵狗，從山上下來。三人一路談着回家來。忽然聽說碧君回來了，大家忙放下東西，迎到門口來。果然

碧君扶着汽車門兒，正在下車。紅君忙上前去拉着碧君的手問道：

「拜賓怎麼沒有來？」

「他有事，過兩天就會來。」

紅君回頭替若錦，碧君介紹了。若錦見碧君和紅君相貌那樣相似，兩個幾乎沒有分別，覺得非常有趣。看看碧君左耳邊果然有一顆極小的痣。大家一路談笑着向裏面走來。

這天下午，紅君，碧君同在房裏和母親談話。紅君見母親一聞到碧君婆家的事，碧君就倒在母親懷裏哭了，哽咽咽地訴出許多遭虐待的痛苦事來。紅君覺得這些痛苦應該自己遭受的。現在卻移到妹妹身上去，並不應該，也就不禁痛哭了。後來她母親也哭了。不久又含着悲，勸慰碧君和紅君。使紅君更覺難受，就落淚眼淚越多。她嫂嫂又進來安慰他們。若錦，千祥在隔壁房裏聽來，更感悲慘。

這天晚上，碧君，紅君，若錦三人在房裏談個不休。直到深夜，紅君仍堅決地說

「非依我的意思做不可！若錦！假使你真愛我的話，你就即刻同着我妹妹走掉。我愛你，我愛我的妹妹，希望你們倆今後永遠在一塊兒。你能愛她，就和愛了我一樣。論人品，她這樣的女子，配上你這樣的丈夫，正是珠聯璧合。並且她的脾氣比我好得多。你們倆依了我的話，就是救了我的心靈！我永遠感激你們！」

「姐姐我總覺得有些不妥。拜賓對我左耳邊的痣，有很深的印象哩。並且他家裏人，你一個也沒見過。你到他家裏去，一定會露出破綻來的。」

「沒有關係。我用黑膠在左耳邊做一個假痣就是了。他家裏人我雖沒見過，我只要把你那帶來的相片再看幾遍就都認識了。」

後來，天快亮了，若錦，碧君沒辦法，只得依了紅君的話。三人齊動手，把兩隻小皮箱綁在兩輛腳踏車上。錦，碧兩人，各扶着一輛腳踏車到後院裏來。紅君跟在後面，叮囑了許多話。

「哦！院門是鎖着的。」碧君猛然一驚地說着。

「不要緊，鑰匙在我身上。」紅君忙上前開鎖。

紅，碧，錦三人站在院門邊，滴淚含悲地說了許多話。紅君怕家裏人會追若錦和碧君，就要若錦和碧君趕快走兩人騎上車，含不住的淚珠，連串地滾下來。對紅君揮揮手就走了。

戰神長子是和朦朧的月亮似的，放出淡弱的光輝。兩輛腳踏車，曳着很長的淡影，繞過殘夜裏的山路。碧，錦兩人，越走越快。天漸漸亮了，路也漸漸大了。看看前面已有了一个汽車站，兩人就丟了腳踏車，提着皮箱到車站上來。包了一輛小汽車到火箭站。因為太疲倦，兩人一上車就倒在車裏睡着了。一覺醒來，已是下午。下車來吃過飯又繼續前進。傍晚纔到火箭站。

館住下。

長纔有到月球裏去的火箭，兩人就找了一家旅

若錦，碧君一到月球上，斯美，文美一夥人，都把碧君當作紅君。可是碧君不認識這夥人，並且碧君的中國話又沒有紅君說得流利，大家都覺得奇怪。若錦上前介紹了，又把譯委告訴大家。大家都說這事太稀奇，忙着替碧君洗塵，越覺得這事有趣。若錦和大家都談起來，纔知道文美，琬如，先農都加入了水星獨立黨。黨情已經在地球上和黃志

霞教授結了婚。文美已經和先訂了婚。佛羅絲在這月球裏一個秘密地方去學習間諜去了。水星獨立黨的黨員，都在準備到水星上去做秘密工作。宛如要轉學轉到水星裏去談話。大家都很忙亂。

這天下午若錦，碧君，文美站在小瓷缸旁看金魚。碧君笑對文美道：

「我一看這缸裏，就知道你姐姐，姐夫都不會養金魚。」

「怎麼呢？」

「金魚吃得太飽了，就長不活潑，並且有的還會忽然死去。所以會養金魚的人，上午給的食料，到下午三點鐘還沒吃完就把它去掉。你看現在四點鐘了，這缸底上還有那麼些蛋黃哩。」

「若錦，這裏有你的電報。文英一面說一面走來。」

碧君拿着電報一看，見是地球上打來給若錦的就替若錦拆開，再遞給若錦看。卻是：「舅母病危，速回。茜。」若錦忙着電報去找斯美商量回地球的事。

斯美，若錦，碧君三人一回到舅母家裏，就見擠滿了人，又聽見裏面一片哭聲。斯

美，若錦也沒心思招呼客，直往裏而來。見茜玉，若華，少華伏在棺旁痛哭，也就不禁哭了。幾位親戚忙着勸慰。第二天，行過喪禮，扶柩出門，抬上喪車。喪車前面三輛大卡車，都是音樂隊，後面幾車是輓屏，輓聯，輓匾，遺像，花圈，儀仗，再後面卻是許多轎車，紮滿了素彩。前面的幾輛是茜玉，少華一夥人乘的；後面的是親友們乘的。許多執事的，駕三輪卡或摩托卡在兩旁巡來巡去。空中還有四架小飛機，很慢很低地跟着喪車飛着。都紮滿了素彩，裏面也是音樂隊。還有許多小方塊的藍紙，白紙，黃紙，和一些素紙紮的小花朵，不斷地從飛機上飄下來，漫街飛舞着。

八
探動

裏事完畢後，斯美、黃玉、少華就回到水星上來了。經斯美、文美、婉如的介紹，黃玉、少華也都加入了水星獨立黨。水星是火星的殖民地。這水星上的物產極豐。除了大量的金屬外，還有極多的麻片岩，和瀝青鈾礦。並且地球上的瀝青鈾礦的礦石中，含錳量爲鈾的三百萬分之一，水星上的卻是百分之六；並且地球上所產的一克錳，每小時只能放出一百三十三加羅里的熱，水星上的卻可放出二百加羅里。雖然水星是火星的殖民地，可是在水星上的外僑中，地球上的人，反要比自火星上來的多。所以地球政府，很想爲僑胞自由而扶助水星獨立，就暗中幫助獨立黨。可是水星當局，一捕着了獨立黨的黨員就殺掉。斯美、少華、黃玉爲了要掩飾自己的秘密活動，就都找了一個很正當的職業。黃玉是東南中心醫院的內科醫生，斯美是東南汽車公司的車務股長，少華和斯美同事，是務務股長。

這東南汽車公司中，有一千多輛汽車。分六個大隊，每大隊有三個中隊，一個補充

中隊；每中隊有四十五輛車，補充中隊卻只有二十五輛，所以每大隊一百五十輛車。中隊下有三個分隊，每分隊十五輛；分隊下有三班，每班五輛。其餘還有準備車，公務車，待務車，救護車，所以一共有一千多輛。這公司裏面地基很大，有車場，有修車工廠；除總辦公廳外，還有大隊部的辦公廳還有職員住宅。

茜玉，琬如，斯美，少華四人住在一塊兒。住的房子是這邊汽車公司的職員住宅。雖是鋼骨水泥的，裏面到還寬敞。斯美，少華上辦公廳很近，琬如天天駕着小輪車到學校裏去也方便，只有中心醫院稍遠，茜玉買了一架很小的飛機，天天駕着這自備飛機到醫院裏去替人看病。斯美，少華常帶着扇扇的汽車司機，和修工廠的工人。這些人知識雖粗淺，倒很愛護祖國。所以各種修工作進行都還便利。

這天正是星期日，美，茜，琬，坐在桌上慢說慢笑地吃晚飯。

「今天早上買了蕃茄，對蝦媽說要放在蛋裏，怎麼這蛋裏沒媽蕃茄呢？」琬如看看蛋又問媽。

「我沒媽擱在一邊留着生的吃哩。因為吃熟的太可惜，裏面許多維他命一遇高溫

度大部分都破壞了。」黃玉忙向堯如解釋。

「吃生的沒有寄生蟲嗎？」

「洗乾淨了沒有關係。並且樹上長的東西寄生蟲很少，譬如梨，蘋果，桃子，都宜生吃；水和泥土中生長的東西寄生蟲最多，譬如藕，菱角，蘿蔔，薯，都應該吃熟的。」

「有些人說這裏的雞蛋會傳麻瘋，不宜吃哩。」

「那來的話！麻瘋桿菌是一種極難培養的細菌哩，決不能在雞蛋裏生長。新鮮雞蛋中任何細菌都沒有，能只有一種寄生蟲。這種寄生蟲對人並沒有關係，只會使鳥類生病，所以雞蛋可以生吃。」

「人家說生雞蛋比熟雞蛋容易消化，是真的嗎？」

「那是人家見生雞蛋是膠體，熟雞蛋是固體，就這樣猜想。其實是一樣的。因為蛋質遇着熱，遇着酸遇着鹹，就會硬化。譬如皮蛋是用石灰包的，裏面的蛋白質硬化是遇着了鹹的關係。我們胃中有稀鹽酸，所以生雞蛋一吃到胃中，也和熟雞蛋一樣地硬化了。」

。

「少華，我昨天教你製兩個炸彈，製好了沒有？」斯美低聲問着，

「製好了。藏在修車廠的材料庫裏。」

「晚上有位第三汽車大隊的劉班長來向你要；你給他就是了。」

「好的。」

「又有什麼事？」琬如低聲問着。

「前天總督府逮着了幾個獨立黨的嫌疑犯，因為沒有證據，正總督說放掉去，副總督不肯。我們今天晚上要派人把那副總督幹掉去。」

大家見到媽媽提着一壺水來了，就忙談另外的話。少華對斯美道：

「修車廠的張廠長，有十萬元，要拿出去投資。卻不知向農場投資好，還是向工廠投資好。跑來問我，我說等我問了你再答覆他。」

「當然是向工廠投資好些譬如一家工廠，原來有十萬元的資本，再加十萬，那就可加置一倍機器，一倍原料，生產也就加倍。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農業方面就不同了；

假使生產技術不變，在一塊土地上投資一百元，可收穫十担穀；若投資二百元，決不能收穫二十担，而只可收穫十五担；若投資三十元，也只可收穫十七担，這叫做收穫遞減法則。馬爾塞斯的人口論，就是以收穫遞減法則為理論根據哩。」

晚飯後，茜，琬，美，華回到街頭上來散步。琬如見一個屠夫用豬膽洗屠案，就覺得奇怪，想上前去問那屠夫，為什麼用豬膽洗屠案。茜玉笑着，一把拉住琬如的手說道：

「你自己仔細想一想就會明白的，問他！他那裏懂得好多？」

「我想不到。」琬如一面走一面想了一會兒說着。

「你想想，膽汁可以消化些什麼東西？」

「哦！原來脂肪可以溶解在膽汁中，那屠夫怎麼知道呢？」

「屠夫只曉得那麼做，那懂其中的理由！」

「人真聰明。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人體上的幾百億細胞，都是電的裝置。頭是陽極，肝是陰極，全體神經是電線。」

。電氣充實，精神就充足；感覺就是充電，慧敏的人電更多！

「我來買兩塊香皂。你們等着吧！」璇如說着，就向旁邊鋪子裏去，忙忙地買了兩塊香皂就出來。

「這香皂很好哩，你怎麼不多買兩塊呢？」斯美看着香皂說着。

「我說先用銀元，把銀元一摸出來，剛好夠買兩塊，我也就懶得換開金元了。」

「爲什麼人都愛把金元留着，先用銀元呢？」茜玉問斯美。

「這是一條定律哩。凡有優等，劣等兩種貨幣。優等的貨幣，常常被劣等的貨幣驅逐到市場外去。」

「哦，我還有宗事忘了告訴你們。若錦來信說，這寒假中他若到若，若若都要到水星裏來玩玩哩。」

「呀！寒假又快了啦！」璇如驚歎地說着。

一會兒，大家又一路談着回家來。

第二天上午，斯美正坐在車務室裏和幾個同事閒談運輸股的傳股長來電話對斯美道

「于股長。今天要一百輛車裝貨去翻山哩。有沒有這多車？」

「車子都沒回來哩！這兒只有五十輛。」

「怎麼只五十輛呢？昨天不是到了八十輛嗎？」

「昨天到的八十輛就有十一輛大修，四十七輛小修，剛纔都進修車廠去了。」

「原先不是還有幾十輛停空的嗎？」

「昨天下午發了兩張行車命令，就放走了四十多輛。你要運什麼？我就到總辦公廳

來。」

「勞駕勞駕請你帶一份今天的汽車動態表來。」

「好的！好的！」斯美四身拿了一份今天的汽車動態表就走。

車務室總辦公廳並不遠。斯美一進門，傅股長就問道：

「于股長，今天有多少停空的？」

「七十輛。」斯美一面說一面坐下。

「那也就差不多。是那些車子？」

多半是七字頭和四字頭的。」

「七字頭是什麼車？」

「七字頭多半是大道奇，也有小道奇；四字頭是幾母西。」

「七字頭嗎？有七四三二號，七四三五號，七四三九號；再從七四四零號起，一直

到七四五七號，中間只少一輛七四五三號。」斯美說着，指着動態表的停空欄給傅股長看。

「大道奇可以多裝幾個哩。七字頭從那號起？」

「哦，這裏還有幾個三字頭的車。三五七六號不是大修嗎？」

「是大修，昨天下午出了廠哩。今天下午還有幾十輛小修的出廠。」斯美說着，又

看着動態表中的小修欄內。

「我來到機務室去，問問梅股長，看可不就把這些小修的提早出廠。」

「我和你一同去。」斯美就起身和傅股長回到機務室來。

「怎麼現在的車子這樣容易損壞？昨天竟有十多輛大修的。」斯美一見少華就問。

「這些司機沒有訓練好。貨欄裏裝的貨，應當擺開來，攤平來。他們裝貨卻堆在一塊兒，本來是由許多幾分担的貨量，現在卻集壓在一點上，那一點怎麼得起呢？車子當然容易損壞。」

「梅股長，那些小校的我希望能早些出廠哩。」傅股長笑笑地對少華說着。

「你等車裝貨嗎？那不成問題，我打個電話通知張廠長一聲就是了。」

「梅股長，請簽個字。」一個司機恭恭敬敬地遞過一張汽車入廠證來。

「怎麼總是壞水箱？」斯美兒那入廠證上又登記了水箱就問少華。

「這些司機開車，都是瞎起眼睛來亂撞哩！水箱在前面，當然先遭殃！」少華說着，又回頭問那司機道：「這左前燈是怎麼壞的？」

「是在路上和另外的一輛車對面一撞，撞壞了。」

「胡說！車在道路上都是靠左邊走，兩車對面碰撞，應當撞壞右邊。怎麼右邊的沒損傷，左邊的燈都撞掉了？擋泥板怎麼又沒撞壞？」少華簽了一個字在入廠證上，讓那司機走了。又回頭說道：「李股員，你把這車號抄下來：等一會兒再教他們去查明這左

崩裂到底是怎麼撞掉的。

「是！是！」

大家商量了一會兒車子的事。忽見第三大隊的周大隊長來了，傅股長忙低聲道：

「周大隊長，昨晚的結果怎樣？」

「好極了！你們沒看到今天的報紙嗎？昨晚我們只有三個人去。駕着一架無聲無色的小飛機，輕偷偷地從副總督的住宅上飛過。我們的炸彈力量很弱，又是無聲炸彈。妙就在四圍的房子都是鋼骨水泥的，唯獨他的房子是鐘性樹膠的。那房子起火的時候，我們的飛機已經飛了很遠。我遠遠地還看見許多空中巡邏隊，向四方追趕着。可是沒有向我們這邊來的。今天見報上說，副總督全家都死了。」周隊長輕輕地說着，又問斯美道：「明天晚上開會知道嗎？」

「知道。可是我有旁的工作，明晚不能到會。」斯美對周大隊長說。

「我也不能到會。我明天上午出差，到路上去查查這些司機的行爲。恐怕要個把星期纔得回來。」

四輛車子出發，一天就翻了八輛。並且都是在平路上翻掉的。」斯美鎖用兒對岡大家
長說。

「那位隊附我已經撤了他的職哩！」

「爲什麼危險路上翻的車少，倒是平路上翻的車多？」

「危險路上他們會當心哩！可是一到平路上，大家就大意。他們見明天走的都是平
路，今天晚上就跳舞打牌，花天酒地，整夜不睡。傾隊的，押運的，不但不管，還混在
司機一塊兒玩。到明天一開車，司機都扶着方向盤，在駕駛室裏打瞌睡。閉着眼睛讓車
子去亂闖。怎麼不翻車？」

「你這次出去，到不到吉龍平？」

「不到。在巴那裏打回頭。」

「那你何不到吉龍平去一過呢？」

「你有什麼事情？」

「你把那五十支手槍帶給王健民去。」斯美輕輕地說。

「好的。」

「不會有危險吧？」

「不會！我有好辦法。」

大家又說了幾句閒話，就回各人的辦公室去了。

某一天的深夜，斯美發了幾個密電，就準備睡覺。聽見宛如、少華、黃玉圃、孤軍，就慌忙出房來，問這天開會討論了些什麼事。

「沒什麼事。要製造大量的炸彈，還分配了一些特別工作，職務表在這裏。」黃玉遞了一張表給斯美。又說道：「還討論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水星獨立後，國家與各人的權限關係。」

「結論怎樣呢？」

「談來玩的，沒得結論。我翻印幾份表去了。前面兩張聽不到，聽完後面兩張。」
說：久類難涉，一方面要盡主動的份，一方面還要盡各人的自利心，最後除了

私有財產制，那種自利的奮鬥，就要停止，社會的進步必定遲緩了。並且人的才智不同，工作成績決不相等。假使一切享用都平均分配，那對工作成績好的人，就不公道了；假使按工作成績分配，成績差的人所得的夠享用，那成績好的人所得的一定享用不了；多下來的因為沒有私有財產，誰肯儲蓄呢？所以只好浪費了。這也足以阻礙經濟進步。又因為國權的支配，管理到國民的生活。全國和軍隊似的，過着極有紀律的日子，一點自由都沒有，死板板地和機械似的活着。那樣活着也就沒得什麼趣味了！」

「宛如你的皮匣子呢？」斯美向宛如打量着。

「我開會後，把皮匣子擺在一張椅子上，那趙家的大女兒，以為我沒有看見，就偷偷地拿去了。」

「噢！你看見她拿怎麼都不向她要回來呢？我還以為你沒有帶皮匣子去呢！這太不像樣，還得向她把皮匣子要回來纔是！」茜玉恨生氣地說着。

「何必鬧得大家沒體面呢？」宛如望着茜玉說。

「非向她要回來不可！我怕鬧等我法！」少華說着就走。

少華。

「你忙什麼？這三更半夜還跑到那裏去！明天去就遲了嗎！」茜玉上前一把拉住

「算了罷！何必爲件小東西，鬧得大家沒體面呢？」斯美勸解着。

「大家談了幾句，就各自回房睡覺。」

水星上的氣候，分不出四季。可是各學校都和地球上一樣的放寒假。琬如忙着黨的工作，也就沒回月球上去。這天大家在桌上吃午飯，茜玉笑道：

「怎麼又買這些白牛油呢？」

「白牛油，黃牛油，不是一樣的味兒嗎？」斯美也微笑着說。

「黃牛油中有維他命甲，白牛油中沒有。」

「爲什麼白牛油中又沒有呢？」

「大概維他命甲和色素有關係。譬如紅辣椒紅蕃茄中有維他命甲，青辣椒青蕃茄中又沒有；黃玉蜀黍中有維他命甲，白玉蜀黍中又沒有。」

正說着，外面人說客來了，大家就出來看。卻是若錦，碧君，若華來了。琬如拉着

若華，一面和若錦，碧君談話，一面向廳內來。大家問長問短，笑說不休。

這天晚上，大擺筵席。在席的有若錦，碧君，若華，茜玉，斯美，少穆，婉如，張廠長，曠太太，傅股長，傅太太，還有傅股長的小姐傅麗紅。滿席喧笑地，直到深夜纔散。

水壘上住了人的地方，溫度，光線都由人工控制。雖然人們多半住在背日面，可是向日面近來也可住人了。日和夜都由人力支配，所以更有規律。這天晚上，若錦，碧君坐在一個小池邊的草上談笑着：

「你看那池中黑黑一團的，是不是魚巢？」碧君仔細望着，又說：「哦！不是！不是！」

「什麼魚巢？」

「原來你還不知道魚巢是什麼。養魚的人家，到了五六月間，把楊柳枝，綠榕皮，蘭芝草，楊柳枝一類的東西，煮沸，再曬乾，繫在竹竿上。便它浮在離水面一二寸的地方，這就是魚巢。把魚巢放在產卵池裏，再放親魚下去。那雌親魚就產卵在魚巢上，然後

「再把魚巢拿起來放到鰾卵池裏去。」

「難道產卵鰾卵池還有池嗎？」

當然另外有池。不然的話，產卵鰾卵池會被弄的蕪花掉哩。鰾魚有四個池：五個產卵池，一個鰾卵池，一個飼養池，一個圍池。那親魚還得經過這種的手續哩！要選成長力強，形態美麗，血統正常的。產卵池的大小擺佈，都看親魚的情形。」

「圍池是做什麼的？」

「圍池是冬季圍魚的，免得魚受凍。」碧君說着，又指着天驚訝地說道：「噢！你看

！流星！流星！」

「有趣！有趣！」若錦望着碧君手指的方向笑。

「流星是什麼東西？」

「流星嗎？譬如空曠上的火山爆裂，它的石塊被拋出金星引力的以外，而落到地上來成隕石的，便是流星。」

「彗星有兩種：一種的軌道是橢圓形的，還有一種的軌道是拋物線的。這和彗星軌道的彗星，來路極遠，不屬於太陽系。彗星很多，著名的有海利彗星，傑爾木斯彗星，雷布彗星，一八八二年大彗星，岡格慧星，比乙拉慧星，杜捺底慧星。」

太陽到底是怎樣的東西？」

太陽表面幾萬里深處都沒堅硬的物體。外面有光輪，光輪外為烟輪，烟輪外為色輪。烟輪有五百里厚，色輪有一萬里厚。色輪是氫質，發紅光。有時內面生熱多，外面散熱慢，表面就湧起噴泉似的大火焰，帶金紫色，喚做日珥。」

「太陽的熱是那裏來的？」

「那一部分是由鑛供給，一部分是因太陽本身縮小而生熱。」

「這水星上沒有月亮，我覺得沒地球上的夜景有趣。」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哩。」又說：「土星上最有趣，它有十個衛星，還有一個奇特的光環。夜間天上有五六個月亮，美麗極了。」

「這滿天的是些什麼星？」

「多半是恆星。」

「恆星距離真多遠？」

「大犬星座中的天狼星，是距離裏較近的一個。大概八光年遠。」

「什麼光年？」

「光年是距離。以光線的速度，走一年；所走的距離爲一光年。」

碧君對若錦談着，又假在若錦懷裏笑道：

「姐姐說到這水星上來玩，怎麼還不來？」

「我看過兩天就會來，也許拜賓還會同她來哩。」

「她來了，你愛我呢？還是愛她呢？」

「當然愛你！」

「爲什麼呢？」

「因爲你比她更溫柔，更可愛；並且我應該愛你！」

「你這人太沒良心，她那樣愛你，爲你愛了許多委屈，你怎麼就忘了她呢？」

笑迷迷地望着若錦。

「這話真難說。我何嘗忘了她？」若錦雙手抱住碧君。

「我希望她來了的時候，你能夠暫時忘掉我。我愛你，我愛我的姐姐。我還半年來，真對不起她。現在，我纔相信恩愛就是愁的根源！」碧君不禁垂下淚來了。

若錦緊緊地抱住碧君，接了一個吻，又說了許多安慰碧君的話。兩人都不自覺地哭了。一會兒，聽見茜玉遠遠地喊若錦的聲音。若錦忙高聲應道：

「在這裏！在這裏！」

「火星上來了電報。」茜玉一面說，一面走來。又揚起手裏的電報。

「這裏又沒有燈光，把電報拿來做什麼？」

「我帶了手電筒來。」

若錦拆開電報一看，茜玉剛離打的。若錦笑道：

「千祥打的。說紅君明天會到這裏來。噢！怎麼拜實不陪她

「千祥是誰？」

「是紅君和碧君的哥哥。」

「我們明天到火箭站去迎接她。碧君很高興地說着。

「時候不早了哩，你們也該去睡了！」茜玉用電筒照照自己的手錶，又說：「阿若那孩子怎麼一來就病了，明天還是送她到醫院裏去罷。」

「我個近些的醫院，」碧君挽着若錦一面走一面說。

「我的心怎麼跳得特別快了？」若錦摸着自己左邊的肋骨悶悶地響。

「那是你自己心理作用哩！」茜玉也笑了。

「心跳得快血也流得快吧？」

「那當然。」

「普通的血流到底有多快？」

「平均每秒可流七英里。」

三人一路談着回來。

九 逆反應

碧君正從外面回來。走到自己房門邊，就聽見房裏有人低聲細語地在說話。門縫裏一望，見是紅君和若錦，就怕驚動了他們，忙回身向屋子外面來。仍舊穿土布夾心棉襖，想這是到傅股長家裏和傅紅紅下兩盤棋去。在路上遇着苗苗，苗苗天見紅君，就問她

「紅君呢？」

「她還沒回來哩！恐怕還得等一兩點鐘。」碧君說着就向傅家那邊去了。
 苗苗走進屋子，直向斯美房裏來。推開門見斯美倚着窗檻在看風景，就問道：「斯美，一個人在這裏想什麼？」

「你看那斜斜的一響電線，上面的水珠一顆一顆向低的那頭滑流着。有時候四五顆水珠一串兒地流，越流越快，好像一列火車似的。有的水珠和另外的一顆水珠一碰，顆顆小的合成了一顆大的，即刻就着重力脫離了電線，水光一閃就向下滴去。」斯美笑迷迷

地一指著前面的電線，一手扶著茜玉的肩膀。

「真的。有趣！有趣！」茜玉笑着點點頭。又說道：「你看那屋簷上蜘蛛網上的蜘蛛多麼大！」

「真大！網邊上還有幾個小蜘蛛兒哩。」

「那小的是雄蜘蛛哩。雌蜘蛛都不願交尾；雄蜘蛛常常趁那雌蜘蛛沒防備，跑近去咬牠的神經一口，那雌蜘蛛就受了麻醉，失去知覺，在雄蜘蛛擁抱。尚是交尾後，那雌蜘蛛就要趕快逃走，遲了的話，就會被雌蜘蛛吃掉。所以雄蜘蛛都很小。」

「我問你，避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避孕有天然避孕，有人工避孕。人工避孕花樣太多，也不便談。天然避孕是每月經爲信號。月經是卵子失救後離宮，運至子宮粘膜炎破裂出血。正常的女女，每二次月經就來一次。在月經後的第十天左右，她就覺得頸有酸痛，或腰痠背痛，不快的症狀。這是她的新卵子外卵膜破裂而成熱。後經輸卵管漸向子宮裏來。在月經後的第十二天左右，女子的性慾最旺盛，也最容易受孕，月經後第十七天左右，卵子又失去受精的能力。」

。卵子沒有成熟前，精蟲可以躲在子宮裏等待三天。過不過這個期限，則視其各個女子，各有差別。因為發育的遲早不同，環境不同，所以各有各的規律。夫婦間能詳細考驗，就可得到這條規律。以後，高興生幾個孩子，就生幾個孩子；高興什麼時候懷孕，什麼時候就懷孕。」

「懷了孕什麼時候可以檢驗到？」

「不出二十四小時就可查驗出來。一個女子，頭天晚上懷了孕，第二天清早的尿，注射到還沒發育的天竺鼠^註下或膜上，能使它的子宮紅腫而分泌粘液，一經解剖，就可看出。也可用小鼠子代天竺鼠。」

「人身體上舉丸的位置生得太不適當！」

「誰說的！生物界生得不適當的東西早已變化了哩。現在留下來的，都是極妙的。譬如人能直立，向後轉極容易，所以耳殼不會動，獸類脚着地，向後轉困難，所以獸的耳殼可以轉動。」

「人的舉丸長在腹腔內不更好些嗎？」

「腹腔內的溫度太高了，精子長不熟哩。每樣東西生長都有一定的溫度。譬如鳥類體溫特別高，脾脫疽桿菌不能在它身上寄生。從前巴斯德宣佈母雞決不會染脾脫疽病。阿耳羅學校的教授哥蘭幾出反對。巴斯德就給哥蘭許多脾脫疽桿菌，要哥蘭逗一隻脾脫疽的母雞。過了兩個月，哥蘭沒辦法，就承認母雞絕對不患脾脫疽的病。巴斯德卻想到一個法子，是把母雞的身體浸三分之一在冷水裏，保持不動。使它的體溫變低，讓注射的脾脫疽桿菌在它身上繁殖。這母雞第二天就死了。後來醫學社開會的那天，巴斯德就拿出一隻染脾脫疽而死的母雞給大家看。」

「巴斯德真聰明！」

「他做的聰明事多。哩！假使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讀一讀巴斯德傳。這書是他女婿著的。事跡有趣，文章又美麗。」

「醫學會我看不懂哩！今天報上兩篇攻擊人工複生的文章，我簡直不知道他說些什麼。你來替我講解一下看。」

「這都不懂人體的細胞中有四十六個普通染色體，兩個性染色體。女子的兩個性染

色體，都是棒形的；男子的兩備性染色體中，一個是棒形，一個是鉤形。減數分裂的時候，這兩個性染色體，分開配備在兩個生殖細胞中。因為女的只有棒形性染色體，所以所有的卵子中，都是二十三個普通染色體和一個棒形性染色體；可是精子就有兩種了：一種精子中，有二十三個普通染色體和一個棒形性染色體；另外一種精子中，卻有二十三個普通染色體和一個鉤形性染色體。這含鉤形性染色體的精子和卵子交配，生下的是男孩子；那含棒形性染色體的精子和卵子交配，生下的卻是女孩子。因為人身體中這兩種不同種精子數目是相等的，所以天下的女子和男子，人數相同。現行的一夫一妻制，不但合乎社會安寧的條件，並且合乎自然。現在的人工複生，生育的多半是男孩子。這就被破壞男女平衡，影響到社會安寧，使一夫一妻制發生動搖。所以有許多人攻擊人工複生。」

「我們翻過來看看副刊罷！」菊把書翻開隨便翻一頁。笑道：「咳，觀音娘娘的大紅短褲。這標題的人太沒常識，觀音那裏是女子呢？」

「觀音是女子。」茜玉兩眼對新美一瞪。

「觀音是男子。」斯美也兩眼對茜玉一瞪。

「你怎麼知道觀音是男子呢？」

「你又怎麼知道觀音是女子呢？」

「你看廟裏的佛像，觀音都沒得鬍子哩。」

「觀音是輕年得道，鬍子還沒長出來。」

「觀音像的衣裝是女子的，並且有一對很大的乳房。」

「觀音是男扮女裝，乳房是假的。」

「那你又怎麼知道觀音是男子呢？」

「不是女子當然就是男子了！」

「世界上還有一種生殖系統不健全的，半男半女的人哩。」

「我們到佛學圖書館去查查。」

「聽到那麼遠去了，要賭什麼我就去滾。」茜玉笑着。

「好容易聽得西廂才子，聽得西廂才子，聽得西廂才子，聽得西廂才子。」

「好的，以禮相待，不許有違。」

兩人說着，都穿上雨衣，一路談着出來，走到門口遇着婉如，茜玉對婉如揮揮手說道：

「走！走！走！我和美哥賭了酒籠餃子，你同我們去做個證人。」茜玉說了，又把打賭的事情告訴婉如。

三個人乘着車子，同到佛學圖書館來。查了一些佛書，後在收音本上查出來，音的確是個男子；六朝詩就弄錯了，竟想成了女像斯美笑道：

「這是我贏了吧！」

「贏家請客！——茜玉望着斯美笑。

「說了輸家請客，的你又放賴！」

「你要仗義的話發一個不打誑的誓語，那贏家就不請客，由輸家請客；不然誓的，就由贏家請客。」

「好的！好的！」斯美點點頭，又說：「只要你答應請客，什麼誓我都發！」

「你說你誓願同意，將輸家請客的原議，改爲贏家請客。」

「我誓願同意，將輸家請客的原議，改爲贏家請客。」斯美想了半天，魯美笑着。

「好的！好的！假使你這誓語不是打誑，你就應該請客了；假使你這誓語是打誑，那這背了你的諾言，還應該由你請客。」茜玉望着斯美笑了。

「不對！不對！假使我這誓語是打誑，那就依照原議，應該由你請客；假使我這誓語不是打誑，那還遵守了諾言，還應該由你請客。」斯美也望着茜玉笑了。

「由如裁判！憑她怎樣裁判都不許再爭！」

「可以！可以！」琬如你說該誰請客？」

「你們倆都要請客。輸家請兩籠半餃子，贏家請一籠半。」

「好的，就依了你。」茜玉對琬如笑着說。

三個人又乘着車子回來。

這天晚上，劉媽備了三盤菜

有說有笑，傅股長就走進來。斯美對傅股長笑道：

「好口福！好口福！快吃餃子！」

「口福大不好！剛纔吃過飯來哩！」傅股長也笑了。

「隨意吃兩個。」若錦對傅股長笑了。

「這麼大一盤，教我怎麼吃得下？」傅股長搖搖頭說。

「這餃子還大哩！我一頓就吃二十個下去！」碧君對傅股長笑了。

「你在那麼大的肚子嗎？我就賭你吃二十個。你吃得了二十個我就拿出十塊金元

來買水果請客。」傅股長大笑地說。

「真的嗎？」

「真的！你吃得下十五個我都說你狠！」

「你記每個數！」

碧君坐下，一面笑一面吃；傅股長坐在對面記個數；大家都笑着碧君笑。碧君卻不

做伴，只顧慢慢吃，吃了十個，碧君就對傅股長笑道：

「傅股長！十個了！我到房裏去一過就來可待嗎？」

「可以！可以！你快些來就是了。」

碧君走到房裏，見紅君正寫完了一封信，就笑道：

「姐姐！姐姐！快去吃餃子。那胖胖的傅股長，賭我吃二十個餃子。我已經吃了十個，你再去替我吃十個。他沒見過你的呢，你吃了就回來，別說話！」

「好！好！好！」紅君笑着起身就走。

「你換上我的衣服去。碧君笑着把自己的衣服脫給姐姐。」

紅君回身把衣服換了，又把頭髮梳得和碧君一樣的，再慢慢出來。走到廳堂裏，坐下來吃，一句話都不說。苦錦不禁笑了，大家也就看出這是紅君，不是碧君，都抿着嘴兒笑。傅股長絲毫都不覺得，以為大家是笑碧君這麼能吃。紅君吃完了十個，傅股長就忙掏出十塊金元來，讓碧君去買水果。大家一齊笑了。傅股長大笑道：

傅股長說得大家大笑。紅君笑着又拿起一個餃子來吃，一共吃了十一個，回身就走。一到房裏，就和碧君大笑。一會兒外面說水果來了，碧君笑着出來對傅股長道：「傅股長，今天你請我吃這許多水果，明天我請你看戲。請你對傅太太和傅麗紅說，明天一定要賞光。我們這邊的人都去哩！」

「不必客氣！不必客氣！」

「不是客氣！大家在一塊兒玩玩，熱鬧熱鬧哩！」

「明天是什麼劇本？」茜玉忙問着，又吃香蕉。

「明天的劇本最滑稽，是大學生和二房東的女兒。」宛如望着茜玉說了，又低下頭

削蘋果。

「哦！蕭太太，你穿出這件紅衣服來，我又想起一件事。昨天我在街上遇見你，很遠就準備招呼你，那知你竟和不認識我似的，揚着頭向那邊去了。」傅股長笑笑地對碧

君說。

「噢！說昨天並沒上街！」碧君驚疑地望着傅股長。

「我看得清清楚楚，正穿了這件紅衣服哩！」

「哦，那是我姐姐哩！」

「哦！紅君出來吃香蕉。」茜玉笑着錦說。

一會兒紅君出來了，碧君忙向傅股長介紹了。傅股長見紅君，碧君容貌相同，就連聲稱奇。這時劉媽又端上一籠餃子來，茜玉見了就對劉媽道：

「那籠你們端去吃。這邊三籠都吃不了哩！還剩下的，你也拿去。」

「噢，你們不是有位遠客還一個都沒有吃嗎？」傅股長問茜玉。

「傅股長，你是說我姐姐嗎？她吃的時候你在替她配個數哩！我吃了十個，就進房

去換她出來吃。她吃了十一個哩！」

「哦！有趣，有趣！我說你怎麼有這麼大的肚子！」傅股長拍手大笑了，又拿出一支紙烟來吸着。

「抽烟不但可以提神消憂，醒思清意，並且可以預防白喉赤痢傷寒等症。」傅股長說得大家都笑了。

「蕭醫生，你覺得他的話對嗎？」斯美笑問茜玉。

「我們醫院裏有位同事，天天抽烟。他太太怪他浪費他就說抽烟可以預防病症。他是醫生，當然他太太會信他的話。有天他見自己的太太也抽烟了，就怪太太不該抽烟。」

他太太氣狠狠地說道：「誰願意抽這鬼東西？我不過是怕染了病纔抽哩！」他也氣狠狠地對他太太說：「你白做了醫生的太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女子抽烟，不但不能預防病，並且病了還死得快些哩！」有天，他見他太太買烟給他父親抽，他又怪他太太不該買。他太太說道：「你這人太不會打算盤！你現在不買烟給父親抽，將來父親病了，花錢還更多哩！」她臉忙說道：「你只知其二不知其三，只有做兒子的抽烟纔可預防病症，做父親的抽烟不但不能預防病症，並且死了還硬得快些哩！」茜玉一面笑，一面說。

「傅股長，你是已經做了父親的人哩！」斯美望着傅股長笑。

正談笑着，外面說客來了。苗玉少華迎出來一看，卻是周大隊引着歐陽片和王慶誠來了。大家握手問好，又同陸應來，說了些見面的話。歐陽片和王慶誠一身都很狼狽。苗玉忙着劉媽預備水給客洗澡。又問吃了飯沒有。兩人點頭說吃過。

「你們的自由日報還在辦吧？」傅股低聲問王慶誠。

「被人封了！逃出命來了就算了不起哩，王慶誠氣恨地咬咬嘴唇。

「這報也實在難辦！又要鼓吹革命，又不能露骨。」周大隊長歎了一口長氣說。

「可不是！這次就是一篇社論言辭過激了些，他們就疑我們是獨立黨，派一連人來包圍我們的報館。好在我們早有準備，那報館的四面都埋了地雷，只把電紐一拔，四面的地雷都爆炸了。我們就從隧道裏逃走。隧道內又有一個電紐，我們一拔，報館內的許多燒夷彈一齊爆炸，自行燒燬了報館。」歐陽片很緊張地說着。

「人都逃出來了嗎？」少華問歐陽片。

「包圍的時候，雙方都開了槍。我們的人被他們打死了六個。文英死了，還有五個是鉛字房裏的工友。」

「啊！文英死了？」璇如一驚地說着，又把頭一低，不禁地落淚了。

「文美哩？」茜玉忙問歐陽芹。

「跑到先農那裏去了，她已經和先農結了婚哩！」

「先農在做什麼事？」斯美問歐陽芹。

「先農現在沒有做別的工作，在替地球政府偵察這邊的地形哩。他每天在各險要的地方撲蝴蝶，在那裏撲着，就在那裏照樣描畫下來。所畫的蝴蝶，和所撲的一摸一樣，那守望的哨兵見了，就真信先農是一位蝴蝶專家。他是先農所畫的蝴蝶中，那極細的花紋，完全是描畫地形。」

「你們怎麼逃到這裏來了呢？」若翰問王慶成。

我們那隧洞裏，有一架很大的鼠式掘土坦克車，在地下一而挖掘隧道，一面前進，速度很大。車後面的下部，還有許多地雷，一面走，一面自動埋地雷斷後。五十多個人都坐在掘土坦克車裏，在地底下潛逃。車裏的電燈光輝特別美，人造空氣非常新鮮，吸水器從地下吸來的水特別甜。我們帶的營養片和普通的不同，裏面蛋白質，脂肪，

水化物，雖他自的代替品極精美，每人每天吃一片就儘夠身體的需要。片子很小，每十片重一克。我們帶了兩磅多這種營養片，至少也可供我們五十多個吃六個月哩。所以愜愜意意地駕着里士坦克車前進，又不斷地用透射光探照地上的情形。離開了東北區的半山市，就向這東南區來。後想起你們在這東南區的高勒兒，所以我們就決定到這裏來辦一個正義日報。」

這晚，談到深夜都有了倦意纔去睡覺。

風兒拂着草兒，魚兒噴着泡兒。清澈如鏡的湖水，映耀着碧澄澄的光輝。啄魚的翠鳥，在湖邊上濺起了幾朵零落的浪花。紅君，碧君兩人的影兒，倒浸在水裏，後面襯着三兩竿絲竹。

「我覺得他家裏，就是公公婆婆和那起小姑子壞；拜賓本人倒很好哩。我接到你那說公公婆婆病死了的信，替你高興了幾天。假使不是怕拜賓看見的話，我真會去信向你道賀哩！」碧君很自然地對姐姐說。

「現在倒真出了頭哩！小姑子也嫁了，拜賓對我越更和愛。他很相信我的話，有的

事，我怎樣主張，他就怎樣做。總是他將就我的時候多。所以現在說對將來何復轉哩

「紅君恬淡地說。

「真有趣！怎麼換了一個人他們都始終不知道！你說用墨膠做假痣，做過沒有？」

碧君一面說一面笑了。

「做過的。我初到他們那裏時，天天把那顆假痣安在左耳邊。拜賓很愛摸那顆痣。有天我和他坐在房裏談話，兩人談得高興，他伸過手來，在我左耳邊一捻。偏偏那天那顆痣就沒有安牢，被他一下就捻脫了。他很驚訝，就忙說那顆痣一向是假的，他就就信了。我初到他家裏的那幾天總是裝病，牛忙鬧出認錯人的笑話來。我躺在病床上，囑咐拜賓說，無論誰來看我，都要先告訴我是誰來了，所以我沒有錯賊過人。」

「我初到他們家裏也有趣哩。因為訂婚時是用你的名字，所以他們都喊我做紅君。我總忘記了答應。他們以為我是雙子。」碧君說着，又問道：「拜賓現在還不知道我們交替換了的事嗎？」

「不知道。紅君不禁笑了。」

「明天拜賓來了，我們讓不讓他知道呢？」

「當然讓他知道！拜賓是個好人哩！我們不應該欺瞞他！」

紅君，碧君談了一會兒，又從草地上站起來，挽着手兒離開了湖畔，向樹林中走去。

兩天後的一個下午，正是雨後，滿房清涼。若錦坐在旁邊看紅君和碧君下棋。又對

她倆姊妹笑道：

「我從來沒見過感情像你們倆這麼好的兩姊妹！」

「我們倆是一個細胞分裂成兩個的，感情也應該特別好哩！我們小時總想病，總是同時起病，患同樣的病症。症狀的輕重輕重都相同。醫生把同樣的藥給我們吃，我們又同時恢復健康。一病就兩人都病，一好了就兩人都好了。連醫生也覺得稀奇哩！」紅君一面下棋，一面笑着對若錦說。

劉媽進來說，有位客要會紅君，若錦，碧君就同着紅君出來。走到外廳一看，卻是

紅君忙替若錦，碧君介紹了，又同到房裏來。紅君問了許多話，若錦

「一答覆。若錦和拜賓是初次見面，可是只談了幾句就親熱了。這幾天，蘇美，若玉，錦如，少華都忙着辦正鏡日報館的雜事，不在家裏吃飯。這天中午，紅君，碧君，碧君，人親自下廚做了幾樣好菜。當午紅君，碧君，若錦，拜賓在一桌吃飯。拜賓忽然發現碧君左耳邊有個痣，相貌和紅君又相像就目不轉睛地望了半天，又問道碧君道：

「你這痣是真的？」

「是真的。」

「哦，真的！」

拜賓出神地看紅君又看碧君，又狐疑滿懷地低頭思索着。弄得紅君，碧君，若錦都笑了。大家一團笑，一面把以前的事都告訴拜賓。拜賓聽了，忙大笑又起身，向若錦，紅君道：

「一對不起！對不起！我真不知道有這樣的事哩！我竟生生地把你們倆的恩愛割斷了。我的罪過太深！我太對不起你們！我現在願犧牲我的一切，完成你們倆的恩愛。拜賓在不知道這麼一回事哩！請你們原諒我！」

「拜賓的話我覺得很對。而且我是和拜賓行過婚禮的，姐姐是和若錦行過婚禮的；姐姐和若錦纔是一對真正的夫婦，我和拜賓纔是一對真正的夫婦。我們應遵照法律，仍舊調換回來。」碧君很愛若錦，可是若錦和姐姐的恩愛更深，所以這樣說。

「你們的話雖有理，可是我總覺得有些不安！」紅君知道妹妹的苦心雖然自己和若錦恩愛深厚可是恨太苦了妹妹。

「我也覺得不安！」若錦說了就望望碧君和紅君。

紅，錦，碧，賓四人談了一下午。晚上斯美，茜玉一夥人都回來了，和拜賓一見過。晚飯後，又把紅，錦，碧，賓的問題談了半夜，第二天又談了一天，後來還是依了碧君的話：紅君和若錦仍舊成了夫婦；碧君和拜賓仍舊成了夫婦。斯美，小華，茜玉，宛如又備酒席相賀。

立憲的籌備一天多一天，當局漸漸嚴查了。斯美，王健民等人忙著藏運軍器，開製彈藥，積極準備革命的雷門。若華的行李已好了，怕怕的搬出醫院來。因為怕在黨事變爆發，所以若錦，紅君，若華就準備回地環上去，拜賓，碧君也準備回火墨去。

這天下午，斯美徒獨立的秘密槍械庫裏回來，就獨自在房裏休息。忽見黃玉笑着進來了，就說道：

「張才泓說，他一生過氣肚子左邊就痛。要我問問你到底是什麼病哩。他自己又說是氣痛。」

「那裏是什麼氣痛就是胃病哩。人有個怪毛病：小孩子在外面鬧了禍或做了淘氣的事，一到吃飯時，大人就一面吃飯一面罵小孩子。越罵自己越生氣，因此就減弱了消化力量，引起了消化不良的病症。經過多次的教訓小孩子，自己就得養了胃病。可是他那一面吃飯一面罵人的習慣永遠保留着。他的生氣和吃飯總是同時出演，所以一生氣就肚子痛。」

「怎麼你這幾時總是不大爽快似的！」斯美望着黃玉。

「我有時頭痛，有時想嘔。」

「我知道是什麼病哩！」斯美望着黃玉笑。

「什麼病你說！」黃玉伏在桌上笑了。

「你近來特別愛吃酸東西，一定是有了小寶寶！」

「呀呀！」

「讓我摸摸看你的肚子有幾大了。」

「別鬧！碗加來了！」

茜，美兩人正笑做一團，就聽見外面有腳步聲，茜玉忙打開門來看。見是若錦就喊

住問道：

「阿錦，有火箭沒有？」

「明天我還走不成哩！」

「碧君和拜賓呢？」

「他們明天可以走。若錦說着又問道：「碧君在那裏？」

「在那邊房裏替拜賓收檢東西哩。」茜玉把手一指。

若錦聽了，就回過身來，正提起脚要走，又想起一句話要對如如說，匆匆回身，卻見把門關上了，也就算了。一直來到這邊，推開房門，見碧君一人在房裏，一面收檢

衣物，一面垂淚。

「碧君，你明天可以走哩。」若錦上前去說着。

「你和姐姐那天走？」

「要等後天纔走得成。」碧錦又說道：「你到了火星上，千萬別洩漏了這邊獨立的消息。許多人的性命，都操在你手上哩！」

「你放心！我又不是傻子！」

兩個人靜默了半天，若錦見碧君低着頭，眼淚和泉水一般地湧了出來，也就不禁落淚了。

「若錦！我要對你說最後的一聲：我愛你！」

若錦靠近去，抱着碧君接了一個吻，卻又說不出話來，兩人眼淚汪汪地相看着。忽聽得外面脚步声聲，兩人就忙放開手。卻見紅君走了進來。紅君見只有若錦和碧君在房裏，本想退回去，可是已經進來了，也只好向裏面走來。紅君見若錦、碧君都是眼淚汪汪的，也就不禁垂淚了。卻又說不出話來。三人都悻悻地無言淚落。半天，若錦忽然抽

身走了。紅君纔含淚對碧君道：

「碧君！我太對你不起！我措累得你受苦，我措累得你受委屈，我措累得你流了許多酸辛淚。我愛你，我恨我不能代你哭，我恨我不能代你怨，我我……」紅君上前抱住碧君哽噎地哭了。

「姐姐！快別說這話！我是你的妹妹，你就有對我不起的地方，也不必放在心上，更不必這樣難受。何況我們還是特別有感情的姊妹。要這樣來，那倒反生疏了！」

錦，紅兩人說了一會兒，又相抱着痛哭了。

第二天，蕭玉，琬如，歐錫芹，若華，斯美，少華，若錦，紅君，同乘着兩輛轎車，送碧君，拜賓來到火箭站。大家坐在火箭鎗裏談着。

「姐姐，明天你到了地球上，還是把那們學期補起來。假使你怕不認識保靈的同學，你就轉回女中去。」蕭玉對紅君說。

「好的。你到了地球，就把那邊的一個學期補上。」

「補什麼？」歐錫芹問碧君。

「我姐姐原來在女中讀書。我到了地球上，就想用她的名字接着讀下去。可是又怕不認識她的熟同學，就從女中拿出畢業證書來，轉到保靈去了。因為轉學證上的相片，和我的像完全相同。所以轉了學，就一點問題都沒有。現在只差高三第二學期沒有讀哩。同時她也在火星上用我的名字讀書。也是同樣的情形。」

「哦，你姐姐的自然科學好，你的社會科學好，考起大學來，你們可以合作哩。」
茜玉也笑了。

「當然可以。」

談了一會兒，就到了火箭開頭的時候。他們中除了碧君，拜賓外，都站到月臺上來了，隔着窗兒說話。碧君望着若錦戀戀不捨地落下淚來，若錦也落淚了；紅君，拜賓又不自禁地相對淚落。旁邊的人也就含淚難言。忽然一聲響，火箭就離開了水星。

「我們先回去，我和阿華同去張才那兒，看看昨天晚上運到的手槍藏好了沒有。」
斯德低聲對茜玉，若錦說了，就同少華駕一輛車，向那邊小路上去。

若錦，茜玉一大夥人，乘着車向回家的路上走來。忽見前面一輛大卡車橫在路上。

大家一看，就認得這是東亞汽車公司的。王就下車，教王把車退到路邊去。此時可見到王，不知怎麼回事，人，是自己公司裏職員的爹媽，仍在路邊瞪着眼睛，不理地說道：

「那邊不還有那麼寬嗎！你這小車應該讓大車的哩。」

「憑你和誰說去！你的車子橫在路上，還要人家把車子讓你呢？」歐陽很

說。

「你是那一隊的司機，你不該把這輛車隊部裏去。」苦給高聲對那司機說着。

「讓！讓！讓！」另外的，一個司機懶懶地把那車子開着，退了兩步又停了。

「算了罷！和他鬧什麼？」王如見那邊可以過車了，就忙勸解。

「非讓到這去不可！」紅君也很生氣。

「偏不讓，你是什麼鬼車子？」那司機高聲說着。

「你罵誰？」歐陽氣極了。

「就罵你們又怎樣？」那司機瞪着眼睛。

「阿錦，你到最前面的那輛車上去，把他領隊的找來。就說于股長和梅股長喊他。」

「茜玉囑咐若錦。」

「好的！你們等着。」若錦說着就去。

「不必去！不必去！何必和他們鬧呢？」琬如勸若錦，可是若錦不聽她的話。

裏正對罵着，斯美和少華就駕着車子，從後面來了。大家一心在罵，也沒注意到後面車子來了。少華走下車來，見一個司機在和歐陽序這些人對罵，也就不問理由，走上前去，在那司機臉上連打幾個耳光。那司機見是少華，就嚇得恭恭敬敬地站着，一聲都不響。這時若錦領了一個班長來，那班長見了斯美，少華就慌忙行禮。歐陽序對那班長說道：

「你把這個司機帶回隊部裏去押起來！」

「算了吧！已經打了他又何必還要押起來呢？」斯美勸解着。

「非押起來不可！這司機可惡極了！」紅君厲聲地說。

斯美本想把解，見茜玉這面很生氣的樣子，紅君脾氣固執，歐陽序的脾氣更不好惹

，也就不瞭解了。

「哦！你們都是第三大隊的。」歐陽芹拿着筆，一面抄錄那司機和班長符號上的番號，又一面對那班長說：「你把這司機押到大隊部去，等下午會到你們大隊部來和周大隊長談這件事哩。」

後來，那司機把那攔在路上的卡車退到一旁去了。茜玉，若華一夥人，分坐在兩輛轎車裏，搖搖擺擺地回去。

十 熱血奔流

春天畢竟是春天，雖然是四季難分的水星裏，桃花依然在那時候開放。清溪中的流水，越顯得活潑；天邊的彩雲，也更鮮明。那麼幾條兒嬌怯怯將垂未垂的絲柳，配着幾朵羞答答欲開不開的花兒，醉軟軟的春風，柔潤潤的春泥，真夠使人癡醉呵！斯美，
宛如，歐陽序，王慶誠沿着小溪一面走，一面談。

「你們看那邊來了一個郵差。」宛如眼望着前面說着。

「真的。向這邊來了哩。」歐陽序也望着前面。

「我們到那邊的草坪上去坐坐。」斯美指着前面的樹林說。

「斯美！宛如！」那郵差過來了，就笑喊了。

「我們幾個人們幾乎不認得你了，你怎麼裝扮成一個郵差了？」王慶誠上前拉着王
宛如的手低聲說着。

「快到我這裏去休息一會兒吧。」宛如停住腳對王健民說。

「不成！不成！在路上呀，我身體幾乎全癱倒在跟我的騾哩。還是躲在那邊樹谷子裏談談罷罷，」王健民說。王健民說罷，一百又高說：「請請請呢？」

「他……」王健民說，這話發音有些月哩。一歐陽序說。

「哦！走了男孩子啦！」王健民驚訝地一笑。

「事情佈置得怎樣了？」斯美爾王健民。

「我們這東南區差不多了，就不知道他們怎樣？現在想開一個會，決定日子，各地同時起。譬如前天到了金陵上，來電報教我們四區同時起義。只要一處成了功，就有了根據地！」

「我哥哥會到這兒來嗎？」跪如問王健民。

「那怎麼會來呢？那一下次當教員被捕哩！」王健民笑了。

「各地的的工作情況彼此又不明白，這個日子怎麼決定呢？」王慶誠疑思地望王健

民。

「現在就是想把各地的負責人，召集攏來開個大會；討論這一類的事。」王健民倚

着——裸樹坐了對大家說。

「整百的人到一塊兒來聚會？那太危險了！」歐陽芹越心地说。

「我今天聽來，就是爲這個問題，特來請斯美，琬如幫忙。」

「怎麼幫忙？」斯美忙問。

「請你和琬如在三五天內，就舉行結婚典禮。本黨的重要黨員，都裝扮成參加婚禮的客人；表面上是你們倆行結婚禮，事實上是本黨要員開秘密會。你們兩位同意不同意？」

「王健民、望望、斯美又望望琬如。」

「琬如你覺得怎樣？」斯美問琬如。

「我隨便！」琬如低了頭。

「無論和你商量什麼事情，你總是說『隨便！』『隨便！』你那裏還沒得一點意見！」

「斯美望着琬如。」

「你自己呢？」王健民問斯美。

「我覺得太魯莽了，最少也要在十天外舉行；我們什麼都沒有準備哩！」

「那就在四月一日好不好？」

「四月一日嗎？那個可以！婉如！你說四月一日好不好？」

「好，就是四月一日罷！」

「就決定在四月一日了！我要走，還有幾處重要地方要去一去哩！」王健民起身

走。

「這麼忙做什麼？」歐陽序望着王健民。

「一輛郵務車在馬路上等我哩！」

「我們送你上車去。婉如從草地上站起來。

「不必送，這些人送一個郵差上車，一定會惹起人注意哩！」王健民笑着揮揮手

就去了。

大家望着王健民走遠了又坐下來談四月一日的事。談了半天，歐陽序起身道：

「我們到醫院裏看看茜玉去罷！」

「也好！」斯美也從草地上站起再抖抖灰

「你們先去一步，我還得回去替茜玉拿兩件衣服。」
 「我們在醫院裏等你。斯美一面跟着歐陽片走，一面說。

斯美，歐陽片，王慶誠三人一路談着向助產醫院來。一進助產醫院的門兒，王慶誠就笑道：

「這助產醫院雖沒中心醫院那樣堂皇，設備倒也還精緻哩！」

「一個助產醫院，能有這樣總算不壞！」斯美說着就先趨病房。

「哦，你們來了！」茜玉坐在病床上笑。又喊：「奶媽，抱過毛毛來！」

「喲，有這麼大！」王慶誠用手指撥撥毛毛的臉說。

「王慶誠，你看這毛毛像誰？」茜玉笑望着王慶誠。

「我看不出來！」王慶誠望着毛毛只是笑。

「像斯美！」歐陽片大笑一聲說着。

斯美仔細看看，越覺得那毛毛像自己，倒有些不好意思。茜玉從奶媽手裏抱過毛毛來，竟覺得什麼似的，又望着斯美笑。一會兒琬如來了，大家把四月一日的事告訴茜玉

。請……
「那當然！等一會就去打電話。」斯美笑着又笑道：「可惜鐵如不能來！」

「你說你姐夫會不會來？」茜玉笑笑地望着斯美。

「也許會來！」

大家坐着談了一會兒，就辭別了茜玉，各自回家。

四月一日，于府喜事。因為大家故意鋪張，所以特別熱鬧。遠近親眷，花團錦簇，簇地陸續下車。爆竹聲時響時歇。歌聲舞閣，樂聲不絕。另外還有一班話劇，租到一個活動戲臺。臺中央有一個軸支承着，戲臺可繞軸轉動，全臺對半隔開成前臺後臺；當前臺演戲時，後臺就忙佈置第二幕的臺景，前臺的戲一閉幕，這戲臺就轉過一百八十度來，原來的前臺變成了後臺，原來的後臺就變成了前臺，而第一幕的臺景已經佈好了，所以不必等待佈景。可以很快地繼續不斷地演下去。因為這種關係，就可以時常變換佈景。劇本也可更生動。男客女賓，坐在臺前，一面欣賞，一面……

「我看這個月五日以後，十五日以前都很適當。」斯美望着先農。

「同意你這意思。」王慶誠對斯美說。

「斯美，那不是你姐姐走過去了嗎？你去問問她吃了飯沒有？」文美指着那邊人羣裏說。

「姐姐！姐姐！你吃了飯沒有？」斯美上前去喊着。

「我吃過了，我和麗紅到醫院裏看看茜玉去哩。」于雙美說着拉了傅慶紅就走。

斯美回到桌上來坐了。正來了一碗甜菜，上面一點熱氣都沒有。少華以爲是一碗冷甜菜，舀起一調羹來就往嘴裏倒，誰知熱不可當，燙得少華一跳，即刻低下頭去吐了；引得旁邊的人大笑。文美笑道：

「剛纔我還教你別搶快！怎麼你又搶快了？」

這天深夜，獨立黨的重要黨員，都在斯美，宛如結婚的禮堂上開會。先由各地負責人報告工作情形和對起義已經佈就了的實力；又討論了許多重要問題，推定了各地起義時的指揮人；對起義的日期非常重視，討論了很久。

訴苗玉和雙美。

四月十日傍晚，斯美，少華，傅股長，周大隊長一大夥獨立黨的小領袖，都把所應準備的事準備好了。一隊隊的司機和修車工人，站在停車場裏，每人拿着一把手槍；汽車上堆滿了炸彈，手榴彈。這種炸彈很輕，有的人口袋裏都裝得有。後來，每輛汽車上又搭上三十個可關或修車工人，大家都在等待出發。這公司裏各處都有獨立黨員守着，不許那些非獨立黨的人亂動。正說要出發，就有人來請斯美接電話。斯美以為是王健民打來的，就忙下車去接。走到電話機邊見是雙美，就忙問道：

「姐姐叫我有什麼事？」

「你們怎麼今天整天都不到醫院裏來，少華呢？」

「我不知道！」

「你快到醫院裏來一趟！苗玉的毛毛死了呢！她哭得和淚人兒似的！」

「斯美！斯美！快出發！少華已經領着他的人走了哩！」王慶誠急急忙忙地跑來喊

斯美。

「他就走了嗎？他怎麼不喊我一聲？」斯美忙回頭向車場裏跑。

「他等不得！」王慶誠也跟着跑。

斯美一跳上汽車，就叫快出發。所率領的五車人在車上坐穩了，汽車和風一般地向前衝。不久就進了高塢兒城，只見城內那高大的鐘樓樹膠建築，多半着了火，燒得紅光滿城。槍聲，炸彈聲，喊聲，震天地響着。一進城，斯美就叫往總督府衝。一近了總督府，大家在車上一面放槍，一面拋手榴彈，汽車只顧往前衝。總督府也已有丁準備，大門口擺了許多機關槍和平射砲。守的士兵，都是火藥人，平時享慣了福，現在見獨立黨的黨員那樣衝撲過來，嚇得一槍都沒敢放，丟下槍砲回頭忙向總督府裏逃。斯美，王慶誠一夥人跳下汽車，把那總督府門前的機關槍掉轉頭就向總督府裏面掃射。只見地上一片汪汪的鮮血，死屍都是面向地伏着的，也有在血裏反覆亂滾地呼痛的。斯美又領着司機和機工向總督府裏面衝。裏面第二道防衛線的士兵，都躲在一棟鋼骨水泥的房子裏。斯美叫司機們向那裏面開槍，又把大門口的機關槍和平射砲都搬過來用。那房子裏

面的士兵只回了幾槍，就打開門伸出投降的白旗子來。一些軍械搬去，就把那幾百士兵的槍械搬了下來。斯美在房子裏打量了一番，纔知道那些士兵作戰，都是坐在沙發椅子裏，前面擺了許多水果和茶點，大家一面喝啤酒，一面放槍。斯美把這裏解決了，又忙向後面去。跑到總督住宅裏，卻不見人，纔知道總督已經逃走了，忙又回頭。忽聽得前面傳來一片綿密的槍聲，斯美忙領着人向前去，仔細一看，纔知道水星裏的土著軍來了；心知不妙，濟命往外衝。王慶誠領着一部分人衝了出去，斯美卻被包圍在中央。忽來幾架飛機，向斯美這夥人丟下幾顆麻醉炸彈，當時斯美和那些司機就倒在地下，都已被麻痺了。

斯美醒過來時，見自己的兩手已被反綁在背後，向四面一看。纔知道自己已落在隔離監獄裏面了。聽聽外面，已經沒有了槍聲。心想自己攻總督府都失敗了，那少華攻公安局更會失敗！周大隊長攻衛戍司令部，傅股長攻國民兵團總部，更是難成功的事！忽又想起自己已被捕，當然必死無疑。起初倒有幾分傷感，後來想想，人總是會死的！假使認爲年老而死是幸福，死在病床上是善終，那是腐敗的思想！那是落伍的思想！

像自己這樣死在爲正義，爲自由，爲公，爲義，爲國家，爲民族，纔是光榮的死！纔是有價值的死！……。

斯美正在猶豫，忽然走進兩個士兵來，拉着斯美大喝一聲「走！」斯美只得跟着走，卻走到一間審問廳裏來了。抬頭一看，見那審問官也是地球上人，倒覺氣悶了。

「你叫什麼名字？」

「于斯美。」

「那裏人？」

「是地球上，有血性的好漢！」

「你是獨立黨嗎？」

「是！」

「你昨天晚上擔任什麼工作？」

「進攻總督府的正指揮。」

「副指揮是誰？」

「爲什麼要告訴你呢！」

「你不說我就要動刑具了！」

「你動刑具難道可以嚇到我嗎？」

「我很不願意使你受苦，因爲你是地球上人，不是地球上人！」

「呸！你配做地球上人？你是狗——走狗！見了錢就出賣祖宗的走狗！沒廉恥！」

血性！不過是奉槍，汪精衛一流的東西！虧他也臉自稱地球上人！斯美高聲大罵。

「打！」那審問官大喝一聲。

旁邊的人把斯美按倒，即用皮鞭打。打得斯美在地上亂滾，當時腦上就青一條痕。

紫一條痕，滿身灰土和汗。一會兒鞭停了。審問官大喝道：

「快說！副指揮是誰？」

「不高與說！嘿！嘿！……」斯美一面說，一面喘吁吁地喘氣。

「你們獨立黨有多少人？」

「多得無數！嘿！嘿！嘿！……」

「你認識多少？」

「認識兩三百！嘿！嘿！……」

「把重要黨員的名字報來！」

「不高與報！嘿！嘿！……」

「拿過竹杠來！」審問官對下面差人說了，又對斯美道：「你真不說我就用竹杠夾了！」

「隨便怎樣！不說就不說！嘿！嘿！……」

「夾起來！」

下面差人忙把斯美的腿子往兩條粗竹杠間一夾，那竹杠兩頭的繩子忽然一緊，斯美大叫一聲「哎喲！」我往地下一倒，那竹杠兩頭的繩子一鬆，審問官又教斯美說；斯美不肯說，那繩子又一緊了。這樣一緊一鬆，一鬆又一緊，斯美就痛得躺在地上，一會兒大叫，一會兒又狠命地咬緊牙關。蠶豆來大一顆的汗珠子，滿臉亂滾。後來，竟昏過去了，差人把冷水一噴；他又醒了過來，口裏不停地喘氣；可是總不肯說，審問官

沒辦法，只得教人送他回監獄去。

執行死刑的這天，那些被捕的獨立黨員齊集在一個大廳裏吃最後的一頓飯。一共有
一百多人有的是公務員，有的是學生，有的是司機，有的是火柴廠的工人，有的是東南
農場的農人。吃飯的時候，有很爽快地端起碗來大吃的，有流淚不已的，有默默墮低頭
坐着的。琬如本來沒有哭，一見了斯美，就不禁潸潸淚落。文美見琬如哭，也就流下淚
來。斯美卻毫不在意，只顧低頭吃飯，並沒看見琬如。王健民忽然向那旁邊的副官請求
道：

「我對大家說幾句話可得嗎？」

「可以，你儘管說！」

王健民得了副官的允許，就回過頭來對大家說道：

「各位同志！」

今天是我们成仁就義的一天！在今天這買血斑斑的歷史上炫耀着的，是
們的光榮！是我們的偉蹟！我們這次的起義，雖然沒有成功，可是我們的精

是不朽的！對以後影響的價值是無限的！我們這種壯烈的犧牲，是以後成功的前奏。一個人有機會把生命獻給國家，獻給民族，是最榮幸的！希望以後的同志們，踏着我們的血蹟繼續奮鬥！敬祝水星獨立黨成功！我們的領袖萬歲！

「王健民一說完，大家就接着高呼：「我們的領袖萬歲！」

本來執行死刑，都是坐電椅；今天卻從這一百多個死罪的犯人中，選出十個人來槍斃示衆。有個士兵，拿出十支標牌來。第一支是：「槍斃四月十日暴動匪徒王健民」，第二支是：「槍斃四月十日暴動匪徒于斯美」。斯美見了，就忙請求那副官將所有的標牌上「匪徒」兩字，改成「獨立黨徒」。那副官見這些人這樣激昂慷慨，也就答應了。

槍斃以前，又遊行示衆。斯美這犯人兩手都被反綁在背後，兩腳也用繩子繫住，只能走，不能跑，都坐在一輛沒有窗的大卡車裏。這卡車前後都有兵車，兩旁又有摩托車，上面架着輕機關槍，最前面一車是銅樂隊，吹吹打打在街上走。街兩旁看的人密擠擠

地頭牽着頭，還有許多頭，從樓上窗子裏伸出來。

刑場是特選的一個出名的高丈崖。高丈崖一帶，好像是一片忽然突起的高原。高丈崖是這高原的邊緣，是這高原的盡頭。高丈崖下面是一個萬丈深谷，這深谷是人跡不到的地方，長滿了蒼藤古樹。斯美這夥人遊行後，就在這高丈崖下車。士兵們拉着斯美王健民等十個人，沿着崖的邊緣一字兒排開，離邊緣有一丈多遠，面向着深谷站着。旁邊看的人多極了，都在後面高坡兒上圍成一個半月形，站着遠遠地望。執行的時候到了，射手們持着步槍對正犯人在觀眾和犯人之間也站成橫的一排，打開了槍的保險機，準備射擊犯人。斯美正在一心等死的當兒，抬頭向前一望，見是那麼深的一個山谷，倒嚇了一跳。心想這要失腳掉了下去，那就骨頭都會跌成粉子哩。又想自己是即刻會被殺的，假使能跳下這個可怕的深谷去，也是一死；也許不會死哩！正想到這裏，忽聽得背後大叫一聲「瞄准！」斯美忙閉腳就跳，卻忘記了自己的兩腳前邊繫有短短的一條繩子，所以這一跳就跌倒了，一跌下地，後面又大叫一聲「快放！」斯美和滾冬瓜似的，拚命向深谷那邊滾。旁邊看的人一見斯美跑就大叫起來了。那槍聲響時，斯美已經滾下

崖去了。這深谷裏的樹林極高大，極密茂。斯美自崖上落下深谷來，起初有許多交錯的小枝子和大葉子兜住斯美，可是都被碰斷了；後來又有許多大些的樹枝兜住斯美，竟又和彈簧似的，斯美橫在枝頭上，閃了幾閃，又從空隙間溜了下去。因為這些阻力的關係，所以斯美向下的速度就減小了。可是斯美能常着急，正在沒辦法時，自己卻被許多綿密彈軟的藤蘿兜住了，搖幾搖漸漸就定住。仔細一看，原來那些藤蘿兩端都纏在很大的樹枝上。這樹極高大，斯美看看自己離地還有兩三丈哩。向下一望，見一隻很大的黃斑猛虎，正從這樹下走過，倒嚇了一跳。

過了一會兒，斯美要想解掉身上的繩子，東張西望，卻見後面一塊刀似的岩石，從石壁上突出來。他慢慢移近去，把綁手的繩子，緊靠在那石頭的鋒芒上磨，磨了不久，繩子就斷了，用力一掙，兩手就開了。兩手綁得有些麻木，在樹枝上坐着休息了一會兒，再把腳上的繩子解掉。想下樹去，又怕遇着野獸。正猶豫時，就聽見一片樹葉聲；張眼一望，卻見臉盆來和一條大蟒蛇，緣着樹枝向斯美來了。斯美忙躲在叢樹葉子後面，等蟒蛇過去了，就慌忙爬下樹來。很害怕，又不知道向那裏去，就臨手臨腳找路出去。

又怕野獸，又沒見路，又想找口水喝。正着急時，就聽見流水聲，忙向着水磨跑。忽見前面有架小飛機，停在草坪上；近來一看，見飛機上寫有第三十四探險隊。裏面只乘有一個人守着飛機，並且躺在座位裏睡着了。斯美找了一塊石頭，在那人頭上猛擊一下，那人就昏過去了。斯美把袖從飛機裏抽了出來，自己坐進飛機，駕起飛機來就往天上飛了。

斯美在飛機上愜愜意意地喝了兩杯開水，又吃了幾塊麵包和香腸，火腿，看看還有一籃水果，就更加滿意。這時摸摸身上，纔覺得有幾處傷痕很痛；想起瓊如，王健民，文美等都死了，茜玉又不知怎樣，不禁傷心淚落。飛了半天，見下面是條公路，卻不認識是通什麼地方的，又不知道自己到什麼地方去纔好，又怕空中巡邏隊來盤查，越想越煩惱。沒辦法，也只好沿着公路飛。忽見前面一架飛機劈面飛來，斯美遠遠讓過，卻見那架飛機很像茜玉的自備飛機。就忙兜轉頭，向那飛機追去。近來看看，果然是。斯美向無線電話裏問道：

「阿玉在那飛機裏嗎？」

「在這裏！你是誰？」

「我是斯美！」

「呀！快過來！美哥！我真想不到還能見到你呢！」

茜玉的飛機在空中停住，斯美也把飛機換了法停在空中了，又從自己飛機裏，爬到茜玉的飛機裏來。茜玉，健美，傅麗紅都在這裏。一見了斯美，就拉住哭了。起初斯美也哽噎得說不出話，後來纔問道：

「你們這到那裏去呢？」

「到西北區去哩！西北區的獨立黨起義成了功。鐵如在那裏組織了水星獨立政府。

「茜玉一面說，一面駕駛着飛機。

「哦，已經組織了獨立政府！」

「璇如呢？」茜玉問。

「死了。」斯美說着，就滴下淚來。

「阿華怎樣了？」

熱血奔流

「不知道，我沒見過。」

青玉一面開美的話，一面駕着飛機向西北區飛去。

十一 詔華極勝

這西北區是個極富庶的地方。並且只有一條較大的路通外面，東峻河險，攻難守易。獨立政府在裏面，一面準備作戰，一面從事新政府的建設。軍事方面，頒佈了兵役法，實行徵兵制。全區軍隊由中央編制，由中央指揮，打破了從前土著軍的，封建式私有兵制。在軍事委員會下面，設政治部，來加強軍隊的政治工作。設軍管區，師管區，來擴大兵的數量。又設考核委員會，提高各軍事部門的工作效率。又實行軍需獨立。創辦陸軍大學。政治方面，各黨派，各種族，都集在獨立黨的旗幟下，共圖爲自由獨立而奮鬥。各地施行新縣制，以完成地方自治的建設。又設立國民參政會，來徵集民意。實行行政三聯制，使設計，行政，考核三部門的工作發生聯繫。在外交上，地球，月球，金星都承認了水星獨立政府，又從中扶助。經濟方面，在經濟部下設物產局，來統籌物資，限制消費。設糧食部和資源委員會來加緊生產，完成足衣足食的條件。財政方面，各地田賦和鹽課陳策，

財政下，糧食部共同發行糧食庫券，來收買糧食。由會計制度到審計制度來監督預算的執行。政府以預算制度來控制收支，以公庫制來保管收入。管理外匯和銀行，加強金融統制。開徵所得稅，利得稅，遺產稅，而完成直接稅的體系。實行鹽，糖，煙，酒，火柴，茶葉的專賣，來平定物價，增加政府收入。勸募公債，獎勵儲蓄，以吸收游資，導入生產事業。教育方面，擴充學堂，增加課程。每一鄉鎮有一個中心學校，內分大學部，中學部，小學部。每二保有一個國民小學，來摧毀以前的奴化教育。設立大量職業學校，訓練專門人才。各校兼辦義務教育。獨立政府的組制，極力模仿地球政府。各部門都在創立中，所以一時還不能上軌道。因為各方面變動，文化也就和原來兩樣了。原來文化界都傾向個人自由，死守宗派門戶，現在卻奔向對獨立政府，對民族的熱情戀愛。生產技術方面，提高了科學技能，增加了生產數量。文藝方面，由追求純藝術的作風，走上了實現主義的大道。倫理觀念也改變了，所以有毀家紓難，送子從軍的事實。在還自由陽光裏，在這光燦燦的旗幟下，人民的物質享受雖然艱苦，精神上卻非常愉快。大家都笑着，跳着，高高興興地做各人的工作。

斯美，茜玉一到西北區，鐵如就娶斯美出來擔任交通部次長，要茜玉擔任衛生署長。可是斯美滿身傷痕，要求休養。鐵如也只好答應了。茜玉就陪斯美，到蘇州人家裏來閒居，張傑人的家住在蘇州，是個東方彩色的風景區。距寶根吉又只有三十里，所以獨立政府的要人別墅多半在這裏。

白琳因為官太太做得無聊，就在家裏養蠶消遣。這天白琳領着茜玉，斯美同鐵如裏來玩。茜玉見一間房門上，寫着「催青室」，忙問白琳什麼叫做「催青」。

催青就是媛種。增加適當的溫度和濕度，使蠶卵孵化。催青對蠶的影響很大。白琳說着，又推開催青室的門。

只見裏面溫度，濕度都很高，桌上擺有幾張附有蠶卵的紙。

「這溫度和濕度有一定的嗎？」斯美上前看看溫度計。

「溫度以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最適當，溫度卻有三種不同的變化：一種順溫催青法，起初華氏六十五度，後來漸漸增高。到第十二天，蠶卵就變成青色，第十四天，就出蠶。另外還有平溫催青法和逆溫催青法哩。」

「你這用的什麼桑？」茜玉問白琳。

「這裏的桑，品種很雜。有紫皮湖桑，有荷葉桑，有黃頭桑。」

「噢！這網子墊在下面做什麼用的？」茜玉見桑葉下還有繩製的網就忙問。

「這是用來除沙的蠶網！」

「除什麼沙？」

「把蠶吃殘的桑葉，拉的糞，脫的皮，一齊去掉，叫做「除沙」。鄉下的土人，都把蠶從殘葉筐裏，一條條地捉到新葉筐裏去。那太費事了，手又不乾淨，蠶容易得病容易受傷。我們除沙時，先在蠶座上，撒下薄薄一層兒焦糠，再攤上一張，網孔和蠶體長大約相等的蠶網，撒上一片片粗的桑葉，給過兩次桑後，所有的蠶兒，一齊都從面爬到網上來吃新桑葉了；再由兩人隔蠶筐兒對面站着，牽着蠶網，連着蠶兒和新桑一併抬起，移到另外的空筐中去。」白琳說着，又囑咐弄蠶的女工們加桑。

「這些蠶是什麼種？」茜玉又問白琳。

「那邊筐裏是華六種，華七種；這邊是洽桂殼。」又笑說：「洽，那邊還有柞蠶哩！你們快跟我來看！」

茜，美，琳三人又走到柞蠶間裏來。地上栽了幾棵柞樹，許多柞蠶和毛蟲似的，在那樹上吃葉子。有黃色的，有綠色的，美麗極了。背上有稀稀的幾根毛，還有幾顆亮閃閃的，好像是鑲上的白金顆顆粒。腹部兩列淺藍色或淺紫色的氣孔；頭為深黃色，光顯着一些黑斑，和一顆寶石似的。

「你養這種蠶做什麼？」斯美驚奇地問着。

「我養來做試驗的。我將來要使這柞蠶的蠶，和家裏的蠶雜交。看看有什麼遺傳學上的新特徵沒有。」

三人正談着，趙媽來說，部長請三位快去見客，茜，美，琳三人就同向樓上來。見張傑人正陪着王慶誠和歐陽芹在談話，就忙上前問好。王慶誠又忙問斯美怎麼逃出來的，大家又提起誰死了，誰又生死不明的話，都不覺垂下淚來。茜，美，琳少華，王慶誠就說道：

少華死了。我見他躺在公安局門前的一片血裏，旁邊還死了七八個司機。」

「那天晚上你和文美，琿如是在一陣吧？」斯美問歐陽片。

「可不是！我們三個溜着三輛摩托卡，在街上丟燒夷彈哩。後來公安局的摩托隊追來了，我向耶明衝跑，她們倆就向元沐寺那頭去了。」

「李先農不知逃出來沒有？」白琳問王曼威。

「逃出來了。半山市被捕的，一齊逃走了哩。彭悉斯哥是從半山市監獄裏逃出來的，我在路上遇着他。他說黃志霞是東北區的區長。原來藍倩是地球政府派出來的間諜，她和黃志霞結婚，是偵探局指定的。她沒辦法，只好犧牲了自己和先農的愛情，去完成使命。這一年來，她做了不少的工作，幫了獨立黨許多的忙。當先農一夥人在東北區起義被捕入獄後，她就假造了一個黃志霞的手令給獄獄主任，把所有被捕的獨立黨一齊放走了。她自己也跟着先農逃跑了。」

「後來黃志霞呢？」張傑人問。

「處了死刑。回火星上去坐了電椅哩。」

大家正談着，章媽來請吃飯，就一齊到後窠裏來。

五月的花園裏，特別熱鬧。蜜蜂成隊地繞着花兒飛上飛下。斯美、茜玉正火箭站送了雙美回來，站在葡萄架下一個蜘蛛網。忽見一窠蜜蜂逃出來，茜玉就忙喊楊老七。楊老七聽說一窠蜜蜂要逃，就忙拿了水槍來。見那蜜蜂和一球葡萄似的，忽然散開向外飛去。楊老七用水槍射水上去，那些蜜蜂以為下雨了，又一齊躲到屋簷下來，結成纍纍的一球，懸在橫欄杆下。白琳忙教周媽拿了一個斗笠來，噴了許多酒在斗笠裏面，再把這斗笠挂在那球蜜蜂旁。那些蜜蜂聞着酒香就撲，不久許多蜜蜂都集在斗笠爬着。楊老七忙端着那一斗笠蜜蜂，向蜂房邊來。只把噴煙微微對那些蜜蜂一照，那些蜜蜂就一齊順着煙的方向爬進蜂房去。

「那黑色的，身體較短，翅膀較大的是雄蜂」白琳指給斯美，茜玉看。

「雌蜂呢？」斯美問。

「雌蜂只有一隻，就是蜂王。有五分來長，很難找到哩。」

「這許多暗褐色的什麼蜂？」

「是職蜂。是一種雌性生殖系統不完全的蜜蜂，專担任採花，釀蜜，築巢，育兒的工作。蜂王專產卵，雄蜂數目也很少。那雄蜂一和蜂王交了尾，第二天就會死掉。」

正說話，後面有人大叫一聲「茜玉！」大家忙回頭，卻是麗倩拉着歐陽序的手來了。先幾，張傑人，王慶誠也在後面跟了來。茜玉，白琳都笑着上前抱住麗倩。大家又一齊到茜玉房裏來。茜玉的房子就在這花園旁邊，空氣，光線，環境都好。斯美住的房間和茜玉的是緊隔壁，還有門相通。大家在那邊談了半天，又到這邊來。都說房子好。因為這邊房子有多，白琳要歐陽序，麗倩，先曼，王慶誠都搬到這一塊兒來住。他們也都答應了，又說傅麗紅既在準備考大學，何不邀她到這裏來住着。環境又好，書不懂又好問這些人。白琳也點頭說是，就要大家明天邀她回來。

蒼羅橋是畔水依山的一個小村，村外平明河裏漁船極多，竿竿穿過張傑人家裏的花園，直流到平明河去。麗倩和歐陽序在這村裏住了一個來月，見這一帶鄉下女子下水捉魚，非常有趣，兩人就商量也要下水捉一次魚。這天，邀了茜玉同在花園裏，想把溪水釣的來價塔斷，三個人空候裏鬧了半天，看看沒辦法，就去教場老七幫忙。楊老七看了一

着，就摸摸自己的白鬍子說道：

「我來到花園外面去看看。」

楊老七說着，就攆着一柄鋤頭，向外面來。歐陽芹也跟着來了。笑溪上面一邊向這花園裏流，一邊還有許多缺口通水田裏。楊老七上前去把通水田的缺口一齊扒開了，水就往田裏流去。再回園來，用許多石頭，泥塊，亂草，把溪的上下都堵死了。吳媽，周媽都下水幫忙，用瓢把水向外澆，澆去了一大半時，大家就動手捉魚。水已經攪渾了，那清水裏邊慣了的魚，一見水渾了，就常常抬着頭向水而游。茜玉拿着一個撈箕，見那黃黃的水裏有銅元來大的一團黑影子，慢慢上升，慢慢變大，就忙一撈箕挖去，不是鯽魚，就是鮑魚，總沒落過空。楊老七站在岸上，指着溪邊的一個洞對歐陽芹說道：

「王太太！那是個魚洞，你只要一伸進手去，就可摸着大魚哩！」

「歐陽芹，當心蛇！」籃倩笑了，又低下頭，在石頭縫裏摸蝦子。

「這是魚洞哩！蛇洞是在水面上的，這個洞是把水澆去後，纔露到水面上來的，你要怕讓我来摸！」吳媽說着，就伸手進洞去摸，那洞並不深，話還沒說完就摸出一尾半

斤來重的鱸魚來了。

大家見了，都伸手到那些洞裏去摸。誰知一摸一尾，再一摸又是一尾，越摸越有趣。大家鬧得滿身滿臉都是泥和水，你望着我笑，我望着你笑。周媽又在深泥裏，翻出許多泥鰍和黃鱔來。

「可惜沒有教麗紅來！」茜玉看看那盛魚的桶子隨口說着。

「她現在看什麼？」葉情問茜玉。

「看數學。」

「讀中國文學系，何必要數學？」

「數學很重要哩！要想把修辭法學好，非懂得高深的數學不可。譬如排列修辭法，就是利用高等代數中的排列組合。用許多方塊紙，每一塊紙上寫一個字，或形容詞，或名詞，或動詞，依照排列組合的方法，把許多方塊單字放在一處排列，可以排列出極美麗的詞句來。這種美麗的詞句，憑你的腦筋，是再也想不出來的。你用數學先算出排列組合的種數，再依數排列，必定有完美的收獲。」歐陽芹說着，又伸手到洞裏摸魚。

「前天來的那個柳跛子的哥哥，是位排列修辭法專家哩！」蕭玉對藍倩說。

「他從前好像不是跛子哩！我記得在東南汽車公司見過他似的。」歐陽芹望着蕭玉說。

「他的脚就是四月十日起幾槍打跛的哩！他是東南汽車公司油庫裏管油的。他最趣，一加侖汽油走十公里，一百四十四公里要發多少汽油他都算不出來。他總是要車裏的人替他先在行車證上寫明油量。這些人故意作弄他，有時把油量寫在貨單上，有時寫在路程表上，有時寫在行車命令上。」

「畫眉打架！畫眉打架！」周媽指着一棵樹上說。

「他們籠子裏的畫眉，就是這種畫眉嗎？」石玉問。

「天下畫眉那裏還有兩樣的？」藍倩笑了。

「養的畫眉是有兩樣的哩！一種是沒沒長毛時就捉來了的，養大了放出籠子來都不

會飛掉。還有一種是用打畫眉的籠子打來的，總養不到那麼馴。」周媽一面放下手裏的

魚，一面說。

「打畫眉的籠子怎麼打法？」歐陽片問周媽。

「那籠子裏原來就關有一隻畫眉，籠子外面安了一個活網。把這籠子挂在樹枝上，裏面的畫眉就會和唱歌似的叫着。外面的野畫眉聽見了，就來找這籠子裏的畫眉打架。只飛在籠子邊和裏面的畫眉一撲，外面的活網就罩了下來，那野畫眉也就關住了。」

「哦！茜玉！我問你，她們說你準備在下個月和斯美結婚哩。」藍倩過來悄悄地問茜玉。

「你覺得怎樣？」茜玉笑着問藍倩。

「藍倩！你也該和若良補行一個結婚禮哩！就和斯美，茜玉同時舉行罷！」歐陽片笑望着藍倩。

「真的，你是和他正式離過婚的哩！現在結婚雖然似乎是個多餘的儀式，可是也應當有這麼個手續才像樣！」茜玉又望着藍倩笑。

白琳忽然領着先農，斯美，王慶誠，張傑人來了。見茜玉，藍倩，歐陽片在溪裏捉魚，就一齊哈哈大笑。看看提桶裏，有那麼多魚，都說成績太好，教她們三人不要再捉

了。歐陽芹忙把斯美，茜玉，先農，藍倩同時結婚的事告訴大家。大家都笑着說好。又商量結婚的日子，談了半天，再回到房子裏來。

日子過得太快，斯美和茜玉結婚後，更覺得日子快。這天下午，斯美，茜玉，歐陽芹同從游泳池回來，一路談，一路笑。

「歐陽芹！你明天只要把頭浸在水裏，伸直腰，膝關節不要彎曲，搖動關節打水，捫過幾天自然有辦法！」斯美說。

「我就是頭浸不下水，悶氣還是小事，耳朵裏總是嗡嗡隆隆響。」

「哦，你們游泳來嗎？斯美！游泳時有一件有奇趣的事，也許你還沒嘗試過哩！」張傑人對斯美笑。

「什麼有奇趣的事？」斯美忙問。

「真有奇趣哩！就是在水底下接吻。」張傑人說着就大笑。

「到底是怎麼的味兒？有什麼奇趣？」歐陽芹笑着問了。

「這可就難說，倒有些象科學裏的……」

「什麼勾脚的味兒？茜玉也笑着問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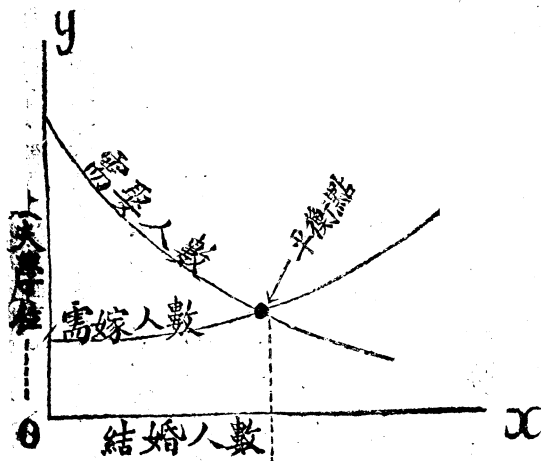
「勾脚的味兒都不知道嗎？譬如在圖書館裏看書時，一位男同學和一位女同學坐在一塊兒去了。本來這兩位同學並不十分認識，可是偶見過多次。這時兩人不自禁地互相望了幾眼，就有了幾許情意。大概是男的裝做無意地，把自己的脚靠在那女的脚邊；那女的也裝做不知道似的，並不把脚移開。這時兩人的脚，都感到一種奇特的趣味。後來兩隻不同的脚，越靠越緊了。最後，慢慢在椅子底下勾動起來。」

大家談笑着，直到斯美和茜玉的臥房裏來。歐陽片見床上有本追求原理，就忙問裏面講些什麼東西。

「理論深得很哩！」斯美笑了，又往沙發裏

「講一兩段來聽聽。」歐陽片也笑着坐下。

「我來講個丈夫學位決定法同你聽聽。譬如第一等的女子，有時她們想最少要嫁個碩士，有時又想最少要嫁個學士。假使互相的追求，能行完全競爭時，那麼一定時間，一定是情男，一定是較的女子，她們的丈夫學位，必定歸落到，情男數和需婚人數的不



平衡點。因為能娶的人數，隨丈夫學位的增高而減少，也隨丈夫學位的降落而增加；願嫁的，卻隨丈夫學位的增高而增加，隨丈夫學位的降落而減少。我畫個圖你看，你就會更明白哩！」斯美說着，就拿起筆來，笑着在一張白紙上畫了一個圖：

「由這個圖，就可知道：在需要人數變化時，需嫁人數若有增減，那麼市場中的丈夫學位必定跟隨着升降；同樣需嫁人數無變化時，需娶人數若有增減，那麼市場中的丈夫學位也必定跟隨着升降，那平衡就得移動。」斯美指着圖上的曲線講。

正談論着，吳媽來請吃飯，大家就同到餐室裏來。歐陽片見門外用細鏈子繫着一隻松鼠在那裏，就問白琳是那裏來的。

「周媽的兒子捉着了七八隻松鼠，他就送我們一隻玩玩。」

「他怎麼捉着那許多呢？」

「我前天在對面樹林子裏看見他捉呢。他把四塊磚在地下圍成一個方盒似的，上面蓋上一塊大磚。用兩根筷子來粗的短棍子相銜地斜倚着把蓋磚的一邊撐開。下棍的下端插着一顆花生。松鼠跑到裏面去吃花生，把棍子一拉，那蓋磚就闔上了，把松鼠關在裏面。再用一條布袋，罩在蓋磚邊，稍微把蓋磚扳開一些，那松鼠就往布袋裏一跳。」

藍倩一面吃飯一面說。

「這松鼠還會捉跳蚤哩。他們說先給黑芝蔴它吃，讓它吃慣了，以後一見了跳蚤，

爲是這芝麻，忙捉來吃哩。」白琳笑說。

飯後，青玉洗過澡，就獨自在花園裏的溪邊看魚。斯美走來坐

「你怎麼在家裏，晚上還要穿這麼些長褲子，短褲子呢？」

「那裏，我裏面沒有穿短褲哩，長褲子纔大些，更涼快。」

「我們到蜂房邊看看楊老七取蜜去。」斯美說着，拉了薄玉就向蜂房邊來。

「楊老七，你們天天晚上打着火把往大坂頭照蝦蟇吃呵！」薄玉站着一面看取蜜

面說。

「照蝦蟇是在割不裏呢！那有那樣膽大的人？晚上敢到大坂頭去呢！」

「怎麼？大坂頭晚上就去不得嗎？」斯美問楊老七。

「大坂頭出過吊頸鬼哩！前年我的弟弟老八，有天晚上帶着一柄鋤頭往那裏看田裏

面的水。忽然見一個很年輕的女子，手裏挽着一束紅繩子走過。老八還以爲是誰家的媳

婦受了委屈跑了出來。倒要看看她往那裏去，就跟在她後面走。誰知要快要進王家莊的

時候，那女婦嚇得撒腿就跑。老八還想追上去，只見那女婦跑進王家莊，就

子裏，耳朵裏，都流血；舌頭伸了一尺多長，嚇得老八丟了鋤頭就沒命的跑回鄉。第二天，王家莊就吊死了一個人。那死人的舌頭沒有伸出來，氣管還是好好的，一點傷痕都沒有哩！」楊老七瞪大了眼睛說着。

「吊死的人到底是那裏受了傷？」斯美回過頭來問茜玉。

「吊死的人是因為繩子把頸大動脈勒住了，血液不能流到腦部去。腦筋的工作停止了，全身的工作也就跟着停止了。」

「哦。」斯美點點頭。又回過來笑問楊老七道：「還有那裏出過鬼沒有？」

「沒有。長長村倒出過一次狐狸精哩！」

「你講給我們聽聽看。」茜玉笑着就站到一塊離蜂房更近的石頭上來，

「從前長長村有位極美麗的少年，名喚蘇少卿。總找不到一個夠相配的女子。有

，卻來了一位女郎，要租蘇少卿家裏的房子。當時就租成了。那女郎名喚李明英，生得

極美麗，蘇少卿一見就愛。不久，就成了兩相好。有天，兩人在一床睡午覺，蘇少卿見

李明英睡着了，背抄褲子裏還有什麼東西在彈動似的，就很驚訝。忙偷偷地拉開李明英

的褲子來看，原來是一條狐狸尾巴。這時蘇少卿纔知道李明英是狐狸精。拿過一把刀，
，
難不。就揚起手一刀，把那尾巴砍去了半節。李明英從夢中驚醒，現出原形，卻是一隻
老狐狸，搗着兩琳琳的半節尾巴，向屋上一跳就去了。這天傍晚，李明英又打扮得妖
嬈地走來，對蘇少卿說道：「請你把那砍下來的半節尾巴給還我，我以後永遠不來打擾
你了！」蘇少卿把那節尾巴還了李明英，又說道：「你何必永遠不來呢？雖然我明明知
道你是狐狸精，可是我非常愛你，我願意永遠和你在一塊兒。」李明英就說道：「那你
就同到我家裏去住幾時。蘇少卿即刻答應了。兩人就同出了長村，向西大山邊下走來
。不久就進了一個大山洞。洞裏面有一座極高大，極華麗的房子。那房子門口有幾個衣
裝很華貴的男僕看門，一見了李明英，就很恭敬地向李明英行禮。李明英卻睬都不睬地
拖着蘇少卿的手只顧向裏面走。一進內院，就有許多衣裝鮮豔的丫環來服侍，李明英問
：「妹妹那裏去？」小丫環說：「在後面荷香亭上吹簫。」李明英忙又拉着蘇少卿，
同到後面花園裏來。一過荷塘，就聽見一陣極悠揚的簫聲。走到荷香亭上，就見一位美

美麗的女孩子，大概十七八歲的光景，手裏拿着一支玉簫。那女孩子見了李明英和蘇少卿就站起來笑了。李明英上前介紹道：「這位是蘇少卿先生。」又說：「這是我的妹妹巧英。」一時就在荷香亭上擺下酒席，三人同飲。吃的都是山珍海味，非常華貴。自這天後，蘇少卿就在李明英家裏住下了，再也不想回去。那李巧英見蘇少卿生得英俊風流，也就非常愛慕。同時蘇少卿也很愛慕李巧英。當李明英出去的時候，他們倆人就恣心縱意地相愛着。李明英在家裏時，李巧英和蘇少卿在表面上雖不接近，背地裏卻仍舊眉來眼去，偷偷摸摸。有次，李明英見李巧英和蘇少卿躲在書屏後接吻，就生了氣，和李巧英大鬧起來了。起初兩人拌嘴，蘇少卿還從中調解；後來打起架來了，都現出原形，兩隻狐狸打做一團，蘇少卿只好站在旁邊望。小狐狸打不贏，忙往洞外跑，大狐狸就追。一跑出洞，就有幾個獵人，忙對狐狸開槍。蘇少卿聽見槍響，心知不妙，跑到洞外一看，兩隻狐狸都死在地上，就不禁落下淚來。一個獵人過來問道：「你老人家哭什麼？」蘇少卿忙說道：「我今年還只二十幾歲哩！你怎麼稱我老人家？」那獵人大笑道：「你的鬍子頭髮都一齊白了，我看你有九十幾歲哩！還說只有二十幾！」蘇少卿聽

了，就忙走到旁邊溪裏，對水一照，見自己的影子果然頭髮，鬍子白得和雪一般。心想來這裏還不到一個月，怎麼老得這麼快呢？就要回洞去找鏡子照照。誰知走進洞一看，那高大華麗的房子都不見了，只剩下一些亂石頭和枯樹枝。走到從前男僕住的地方看看，卻是許多癩蝦蟆，在石頭邊跳來跳去；走到從前了環住的地方看看，竟見了許多大蛇，小蛇，伏在石頭上。蘇少卿嚇了一跳，忙跑到洞外來。那個獵人又來問道：「你老人家尊姓大名？是那裏人？」蘇少卿說道：「我姓蘇，名少卿；就是這長長村人。」那獵人又笑道：「老人家！你這謊又說岔了哩。蘇少卿是我同族的叔祖父，他在七十年前，就有一位極美麗的女子，名喚李明英的，一同逃走了；當時四處找，都沒找着，那裏還會在這裏呢？」蘇少卿聽了那獵人的話，就回頭望望洞裏，看看死狐狸，又摸摸自己的白鬍子，不禁仰起頭來，對天大哭。」

斯美見楊老七說完了，正想問還有旁的狐狸精沒有。茜玉忽然往屋子裏跑。跑到廳邊，就和跳踢踏舞似的，在石階上亂跳了一陣。對地下看了一遍，又往自己房裏跑，一進門就回身把門帶上。斯美很驚訝地在後面跟了來。茜玉見斯美推開了房門，就忙往

床後線。斯美見茜玉跑到帳子背後去了，也就向帳子背後走來，口裏還問道：

「什麼事？什麼事？」

「兩隻蜜蜂子飛到我褲裏來了！」

「我來替你捉！我來替你捉！」斯美一面向帳子後面走，一面大笑了。

「不要！不要！」茜玉也帶着笑聲說。

十二 煙縮影

局面一天比一天緊張，火星上派了大批的軍隊到水星上來，想很快地撲滅獨立黨。可是獨立黨獨霸一方，隔著芒河堅守。裏面物資供應很感短缺，物資局派人往各入口口岸收買。內運貨物付給商人百分之二十的合法利潤，存款中有百分之十的節約建國儲蓄券，以吸收資本發展工業。軍政部和財政部聯合查禁走私。又有經濟檢查隊，防止囤積居奇。商家存貨部有登記，人民憑證到指定的地方去購買，貨物上都標有公議的定價，所以生活也並不十分痛苦。

斯美錫到地球上去，協商援助水星物資的運輸問題。黃玉，藍倩兩人，護送兩萬多名難民到地球上去。先農正說他要到地球上去一趟，竟接到被派往長子星中去工作的命令。先農這時已擔任獨立黨的農務部長。本可以不再做開闢工作，可是他自已對開闢非常有興趣，所以就化過裝，偷偷地到長子星上來了。

先農化裝成一個廚工，做出一副傻裏瓜氣的樣子，在航空建築委員會的總工程師家

裏做傭工。改名阿大。這裏誰都瞧不起阿大，誰都不注意阿大，因為阿大是個大傻瓜。只有總工程師的太太，諱阿忠實，阿大做事勤快，所以試做過三天工後，就把阿大留下了。原來這太太是阿大的假名，阿大只知道太太是五三八四號，在這邊日用的假名字是陳波琳，真正的姓名卻不知道。陳波琳也只知道阿大是五四七三號，並不知道阿大的真名字。開牒的組織：有一種是網狀的，有一種是樹枝狀的；網狀的連絡完密，可是一經破獲，連累就很大；樹枝狀的雖然破獲後犧牲小可是平時工作的威力並不大。陳波琳和阿大是樹枝狀的一小枝。和他們連絡的，只有那又老背又駝的清道夫山弗爾，天天早晨推著垃圾車子，從這後門口經過，阿大每天早晨，都端着一堆垃圾，往那垃圾車子裏倒。原來山弗爾也是一副裏瓜氣的樣子，所以旁邊人，一見這兩個人碰到一塊兒來了，就要來拿他們開玩笑。崗位上的警察，見這兩個人笑得可憐，就常常笑着勸旁邊的人不要太作孽了。

總工程師的臥房很講究，房角上有個小門兒，通着和臥房緊連的沐浴間和抽水間。他的太太有個一週傍晚就特別愛喝茶的習慣，所以晚上睡覺後，還得爬起來上幾次抽水

間裏。結婚已經兩年了，這兩年來天天晚上如此，並且很多人有這樣的習慣，所以總工程師決想不到其中的奧妙。這抽水間的隔壁是傭僕的抽水廁所，雖然有高壁相隔絕，可竟有一個秘密的小活門。這個秘密門，只有阿大和太太知道。天天深夜，太太自這小活門裏，把總工程師辦公的皮包遞給阿大。因為避免指紋的痕跡，所以阿大還戴了橡皮手套，忙忙地用暗號把皮包裏的重要公文抄摘下來，再搓成廢紙團，丟在地上，留着明天掃出去；畫的建築圖樣，就用極精緻的小照相機照下來。又將那皮包和裏面的東西，折得和原來一模一樣地，從秘密的小活門兒裏遞回去。

廚房裏除了阿大外，還有位炒菜的朱媽劉媽有時也到廚房裏來幫忙。這天上午，阿大正坐在爐門邊打磕睡，朱媽大聲喝道：

「阿大！把爐門開半邊兒，我要熬豬油了！」

阿大答應了一聲，就把煤爐的門兒開了一半。朱媽把豬油放在鍋裏熬了半天，見不出油，就一面向爐門邊走，一面問道：

「沒有了火嗎？」朱媽向爐門裏望了一望，又說道：「我教你多加些煤，你聽不聽

。這些些日子了，還連煤爐都燒不好！還不快些加煤！」

阿大聽了，就忙挑起一鏟煤來，往爐裏倒。朱媽慌忙把鍋蓋蓋上了。口裏還說道：

「把煤渣子輕輕勾幾鈎，在離煙肉遠些的地方開一個孔。火頭孔離煙肉太近了，火燄都會被拉回煙肉裏面去哩；離煙肉遠些的話，火燄正好橫在鍋底上。你多加些煤沒有關係，要大火就把爐門全關上，要小火就把爐門打開。你別看見滿爐通紅就不加煤，那是煤渣子發紅！一點火力都沒有哩！」

「阿大！你連火都不會燒，你從前怎麼吃着了人家廚房裏的飯呢？」劉媽站在旁邊笑笑地問阿大。

「我從前是吃麵包哩！」阿大瞪圓了兩眼，對劉媽頭一點，同時說着。

「你這傻瓜！吃麵包就不要燒火嗎？」朱媽也笑了。

「我在火星裏幫工的人家，是燒電爐子。你們看見過電爐子沒有？」阿大說着，又望望朱媽和劉媽。

「就只你見過電爐子，我們都是舊瓜！連煤爐子都沒見過哩！」朱媽說着，又望着劉媽一笑。

「電爐子有什麼希罕！我在水星上幫工，還是用太陽爐子。把太陽的熱，集攏來燒飯哩！」劉媽說着，又望着阿大笑。

正說笑着，太太就走進廚房了。劉媽忙上前對太太道：

「太太！後天請一位客吃飯的事，我已經在消費處登記過了。各種添購證都拿倒了。」

「今天買了些什麼？」

「今天的東西都在這籃子裏。憑證買米，每人每天只許買六兩，每兩四角；因為六兩米不夠吃，我就在黑市裏買了幾兩湊上，黑市每兩米要一元哩。現在的買油證，只可買到一半豬油，其餘的一半卻是人造的加氣脂肪。他們說現在火星上憑證買麵包，每人每天只有八十公分哩。次子星上更不得了，供應部長阿蘭拉辭了職，現在是拉姆擔任供應部長。人民天天吃蘿蔔，傳染病多極了，死了不少的人。他們都說快要打仗了，肥料

廠和蘇瑪裏的工人，都發軍火去了。太太！是真打仗了嗎？」

「誰知道打仗不打仗？」

「太太！是真要打仗了哩！他們說地球上的民衆測驗，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贊成對火只宣戰。現在我們鄉下有房子的人家，每個月要繳五斤廢鐵，門上的鐵鎖頭都換了木塊和竹子的。」朱媽一面熬豬油，一面說。

阿大，那封信你替我寄了沒有？」太太轉過頭來望着阿大。

「寄了。那郵差蘭弗斯還說我真會貼郵票哩！」

「他還和你說了些什麼？」太太問阿大。

「他還問了我一些話。」

「問了些什麼話？」

他說：「你太太生得那麼美麗，有多少男朋友？」

「別胡說！」劉媽忙在旁邊喝住，又不禁好笑了。

「你怎麼答應呢？」太太笑着追問阿大。

「我說太太沒有告訴過我，我也沒有數過。」

阿大說得滿廚房裏的人都大笑了。

有天晚上，阿大一入躲在房裏，把一本很厚的書，靠中間的兩三百頁都挖穿了，挖成長方形的孔，竟和一個空盒子似的，把幫卷照過相的軟片，藏在裏面。關起書來一看，仍舊是一本好好的書。再打成一個印刷品的郵包，寫上通信處，就擺在一邊。忽見太太偷偷地進來，又回身把門關上，輕輕問道：

「那些白金運走了沒有？」

「運了一部分到穀神星上去了。」

「怎麼運的？」

「他們先在報上登了一個毛勒火柴公司招考書記五名的廣告。叫願考的人，把履歷表 and 自薦信，寄到「愛斯路二十五號，毛勒火柴公司萊明經理收。」可是許多信，一寄到那裏後，就有人在上面貼上一張「啟信人已離開長子星，改寄穀神星，桑山市老明街四號。」這些信裏面，有的當然是真正的履歷表和自薦信，可是大多數的，裏面都是很薄

的白金片。因為是轉出去的信，所以並沒受檢查。」

「還有些怎麼運呢？」

「還有些已經準備好了幾輛摩托卡，把那摩托卡上原有的螺釘一齊下掉，再用白金做成那一模一樣的螺釘，安上去，塗上一些機器油，再把那摩托卡放在身邊帶走。」

「已經有了密令要你離開這裏，知道嗎？」太太說着，又望着阿大。

「知道的。」

「你準備那天離開這裏？」

「後天就走。」

「我這裏有一包重要文件，你明天帶走。」太太說着，就把手裏的一個紙包給阿大

「你這裏的朱媽，劉媽用得很久了，應當換過兩個生人來。前大我聽見她們倆，在談太太這麼年輕，這麼美麗，怎麼都不愛交際，不穿特別惹人注意的衣服，不太參加公共約會，不常進公共遊藝場。我驟然一聽，倒嚇了一跳，以為她們倆在背誦間諜守則哩

「我過幾天也要離開這兒哩！」

「那我們到地球上去再見！」

詞大過了兩天，就化裝成一位極闊氣的旅客，改名柳品三，搭着火箭離開長子星，到智神星上來。住了幾天，仍舊用自己的真名字李先農，到婚神星寇神星上遊過一趟，再回到地球上來。

先農走到地球上一看，見景色完全不同了。各機關辦公的時間，比平時延長了一小時。高級軍官很少見客，更難得出席一般聚會。軍事當局，禁止軍官喝酒。政府根據國防法案，實施強迫徵兵制，二十歲到四十五歲的男子，限期登記。各地在計劃舉辦生產專業，大量容納自火星上回來的僑胞，各銀行又貸款給僑胞安置家屬。國家金融機關，漸漸專業化，中央銀行專司發行，其他銀行就加強儲蓄。因為這時，一般的商業利潤比工業利潤高，所以工業方面很感到資金缺少。同時社會上游費太多，銀行放款利息太高，都會刺激物價上漲。所以銀行裏控制資金，加嚴管理放款的性質，提倡工業股票或公

可價的買賣，應用儲本的方式，來提高存款利息，減低放款利息。採用資金總匯制，把商業銀行的存款，轉解到國家銀行去支配。又由國家銀行，辦理生產工業的股票，及公司借貸的業務，使私人資金，由銀行介紹，而走入生產的正道。工業方面，非戰時所需的，都在緊縮，國防必需的，都在膨脹。平時的汽車工廠，現在改製各種最新式的航空器材。並且從前幾大纜可完成的工作，現在只要幾分鐘就可完成了。

先農和藍倩，茜玉，紅君，斯美，若華，若錦一塊兒聚會了幾天，大家正高興，偏偏火星大使館，又通知紅君，說局勢緊張，要紅君在五天内離開地球回火星去。紅君哭了一天，若錦說了許多安慰的話，第二天大家含着淚，送紅君上了火箭。當天若華就回學校去了。斯美是鐵如駐地球的私人代表，所以和茜玉兩人都不想走動。先農，若錦，藍倩第二天就一同到水星裏來。

水星獨立政府，管轄的區域內，情形和以前又不同了：重工業已經有了一個初胎。鋼鐵產量已增加，原動機的製造成績很好。酸鹼肥料，煉油，煉焦，橡皮，紙漿，水泥的工業，都已完善了。工人分紅的問題也解決了。重要區域都設有電氣網，在政治，軍

專，交通，經濟中心點，也設了電廠。可是汽油仍舊缺乏，各地都從專汽車動力供給，來維持交通。有從紅薯，樟油中煉取酒精代汽油的；有用電石來代汽油的；有從松香，松木，中提取油料代汽油的；有改用木炭為動力燃料的政府命令全屬都減低汽車行駛速率限制，定期檢查車胎，以節約橡皮的消耗。又減少民用飛機油的供給量，有一百萬架以上的飛機停止供應。政府在爭取物資，進出口的政策完全變了。查禁敵貨條例，和禁運資敵物品條例都廢止了。所有的進口貨，不以敵貨，友貨為捨取標準。凡軍需品，日用必需品，絲織品，呢料，紙張，普通食物，用具，都准予進口。因科學，工業，醫藥，衛生，慈善，救濟，教育，文化，宗教，用途的物品，得向財政部申請特許進口。各進出口岸都設有海關，凡走私貨物都由政府全部原價收買，付款卻完全是節約建國儲蓄券。政府又用大量的，茶葉，羊毛，生絲，桐油，豬鬃，大黃，向金星換取汽油和飛機油。銀行主管機關，又辦有證券交易市場，提倡票據的存兌貼現，使票據在市場上大量使用，以減少市上的貨幣需要。

各處都在取締奢靡風氣，限制酒食浪費，勵行戰時生活。並且強迫節約儲蓄，凡買

戲票一張，必須買儲蓄郵票二元。筵席抽百分之十的捐。商人，土地收益人，房產收益人等，都須派募公債。公私團體基金，都已變成公債。又開茶會招待銀行界及富紳，面勸募公債。市面上搭有小臺，向大眾勸購儲金券。

這賓根古斯的公務員和他們的家屬，共有二十多萬人。每人每月所可購的米，煤，布，油，鹽等，都有規定的限量。由各機關向平價購銷處統買，向供應站取貨，然後自行分發。布疋大部分是由農本局所供給的機經土緯的土布。合作物品供銷處，又以二千萬元的資本，主辦公務員眷屬生產事業，使他們能自給自足。今年小麥豐收，立約購米的市民，可向米店改購麵粉。財政部已免去豬隻進口稅和猪肉的戰時消費稅，所以米麵肉價都很平穩。

賓根古斯的市民太多，防空洞不夠分配。市政府就強迫疏散。在警察總局，設市民身份證登記處。無留居必要的市民，一律疏散。並且強迫娛樂場所及品茗室等，向四鄉疏散。學校多半都遷到鄉下去了。因為學生也須服兵役，所以大學教育很受影響。自然科學和醫學的進修還保持原有的精神，文學藝術部門卻大有不同。大學中，自由討論的

團社在大量增加，關於星際問題的，特別多。教育部爲改善學生營養，力謀增加學生的資金。因爲教授生活日趨窮苦，改業的教授多了，所以教授漸漸改由教育部聘請，待遇較普通教授略高，並且每月可支給研究費。

戰事一天比一天激烈，火星上的軍隊已經渡過了芒河。這水星獨立政府，拚命掙扎地支持着。最近又成立了全區總動員善議會。又加強作戰精神，作戰時，軍，師長都到前線去指揮，縱使離開部隊，也不出二十里外。政工人員，都隨軍行動。又有許多僑胞，在敵人後面自動組織游擊隊。隊員多半是教師，學生，店主，礦工。躲在濼木叢生，蚊蛇遍地的沼澤內，用毛瑟槍獵槍和短劍阻止敵軍活動，犧牲非常壯烈。最後大家所期望的援軍，終在這危急的時候，自地球上開到水星的西北區來了。地球的僑胞們，見祖國的軍隊開到了，就一齊歡欣鼓舞起來。殷富的僑商們，紛紛獻軍服和日用品。各大旅館，飯店，自動停市，來招待祖國的軍人。軍隊在街上經過時，許多僑家婦女們，在高樓上撒下一籃籃的花朵，表示敬愛。祖國軍隊還沒到的地方，僑胞們只要一見有穿灰布

十三 烽火光芒裏的奇才傑作

歷史上，每個時代都在流血；可是每個時代流血的精神都不同。君主時代，是爲了個人來流大衆的血；民主時代，是爲了大衆來流個人的血。弱小的民族，爲獨立爲自由而流血；偉大的民族，爲公理，爲正義而流血。地球政府，爲了要貫徹扶助弱小民族的主張，維護正義公理和人類自由，不惜犧牲一切，而和火星宣戰了。一方面運大量的軍隊去援助火星獨立政府，一方面用真空空軍和航空隊，配合大量的降落傘部隊，去襲擊長子星和次子星。

流水一般的日子，流盡了麗人的年華；流星一般的槍彈，流乾了英雄的熱血。地球上的軍隊，佔領了整個的水星，佔領了長子星和次子星。地球軍擁有雄厚的物資和優越的軍備，一直攻到火星上的邦賓埠近郊來了。這天，藍倩從隨軍醫院回來，正和若錦先農同在吃晚飯，就傳來一陣警報聲。若錦放下碗笑道：

「算了罷！回來在海軍俱樂部吃碗排骨麵補上。」

「也好！」先農站起來笑了。

若錦忙穿上氈氈中校的制服和大衣，領着先農，藍倩同海軍俱樂部來。這海軍俱樂部在地底下，不但怕轟炸，並且有很豐富的消閒器具，有茶點室，還有用人造太陽光培植的地下花園，有地下跳舞廳，還有傳真無線電影，把現在前線作戰的實景，映到銀幕上，外面正在被轟炸的情形和空戰的情形，也可映在這邊的銀幕上。錦，農，倩三人在地下花園內的網球場上，打了半天網球，就同到茶點室裏來。正坐下，就見洛克少校和黛麗絲小姐一夥人來了。若錦忙要他們到一塊兒來坐了。藍倩一見了黛麗絲就忙拉着笑道：

「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

「什麼事？」黛麗絲睜圓了那睫毛很長的眼睛。

「歐陽前天在防空洞裏生了一個女孩子。」

「哦，有趣！有趣！我幾天都沒去看她哩！她現在是住在家裏，還是住在醫院裏？」

「在第四十六軍醫院。」藍倩從茶役手裏接過一杯咖啡來。

「桑賽脫林也在第四十六軍醫院吧？」斯卡第上尉問藍倩。

藍倩似笑非笑

「桑賽脫林嗎？好像已經出了醫院似的！」藍倩喝了一口咖啡，再思索地皺皺眉頭。

「桑賽脫林這次真危險，只要遲兩分鐘挂彩就送了命哩！」斯卡第上尉回過頭來對

若錦說。

「怎麼呢？」廣森夫人忙問斯卡第上尉。

「那天，我們和敵人隔着苗苗河作戰。起初敵機在我們陣線上丟下許多毒氣彈。當時我們的化學兵，就驗出那毒氣是可以加水分解的，即刻向空中打了幾響催雨炮。接着就下了一陣大雨，毒氣也就消滅了。我們的飛機，又忙在苗苗河上丟下許多冷氣炸彈。那苗苗河面，即刻結了厚冰。一聲衝鋒鎗響，我們的坦克車，摩托卡就從河面的厚冰上衝過去。當我們的飛機正在敵人陣地上猛炸時，忽然來了一大批敵機，在苗苗河上丟下許多熱氣炸彈，河面的冰頓時溶化了，許多坦克車，摩托車，步兵，一齊沈到河底下去了。我們還有許多鼹鼠式掘土坦克車，在地底下衝鋒，又中了敵人的地雷。桑賽脫林就

是吹衝鋒號的前一分鐘挂的彩哩！」

「斯卡爾上尉！聽聽你對真空空戰很有經驗哩！」黛麗絲笑望着斯卡爾。

「也沒什麼經驗不過遇見過兩次。真有趣哩！有一次，我搭着火箭從曼尼拉到次子星裏去，在中途遇着敵人的真空巡邏隊，當時就和我們的真空護航隊打了起來。掃射們那麼近，可是我只看見雙方的炮口裏冒烟冒火，卻一點聲音都聽不到，和看無聲電影似的，簡直不像打仗。那反作用也似乎特別大，每放一炮時，火箭要挫退很遠。所以在真空裏作戰，退卻容易追擊難。假使他一面逃，一面放炮；你一面追，一面還擊，那你決追不上。」

「你們的降落傘部隊作戰，是不是直接從火箭裏跳下地？」露倩問斯卡爾。

「不，不，不，大概降落傘部隊作戰的目的，多半是要佔領一個火箭站。因為佔領了火箭站，就好用火箭直接運陸軍去作戰。在第一；第二架火箭中，都是滿載着戰鬥機和轟炸機的。火箭一到了空氣層裏，那些飛機就從火箭裏飛出來，去轟炸火箭站的敵人，去破壞火箭站的防衛線。第三，第四，第五架火箭站中，載滿了滑翔機。那滑翔機中

，有降落傘部隊，有坦克車。火箭一到了對淺層，滑翔機就一齊從火箭裏滑翔出來，成隊散開。那些陸戰隊就跟着坦克車曳着降落傘，紛紛着地，一齊向敵人的火箭站進攻。

「洛少校，你前天親自出馬，成績怎樣？」先農問洛克。

「也還不壞哩！帶着一架刀魚式的雙翼轟炸機，在兩降落輪間，裝載了一個十八英寸，重一千五百磅的魚雷。飛到邦齊島的外港，選定了一隻小型巡洋艦為目標，不顧一切地在氣球網下低飛至五十尺，俯衝而下穿過氣球網，然後轉為平飛，再丟下魚雷。當時那巡洋艦就受了重傷。一會兒，四周都浮起了大量的粗油。」

「轟艦長！好像你們前天也打沈了一隻敵艦哩！」黛羅絲笑迷迷地對若錦說。

「那是我兵艦上兩名水兵，帶着快艇去放魚雷打沈的。」

「那水兵的功勞真不小！他們回來後，你總有點特別的獎品給他們吧？」黛羅絲注

視着若錦。

「他們沒有回來哩，那快艇開得太快，竟闖上岸去了。當時就該敵人俘了去。他們

本來膽就很大，臨走時，又注射了兩針勇氣針。」

「勇氣針裏，到底是注射些什麼藥？」黛麗絲扶着藍情的肩膀搖一搖問着。

「勇氣針所注射的，是副腎中取出來的一種內分泌物。這種內分泌，注射到人體中，可刺激交感神經，血壓上升，基礎代謝和體溫稍增加，勇氣卻特別高漲。」

「我前天下午空襲時，魂都嚇掉了。早知道，該先請你替我注射一針勇氣針！」
 廉森夫人笑對藍情說。

「前天下午空襲，你躲在那裏？」先農問廉森夫人。

「再別提！前天下午空襲時，我說敵機從來不炸我們那地方的，近來又安了兩尊巨型高射炮，一尊高速度高射炮，所以我就懶得躲，誰知那次敵機正是炸我那裏。我見敵機來了，就忙鑽在花園裏的槐樹下。那炸彈竟和下雨一般落在我四周，只聽見空中噓，噓，噓，接着就和接近頭頂一聲雷似的叭啦一聲，蓋了我一身的泥土。我心裏還對自己說：『我死了！我已經死了！』後來飛機去了，我又覺得自己似乎還沒有死。抬起頭望望，又看看自己身上，果然還沒有死！爬着坐了起來，見自己的手脚都還在身上，也就放

了心。後來一個園丁走了來，我就要他對着我的耳朵喊我一聲，看看耳朵聾了沒有。他在我左邊喊了我一聲，我聽得清清楚楚，我見左耳沒有聾；就要他對着我的右耳再喊一聲。」

康森夫人說得大家都笑了。一時點心來了，有排骨麵，有雜醬麵，有魚皮燻裏，還有球包子，有湯餃，大家一面吃，一面談笑。一會兒大家吃飽了。若錦忙付錢，人攔着笑道：

「讓我來！你飛大號驅逐艦的艦長，應當做大東！這個小東讓我做了罷！」

「不成，不成，你在我們中是最有錢的，那能夠讓你做小東？」若錦說着，我給了張五十元的鈔票，讓茶役拿去要帳房找。

一會兒，大家又同到跳舞廳裏來。

在一個傍晚，若錦，先農，洛克，藍倩和勒甫魯中將，在一間小房子裏討論了一會兒情報，勒甫魯中將又鎖着眉兒說道：

「真奇怪！這個要塞怎麼這樣難攻！」

「假使我們弄不出他的炮位來，恐怕永遠攻不下！」若錦說。

「怎麼轟炸那麼多次，他的炮還一點損傷都沒有？一定有什麼巧妙在裏面！」洛克也低下頭思索地說。

「今天晚上，等我親自去偵察一趟，看看到底是怎樣的情形。」先農凝視着桌上的照片和地圖。

「也好！教他們先用幾十架戰鬥機探聽你。」勒甫魯中將望着先農。

「今天晚上，讓我駕轟炸機去轟炸，你在我後面偵察落彈的情形。」藍倩對先農說

「那更好！一個智勇雙全的五四七三號，再加上一個伶俐極頂的五二八六號，怎麼要造成間諜界的奇蹟！」藍倩笑着說。

「我們現在只要把邦賓埠攻下來，火星政府就會即刻屈服的！」洛克少校沉默地說着。

「那當然！」勒甫魯中將肯定地說。

大家談了一會兒，就各自散去。

這天晚上，先農，藍倩，洛克都駕着飛機，到敵人陣地的上空來。藍倩駕的是一架海軍航空隊的，斯庫亞式轟炸機。她拉開了炸彈架的槓杆，好讓轟炸手去按電鈕。她低頭向嵌板下的孔中一望，卻見那轟炸手正在炸彈照準器上注視着。接着這飛機向土大地擺動了一下，他就知道下去了一批炸彈。那高射炮彈好像就在腦後爆炸。可是她盡力使飛機平衡。槍手高聲喊說：「炸彈落到左邊去了。這會兒，這飛機緩緩地仰起頭。第二批炸彈又下去了。爆炸的火光閃閃，就從她止升起一副大煙屏，煙屏上又鑲嵌着幾朵火焰。炸彈丟完後，大家還在中空盤旋幾圈，再一同回來。半路上，忽然發現六十幾架敵機，迎面飛來。藍倩的飛機上用的是布朗寧手機關槍，每秒鐘可射出一千二百發子彈。敵機的槍手先向藍倩的飛機開槍，那探準煙緩緩地從擋風玻璃上擦過。藍倩的掛槍在引發機上一按，八挺機關槍同時向敵機發射，那敵機慌忙閃避。旁邊一架愛拉柯勃拉式戰鬥機，忽然向那敵機轟的一炮，那敵機翻了一個身，就曳着一束紫煙下去了。搏鬥了未久，敵機都不見了。先農，洛克都從無線電裏問藍倩受沒有受驚，藍倩笑着說：「大

家一路談着回來。原來勒甫魯中將和若錦在飛機場裏等了很久。先農，藍倩一下飛機，他們就上來握手，再回到會議廳中來。先農口口聲聲嚷：

「奇怪！奇怪！怎麼我看得清清楚楚，炸彈在目標上爆炸了，似乎還起了火。可是過了一會兒，那些建築物仍舊毫無損傷地聳立在那裏。我看那些建築物，一定是什麼新發明的材料建成的。」

「還有那些信號槍也夠使人驚奇哩！」藍倩鎖着眉兒低了頭。

「信號槍怎麼？」若錦驚訝地突然問藍倩。

「本來一個目標的四周，都有人向着目標放信號槍。假使轟炸機正飛到了目標的上方，那就可看見前面的信號槍，向飛機後面放；後面的信號槍，向飛機前面放；右邊的信號槍，向飛機左邊放；左邊的信號槍，向飛機右邊放；四面的信號集中一點，指示着目標的所在。今天的信號，很多是紊亂的。並且照算，不會有那麼多人替我們放信號槍哩！」

「那自然是假間諜放的假信號，來欺騙轟炸手的觀察哩！」先農對藍倩解釋着。

「我們沒法子毀去他的炮臺，軍艦就永遠不能通過這要塞！」若錦說着，又望着勒甫魯中將。

「我現在想改用降落傘部隊，去攻取這要塞。你們覺得怎樣？」勒甫魯中將說着，又望望大家。

「總司令的戰略戰術都很對，不過得探清楚敵人的空軍實力；不然的話，隱隱無挫折。」先農對勒甫魯中將說。

「那可就全靠智勇雙全的五四七三號了！」勒甫魯望着先農笑了。

「我明天親自去偵探一次。」先農咬緊牙關說。

「親自去我看倒不必！」勒甫魯中將微微地搖搖頭。

「現在全盤的局勢，就決定在這一着哩！非我自己去一趟不可！」

第二天大雪紛紛，下了一天整的。大地上自近至遠，一片潔白。夜來滿天星斗，與雪交輝，映出白玉一般的世界。洛克駕着飛機，這先農來到敵人飛機總廠的上空。趁着其餘的飛機正在丟炸彈，正在和敵機搏鬥的時候，偷偷地溜到一個冷靜的角落裏來了。

先農拿起筆來寫道：

「請把飛機再飛高些，我要跳下去了。」

洛克點點頭，飛機就直上雲端。先農整理好了降落傘，默默地和洛克握過手，就往飛機外面一跳。似乎身體是向水平前進，並沒有降落之感。他背上的降落傘是伊爾文式的，他默數了十下後，就拉動裝帶上的銅環，降落傘就張開了。他好像是浮在空中的，大地慢慢兒在上升，可是越近來上升越快了。達到地面時，他準備了跌倒。從雲地裏坐起來後，就非常驚訝，明明是向一個冷僻的地方跳下，怎麼落到一個這樣熱鬧的地方來了？正驚疑不定，就有一束探照燈的光芒，向他射來。他就往一個小山坡邊跑，那束燈光忙跟着追。接着一陣槍彈，由後面射來。他忙伏在山坡後面，拔出他的兩支手槍來還擊。他能夠雙手同時放兩支手槍，打得極準。前面樹林邊只要有影子一動，他一槍打去，那影子就倒了。對方的人，見他槍法這樣好，就不敢攔來了。他忙從褲袋裏摸出一灘纏緊了的橡皮八來，拉開繩子吹大了；一放手，這橡皮人就向右邊林子裏跑。遠遠來，和一個獵人在跑一樣。探照燈的光芒跟着那橡皮人去了，對方的槍彈也飛了一股煙

向橡皮人追去，他就轉身由山坡繞出去。看着地下這層厚的雪，又怕人順着腳跡追來。就脫下鞋子，把左腳穿的鞋子，掉轉頭來，綁在右腳上；把右腳穿的鞋子，掉轉頭來，綁在左腳上。這樣在雪地裏走，人家就是照腳跡追蹤，也是往自己相反的方向追去。他走不多久，穿過竹林，就見前面有一夥人，拿着電筒搜索地向這邊來了。他忙往棵大松樹後面躲了。那夥人走近時，一個說道：

「你們看這腳跡，皮鞋都和我們的不同，這一定是從飛機上跳下來的飛行員。」

「正是哩！」從那松林中出來，向那竹林中跑去了。我們順着腳跡追去，並敲門以探得着。」另外一個人說了，又笑道：「今天我們至少打壞了他們一架飛機，不然的話，他不會跳傘。」

「那當然！」

先農聽見那夥人去遠了，就從松樹後出來。繞過一個樹林，見地下躺着幾個打死了的人，纔知道自己繞回了頭，繞到先降落的地方來了。這正是自己打死了的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巡官，身上的衣服沒有染到血污。先農就把那巡官的制服褂子剝了下來，把自

己的土衣換了。又在另外的一個死人身上，脫下沒有血污的制褲子和皮鞋，把自己打扮得和這裏面的巡官一樣，抖去了衣服上的雪花，戴起金邊燦燦的巡官帽子，挂起佩劍，雄赳赳地向一片燈光閃閃的房子邊來。忽見前面有人在路上走，先農高聲喊道：

「站住！你是誰？」

「我是第三庫新來的一個機械士，在醫藥室看病回來。」

「你這樣亂跑，你知道裏面有多大嗎？」

「就是因為這裏面太大了，我跑錯了，纔跑進戒嚴區裏來。」那機械士聲音有些發

抖。

「你現在回第三庫去嗎？」

「是的。」

「你有符號沒有？拿出來我看！」

「當然有！」那機械士，忙拿出符號來給先農看。

「哦，你的名字是康特爾夫。你的機佐是誰？」先農仔細看那符號。

我們的構佐是羅克律夫上尉。」

先農盤問了康特斯夫許多話。表面上，是一位巡官在盤問一個可疑的行人；事實上卻是一個間諜在探問這飛機廠的情況。最後，先農說道：

「我還有些不相信你，你不大像我們這裏面的人！」

「我是新來的哩！巡官要不信的話，可以同我到第三庫去問，那總做不出假吧！」

「也好，我就同你到第三庫去一趟。你的符號暫時交給我拿着罷。」

「可以！可以！」

先農一面跟着康特斯夫走，一面問康特斯夫的話。康特斯夫卻很誠懇，很詳細地答覆。走了半天就到地底下了。康特斯夫上了一輛電車，先農也很嚴肅地走上這電車來。電車走不多遠就要停一會兒。先農仔細向窗外打量，見這裏面範圍大極了：有飛機製造廠，有修理廠，有高射炮製造廠，有降落傘製造廠，有空軍學校，有機械士訓練班，有航空工程學院，有飛機研究所。後來康特斯夫下電車，先農也就跟着下車。兩人又一路走一路談。走到第三庫門口，先農就隨那守門的衛兵道：

「這個機械士是不是你這廠的？」

「我不認識他，請巡官進去問機佐一聲。」那衛兵立着正，很恭敬地說着。

先農又向着康特斯夫向裏面來。康特斯夫見機佐羅克律夫上尉指着前手走來了，就上前說了一聲：「報告機佐！」再把被巡官懷疑的事說了一遍。先農因為在路上聽着機佐說，斯夫說羅克律夫是長子星裏人，就用很標準的長子星官話，在旁邊替康特斯夫補說了幾句。又把符號給還康特斯夫。羅克律夫以為先農是自己的同鄉，就非常高興。忙帶着先農說道：

「奧的，他是我們這邊的人。」又說：「那巡官的拍着，倒很像長子星裏人哩！」又回頭對康特斯夫說道：「你去。」

「真虧，我正是長子星裏人；機佐也好像是長子星裏人。」先農口裏說話，見康特斯夫向自己行着別禮，也就回了一個禮。

「家也是長子星裏人哩！巡官貴姓？」

「我姓勒明萊夫。」先農歡笑地說着。

「羅克律夫和先農越越越動動兩水漸漸發熱起來了。最後，先農說道：

「的確哦，纔不久就有兩名巡警到這裏面來了哩，我正想找他們。」

「我倒沒有蓄心，也許到後面去了。我們同到後面去找找看。」羅克律夫帶着希望
的臉色望着先農。

「好的。」先農點頭。

兩人一同到飛機庫裏來，只見一層層的飛機架上，擺滿了飛機。先農手上有隻手錶，
表面上看來，雖是手錶；事實上卻是一隻極精巧的傳真無線電的照相機。這裏照見什
麼，自己陣地中的。隨軍偵探局裏收影片上，就可收着什麼。羅克律夫和先農四處找遍
了，都不見那兩名巡警。先農就說不找算了。羅克律夫又邀先農到自己房裏來坐。先農
很愁悶地說道：

「我現在很想向長子星去。」

「我也有這樣的想念。可是這個地方很不容易進來，既進來了，就永遠別想出去。
像着這鐵圍四周的鐵院牆那麼高，特務人員那麼多，像這樣終年不讓裏面的人出去一步

「得太拘束了。」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拘束！」先農鎖了眉兒說着。

「現在過慣了我倒不覺得。他始終不讓裏面人和外面通信，就未免太教人難耐。我來這裏兩年了，外面的親戚朋友，恐怕都以為我死了哩。我看戰事結束後，總該讓我們和外面通通音信！」羅弘律夫也鎖了眉兒。

「這戰爭太討厭，我最怕敵機來轟炸！」

「轟炸我倒不怕了。我總現在沒有什麼關係了你看自從我們佈漫了折光氣烈來，敵機就沒有炸中過我們的建築物。邦實埠的要塞，不是有折光氣的話，早就完了哩！」

「我看折光氣也不見得永遠可靠！」先農聽見「折光氣」三個字，就非常驚訝，可是他的口上依然很冷淡。

「我覺得還有用哩，譬如邦實河北岸的炮臺，一舖上了折光氣，敵機起來就像敲莊河的南岸了。有時就像離實物四五里路哩！並且可以隨意改變機像的位置。假使不知道有折光氣的話，想炸中實地裏的目標，那還不可能的事呢！」

先農聽了這話，恍然大悟，又找了些旁的話和羅克律夫談。——
羅克律夫對那電話機裏的電碼書面上一看就笑道：

「希福爾站長！又有什麼吩咐嗎？」

「現在有兩架偵察機，即刻出發偵察敵情。請你派兩名機械士來檢查機件。」

「好的，就來！就來！」

「再會！」

「再——」

「勒明家夫巡官，你看這多麼討厭呵！那些機械士都睡了哩。誰高興人吵起進來！
羅克律夫轉過頭來很不高興地對先農說着。

「那當然！我看還是你自己去檢查一番罷！橫直飛機又不多！」

「我自己去倒可以，沒個帮手又不耐煩哩！」

「我幫你的忙，我從前是個機械士的出身哩！有兩年多沒有幹這事兒，現在倒很想
試一試哩！」

「那好極了！我自己也有很久沒動過手，正想幹一次。」羅克律夫笑着，又拿出一件工作衣來說道：「這裏一件洗過的，我看你一定合身。」

「妙極了！」

先農換上了工作衣，就和羅克律夫一路談笑着出來。走進升降機，羅克律夫把電紐一扳，兩人就升到地面上來了再向飛機場裏走來。果然見前面有兩架無聲高速偵察機，停在場上。兩人同到一架飛機上來看機件。先農不問三七二十一，坐下來把馬達一打，飛機很快就往前一衝，再筆直向空中飛。羅克律夫不防備，幾乎跌一交，慌忙坐下。很驚訝地說道：

「勒囉萊夫巡官！你這是怎麼一回事？」

「舉起手來！」先農拔出手槍，對着羅克律夫厲聲說着。又把飛機扶平了，開足馬力，直向自己陣地邊飛去。

「別開玩笑！」羅克律夫高舉着雙手，驚慌地顫抖着嗓子說。

「誰有工夫和你開玩笑？快向後轉！」

羅克律夫只得舉着手轉過背而來。先農就忙把羅克律夫的兩手綁起來了。飛機很快地飛着，先農望望前面，又高聲問道：

「你知道我是誰？」

「你是勸明萊夫巡官。你這太對不起同鄉！你想回長子星去，竟累得我也犯全家誅戮的罪！」

「誰和你同鄉？我告訴你！我是地球軍中的五四七三號間諜！」

「哦！你就是智勇雙全的五四七三號嗎？你姓李嗎？」

「是的！我就是李^{七七五三}！你還不想活命？」

「當然想活命！」

「既想活命那就好辦了。你只要坐在那裏別動；我的槍法你是聽見說過的，你要亂動一下，我一槍就打穿你的腦袋！你身上有武器沒有？」

「有一支左輪，在右邊褲袋裏。請你暫時替我保管，希望你以後一定給還我。」

「當然可以給還你！你對我那邊去，賊賊實實答覆一些問題，至少也要賠你三十萬

令囑：不然的話，你就別想活命！」先農一面說，一面從羅克律夫右褲袋裏摸出一支
輪來。又在身上搜了一遍。

便一飛機快飛過地球軍的障地。先農打了一個密碼的無線電報給蓋倩，說自己已經脫
險，並且駕着敵人的一架無聲高速偵察機回來了，要自己的空軍留心保護。

十四 重吻

據大家看這邦賓章不出一個月就可攻下來，事實也是這樣。因為折光氣的祕密拆穿後，邦賓兩岸的炮臺，就一天比一天少。這天先農和驚情有事要回地球上去，若錦傑火箭站送了他們回來，就在海軍司令部休息。忽聽說龍潭口有敵潛艇的踪跡，就忙到飛大號驅逐艦上來。這火星上運河極多，有的河面幾百里寬。所以地球軍遠征的大軍艦很多。飛大號不過是一艘小小的驅逐艦，排水量只有四萬二千一百噸，上面有自徑十五英寸的炮八尊，官兵共一千三百四十一人，每小時可走三百里。飛大號出了港，就向邦賓埠的要塞邁爾駛來。砲手都就了崗你，若錦和航海師站在指揮塔的艦橋上。過了龍潭口還不見潛艇的蹤跡。再走了一會兒，就有一隻魚雷衝波奔來。這艦上的砲手，忙把高角度砲降到最低點，向魚雷射擊。那魚雷一着了砲彈，就轉過方向，往河岸邊衝去。飛大號這時向左四度，右四度，作「之」字形的走法前進。突然避潛艇放出的魚雷。

若錦對準深水炸彈，砲術官就一面指揮砲手們射擊，一面要人把深水炸彈佈設好。這

時甲板上的電信連連不絕。第一排深水炸彈一落到船外，就在水中同時爆炸，河面當一就掀起了很高一座水屏。整百整千的魚兒，曳着腸子，拋着還沒完全斷的尾巴，很悲地在水面仰泳着。阿·斯迪中已經沒有了那潛艇的蹤跡，一會兒，就有大量的油浮了起來。飛大號上的人們，一齊歡呼了。

飛大號正說着，就有一架偵察機，用阿爾的斯帶傳信符說着：

「前面不遠，還有二艘敵潛艇！」

若錦很勇敢地下令去追，一直追到快滿箱實要塞炮的射程時，纔回頭。纔回頭，船掉轉頭來，這船就發退起來了，開足了馬力向前衝都跑不掉，這船越近岸邊越退得越快。船上人都很驚慌，大家忙向岸上望。半天，纔發覺岸上有一座極大的電磁石擋着飛大號向一個船塢裏駛去。一進船塢時，就有許多麻痺炸彈同時爆炸。這飛大號中有一千三百四十一名官兵，一齊受了麻痺，躺在甲板上不省人事。船塢裏的水，一會兒就自動排除乾了。忽然來了許多火軍人，把這飛大號中所有的官兵一齊捆绑起來，用汽車裝走。

若錦醒來時，見自己躺在火車裏的鋪上，仔細一看，纔知道自己做了俘虜。可是待遇倒很好。火車走了三天，纔停進一個車站來。又有幾個人很客氣地領着若錦下車，再坐着汽車到高級俘虜營中來。若錦在這俘虜營中住着一間很精緻的小房間，這俘虜營中有花園，有運動場，俘虜們的生活還適意，只是不許出營門。這俘虜營的營長朋提夫雖很粗暴，還是對若錦們還客氣。

若錦在這俘虜營中住兩天，也就慣熟了。這天下午，他意地走進會客室來，看看那壁上挂的本營職員一覽，見副營長是樂麗千祥。心想紅君的哥哥千祥難道當了這裏的副營長嗎？怎麼這兩天都沒見他這人呢？大概是同名字的吧！若錦一路思索着回自己房裏來。一進房，忽見千祥坐在裏面等自己。兩人一見，都很高興地握手問好。說了幾句，若錦問道：

「紅君呢？」

「紅君嗎？她——」千祥說到「她」字就哽住了。

若錦見千祥想說又不說，就更急了。忙接着催問了幾個「紅君到底怎樣？千祥纔鎖

碧眉兒很悲苦地說道：

「在一個月前，配醫院公佈，說紅君的精神病證據不足。當時就逼迫她嫁給這俘營的營長朋德夫了。紅君哭了幾天哩！」

若錦聽了這話，滿心憤恨，半天沒開口。忽見紅君、碧君兩人走了進來。紅君一抱住若錦就哭。一時錦、紅兩人越哭越傷心。正是哀情委婉的時候，朋德夫忽然闖了進來。錦、紅兩人忙放開手，又嚇得向後退。朋德夫拔出手槍，一槍就把紅君打倒了，一時滿地鮮血，大家都嚇殭了。朋德夫想起自己闖了大禍，也就慌了。忽然進來幾個憲兵，把朋德夫的手槍繳下，帶着朋德夫就走。這若錦、碧君、千祥，纔忽然撫着紅君大哭起來了。兩位醫生進來看看，都說沒有救了。偵探長也來看了一遍。忽然紅君的嫂嫂，父親，母親，又哭了進來。旁邊的人勸解了半天，又幫忙辦理紅君的後事。

千祥升任了這高級俘虜營的正營長後，就要若錦搬到自家裏來住了。碧君天天去慰若錦，又常陪着若錦到外面走走。正是一個飯後，碧君對若錦道：

「好餽。寫給誰的信？」若錦從椅子裏站起來說着。

「寫給拜賓的。」

「他現在怎樣？」

「他的一隊人已經調到最前線作戰去了。他說前線苦得很。」

「你替我問候他。」

「你還沒對哩！你自己加一筆。」碧君說着，就從信封裏抽出信箋來給若錦。

一會兒，錦，碧兩人一路談着，向街上走來。繞過偽裝工廠時，碧君說道：

「這裏面總是把炮漆得黃一塊，綠一塊，我總不懂什麼意思！」

「那叫做三色迷彩，用意是破壞幾何輪廓。因為草綠，暗褐，黃褐，這三種顏色，

只要有一種和背景顏色相同了，那背景背景就成一片。這確的幾何輪廓就被破壞了

。不過不能消除陰影，所以對空中照相還無法欺騙。一個優良的射手能在三百米外，射

不中穿三色迷彩衣的人。槍彈多半偏向最明瞭的黃色那一方。

「偽裝工廠還做些什麼事？」

「還製造偽裝網。有的範圍大極了。我在水星上作戰的時候，見一個偽裝了的飛機場簡直成了一片荒林野。因為那場上擺滿了假樹，假墳，假山坡，假墓碑，都是偽裝工廠中美術師的作品。下面安有小輪子，一通電就會自動移開去，或移回來。」若錦說着，就擱街上來了。

「我來買雙鞋子。」碧君說了，就走進一家鞋鋪。

若錦等碧君在鋪子裏買好了鞋，正說要走，碧君叫專拿發單。

「你又不交報帳，何必開發單呢？」若錦望着碧君。

「要發單的意義不僅僅是爲了報帳，另外還可替國家收印花稅。嚴格的說起來，商人每買一次貨都要開發單，不開發單就是偷國家的印花稅。可是國家對這筆稅的漏失，沒有辦法管理。我們是受過教育的公民，既知道這回事就應當幫國家的忙！」

錦，碧兩人從鞋子鋪裏出來，就一路談着向郵政局去。

有天下午，若錦正睡過午覺，忽聽得碧君在隔壁房裏放聲大哭，就忙走進房來，一遇見千祥就問道：

「什麼事？」

拜賀在前線陣亡了。」千祥慌慌地說着，又匆匆地向後面去。

若錦走到碧君房裏，見碧君伏在母親懷裏哭。她嫂嫂，父親都坐在旁邊安慰她。若錦也就坐下，和着大家說了一些安慰的話。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若錦和碧君的情感也一天一天地濃厚起來了，錦，碧兩人，本有一番恩愛，現在又是同病相憐的時候，更加了一層情義。千祥見若錦在這裏不自由，就要若錦帶着碧君逃到旁的星球上去。地球上因為碧君不能去，後來就決定了到愛神早上去。

十五 纏綿

若錦帶着碧君到了二神星上，就在表如于雙美家裏住下。碧姐夫方正謀在水產公司服務。他極力勸若錦和碧君趕快舉行結婚儀式。又勸碧君停戰後，即刻改國籍。雙美忙忙的打了一個電報到地球上，要斯美和茜玉來一輛。

過了兩天，茜玉來了；斯美卻有事，抽不出身來。大家見了茜玉，都非常高興。談了幾句，茜玉就說道：

「地球軍已經攻下邦賓埠了，你們知道嗎？」

「哦！那戰事就可停止了哩！」若錦望着茜玉笑了。

「哦，阿錦，我還告訴你一件事：先農在地球上，被敵人的間諜害死了哩！」茜玉兩眼注視着弟弟說。

「呀！先農死了！怎麼死的？」若錦睜圓了眼睛。

「誰知道！我問藍倩，藍倩又不肯說！」

「薛儂現在什麼地方？」

「先發死，薛儂整整哭了兩天。她對我說，她一定要去替先發復仇。第三天就不見了她，我在她桌上見到她留給我的一張條子，說她替先發復仇去了，恐怕永遠不能和我再見！」茜玉含淚說着。

大家歎惜了一會兒，後來談了一些旁的話。碧君又問道：

「若華現在在那裏？」

「阿若嗎？她進了武漢大學的外文系。」茜玉對碧君說：

「上了課沒有？」

「已經上了一個多月的課。我來這裏的前一天，還接到袖封信哩。她說有很多男同學在追求她。」

若錦和碧君結婚後，就四處遊玩。這天若錦，碧君，茜玉，雙美，方正謀，關乘着水產公司的潛水皮艇，在海底下漫遊。這潛水皮艇的速度很大，前面的燈光射得很遠。經過一帶沙底，就到了一段滿長海藻的地帶。忽見前面一片珊瑚，長得和樹林似樣。

又像陸地上的花園，豔美富麗。有許多魚，貝，蝦，蟹，蠕蟲，海星，海膽，點綴在這些紅珊瑚樹間，越更美麗。看了半天，纔向前走。一路很多一呎來長的大蟹，二十五六吋長的龍蝦。大家正說有趣，忽見前面一尾七八呎長，人腿來粗的鰻魚，一變一變，和鳧同往一尾小魚上一觸，那小魚就死了，這鰻魚就慢慢地咬來吃。碧君忙問是什麼鰻魚。方正謀笑道：

這是電氣鰻。它把身體一彎，就成了輪道，可放電自衛或捕食。在地球上，南美的奧利諾奇河中也有這種電氣鰻，非洲有電氣鯰，地中海和大西洋中有電氣鱸。啊！你們看！你們看！那隻蟹子竄上寄居了一隻海葵哩！那張開和菊花瓣似的，是海葵的觸手。海葵不會走動，那螃蟹帶着海葵四處去找食物；海葵有毒刺，可以攻敵；螃蟹卻沒有禦敵的工具，一遇到敵人，那螃蟹就把寄居在蟹上的海葵，高高舉起，敵人就嚇得趕快逃

101

大家談着在海底遊了很久，又把潛水皮鞋浮到海面上來。忽見前面一尾九十多呎長

「那是因爲鯨魚肺部溫度高，水氣自鼻孔噴出成霧，遇冷氣就凝結。」方正謀笑着，又說道：「有一種深海性的柔魚和章魚，有兩丈多長，一受到抹香鯨的攻擊，就在海底下搏鬥起來，非常勇猛！」

「我從前總以爲鯨魚是魚類。」若錦笑着。

「表衛上看起來，是有些難哩。」碧若望着若錦。

「地球上的南極有一種企鵝，在冰中游得極快，簡直看不出是魚，還是鳥，它的尾端有一個青兒袋。因爲天氣冷，所以生的蛋和雛兒，都裝在那袋中。」方正謀一面駕駛潛水皮艇，一面說。

「澳洲產一種翠鳥。尾羽兩外側的兩支羽毛特別長大，兩相對稱地彎曲着，很美麗。中間的幾支尾羽很細，看來很像一隻七絃琴，倒是有趣。」若玉笑着說了。

「我在火屋上看見一些極小的鳥，比蜜蜂稍微大些，羽毛淡綠，有金屬光澤，腹部灰色，嘴爲管狀，吸食花蜜。很有趣。」若錦說。

「那是蜂鳥哩。美洲也有，翅羽很長，有時還吃小蜂小蟲。在花間飛舞着。它產的

那只有豌豆那麼大，做的窩巢只有核桃那麼大。飛起來的速度極高。」若玉眼睛光閃閃地說。

「從前我們火星上有一位研究蜂鳥的專家，請人捕了三年，纔捕到一隻蜂鳥。發現蜂鳥尾端有炸藥，所以飛得那麼快。因為這個暗示，纔發明火箭，勾通了星球間的交通。」碧君很愉快地說着。

謝家誠笑了不久，就進了水產公司的泊艇港。在水產公司又坐了一會兒，再回到雙美家裏來。

這天下午，王慶誠來會若錦。若玉一見了王慶誠忙笑問道：

「噢！你怎麼到這裏來了？由那裏來的？」

「我到美神星上去，走這裏過。由水星上來的哩。」

「和約定好了沒有？內容怎樣？」若錦忙問。

「定好了。火星政府承認水星，長子星，次子星獨立。」

「定好了和約，我們可同回地球去了！」若錦望着若錦笑。

「忙什麼？我還得先回火星去一趟哩！」碧君不高興地望着若錦。

「你們倆同到火星上去一趟，我有事得先回地球去。」若玉對若錦，碧君說。

「哦，若玉，我有一件事告訴你！」王慶誠注視着若玉。

「什麼事？」

「真奇怪！少華還沒有死哩！」

「哦！真的嗎？」若玉睜圓了眼睛。

「唉！那他這些時在那裏呢？怎麼這許久都沒得信來？」碧君驚訝地望着王慶誠的臉。

「那起義的晚上，他的大腦受了過度的麻醉，倒在公安局門前。公安局隔壁就是慈惠醫院。當晚有幾個醫生見他的傷情奇怪，就把他抬進慈惠醫院去。經醫生檢查，發現他的負傷電流非常奇特。第二天，就把他送進腦病研究所。那些研究生一面研究，一面替他設法治療。直到最近幾天，他的腦筋纔恢復過來，纔叫人去找我們。醫生說不久他就可出院了，可是現在還不讓人對他說話，或寫信給他；他卻可對旁人說話，可寫信

給旁人。」

「這也就奇怪了！我學了六年醫，看過許多病都沒聽見過這樣的病症！我明天先到地球上走一趟，再到水星上去看他。」茜玉低頭思索地說着。

大家問了王曼許多話，又興興地談論着。

茜玉在第二天，就匆匆地回到地球上來。一心挂記着斯美，一到家就問李媽道：

「大爺在家沒有？」

「大爺昨天帶着兩隻皮箱走了。我們問他那裏去，他又不答，只說大抽櫃子裏，有兩封信留着給太太的。」

茜玉聽了這話，就不開第二句，連忙跑到房裏來，拉開大抽櫃一看，果然有兩封信。一封是少華給自己的，已經拆開了；另外一封卻是斯美給自己的。茜玉忙把斯美寫的讀開了，抽出信箋，睜圓眼睛，很緊張地看着：

玉妹親愛的玉妹

鬱悶的冬天，逼着人在家裏幻想。捲動情意的思潮，在我腦筋中激起了肝

多浪花。你說我的人生觀當當變動，我當然承認。現在，我又覺得世界上有兩種不同的人：一種人只追求生活，一種人在追求生活和享受。一種人除了生活和享受外，還追求知識。

凡是生物，都是追求生活；高等的動物，除了追求生活外，還追求享受；可是除了生活和享受外，還追求知識的，只有高貴的人類。假使一個人只求生活，那就和單細胞生物一樣。這樣的人，太可憐！活着也沒什麼意思！

還有一些大錢莊裏的店員，和官家的太太小姐們，專講究享受。吃得胖胖地，和肥豬似的吃了就睡，睡了又吃。懷着這種鄙俗的，只爲享受的人生觀，簡直是豬。過癮了，就吃酒，看戲，打麻將，這種消磨年華，浪費光陰，和那老母猪躺在爛泥裏滾來滾去，是一樣的意義。這樣的人，真枉爲人身！不宜做人，只宜做豬！

我們既然是人，就應當處處表現人的特性，時時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縱使沒有特出的心得貢獻給人類，可是自己已得着了應得的真快樂。我記得我在

初中學平百幾何時，一個分直角爲三等分的作圖題，我想了半天都沒有做出；後來，睡到半夜裏，忽然想起了，就高興得不能自禁，從床上跳了起來。那天晚上，月亮很大，我就把練習簿攤在窗檯上，就着月光把那個習題完成了。我覺得那時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比那更快樂的事。那是真正的快樂！那是有價值的快樂！我承認愛情給了我不少的安慰，我承認愛情給了我不少的快樂，可是愛情也給了我不少的悲哀和痛苦。只有追求知識所得着的，是純粹的快樂！是完整的快樂！追求真理的人，并不是不懂得愛情，實在是懂透了愛情；并不是不需要安慰，實在是已經有了安慰。書獃子，其實并不獃。

我現在對各星球上的風俗非常有興趣。我要做一個終生的旅行家！我終生飄流着！我終生不回地球上來了！我終生不再見我的親友！我終生不和我的親友通信！我終生追求知識去！

上星期，我就起了這樣的念頭，可是我不忍心使你孤單單地等着。昨天。

忽然接到阿華的來信，纔知道他還沒有死，不久他就要來找我。我很替我自己慶幸，也替你慶幸。不過我太對你不起，不等你回來，我就先走了。希望你和阿華，仍舊好好地在一塊兒活着。親愛的玉妹！我去了！祝你們永遠幸福！祝你們永遠快樂！

新美的最後一封信。十二月五日。

茜玉看罷，就含着滿眶的熱淚，對着信箋發癡。李媽端了一盆水進來請洗臉，也似乎沒有聽見。心想美哥的人生觀很對，人生是應該追求知識的，各星球間的知識的確值得人追求，決定自己也學美哥的樣子，到各星球裏去飄流着。雖然宇宙這麼大，和美哥相遇的機會那麼小，可是也許正在飄流的時候，遇着了美哥，也許就在這年輕的時候遇着美哥，也許到了年老的時候會遇着美哥。縱使永遠遇不着美哥，自己從追求知識中，也可以得到安慰，也可以得到快樂。……。

第二天，茜玉很早就坐到火箭筒裏來了。獨自一人，芳思滿懷地低着頭。也沒有送行，自己也不知道是到那裏去。雖有許多嘈雜的聲音，卻也像沒聽見似的，只是兩

驚着神，望着自己手裏那讀過了許多遍的一封信。忽聽說裏開頭了，纔想起自己還沒買票；看看來不及，心想等一會兒補票也沒關係問問旁邊的人，纔知道這火箭是到海上裏去的。旁邊人見苗玉在船裏坐了半天，還不知道這火箭是到那裏去的，都不禁笑了。忽然一聲響，火箭就離開了地球，向渺渺茫茫的遠空飛去。

先慶。三十二年，春

脫稿於田園齋。

——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初版

長篇科
學小說

千 年 後

【全一册國幣八元四】

版權
所有
必究

著 者 熊

吉

校 訂 者 沈

彬

發 行 人 穆

伯

廷

發 行 者

復

成部祠堂街

局

印 刷 者

復興書局印刷廠

分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電報掛號 〇四三〇

熊吉先生國畫郵售價目表

松菊雅存	一千二百元	為後世而留遺	一千
鴻濤雲中景	一千一百元	翩翩新來燕	六百
寫壽荷花(賀婚用)	八百元	純皎雲間月	四百
落葉繡扇	一千二百元	花樂分列	三百
雙雙白頭(賀婚用)	八百元	秋菊盈園	八百
森爾同棲(賀婚用)	八百元	種豆南山下	五百
採菊東籬下	一千二百元	明月澄露	四百
雙飛飛梅(賀婚用)	一千元	灼灼其中花	四百
寫壽延年(賀壽用)	一千元	秋菊有佳色	八百
白鶴(賀壽用)	八百元	青松冠歲列	五百
芳菊開庭綠	七百元	歲時新對之	五百
寫壽高鳥	六百元	瓜	三百
唱鶴見相與	六百元	果	三百

郵費在內收壽人姓名通信處務請正楷詳書匯款寄「四川梁山武漢大學熊吉先生收」

匯款一到即行寄畫迅速穩妥無誤

朱譽遠 沈法傳 蔡寶齋 李祥才 駱 程安清 古蘭 葉盛玉 劉克昌

